武俠世界

眞假浪子 本是兩夫妻，却要付出巨欵，還要搵人搭路，才能幽會，你道奇不奇，夫妻幽會竟涉及到數十條人命和數千萬財產，眞是案中案、奇中奇。

毒龍帮 妄圖君臨武林的毒龍帮，掀起血雨腥風，荼毒江湖，仁人俠士，羣起護道，正邪間展開一幕驚天動地，鬼哭神號的劇烈鬥爭。



$2.00

853

◀編 後 話▶

一種本來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却偏偏在下期的古龍名著驚魂六記故事之二⌊吸血蛾⌉裏發生，而且一再發生！甚麼事？說來令你難以置信，一隻晶瑩如玉的美麗飛蛾，竟然是吸血的殺人魔鬼……本故事繼今期終結的⌊血鸚鵡⌉，由下期起連載發表，緊張曲折，詭秘離奇，步步蘊含殺機，字字動魄驚心，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　***　***

今期⌊特巨⌉大型小說是女俠金燕子故事⌊眞假浪子⌉，金燕子武功不凡，蓋世無雙，縱橫東南亞一帶，未逢敵手，可是，却敗在一個赤手空拳的……？本故事動作打鬥場面多於一切，陰謀陷阱觸目皆是，驚魂步步，殺機重重，請愛好緊張刺激小說讀者，幸勿錯過良機。

***　***　***

朱羽君的⌊無絃琴⌉今期已告結束，故事相當精采，令人意料之外。下期起，朱君繼續爲本刊撰寫巨著：⌊沙漠風雲⌉，這是一篇以塞外爲背景的遊俠故事，充滿原野風光明媚氣氛，閱讀之下，使你如置身其間的感覺！還有，蕭逸的俠義長篇⌊鐵骨冰心⌉，也同期隆重推出。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眞假浪子（女俠金燕子故事）

縱橫東南亞的女俠金燕子，武功冠絕一時，未逢敵手，却三番四次敗在一個赤手空拳而又不懂武功的土人手上，原因耐人尋味，欲知詳情，請看本文……東門白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斷腸簫（兩期完俠情故事）◀上▶

簫聲驚大地　倩影震江河……樂　毅 41

無絃琴（遊俠傳奇故事）◀大結局▶

錢財難買命　正義不憐香……朱　羽 9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閻王筆

愼訂平魔計　初闖忘憂谷……曹若冰 49

怒馬香車

香車藏艷質　怒劍搗眞情……諸葛青雲 59

黑鳳凰◀大結局▶

傖夫爲財死　俠士因義忘……高　庸 69

血鸚鵡◀大結局▶

無邊珠寶劫　一段鸚鵡謎……古　龍 79

湖海異事・秘技珍聞

蔡李佛開枝散葉（武林秘聞）……慧　心 39

洪熙官技壓鐵香爐（武林軼事）……凱　華 57

百靈僧險入鬼門關（湖海異事）……希　華 67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武俠世界
第85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女俠金燕子故事

東門白·文
盧令·圖

眞假浪子



奇徑異行　禍起蕭牆

深夜，霓虹燈一片血紅。

歐陽順駕着豪華的車子在高級路面上滑進。腦海中的影象也一幕幕的滑過：在幽暗的燈光下，黑管嗚咽着，緋紅色的胴體，扭擺，顫抖，飄盪，痙攣……。

那是一個明艷，爽朗而又十分性感的影子，而這影子却又不是他剛娶不久的嬌妻。

人，總是這樣，尤其是男人，對於已失去的，不免眷戀難忘，儘管在離婚時，他認爲那條魚已不太新鮮了。

精力充沛，頭腦靈活，是歐陽順三十八歲就能暴發的原因，這種人多少不同於常人。

車子停在他那座落於市郊的洋房後側，這裏有一片椰子林。鎖了車，看看四下無人，扳着比人頭畧高的牆頭翻了進去。

這房子是他自己設計的，也是他的三大營造廠之一所建造的，自然十分熟悉。

琴屋中有暗紅的燈光，且傳出琴聲，這琴聲和那嗚咽的黑管聲自然不同，它是優雅而和順的。但今夜聽來，也有一種强烈的亢奮作用。

美好的身影，坐在琴前。長長的秀髮，白皙的肌膚，加上輪廓分明的面孔，還有那半透明睡袍中的胴體……。

他講究絕對的刺激，花樣要不斷翻新。

現在，他先使自己進入某種偷香竊玉的緊張情緒中，就像一個名演員，在開麥拉對準之下一樣，破門而入，以渴驥奔泉之勢，把江彩雲撲倒，撕裂着她的睡袍。

江彩雲大呼「救命」！而且大力掙扎反抗着。

歐陽順更起勁了！現在已接近了他所期望的高潮。精力充沛而有力的他，雖在抗拒下，除去江彩雲身上的「障碍物」是不太困難的，

「救命啊……救命啊……」也許是駭極之下，她的喊聲不大，推拒力也逐漸減弱。頗有「以不變應萬變」的趨勢。

就在那緊要關頭，那粗獷而習慣性的動作提醒了江彩雲，她失聲說：「阿順，……是你？看你這個人……你爲何不早說……有現成的床不用……却在這地氈上。……」

「掃興！完了……完了！」歐陽順悻悻爬起，衝入自己的臥室內在內鎖上門，而且熄了燈。

穿衣戴帽，各人所好。對於這種事，人們的所好大致雷同，却不盡同，而歐陽順正是此中的特殊人物。

江彩雲在門外叫着說：「阿順，你生氣了？不是我說你，夫妻嘛！你何時要求我沒有給你呢？開門吧！」

門沒有開，屋內也未出聲，歐陽順現在所想的是另一個女人。而那個女人就能適當配合這種情調。

江彩雲叫了一會也回房睡了。而且噙着不屑之色。

在此同時，一幢高級公寓內，走進一個身材碩健英挺，戴着太陽鏡的青年人。他在二樓七號房門外掏出鑰匙，輕輕開了門。

屋漆黑一片，可以隱隱聞到輕微的鼾聲。

青年人閉上門，輕輕進入內間，床是他的目光焦點，而床上玉體橫陳的人兒更是他那視線之箭射擊的紅心。

凌空撲上，那白玉似的人兒嬌呼救命。只是這種呼救的音色，可以解釋爲有另一種呼救的動機。

兩三聲之後，床上洋溢着青春之浪，激濺着生命的火花。

半小時後，青年人說：「甜心，那件事妳決定了沒有？」

「還要考慮。」女郞說：「畢篪，我總覺那樣不大好……」

「得了！」青年人捂住她的嘴，說：「放心！我的計劃像原子鐘一樣，十萬年差不了一毫秒，就這麼決定。」

×　×　×

這裏是個十分秘密的「換妻俱樂部」。它和一般的不同，男女雙方都不認識，甚至乎從頭至尾各取所需之後分手仍不認識。

這對那些酷愛追求刺激的人，是極具吸引力的地方。

既然車子舊了可以換新，衣服，鞋子破了可以丟掉，所謂新潮派的人物們以爲，老婆膩了不也可以換新的嗎？何況，一夜銷魂，所費不多，更不需負任何後果責任。

時代變了，男女間的情感逐漸式微，男的都希望變成「游擊隊」隊員，女人希望變爲不生蛋的母鷄。反正總會有些傻子會負起繼往開來，傳宗接代的任務。

傻子所應做的事，和聰明人不發生關係。

這「換妻俱樂部」在鬧區中心的小巷中，由側門進入，首先被引入一間黑暗的屋中，不論男女，都要穿上一襲寬大曳地的彩色袍子，戴上牛頭馬面的面具，即使連鞋子的式樣，頭髮的色澤，也都不會使對方看出。至於是肥是瘦，是美是醜？就更無法獲知了。

當然，他們有一項規定，那就是申請參加的男女，不能超過五十五歲，須提出沒有傳染病的最近證明，不准帶兇器及亢性藥物，更妙的是，在雙方燕好時嚴禁詢問對方的身份，違者當場驅逐。

歐陽順自然不會失之交臂，但是，他帶來的不是他的嬌妻江彩雲，而是一個化錢僱來的吧女。

一個大廳內有幽暗的彩色燈光，電唱機播放着有拍節的唱片，數十個身着寬大彩袍的男女，唯一的分別是，女的胸前有一朶新鮮的玫瑰花，男性則無。

大家不必爭搶，隨意邀舞，只要男方向女方要鑰匙，而女方給了他，這件事就算成交了。鑰匙上有號碼，也正是房間門上的號碼。

歐陽順所選的是個身材適中的女性，雖然對方穿着寬長的彩袍，仍可隱約看出美好的身段和那豐滿的胴體。

他的鑰匙是十三號，開了門，房中漆黑，但床上那白玉般的胴體，黑暗無法污染她。

歐陽順幾乎打破了世界上脫衣速度的紀錄，以一貫的作風，凌空撲上。接着，床上發出一聲驚呼。

本來歐陽順是最愛聽女性驚呼的，這能使情調更高。但是，這女人的驚呼震斷他的心弦。粉碎了他的自尊。

女的驚呼之後，輪到歐陽順驚呼了：

「妳……妳是誰？」

男的是誰？女的又是誰？經過女的驚呼以及男的發問之後，也就心照不宣了。

於是女的在顫慄，男的一掌摑下，冷蔑地說：「結婚兩年多以來，我一直認為妳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女人，誰知道妳是一個鹹濕貨，比婊子還要爛！」

女的在哭，男的在喘，這才是高潮，但不是他所追求的高潮，當然，他的喘也不是因某種高潮而喘的。

「拍拍拍！」歐陽順越想越惱火，他嘶吼着：「臭婊子……爛婊子……」

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女人能適當配合他的特殊風格和興趣，似乎忘了，一個良家婦女永遠不能適應，更不會適應，也忘了該挨耳光的應該包括他自己在內。

「你……你有什麼資格打我？」江彩雲悲聲說：「你是個怪物，也是一匹怪獸，沒有一個女人能當你的意，為了使你滿意，我——我不能不設法學習……」

「學習？」歐陽順嗓子像拉着胡琴：「他媽的！這不是縫級訓練班，更不是插花養成所，妳他媽的學到這裏來了！」又是兩個耳光，要打第三個時，江彩雲一腳踹在他的肚子上，歐陽順摔在床下。

這一腳含怒踹出，歐陽順痛得蜷着身子半天爬不起來，而江彩雲已經匆匆穿上衣服開門奔出。

不久，歐陽順也跟了出去。

十分鐘之後，歐陽順在自宅門外猛按電鈴，女僕人出來應門，歐陽順吼着往裏走，說：「我要宰這個女人！臭婊子，我要宰她……。」

找遍了七八個房間不見江彩雲，瞪着血紅的眸子，便對女僕說：「那個爛婊子呢？」

「爛……爛婊子？」女僕人剛來不久，表面看來，他們夫婦十分美滿，況且太太美好又受過中等教育。這家裏那來的爛婊子呢？

「老爺，您……」

「我找那臭婊子，她沒有回來？」

反正臭與爛的意思都差不多，女僕猜想老爺是指太太，她只知道老爺今天下班沒回來吃晚飯，太太在晚飯後盛裝外出，到現在也沒回來。她訥訥說：「太太吃過晚飯就出去了，一直沒有回來哪！」

「臭婊子沒有回來？好！我去找她！——」像一頭山豬又衝了出去。

女僕搖搖頭：「眞是想不到！夫妻間難免有點小衝突，先生竟會罵太太是爛——」女僕呶嚷着走向歐陽順前妻遺下的獨子歐陽璐的房間內。

床上是空的，被子很凌亂，女僕以為孩子剛才聽到了歐陽順的咆哮聲下床觀看還沒回房呢，她大聲叫着：「小璐……小璐……。」

結果找遍了全宅，仍是不見小璐，女僕急得一頭大汗，她記得太太出門後，她還陪着小璐玩了一個多小時呢。由於小璐不太喜歡這個繼母，而歐陽順又忙於做生意，很少和孩子在一起，所以小璐很孤獨，也就比較接近女僕。如果小璐在家，他不會不出聲的。

她以為老爺丟了太太並不嚴重，以他的財勢，可以成「打」地購進，如果她，——女僕給丟了少爺，作三輩子僕人也賠不起。

在宅內找了三次，然後上街呼叫，大約十二點鐘左右，歐陽順回來了，一聽兒子不見了，原地轉了一週，又進宅去找。

這時警車的淒厲聲在門外停下。

「歐陽先生，有個女人被害，根據皮包中的證據，可能是夫人，現在請你去認屍。」警員說。

歐陽順腦中「嗡嗡」作響，不知該說什麼？但和女僕的目光一接觸，憬然而悟，心頭大驚。既然那「爛婊子」是被害的，他自己的嫌疑就太大了。剛才進門還說過要殺她呢，無怪女僕以那種目光來看他了。

儘管如此，他仍以為兒子比「爛婊子」重要百倍，正要告訴警方兒子失踪的事，電話鈴突然響起來。

歐陽順流着汗抓起電話，說：「歐陽公館。」

「你就是歐陽經理吧？」

「是的。請問……」

「你的兒子在我們手裏，你是聰明人，可別報警，我們知道警察就在你的身邊，只要明天晚上十二點以前，交出二十萬美金，我們會把小璐送回去。如果你不信邪，我們會撕票，而且，有人會出面指證你們夫妻參加『換妻俱樂部』，也可以指

證你殺妻的事實。至於交欵贖票細節，稍後會與你連絡——」電話「嘎」然掛斷。

歐陽順是酷愛刺激的人，今夜他的刺激達到了高潮。拿着電話，手在抖，表情肌在痙攣。

「歐陽先生。」警員說：「是誰的電話？」

「是……是……」歐陽順必須說謊：「不知道是誰？他……他說曾目擊殺死內人的人，身材很高……年紀約三十出頭，……打領帶沒穿上衣……說了這些就掛斷了！」

警員苦笑着，說：「走吧！還是先認了屍再說。」

「老爺，」女僕焦灼地說：「少爺的事——」歐陽順揮手以目制止，說：「我回來再說，好好看着門子。」

×　×

江彩雲死在一家工廠的後門外，這裏在深夜很少有人走動，由於是仆在路旁，應首先注意她的後腦。一般來說，如果是自己因心臟病猝斃的，一個女人必是仰臥在地上，這是由於骨骼不同於男人之故。

江彩雲的後腦上重擊過，但不是器具，可能是拳，掌。

皮包還在她的手邊，警方人員要歐陽順檢查皮包，是否丟失了貴重的東西？

妻子的皮包內到底有些什麼東西？作丈夫的可能十之八九都不清楚，但歐陽順卻知道，結婚時為她買的一枚三「克拉」的鑽戒不在江彩雲手上，也不在皮包內。

歐陽順說：「據我所知，那枚鑽戒她一直戴着，要不是放在家裏，一定是被劫去了。」

「錢呢？夫人皮包裏只有三塊叻幣，」警員說：「看她的盛裝打扮，必是外出參加宴會或約會什麼的，不可能僅帶三塊叻幣吧？」

「我也不信！」歐陽順流着淚，說：「她出門最少要帶二三百塊叻幣的。」

「那麼夫人今夜外出是參加宴會還是外出購物？」

「因為我有事遲歸，我也弄不清她外出幹什麼？但我相信她是外出購物，如果參加宴會或赴約會，她一定會事先告訴我的。」

警員說：「夫人和你結婚多久了？」

「兩年多。」

「在未結婚以前，夫人的交遊情形如何？夫人很美，我是說追求她的人一定很多，會不會——」

「不，警員先生，那是不可能的，內人比較保守，婚前不濫交男友，和本人結婚還是經人介紹的。我以為這是劫財害命的。」他為江彩雲說這些話多麼委屈。

屍體運回警方，歐陽順也被帶回家中，找尋鑽戒，但沒有找到。然後帶返警局訊問。

由於歐陽順返家時和其妻被殺的時間相差約二十分鐘到半小時，初步認定他本身無殺妻之嫌，暫釋回家。

這一夜歐陽順當然未曾睡過。大約凌晨四點多，又接到一通電話：「歐陽順，你不打算贖票嗎？」

「不，我……我一定贖票……小璐好嗎？」嗓子都沙啞了。

「今夜十二點以前，他有享受呼吸的權利，這個你可放心！只要超過時限一分鐘……」

「不會的，自我接到第一次電話，我就決定贖票了！只是……您知道我是生意人，手頭湊不出那個數目……」

「入你姐！你少他媽的耍骨頭，誰不知道你是做建築生意的？五六年來，你承包過七百多幢公寓，其他大飯店建築還未包括在內，除了部份建材，和你的兩幢私宅，你的財產全為現金。」

「好吧！我盡一切努力去籌措，萬一到時候沒有措足，可否寬限一二天——」

「丟那媽！」對方似乎對於每一省的「三字經」都口熟能詳，因而辨不出他的眞正鄉音來：「歐陽順，你聽着，我們在下鈎以前，對你的一切整整研究了五個多月，甚至於對於你十年前誘姦一個士女的事也很清楚。我們的鈎子上有倒鬚，你乖乖地聽命行事沒有錯！」

歐陽順在有空氣調節器的屋子裏汗出如漿，他覺得這比追求刺激更容易流汗。

「您放心！我一定照辦。我的孩子務請多多照料。」歐陽順說：「先生，請問在那裏繳欵？」

「今天傍晚，自會告訴你，你只要記住速去籌欵，別玩花樣就成了——」

以歐陽順在建築業方面的地位，籌措二十萬美金並不是太難的事，下午五點已經辦好了。携欵回家，車子剛在大門外停下，正要按門鈴，忽見一頭巨大的老虎狗啣着一封信奔到他的身邊，信掉在地上。

「歐陽順親啓」五字，連「先生」二字都免了。歐陽順抖着手檢起信，看看老虎狗，老虎狗伸着舌頭也瞪着他，他一生最討厭狗和貓，而現在不得不向狗笑笑，表示一點敬意。

至少，狗是一位特權的代表。

信箋上這樣寫着：馬上跟着莫索里尼（狗）走，牠的智商，在某一方面是不會低於你的。

歐陽順看看莫索里尼，不禁肅然起敬，肥頭大耳，寬大的嘴巴，光澤的毛和睥睨一切的雄姿，看樣子也只有希特勒差堪與牠平起平坐。

莫索里尼果然訓練有素，見他看過信掉頭就走，歐陽順挾着大皮包跟着，就像一個秘書跟在要員後面一樣。

一路上，人仗狗勢，狗挾人威，居然無人敢太接近。在僻靜的小街角處，莫索里尼翹起後面一腿，把尿撒在牆上。

據說狗洒尿並非作記路標幟，而是以牠的尿的特殊氣味，作為牠的勢力範圍。

歐陽順喃喃地：「莫索里尼，不要隨地大小便哪……。」

莫索里尼事畢，回頭向他低吼一聲，就像要員斥責秘書越權多管閒事一樣。歐陽順暗暗一嘆：人在倒霉的時候，還要受狗氣，眞是人不如狗啦！

莫索里尼慢跑，歐陽順也得慢跑，保持人、狗間三四碼的距離。事實上他現在的確需要莫索里尼，要不，挾着二十萬美金，可眞叫人提心吊膽啊。

人、狗越走越偏，等於繞着市郊兜圈子。在一條林蔭小路旁，莫索里尼又在大便。

「他媽的！毛病還眞不少哪！」這不過是暗暗詛咒，歐陽順可不敢罵出聲來。但爲了那股不敢領教的氣味，歐陽順想到上風頭處。

「汪汪汪！」莫索里尼光火，歐陽順怵然停住。這也難怪，要員如果胃腸不佳，猛放其屁，跟在後面的秘書，也只好照聞不誤，卽使掩鼻也是不敬啊！

事畢，莫索里尼後爪扒了些泥土，繼續前進。前面一輛警車馳來，歐陽順心情立卽亂起來，他絕不考慮報警，所以在此遇上警車非他所願。

警車停下，警員是熟人，探出頭說：

「那不是歐經理嗎？」

「是……是的。」

「散步嗎？」

「是……不！不！內人不是被害了嗎？而且丟了一枚鑽戒，我出來找找看。」

「噢！」警員指指莫索里尼說：「好雄壯的老虎狗啊！」

「汪汪汪！」莫索里尼不假詞色，狂吠數聲，警員搖搖頭駕車離去，歐陽順抹抹汗，如果剛才警員們多疑，問個沒完後果就難以想像。他相信附近有人監視他。

莫索里尼又跑起來，歐陽順在中學時，百米跑過十一秒的非正式紀錄，可是作了商人，身上的「五花肉」增加，「離肌肉」相對地減少，他呼呼喘着。

前面是一片樹林，路由林中穿過，天已黑，林中很暗，莫索里尼果然不凡，立卽發覺有生人味，駐足不前低吠着。

兩個人影由樹上瀉下時莫索里尼向其中一人撲上。

歐陽順對莫索里尼頗有信心。不知不覺之間，他變成狗的奴才了。

信心不足恃，那人影足一沾地，閃過狗的一撲，抄住了莫索里尼的後腿，三花蓋頂甩了一周，然後低喝一聲「去！」

莫索里尼像在表演穿火圈的絕技，身子平射而出，「卜嗤」一聲頭部正中五碼外樹幹，彈回兩碼，在地上再未動一下。

歐陽順的信心瓦解，掉頭欲奔。

「歐陽順！」其中那個未動手的疤面獠牙青年人森厲地說：「你比莫索里尼跑得更快嗎？」

「不……不！」歐陽順打住，打量二人，另一個——剛才殺死莫索里尼那個的德性，也好不到那裏去，八字眉，蒜頭鼻，長了一臉雀斑。

儘管長相不敢領教，二人的身手卻使歐陽順心悅誠服：「請問二位……」

「援欵的！」殺狗的說。

「旣是援欵的，怎會殺死莫索里尼？」歐陽順說：「二位一定不是約定援欵的人！」

殺狗那個竄上來以拳代掌，「叭叭叭叭」四個耳光，打得歐陽順頭暈轉向，皮包已被奪去，說：「我們當然不是約定援欵的人，那些雜碎就是爲我們提鞋，我們也嫌他們的指頭粗，我們旣然接收了此欵，就一定能弄回你的兒子。」

的確，憑二人飛掠下樹，以及殺狗的俐落手法，歐陽順相信，綁架兒子那些雜碎未必有這二人高明。

「可是他們知道……」

「知道什麼？是不是知道你十年前誘姦過一個土女的事？」八字眉那個說：「我們能把你的兒子弄回來，就能全部送他們回老家。」

「是……是的，那眞謝謝二位了！」

「走吧！我們送你回去……。」

× ×

同一時間，在鬧區一幢民宅中，兩個人在大廳中踱着，一個四十左右，另一個三十左右，戴着太陽鏡，相當英挺。

「呂超，你看會不會出岔子？」中年人說：「莫索里尼雖然通靈，畢竟是個畜牲。」

呂超搖搖頭：「如有問題，在附近監視的人會報告我們。你要知道，歐陽小璐是歐陽順的命根子，尤其有把柄在我們手中，他不敢玩花樣。」

「說的也是。」中年人說：「問題在於警方除了知道他的妻子被害之外，是否還知道他的兒子被綁架的事？」

「別他媽的窮囉嗦，我說他不敢就不敢。先不說他十年前誘姦過土女的事，就是參加『換妻俱樂部』的事，也是他的致命傷，一個人有了財勢也就重視名譽了。扯遠了他就有麻煩，而現在警方初步認定她的妻子是在偶發性的見財起意，謀財害命之下被殺死的。他只要化二十萬美金，贖回兒子，一切秘密和罪嫌可以全部湮沒，事情就很單純。如果你是他，你會無事生非，甘冒兒子被殺，醜事和犯罪事件一一被揭開的危險嗎？」

「話是不錯，只是……」看看錶說：「估計時間，該到了呀！況且監視的人一直沒有報告到來。」

窗外一個女人縮回身子，一臉驚凜之色地奔回後院，這裏有一間小屋，歐陽小璐被鎖在裏面。孩子哭累了，朦朧欲睡。

「歐陽小璐……歐陽小璐……」這女人約二十五六，曲線美妙，面目娟好，要不，又怎能當脫衣舞孃呢？剛才聽了大廳中二人的交談，使她噩夢初醒，和她打得火熱的情人不叫畢篪，而叫呂超。前此，她把她的一切，包括收入的金錢，肉體和心都全部交給了他。她相信她這樣做，不僅僅是因爲他長得帥，或者在某件事方面有超乎常人的天賦，而是喜歡他的洒脫，和那種別具一格的調調兒。

但是，她的一切都給了他，他連眞名實姓都瞞着她，這還在其次，呂超事前對她說要綁架一個富家子，勒索二十萬美金，從此以後，她就不必再幹脫衣舞，二人遠去日本過幸福生活。

她本來反對把後半世的幸福生活建築在罪惡上，可是女人畢竟容易被誘惑，加之他說得萬無一失，也就勉強答應了。但孩子綁來之後，沒有讓她看到就關在這屋子裏。

孩子一來就大哭，還挨了呂超三五個耳光，她責他狠心，他說要不使他哭，這是唯一有效的辦法。

但剛才聽了呂超和那「換妻俱樂部」負責人的話，她知道，自己和一匹狼在一起混了一兩年。基於某種原因，卽使犧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救這孩子。

小璐貼在窗內沒有出聲，在他的小心靈中，這雖不是打他耳光的壞人，而且是個女人，也不過是一頭母狼而已。

「小璐……」女郎輕輕敲着窗，道：「你能不能拉開上面的活窗？我要救你，把你送回家去。」

小璐只有六歲，站在窗枱上，却夠不到上面的橫拉活窗拴。女郎急忙去找墊脚的東西，或者找一張布墊着把玻璃窗砸破，但呂超來了。

「甜心，妳沒有睡？」

現在聽起來，「甜心」二字是多麼的刺耳？她道：「沒有，孩子在哭，我睡不着。」

「媽的！我進去揍他兩下——」

「算了！現在大概睡了。還是積點德吧！將來你自己也會有孩子的。」

「那妳快去休息吧！一切都會順利的，妳一點也不用操心！」

「但願如此！那我就去睡了！」

呂超返回前廳，電話響起來，呂超緊張地抓起電話：「託兒所……」

「呂先生，糟了！有兩個身份不明的人搶去了歐陽順的皮包，帶去了歐陽順，也殺了莫索里尼。我們另一個近距離監視的伙伴也被擊斃了……。」

「萬無一失」的計劃終於出了漏子，呂超面色大變，道：「那兩個人是甚麼樣子？」

「都很醜！一個臉上有刀疤，另一個八字眉有雀斑，身手了得。我現在已來到市區內，在電話亭中打電話，以便請你及早應變——」對方語音驟停，又道：「呂先生，不好，有人迫近電話亭了……。」

呂超道：「如果是對付你的就開槍，萬一不敵，留一顆花生米給你自己……」

那邊傳來電話聽筒掉落及打鬥聲和槍聲，未超過十五秒就靜止下來。

「梁仔！梁仔……」呂超叫了三五聲，「蓬」然放下電話，道：「司徒，緊急應變，把肉票帶走——」

二人奔向後院，首先看到押人小屋窗上玻璃破碎。呂超把頭伸進窗內看了一下，敏感的他，已知道要糟，他縮回頭大叫着：「康妮……康妮……。」

「甜心」這代名詞已經用不上了。

屋中無反應，呂超和司徒豹奔入屋中，不見了康妮。呂超咆哮着：「好一個婊子！原來她已經知道那孩子就是……」

「快追吧！」司徒豹道：「小呂，我早就說過，讓女人參與這種事總是有危險。況且她和孩子又是……」

二人追出門外，沒人影，二人分架兩車去追。此刻一位女郎也尾隨在呂超的車子後面。顯然剛才呂超和司徒豹交談的話她已經聽到了。

現在正是本市最熱鬧的時候，康妮拉着小璐落荒而奔，暫時也想不出較好的藏身處，有家不能回，姊妹淘處也不能去，因呂超知道她的朋友的住處。而現在要去警局或者歐陽順家都辦不到了。

她對呂超這人最清楚，破壞他的計劃，那和扼他的脖子一樣，她奔向海邊，小璐摔了幾次，她揹着他跑。

這裏臨海，西北郊外就是南中國海，遊艇碼頭上泊了數十艘大小不同的遊艇。他們上了一艘較大而豪華的遊艇。

幸好，艇上無人。但飲食及炊具却十分齊全。

在艙內，康妮緊緊地抱住小璐，流着淚低咽着：「噢！小璐……小璐……」

小璐倔強地推開她，敵意地道：「妳是壞女人！」

康妮的心痙攣一下，任何人，包括歐陽順，呂超或者姊妹淘等說她壞，她都不在乎，事實上她雖然不承認是壞女人，但答應了呂超綁架一個孩子，總不能算是好女人吧！只有小璐說她壞使她感到羞愧。

「小璐，你喜歡你的媽媽嗎？」

「我沒有媽媽。」

「江彩雲不是你的媽媽？」

「不，她不是！」

小璐否認江彩雲是他的媽媽，康妮感到有一陣快意，她道：「那麼誰是你的媽媽？」

「我沒有媽媽，我媽死了！」

「小璐，誰都有媽媽，你也有。」

小璐忡怔着：「我的媽媽在那裏？」

康妮吃力地道：「小璐，我……我就是你媽……」在純眞的赤子面前，她感覺自己和呂超是一流貨色。

「妳是我的媽媽？」小璐顯然很驚奇，孩子需要媽媽，可是歐陽順過去說他的媽媽死了。小璐大力推她一下，道：「壞女人！妳騙人。」

康妮的淚水更泛濫了。一個女人生了孩子，在她的心理上，孩子叫她媽媽是天經地義的事，可是她忽略了自己生而未養這孩子。

「小璐，我眞的是你媽，你是我生的，你兩歲的時候，我和你爸吵架，我們就離婚了！後來你爸爸娶了江彩雲。」

這些話對一個普通「非天才」兒童，仍是似懂非懂，小璐驚奇地望着她：「不，妳不是，妳和壞人在一起，妳不是好人，我媽媽死了……」小璐哭起來。

康妮抱住小璐，小璐再次推開她，道：「妳身上有騷味，和我的後母身上的騷味一樣……」

「騷味？」康妮眞是哭笑不得，一個人被人家看不順眼，連身上的氣味也不對勁了。

其實小璐從不讓江彩雲抱他，女僕則可以，而女僕從不擦脂抹粉。小璐所說的騷味就是化粧品的氣味，這種氣味，對成年男人有刺激及吸引力，對兒童則無。

「噢！是了！小璐，你是討厭我身上的化粧品氣味，」康妮說道：「小璐，年輕的女人都有化粧品，我現在就洗去。」

艇上有洗澡間，康妮洗了澡，但小璐還不大欣賞她，他道：「我要找爸爸。」

「小璐，壞人在路上等着我們，現在回去會被他抓到的。」

此刻呂超和司徒豹分頭去追康妮和小璐，當然沒有追上，返回那住宅時，院中樹上瀉落一個人影，速度太快，而且身上的衣服很寬，頭臉上有布罩，呂超身手矯捷閃過，司徒豹被踢了個踉蹌。

但來人的目標是呂超，拳、脚交瀉，身法詭奇，在騰掠中的弧綫可以連成S型。呂超和司徒豹全力合擊，連拔槍的時間都沒有。

但呂超的自負並不全是吹噓，全力施展之下，堪堪可以迴避對方奇異身法和攻擊，他沉聲道：「走，老地方見——」

二人身形一分，一東一西，司徒豹又被一式「旋手」砸中，但來人追踪呂超，越過西牆。

呂超飛落在摩托車上，車是發動的，立即衝出，兩柄飛刀立即中正他的雙肩。但呂超還是跑了。

× × ×

這裏是一幢幽雅僻靜的小別墅。夜雖然深了，溽暑仍然未褪。

刀疤獠牙青年和八字眉一臉雀斑青年在焦灼地等人，刀疤青年人道：「表妹可能會逮住那個主角，把孩子帶回來。」

雀斑青年搖搖頭，道：「你輕估了那小子！『千面浪子』要是好對付，早在三年前就該在印尼入籠了！」

「哼！如果換了你去，一定能達成任務。」

「你好像總是看我不順眼。」

「本來嘛！現在你照鏡子看看自己的德性。」刀疤獠牙青年顯然就是岳敏。

「哈！你還是先照照自己吧！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這個是唐潔，自他追隨金燕子以來，而岳敏的手骨傷勢又一直沒有完全復原，在岳敏的自卑心理上，他總是天秤上較輕的一面，其實金燕子對他的關切是多於唐潔的。

廳外傳來了腳步聲，金燕子取下頭罩入廳，道：「別整天吵架，這對工作是有影响的，人追丟了！『千面浪子』不大好對付。」

唐潔看看岳敏，道：「孩子呢？」

「事情有了變化。」金燕子道：「被康妮拐去了。」

岳敏道：「康妮是『千面浪子』的情人，她會黑吃黑嗎？」

「我看不像是黑吃黑。」金燕子道：「二位有沒有發現歐陽小璐很像康妮。」

「對了！小傢伙的確是康妮的模子裏面出來的。」唐潔道：「莫非康妮就是歐陽順的前妻？」

「不錯，康妮和歐陽順離婚時，小璐才兩歲，而那時歐陽順的財富還沒有這麼雄厚。」金燕子道：「現在把歐陽順弄出來問問。」

唐潔和岳敏開了儲物間，岳敏帶出歐陽順，唐潔在地上檢到一把鎖匙，還拴着一個小牌，塑膠牌上有紅色十三號號碼。唐潔納入袋中。

「歐陽先生請坐。」金燕子道：「如果你願意到警方去，我們馬上……」

「不，不！」歐陽順道：「金小姐，我信任你。」

「那麼，歐陽先生就必須說實話。」

歐陽順扯扯領帶，道：「小姐自管問，我知道的絕不保留。」

金燕子道：「歐陽先生的前妻是康妮小姐吧？」

「是的，小姐。」

「康妮小姐現在何處？有沒有職業？是否再婚過？」

「這……」歐陽順道：「我們離婚之後，不再往來，我對她一切不大清楚。」

金燕子道：「請問令郎小璐是康妮生的吧？」

「是……是她生的。」

金燕子道：「當初離婚時她是否堅持過要孩子？」

「沒有太堅持。也許她有自知之明，幹那種職業而養一個孩子……」歐陽順突然打住，知道說溜了咀。

「是甚麼職業呀？」金燕子道：「是出賣青春嗎？」

「不，不！」歐陽順為了證明前妻非應召女郎，只好說了，最低限度，脫衣舞孃比應召女郎要高尚些。他道：「過去是幹脫衣舞的。」

金燕子道：「聽說康妮的情人既年輕，人品又帥，這可能是康妮和歐陽先生離異的主要原因吧？」

「不是，我們離婚時，他們還沒有認識……」不知不覺又說溜了咀。

「歐陽先生，你不合作。這顯示你對我的信任還不够，這對破案來說是十分困難的。」金燕子對唐、岳二人道：「算了！二位準備一下，把他解往警方去吧！」

「不，金小姐，我——我只是感覺前妻幹脫衣舞孃，使我臉上無光，所以不願談起她，從現在開始，我一定有問必答就是了！」

金燕子道：「那麼你認識康妮的情人了。」

「見過他們在一起，但不知那青年人的姓名和身份。」

「坦白告訴你，綁小璐的，就是他主持的，康妮是從犯。歐陽先生，綁架自己所生的兒子，可能是所有綁架案中一項新的紀錄吧？」

「是……是他們？」歐陽順大驚，道：「小姐，眞會有這種事嗎？」

「我造這種謠言的動機是甚麼？」

「這……這個『爛婊子』！」在男性來說，只要女性方面不忠於男方，可以統統稱為「爛婊子」，甚至於不必檢討那女人變成「爛婊子」是否與自已有關連？歐陽順道：「我們當初離婚，我為了要孩子，還送了她一筆錢，她居然會做出這種事來。」

「歐陽先生，以你推斷，你的繼室江彩雲的被害，眞會是偶發性的見財起意，誤傷致死的嗎？」

「是的，金小姐，這和綁架案是扯不上關係的。」

「依我看，這與綁架案可能有點關連。」金燕子道：「歐陽先生，在康妮和你離異時，你的事業才剛剛好轉，而目前，你已是本市建築界的翹楚了。康妮可能有點後悔……」

「這……」歐陽順道：「小姐的看法也不無可能，可是，如果她唆人殺死賤內江彩雲的企圖，只是想使我『覆水重收』，與她再次結合，她勒索二十萬又作何解釋呢？再說，一個孩子的生母綁架了自已的孩子，她如果提出重行結合的要求，是不會產生威脅作用的，因為誰都相信她不忍撕票。」

「是的，這理由很淺顯，可是你忽畧了她的身邊情人。」金燕子道：「即使她眞想和你重行結合，她的情人也不會答應，即使答應，也要相當的代價。」

「小姐是說，她的姘夫所要求的代價就是二十萬美金？」

「歐陽先生以為可能嗎？」

「如果可能，那個男人太沒有出息了！」歐陽順道：「金小姐，我以為這想法不大可能。」

這時唐潔取出剛才檢到的鎖匙，道：「歐陽順，這鎖匙是你遺落的吧？」

「是的……」伸手去接，唐潔縮回手，道：「據我所知，貴宅及別墅中，都未超過八個房間。」

「噢！這是本公司公文櫃上鎖匙。」

「別胡扯了！」唐潔道：「公文櫃上的鎖匙更大些，而且如果是十三個櫃子，該有十三把鎖匙，那種櫃子大多是有個伸縮鎖匙鏈，鎖上時按進即可，開時祇要把鎖匙伸進鍵孔中一扭即開，那麼其餘的鎖匙呢？」

歐陽順本來很精明，反應也不慢，可惜連遭殺妻刼子不幸後，方寸大亂，頭腦也就遲鈍了。他訥訥道：「請原諒！我的精神有點恍惚，好像是在那裏檢到這把鎖匙的，至於在何處檢到的？我却想不起來了……。」

「媽的！事到如今，你仍是和自已過不去。胡說八道……」「拍拍拍」幾個耳光打得歐陽順原地打轉，而唐潔似乎意有未盡，還要再揍，歐陽順道：「別……別打了……我說也就是了……。」

歐陽順知道，在警方的看法，他是有殺妻嫌疑的，况且他現在等於失踪了。為了證明自已沒有殺妻，以及弄回孩子，他只好厚着臉皮，說出了「換妻俱樂部」中的一切。

此事揭開，金燕子的構想，多少有點偏差了。她道：「歐陽順，江彩雲的私生活的確正常嗎？」

「這話叫我怎麼回答呢？如說她不正常，她却很少出門，如說她正常，她會到『換妻俱樂部』而被我遇上嗎？」

金燕子想了一會，馬上把歐陽順送回房，派唐潔和岳敏去辦兩件事，一是去找那「換妻俱樂部」，另外去找康妮和小璐，她相信二人不會走得太遠的。

金錢第一　骨肉第二

小璐吃了東西，也實在太倦了，在康妮懷中睡着，母子二人直睡到第二天下午兩點。小璐覺得混身很溫暖，睜眼看看康妮，小心靈中已產生了孺慕之情。

也許小璐也能看出自己很像康妮的緣故，他沒有動，不想驚醒她。最低限度，在沒有找到爸爸之前，這女人總比那些匪徒好得多了。

就在這時，艇上有人跳上來，走向艙口。

小璐是驚弓之鳥，急忙推醒了康妮。康妮睡眼惺忪地，見小璐已無敵意，她覺得這一天一夜所受的折磨和驚駭，已經值得了。她道：「小璐，你醒了多久？」

小璐指指艙口，一個胖胖的中年人探進頭來，正在打量母子二人。康妮原以為是呂超或司徒豹，驚駭之餘，心情定下來，道：「先生是艇主吧？」

「不錯，二位是……。」

「我們想包租這艇三天，需要多少照算。」

胖子哂然道：「這是自用艇，從不出租，你們快走吧！」

「不，先生，無論如何，請你幫幫忙。我們只包一天好了！」

「去，去！」胖子道：「我要不是看在你們是婦女和孩子份上，馬上把你們送到警方去。」

康妮以為，也許對此人說了隱情，會同情他們，把他們送到警方去，她道：「先生，我們母子是落難的人，先生可否幫忙，把我們送到……」

胖子似乎沒有這份耐心，他只感覺自已的豪華快艇被佔住了一夜，對他的超然身份是一次瀆褻，身份超然的人，固然不希望再有超然的人出現，而窮人藉他的「超然」之光，也是無法容忍的。

「再不走，我可要打電話到警方抓人了！」胖子下艙看看炊具已被用過，更加暴怒，他指着康妮母子道：「告訴你們，除了本主人，有資格到這艇上來的，也只有警方高級人員，議員和市長等，你們還不滾——」

滾字未畢，艙口竄下一個青年人，拍拍胖子的肩胛，道：「過去的確如此，但現在這艘快艇我們是租定了。」

康妮一看來人，母子二人抖作一團，下艙的正是呂超，蹲在艙口的是司徒豹。

「你……你又算甚麼東西？」胖子道：「你是不是剛來本市，不認識本人？」

「入你姐！剝了皮我也認識你的骨頭，」呂超道：「你不是本市的特權人物李光明嗎？」

「原來你知道……」

「我知道，而且橫看豎看，你只是一個拳靶子——」一拳搗在胖子肚皮上，胖子一彎腰，呂超以肘砸下，胖子摔倒的音響效果也大。

胖子吆呼了一聲，雪亮的刀子在他的臉前閃爍，呂超道：「事到如今，得罪你和得罪一個販夫走卒沒有甚麼不同，你叫一聲，我就劃你一刀！」

超然身份在瞬間變成最卑微的了。胖子躺在地上乖得很。現在呂超變成特權人物了。

就在這時，司徒豹沉聲道：「不好！那兩個醜小子又來了……」司徒豹切斷纜繩，呂超踢着李胖子叫他下艙發動機器。

快艇離開碼頭，兩個醜小子也上了另一艘快艇。

一逃一追，相距約二三十碼。兩個醜小子當然是唐潔和岳敏了，唐潔負責找康妮母子，岳敏到「換妻俱樂部」去，找是找到，而且也用那把十三號鎖匙開過十三號房間的門，但沒有遇上一個人。

當唐潔來到碼頭附近，發現呂超和司徒豹上了快艇時，他就和岳敏連絡。現在的唐潔儘可能攏絡岳敏，這種微妙的心理，只有金燕子可以體會到。

只可惜金燕子不在家，現在唐、岳二人必須自行決定，如何處理這局面。到目前為止，他們還不知道康妮母子在那快艇艙中。

「『千面浪子』！你跑不了的。」岳敏道：「你如果有種，停下來，咱們二對二幹一番。敗的下海餵王八！」

「小呂，別意氣用事。」司徒豹道：「這兩個人很不好鬥，現在人質既然失而

復得，咱們就必須善加利用。」

「你放心！」呂超道：「我不會那麼單純，不過這兩個雜碎，我遲早要鬥鬥他們的。」

兩艇離開碼頭約兩海浬，呂超一看油壓，面色微變，道：「光跑不是辦法，咱們必須亮出王牌了。」他揪住康妮和小璐，來到甲板上大聲道：「看到沒有？你們要活的，就別接近本艇。」

唐，岳二人互視一眼，岳敏道：「衝上去，他不會殺死小璐，因爲在他的心目中，那是二十萬美金。」

「不成。」唐潔道：「『千面浪子』夠狠也夠毒的，迫急了他甚麼事都會作出來。」唐潔大聲道：「你要怎麼樣？」

呂超道：「回去把二十萬美金拏來，別報警，錢到手之後，孩子和這個『爛婊子』都是你們的了。但要順便帶來一個不透水的木箱，準備交接鈔票，箱子要八十公分見方。」

唐潔道：「你先說說技術問題吧！」

呂超道：「錢帶到，用木箱裝着，木箱用繩索拴好，用汽槍把繩索射到本艇上就成了。査點鈔票無訛，先讓本艇開出一千碼，然後我們會把他們二人放在水面的太平筏上，這叫着各取所需，兩不吃虧，如果二位對我『千面浪子』不服，我總會有機會和二位見面的。」

「你他媽的簡直是作夢。」岳敏道：「你敢在水裏和我拚嗎？」

呂超道：「小子，你會有機會的，但不是現在。」

「好吧！」唐潔道：「我們的快艇要在此監視，派出一個人游泳回去取欵。但我們要開回一海浬半。這樣游泳的人才會儘快取回欵子。」

「這個我答應你，但我必須警告你們，這快艇上還有一個人質，奉勸二位別耍花樣，我們兩條命換三條命是划得來。」

「放心！」唐潔道：「交易完成，讓你安全逃走上岸，你是成名人物，諒你不會避而不見的，咱們有機會證明一下誰強誰弱？」

呂超道：「小子，我相信你們也不是等閒貨色，你們是誰？」

「和你一樣，都不是本來面目，要弄清這一點，時間不會太久的。」

於是兩艇又駛向岸邊，在距離碼頭約三分之一海浬處停下，唐潔說：「我回去取欵，你在這兒監視。他們不跑，你千萬別接近他們。」

「好吧！」岳敏說：「如果他們衝過來，我就必須動手了！」

「那是當然。」唐潔跳下海中向岸上游去。

唐潔找不到金燕子，也連絡不上。只好取了歐陽順的二十萬美金，還找了一個木箱，用塑膠袋裝好鉅欵。

而這箱子大約也是八十公分見方。

唐潔游回快艇上，岳敏說：「表妹呢？知不知道這件事？」

「奇怪！總是連絡不上。」唐潔說：「她不應該發生事故的，因爲正點子一直在我們的監視之中。」

岳敏說：「如果完全照他的意思去做，他一定能脫身，岸上沒有埋伏嗎？」

「沒有。」

這時西方又駛來一艘快艇，岳敏說：「這是警方的人嗎？」

「不是呀！」唐潔說：「小心了！也許是『千面浪子』的花樣。」

這艘快艇較小，緩緩駛近唐，岳的快艇附近，但未靠攏，艇上有個人提着一個尼龍袋。望着那豪華遊艇。

唐，岳二人不由愕然，唐潔大聲說：「喂！朋友，你們是幹甚麼的？」

那艇上的漢子說：「你們一定是外來的觀光客吧？要是本地人，一定認識李先生的豪華遊艇。」

「李先生？」唐潔說：「是本市大亨李光明李先生嗎？」

「是呀！」

唐潔說：「你必是李先生的部下了？爲何不開過去？」

那漢子說：「李先生經常在這豪華遊艇上和一些要員大亨賭博，今天又輸了十五萬英鎊，要我們馬上送來，你不知道—……」那漢子說：「李先生的遊艇是不許僕人接近的。」

唐，岳二人恍然大悟，原來李光明在艇上，也作了俘擄，這漢子也是來送贖金的，想必這漢子也不知道主人作了肉票，而不是在賭「梭哈」呢。

唐，岳這邊已準備就緒，用汽鎗射過繩子，李光明的下人也用一種吸盤帶着繩子吸在那豪華遊艇上。

現在，十五萬英鎊，和二十萬美金都堆放在艙內地上，而這些錢叠起來的高度，恰巧是小璐的高度。

「現在可以放我們了吧？」康妮攬過小璐，他們已經很親媚了。

呂超蹲下來用箱子裝錢，共有兩個箱子，他邊裝邊望着小璐：「我化了數月的心血，弄了這二十萬美金，覺得發了一次大財，但在歐陽順心目中，也許在於打發要飯的一樣吧？」

呂超看看小璐，再看康妮，小璐的確像康妮，但是，除去像康妮的部份以外，又像另一個人。而不是像歐陽順。

呂超心中一動，臉色就變了，而康妮現在就怕他發現某些秘密，一看呂超的表情，臉色也變了。

「小呂，小呂……」司徒豹在艙口焦灼地催着，說：「快點呀！時間對我們太寶貴了！」

呂超好像沒有聽見，艙中有個穿衣鏡，他忽然拉小璐走過去，二人站在大鏡前，他忽然笑起來，說：「小璐，你是我的兒子。」

小璐雖然怕他，却也知道老子只能有一個，絕不是阿貓阿狗也把他當作兒子，他倔強地掙開，跑到康妮身邊，說：「不，我爸爸是歐陽順，你是壞人！」

愈是高級動物愈自私，在情感方面往往不如動物來得純眞。有很多女人生下孩子就毫不攷慮地送了人，要不，就往孤兒院門外一放。但等到孩子長大之後，又找上門要自己的孩子。

「康妮，你說實話，小璐不是歐陽順的孩子！」

「你胡說！」康妮抱緊了小璐，說：「錢沒到手之前，你精打細算，絞盡腦汁，如今不但有了二十萬美金，還有十五萬英鎊，妳爲甚麼還不走？」

「康妮，在妳還沒有和歐陽順離開之前，咱們就發生過關係，說實話！他是不是我們的？」

「不是，絕對不是！」康妮說：「如果是的話，我早就告訴你了！我沒有理由瞞着你。」

呂超「嘿嘿」冷笑說：「那是因爲妳怕孩子跟我受苦，還有，妳可能早就有重返歐陽順懷抱的企圖了。」

「小呂，再不走咱們就可能坐牢了！別無事生非好不好？」司徒豹說：「如今意外增加了十五萬英鎊，不論是要老婆或孩子，那還不容易嗎？」

呂超揮揮手說道：「開船，準備救生筏。」

天色已暗下來，李胖子開船，速度很慢，司徒豹把救生筏充了氣，呂超來到駕駛艙門外，說：「李胖子，告訴你的部下，就說你是被後面那艇上的匪徒釘住，剛要的十五萬英鎊正是準備交給綁匪的。叫他在本艇停止，放下救生筏，讓康妮抱着一個大狗熊玩具跳上救生筏時，用他的快艇攔阻匪艇前進。」

李胖子有點不甘心，呂超一腳踢在李胖子的肋骨上，說：「聽話照做，明天你仍然可以做你的特權大亨，如果反抗，就爲你來一次隆重的海葬！」

「是……是，我照做就是了！」李胖子抓起舵旁的電話，這遊艇設備齊全，他經常在艇上以電話指示部下如何處理地產或股票。

李胖子對部下說了之後，呂超奪過電話，把綫扯斷，說：「方向北之東。」

現在，這遊艇距離岸邊（不是碼頭）大約一千多公尺，呂超說：「司徒，準備了！」

呂超下令停車，司徒豹把救生筏翻落海中，但有繩索拴在艇上，立即下艇把康妮劈昏。小璐呼喊，被呂超捂着咀拉到艙板下。

然後司徒豹把大狗熊兒童玩具用大浴巾包起，放在康妮懷中，抱到艙上，唐，岳的艇上燈光射過來。

天已黑，海上還有點霧，雙方相距數百公尺，而這種小型探照燈的強度是有限的，唐，岳二人隱約看到康妮被扶入救生筏內，康妮懷中抱着小璐。

這在一般人看來，對方得了鉅欵之下，是不會再難爲肉票的。

司徒豹解開救生筏的繩索丟下，用麥克風喊着說：「一切都依約定方式做了！朋友們，後會有期了……。」遊艇以全速前進，駛向岸邊。

岳敏也駕艇馳向救生筏，但唐潔說：「先別管救生筏，抓人要緊。救生筏在海上不會翻覆的。」

但是，岳敏剛剛轉過五度去追那遊艇，李胖子的部下快艇已超前，擋住了去路。岳敏爲免相撞，只好轉舵，但左閃右躲，那快艇總是擋路。

「他媽的！」岳敏厲聲呼着：「你們的主人在綁匪艇上，你不追匪反而擋路。你們是不是背叛主人了？」

「岳敏，不大對勁！」唐潔說：「『千面浪子』素以花樣繁多聞名，而擋路的快艇，是李光明的部下也無問題，恐怕是『千面浪子』要李光明命令他的部下這樣做的。」

岳敏不再和那快艇爭取航道，划個較大弧型，向岸疾駛。而那快艇又逼過來。

唐潔待兩艇相距六七碼時，凌空掠過，奔到駕駛艙門口，一脚蹴在那漢子下顎上，漢子翻落，唐潔抓住舵，去追呂超的快艇。

那漢子爬起來搶舵，又被唐潔一脚踢了個觔斗，唐潔說：「李光明被困在那艇上，匪徒本來是綁架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合該你主人倒霉遇上，才被匪威脅要你送錢來，就算你主人常在艇上賭『梭哈』，也常要你們送錢來，難道以前會用這種方式嗎？難道你沒有看到艇上放下一個救生筏，筏上有個女人和一個孩子嗎？」

「原來是……是這麼回事！煞你乃！」漢子說：「先生是私家偵探嗎？」

「嗯！」唐潔把馬力提到最高點，但是，由於這漢子剛才攔阻，使那遊艇有足夠的時間超前，兩艇相距約五百碼，前艇已搶了攤。

呂超和司徒豹各提一個箱子，呂超則抱着口中塞着破布的小璐，他有了錢還需要兒子，所不同的是，錢和兒子不是同樣重要。

沒有這些錢，不能使兒子享福；沒有兒子會被譏笑是以兒子換來的錢。

即使是最卑鄙的人，也會找些歪曲的理由維護自尊。

呂超和司徒豹上了沙灘，左右一分，分道狂奔。

岳敏在快艇底部觸及灘頭時，出了駕駛艙，就向司徒豹開了兩鎗。

第一鎗，司徒豹跪下，第二鎗就倒下了。唐潔要阻止已經不及了。他去追趕呂超，並叫岳敏去救海上的康妮。

那知艇上的李光明，既恨呂超和司徒豹，也恨唐潔，岳敏和康妮等人，要不是康妮和小璐藏在他的艇上，他怎會破財又受驚呢？當然，李光明射擊唐，岳二人，也許還有理由。

艇上有多處藏有武器，李胖子抱着新式連發狙擊鎗，搭在駕駛台上就向呂超和唐潔的方向猛射。

他明知唐，岳二人不是匪徒，但他的身份特殊，只要他故作不知，就是射死他們也是小事一段。

「啾啾」的子彈破空聲在唐潔的身邊劃過，他最初還以爲是岳敏在射擊前面的「千面浪子」呢。但彈着點愈來愈接近，在他的脚下激起沙塵。他知道不是岳敏了。回頭望去，岳敏已駕艇去救康妮了。

其實金燕子早已知道這件事，當唐，岳二人跟着呂超來到碼頭上，金燕子就在附近監視。爲了恢復岳敏的信心，丟掉那份自卑感，她決定暫不挿手。

但是，金燕子最初並不知道康妮和小璐在艇上，因此，岳敏和唐潔與她連絡，她沒有反應。後來知道康妮與小璐在艇上，却不知道呂超會發現小璐的身世而節外生枝，因而，她相信在岸邊可以截獲「千面浪子」。

但是，李胖子的部下這時也上了遊艇

，撒出一挺輕機鎗，向岸上濫射。因此，影响金燕子和唐潔二人的兜捕行動。

呂超對這海灘上的地形很熟，正是漲潮，他已想好了脫身之法。

因爲他的觸覺很靈，後面有人追他，他自然知道，而前面也有個人在等他，他也發現了。只是他並不知道是金燕子。

世上有很多事，如果你知道未來的情況，因患得患失，反而不易成功，如果不知道，放心大胆去做了，成功的希望却很大。如果呂超知道金燕子插手，而前面的人正是金燕子的話，他可能不會採用這幼稚的方式。

這裏是一個亂岩中的石屏，屏下有個長約十餘公尺而貫通的岩洞，呂超狡猾如狐，他猜想前面的人必在岩洞另一端——靠岸邊的沙灘守株待兎。

由於是漲潮，而後面的唐潔被李光明主僕一陣密集的射擊追丟了呂超，呂超却把木箱推往洞中，木箱自然是隨着潮流往外漂了。

但他却把小璐放在肩上，以高超的泳術「踏水」而向海中游去。（踏水就是身子直立水中，有的能使上半身露出水面，游速極快。）

只是呂超怕人發現，僅使小璐和他的頭露出水面。他對小璐說：「小璐，我才是你的爸爸，我現在要把你送回去了，但有人開鎗射擊我們，你千萬不要出聲。」

在這一兩天內，小璐受盡了磨難，也變得乖了，他並不相信呂超的話，却知道一出聲就會吃鎗子兒。

金燕子在岩洞的外口旁等待，約十來分鐘之後，果然發現一個八十公分見方的木箱漂了出來。她以爲人必在木箱後面。

這種想法是很合理的，人游泳時携帶木箱，當然是推箱前進。所以人類都是在合理的情況之下上當的。

金燕子又等了約五七分鐘，只聞潮水聲在岩洞中作響，始終未見到人，最初還以爲對方狡猾，要先熬一段時間，無人去取那木箱才證明無人在隱伏等他。

這想法對呂超更有利，心理戰自古以來始終是兵家最重視的。

金燕子知道上了當，撈起木箱弄開，撕開膠袋，裏面全是廢紙。

而現在的呂超，已游到搶灘的豪華遊艇後側，李光明和他的僕人濫射了一陣，子彈已用完，正在卸鎗，僕人說：「經理，我剛才可能射中了一個人。」

「你？」李光明輕蔑地冷笑說：「射空氣嗎，你知不知道那個匪徒是誰？」

「不知道。」

李光明說：「他就是使警方頭痛的『千面浪子』——」

「對了！」答話的人站在二人身後，二人猛回頭正要叫喊，兩掌同時切下，李胖子主僕原地倒下，呂超倒回遊艇，加快馬力，向「半多羅」的方向駛去。

呂超定好了「靠司」，把舵綑好，上了甲板把李胖子主僕拖到後艙中綑牢，把艙門倒鎖。

另一艘艇上的岳敏已把救生筏上的康妮救起，發現她抱的是個大狗熊玩具，詛咒不已，這次他抓到把柄，可以痛罵唐潔了。

康妮哭得十分傷心，兒子失而復得，又得而復失，雖恨呂超，想想這件事自己也有過錯。當初呂超雖未告訴她要綁架誰？她也不該答應的。

她開始相信報應。

岳敏把快艇駛回岸邊，發現司徒豹早已死亡，打開箱子，裏面塑膠袋中裝着破紙。岳敏把箱子踢得粉碎，吼着說：「唐潔這個雜碎，每次都表現了他的聰明，這一次——」

唐潔在他背後苦笑着說：「我早就說過，『千面浪子』不好鬥，說來說去，只是爲了救康妮和小璐。在當時，如果我的辦法不高明，你老兄却也沒有提出更高明的妙法。」

「好了！快搜搜司徒豹身上，我們也許還追得上『千面浪子』，就算追不上，也知道他去了何處？鬥咀解決不了問題。」來人是金燕子。

在司徒豹的身上搜出一些零碎東西，三人登艇，向呂超的遊艇全速追踪。

「表妹，我們曾經和妳連絡過幾次，總是連絡不上，如果妳在，後果就不會這麼糟了。」

金燕子笑笑，不便直說，在過去，不給他較重要的任務，他會咆哮，今夜放手讓他們獨斷獨行，他們又埋怨她。作人的確很難啊！

金燕子用全天候望遠鏡望去，呂超的遊艇，已在三海浬之外了。她說：「儘量加快，他不去『平多羅』，就去『米里』，但他的油料絕對到不了『文萊』。」

金燕子現在只好與警方連絡，要求派出一架直昇機，監視「千面浪子」的去路，然後下鎗。

「康妮小姐，一般來說，綁匪收到了贖金，除非臨時無法脫身，才會繼續挾持人質逃亡，可是今夜的情形不同。」金燕子說：「妳一定知道『千面浪子』帶走小璐的原因吧？」

「我也不知道。反正一個喪心病狂的人，甚麼事都會做出來的。」

金燕子說：「康妮小姐和『千面浪子』在一起很久，他叫甚麼名字，妳總該知道吧？」

「以前他叫畢篪，最近才知道他叫呂超。」

「這種人的名字一定很多，康妮小姐，在妳未和歐陽順離婚之前，他也會去『換妻俱樂部』嗎？」

「小姐是說歐陽順？」

「是的。」

「這個我不知道，因爲他沒有帶我去參加過那種邪惡勾當。」康妮說：「不過我以爲不大有可能，他剛娶江彩雲不久，即使一個丈夫對妻子的熱度很短暫，他們才不過結婚兩年，冷却的速度不會這麼快的。」

「我們已有證據，歐陽順去過『換妻俱樂部』，是不是帶着江女士一道去的？目前還沒有弄清。但這件事和江彩雲的被害是有關連的。」

康妮說：「小姐是說歐陽順殺了江彩雲？不，不。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這想法太幼稚了！」

下堂妻能爲前夫說好話，要不是康妮

心好，或者仍有念舊之情，必定另有原因吧？

「我沒有說歐陽順有殺妻之嫌。」金燕子說：「康妮小姐，歐陽順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康妮想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說：「事業心重，精力過人。」

「對妻子有冷落的現象嗎？」

「我並沒有這種感覺。」

「那麼，照康妮小姐所說的，歐陽順雖非十全十美，却沒有甚麼令人難以容忍的缺點，康妮小姐爲甚麼要和他離開？」

康妮很佩服她那問話技巧，她微微一窒，說：「是他主動要求離異的。」

「沒有重大理由，妳會答應嗎？」

「理由是有的。」康妮的反應也不賴，她說：「一個人發了大財之後，就非常重視名譽，我和他結合時，他不過是個小商人，一旦財勢大了，自然成爲商界注目的焦點，也是談論的焦點，對於他的妻子幹過脫衣舞娘這件事就不肯放鬆。」

「這也是實情。」金燕子說：「當初你們結合，並不是妳主動追求他的吧？」

「當然不會。」康妮說：「雖然如此，我仍然能諒解他，因爲當時有家小報，經常報導我過去當脫衣舞的花邊新聞，甚至於還附有跳舞時的半裸照片。這當然是一種弄錢的卑鄙方式，歐陽順化過很多錢，可是那些下流記者吃定了他，過些時候又換個筆名寫這類文章。」

「於是歐陽順很痛苦，就提出了離婚的要求？」

「是的，當時我不答應，但又同情他。」康妮說：「既然他的困擾是由我而來的，除了離婚，實在想不出更好辦法。」

「離婚時他付出多少生活費？」

「由於那時他的情況遠非現在可比，我只拏了一萬美金，小璐由他扶養，這也是爲孩子着想。」

金燕子說：「請問，康妮小姐怎會和『千面浪子』呂超同居，你們認識是在歐陽順離婚之前抑或離婚之後？」

「離婚之後。」康妮不假思索地回答，她說：「離婚後，一個女人如果沒有找到合適的結婚對象，手中雖有點錢，也可能坐吃山空。」

金燕子說：「於是妳又重操舊業？」

「是的，小姐。」

「康妮小姐，妳事先真的不知道他要綁架的不是妳的兒子嗎？」

「小姐，這一點也值得懷疑嗎？任何狠毒的人，也不會做出這種事來吧？」

「是的，康妮小姐……」這時直昇機由空中掠過，唐潔在甲板上打着燈號，指示方向。

金燕子說：「康妮小姐，妳對江彩雲的被殺，有何看法？」

「這箇我是不敢亂說的。每個人的私生活不同。就是夫妻，也未必能徹底明瞭對方的私生活……」

「妳是說江彩雲在外面交際，而導致了殺身之禍？」

「金小姐，我沒有說這話吧？」

直昇機追踪十餘海里，立即與金燕子連絡：「金小姐，遊艇在詩誣西北部海岸搶灘，有兩個大人帶着一個孩子，僱車順公路開回，似想重返古晉市。」

金燕子說：「請繼續追踪，但別開火，車上有位古晉市的名人，他就是李光明。」這時金燕子下令快艇回頭。

直昇機上的警員說：「金小姐，這件綁架案怎會和李光明扯上關係了？」

金燕子道：「說來話長，回到古晉市再談吧！」

當金燕子的快艇還沒返回古晉市時，直昇機上的警方人員又來了報告：「金小姐，匪徒挾持李光明和一個孩子進入古晉市內，在繁華區內消失，我們地面的人員有三撥兜捕，但沒有成功。」

金燕子說：「只要認準了那個區域範圍，嚴密封鎖，然後再以地毯式的搜索，是不難找到的。」

金燕子把康妮暫交警方保護。她和一位英籍幇辦密商對策。

由於「千面浪子」手中有兩個重要人質，（李光明的部下已被擊成腦震盪，棄於遊艇上）投鼠忌器，尤其在英籍幇辦湯姆士心目中，李大亨的生命比小璐重要千百倍，一旦李光明出了岔子，湯姆士的飯碗準砸無疑。

因此，湯姆士完全接納金燕子的「迂廻戰術」……

×　　×　　×

黎長泰是本市的私家偵探，也是獨門生意，但很少有生意上門。儘管他的招牌上寫得很明白：流球手七段，泰拳未遇敵手，小型手鎗百步穿楊等等，還是招徠乏術。

他穿的是土布唐裝，吃的是糙米和空心菜，吸的是大竹筒水烟，或者自捲的土烟。

有時三個月沒生意，就以廉價的香蕉和耶子肉充飢。好在黎長泰樂天知命，頗能藜藿自甘。

這天下午，終於來了僱客，是一位四十五六，土里土氣的女人：「請問，這是『長泰偵探社』嗎？」

「是的，請問大嫂有甚麼事？」黎長泰把一雙蒲扇似的脚擱在辦公桌上。

「我要帶點貴重東西到文萊去，想請黎先生保護……。」

黎長泰收回蒲扇脚，像隻蚱蜢跳起來，說：「大嫂，你快請坐。」急忙拉過椅子。

土氣的婦人坐下來，黎長泰穿上木屐，說：「大嫂，你算是找對了對方，本社有七八個偵探，整天忙得不可開交，而我，也是剛剛回來，你要是遲來一步，八成會白跑。因爲本市只有我們一家……」趁婦人打量這兩間小屋時，黎長泰把未吃完的一塊椰子肉偷偷丟入紙簍中。

「黎社長，您能保證安全送到嗎？」婦人似乎不太信任他。

「丟那媽！」黎長泰心想：妳別狗眼看人低，我黎長泰只是不走運，一旦運氣來了！恐怕城墻也擋不住的！他正色說：「大嫂，您這就是說外行話了！第一，我這私家偵探社是合法有案的，其次，本社一向收費低廉。這些都在其次，當私家偵探，要機智過人，反應靈敏，身手高絕，對于任何突發事件都能應付裕如才好。」

「黎先生，您的身材雖然高大，却很

瘦，而且氣色不大好。」

「大嫂，您又在說外行話了！本人是琉球手七段，泰拳嘛！打遍馬來西亞沒遇上敵手。但本人所練的功夫是中國氣功，這箇講究『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世上那有練內功高手會有一身肥肉呢？」

為了證明他不是吹噓，彎起手臂，肌肉賁起像座小山，然後暗暗用力往另一把本就快要散開的椅子上一坐，「卡察」一聲，椅子散開。

但黎長泰仍以騎虎登山勢站着，面不改色。

「噢！黎先生，你眞是眞人不露相啊！既然這樣，我就放心委託你了。」

二人進入內間密議，十餘分鐘後，婦人離去。黎長泰已收了小部份預約金，袋裏一旦有了錢，就像癮君子一口氣吸了兩個烟泡似的，龍馬精神，腰幹挺直。馬上在館子裏叫了三個「八珍炒麵」（普通人一個就很飽了），風捲殘雲，炒麵下肚，門外吆喝着賣晚報，立即買了一份。社會新聞版上有個搶目的大標題：

建築大亨新喪偶，席捲鉅金狗馬走。
風傳歐陽潛文萊；女僕失踪事費猜。

本報訊：本市建築商歐陽順，其妻江彩雲被害，警方初步判斷，咸認係偶發性謀財害命事件，不料歐陽順之獨子又告失踪，眞是禍不單行，歐陽順忽然離家出走，據說已潛往文萊，敏感人士臆測，此君有殺妻之嫌，而歐陽順之女僕李妹，亦于今日午後失踪，據目擊之隣人說，李妹出門時，挾着歐陽順之皮包。行動詭秘，咸信歐陽順倉促出走，不及携備帶巨金，且自身携帶，亦有招搖之弊，乃托僕人暗暗送往，以便遠走高飛。

按歐陽所經營之事業，除部份建材，大都為現金，不動產亦僅住宅及別墅各一幢，但據非正式估計，年來大量承包建築營繕工程，至少擁有數百萬美金，而女僕所携走者，當不少于五十萬美金云……。

「丟那媽！」黎長泰雖不是甚麼名偵探，敢在此開業，也不完全是空心老倌，他搔搔頭皮一想，「蓬」地一聲拍了桌子一下，說：「剛才那個女人會不會就是歐陽順的女僕李妹？她說過，隨身之物僅有一個大皮包……。

「管他，兩個多月沒發市，這檔子生意可不能不做，況且，幹私家偵探和幹律師差不多，不能把委託人當作罪犯。」當然，黎長泰並不是空心老倌。

黎長泰匆匆鎖上門，到預定地點去會見那委託的婦人。

× × ×

在這裏，有些人結婚仍沿用馬來古老的禮俗，新娘花轎是染色草蓆編成的軟轎，輕便舒適。

在古晉市鬧區內，一乘新娘軟轎，由一組古老的樂隊前導。

馬來的樂器，和暹羅的大同小異，都是傳自印度。有些精緻的樂器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像這組樂隊中的烏木月琴，有個西瓜似的圓肚，亮得像黑寶石琢磨而成的，邊上鑲着發光的貝殼，那彎彎的長頸，托在女樂手玉手中，輕攏慢撚，欲笑還顰，眞够顚倒衆生的。

在這裏，警方的便衣人員密佈，但對于結婚的花轎，和那些婀娜多姿的樂手，却不便煞風景上前盤查。

于是軟轎隨着優美的樂聲，出了嚴密的監視區，在靠近郊區一家民房門外停下，門開啓，軟轎抬進院中。

樂隊被關在門外，軟轎中鑽出兩個人，一個是「千面浪子」呂超，另一個是小璐，抬轎的人被砸昏綑起，呂超到門外打發走樂隊。然後展開了詳細地圖，他還有個助手。

對于報上的報導，呂超深信不疑，因為他有理由相信歐陽順有機會就會逃走。也相信他手頭有數十萬美金。只是由女僕去送，他有點想不通。

呂超對這裏的地形太熟，女僕李妹要自古晉携欵到文萊去，不會乘火車，也不會乘巴士，必定抄小路。

一個手中已有二十萬美金及十五萬英鎊的人，居然還不知足，在「千面浪子」看來，這數十萬美金，既是由女僕押送，可以隨手拈來，何樂不為？

當天晚上，黎長泰和婦人宿在詩誣附近的一個小鎮上。在這裏要找較好的旅館也辦不到。他們住的旅館全那椰林籠罩。

為了寸步不離地保護，黎長泰和婦人同桌吃飯，婦人叫了馬來著名的「沙嗲」和一串串的烤雞和烤牛羊肉，婦人吃「雞飯」，黎長泰要了印度人的烘餅（像北平人的烙餅）。

「大嫂，皮包裏是甚麼貴重的東西？」黎長泰已吃下了七串烤雞，和八張烘餅，好像數月來虧欠胃腸的，要趁這次生意中獲得補償。

李妹把大皮包放在桌上，說：「黎先生，你只要盡到保護責任就成了！不需要告訴你的。」

「妳不說我也知道，」黎長泰低聲說：「數十萬花旗票子可不是鬧着玩的。」

「黎先生在我身邊，我是可以放心的，但願你的泰拳永遠遇不上敵手。」

黎長泰喟然說：「英雄是寂寞的，我想，曲高和寡，大概也就是這種境界，可

岳敏站在甲板上向逃跑的呂超和司徒豹射擊，司徒豹中槍倒地。

是——妳不會瞭解的！」黎長泰大有「高處不勝寒」之感。

李大嫂說：「我雖是婦道人家，也知道大英雄大豪傑的心情，所以李白說過：古來聖賢多寂寞。而西哲也說過：沒有敵手和沒有朋友一樣，都是寂寞的！」

「對了！李大嫂，妳眞是知音。」

「像黎先生這樣身懷絕技的人，竟懷才不遇，一天三餐吃糙米或椰子肉充飢，造物者對你太不公平了！」

「這——」黎長泰面頰上好像被踹了一腳，原來吃椰子肉的事被她看到了。

李大嫂知道他的臉在發燒，說：「黎先生別介意，古人說：君子固窮。而清高和窮，往往是有密切關連的。」

「對，大嫂，想不到妳一介婦道人家居然如此通情達理，明辨是非。」

飯後飲茶，很早就休息了。因為他們要在凌晨一點趕路。黎長泰睡在李大嫂的外間。

黎長泰數月來沒有放開肚皮吃飽，今夜吃得太飽，又灌了三壺茶，一時無法入睡。

這時內間的李大嫂剛剛矇矓要睡，忽然聽到後窗微响，這屋子是用木板造成，屋頂則用椰子葉覆蓋，窗子也用椰葉編成，輕輕一觸就發出「簌簌」聲。

李大嫂眼見有個人掀開了窗子，還沒跳進來，她就叫起來：「黎先生……有賊……有賊呀！」

黎長泰一聽有賊，正中大懷，對付高手毫無把握，對付毛賊，正是「英雄用武之地」，翻下床衝入內間。

來人臉上顯然也有薄薄的皮套，撲向李嫂床邊，黎長泰大喝一聲，向來人屁股上踢去。

來人身手不凡，一手去抄床頭上的大皮包，另一手往後一抄一撩，「叭噠」一聲，黎長泰摔在地板上。

而來人右手剛剛抓住了皮包的把手，李嫂一時情急，張口咬住了這漢子手背。

在這漢子來說，手和皮包同樣重要，但是，不鬆手，李嫂也不鬆口，李嫂看來四十來歲，大概常嚼檳榔，一口紅牙，還眞管用，牙齒已陷入漢子手背肉中。

漢子尖叫一聲，提起左手劈向李嫂的後腦，恰巧李嫂抓起枕頭往後腦上一放，漢子劈在枕頭上。

黎長泰畢竟是「英雄」，雖然摔得頭暈眼花，仍然虎吼着爬起來，一式「槌拳打」擊中了漢子的後腰。這小子蠻力倒也不小，漢子低叫一聲，忍痛猛然抽手，連皮帶肉被李嫂咬下一塊。回頭竄出窗外。

李嫂吐出口中的賊肉，餘悸猶存，仍在發抖，說：「黎先生，你剛才打中賊人一拳，是用的甚麼拳術？」

「空手道。」黎長泰說：「大嫂，內功深厚的人，出手要特別小心！因為我只是一個私家偵探，不能隨便殺人。」

李嫂說：「黎先生第一次好像失手了吧？」

「妳是說我躺在地板上？」黎長泰笑笑說：「李嫂，妳又說外行話了！本門的內功心法不同，提氣時必須『五體投地』才行，況且兵法云：兵不厭詐……。」

「是的，黎先生，這次幸虧找到你，

不然我就慘了。」李嫂說：「你是知道，這一皮包的東西，並不是我的，我只是負責送到主人手中。」

「走吧！我們還是趁夜趕路吧！」黎長泰說：「你那一包東西雖然重要，萬一出了批漏，我一世英名就付之流水了。」

李嫂說：「舟車勞頓，我受不了，明天一早走吧！」

「不行！匪徒已經釘梢了，我們非走不可。」黎長泰面色一沉，說：「妳既然委託了我，一切要服從我的命令行事。」

李嫂只好收拾行囊，但動作很慢。

此刻那漢子返回附近另一家小旅社內哭喪着臉，說：「呂先生，沒有得手。」

「飯桶！一個半吊子加上一個土包子婦人，你居然沒有達成任務，」忽然發現助手的右手血肉糢糊，不由冷笑說：「怎麼？你還受了傷？」

「是……是的，呂先生，這只怪我一時大意，被那婦人咬了一口。」

呂超指着助手牛奮的鼻尖說：「姓呂的橫行東南亞也栽過斛斗，可沒出過這種洋相。牛奮，我是因爲要照料小璐，才叫你去，況且對方的斤兩也不值得我親自下手，想不到……眞想不到——」

牛奮說：「呂先生，那個土包子婦人有點怪，警覺性很高而且……而且……」

呂超去到窗口，用望遠鏡望去，說：「走了！咱們也起程吧！這次你照料小璐，只好我親自動手了！」

二人帶着小璐出了旅社上車，順着黎長泰和李嫂的車子所揚起的泥塵跟踪。牛奮的手已包紮過，他和小璐坐在後面，說：「呂先生，過去，爲了二十萬美金，咱們和司徒豹計劃了將近半年之久，如今二十萬到手，還額外增加了十五萬英鎊，我看咱們該知足了吧？」

「眞是小廟的鬼，沒見過大香火！」呂超說：「現成的巨額美金不拏，有傷天理。況且，這些錢還要分一半給另外那位人物。」

「呂先生，卽使我們只拏一半，今生也不必再發愁了！雖說這裏的警力薄弱，但把特權人物李光明給開罪了，此人勢力很大，連丁加奴，班港和馬六甲等地都是他的勢力範圍，和他作對太划不來了！」

「去你的！」呂超自反光鏡中瞪着牛奮，牛奮知道，這目光就代表死亡。小璐本很聰明，漸漸地胆子也大了，他對牛奮說：「牛先生，你怕了嗎？」

「不是怕，小璐，我們不畏艱苦去追求一件事物容易，要保持它很難，原因是貪心不足。」

呂超說：「奇怪，他們在岔路上轉向了，又向古晉市的方向奔去。」

「是啊！」牛奮說：「八成是發現了我們在跟踪。」

這時黎長泰在發脾氣，是他要李嫂往回走的，由于李嫂在抱怨，黎長泰完全是主宰人物姿態，他說：「我既然接下這件委託案，就一定能如期送到文萊。可是匪徒在追踪，又是深夜，萬一人多——」

李嫂說：「黎先生說過，你的泰拳是沒有敵手的。」

黎長泰似乎想不到這個土氣婦人敢揭他的瘡疤，怒聲說：「古語說：識時務者爲俊傑。我的泰拳從未遇上敵手是事實，至于槍法，百步之內用槍子兒摘洋桃，一槍一個，一定射在洋桃蒂上，絕不會傷到洋桃。我說過，我是私家偵探，不能隨便殺人的。況且好漢不吃眼前虧，我這樣做還不是爲了這個大皮包和妳的安全？」

李嫂不出聲，車行極快，匪車相距約五百碼。黎長泰說：「向左拐，開入岔路草中，待他們過去，咱們再走。」

李嫂不能不聽「英雄」的指示行事，把車子開入岔路的草叢中，不久，呂超的車子疾馳而過。

「李嫂，把烘餅拏出來。」

李嫂說：「黎先生，晚飯你吃了八塊烘餅，七串烤雞，這麼快就餓了？聽說內功精湛的人，可以三五天不吃飯哪！」

「妳懂甚麼？人是飯，鐵是鋼。況且我的內功心法不一樣。」

兩塊烘餅下肚，眼見呂超的車子又揚塵折回來。仍駛向文萊的方向。黎長泰揮揮手，說：「開車。往古晉方向走。」

李嫂沒有反駁，開出岔路向西南行駛。越過今夜所宿的小鎭，在一個更小的鎭上住入旅社中。

黎長泰躺下就睡，他們在一個房間內，有兩張床，大約凌晨三點多，房門被撬開，李嫂大嚷着，又挾起皮包。

黎長泰在睡夢中被吵醒，還有點暈頭轉向，要下床時，腿肚子上的筋已在痙攣了。

匪徒竄進來時，李嫂已經跳到黎長泰身後。匪徒正是呂超，一脚就把黎長泰踢了個倒斛斗。

剛吃了一肚子烘餅，差點擠出來。呂超去抓皮包時，李嫂大嚷着：「黎先生，快施展你的泰拳哪——」抓住黎長泰的一臂格去，恰巧撥開了呂超的手。

呂超身手了得，越過黎長泰，去抓李嫂，李嫂也許是緊張驚駭過度，翻滾着又到了黎長泰身後，說：「黎先生，你的絕技呢？」

黎長泰一拳搗出，本被呂超輕易閃過，可是李嫂輕輕一撞黎長泰的肘關節，拳頭突然轉向，差點擊中呂超的小腹。

呂超窩囊極了！剛才還罵朱奮是飯桶，但他折騰了半天居然也沒有搶到皮包。

沉喝聲中，「旋手」和「撇踢」幾乎分不出先後，把黎長泰自左床踢到右床上，伸手揪住了李嫂，舉起來往地上一摔。

「蓬」地一聲，李嫂手中的皮包先着地，聲音雖大，却未摔痛，由于黎長泰已撲上去，呂超還看清了李嫂以皮包先着地的技巧。李嫂在大哭大叫：「救人哪！有強盜……。」

黎長泰像個皮球，被踢來踢去。這工夫旅社的人紛紛出動，呂超萬沒料到運氣如此之差，也認爲自己出手而又失敗，完全是運氣不濟，放棄黎長泰，再撲向李嫂時，李嫂正好揑了一把鼻涕一甩，「叭」地一聲，粘在呂超的雙目及鼻子上。

呂超一時羞怒交集，正要下煞手劈死李嫂，旅社中三個彪形土人大漢持槍破門而入。有一個已推上了槍拴。呂超只好暫時認了，穿窗而出，一發子彈由他的耳邊划過。

土人大聲問了一下，自去戒備，李嫂

抱着皮包坐在床角喘氣，說：「黎先生，……嚇死我了……。」

黎長泰混身無一處不痛，可是他傲然說：「想想看，要不是我稍微露了兩手，皮包不就早被搶走了？」

「也許是的，所以土匪抓我時，我就躲到黎先生身後。」李嫂肅然起敬地說：「現在我有點信了！黎先生的確是身懷絕技的人。記得剛才黎先生搗出一拳，明明搗空，可是拳頭轉彎，差點搗中匪徒的肚子，那一手有個名堂吧？」

「唔……」黎長泰搔搔頭皮，訥訥說：「其實……其實那一手還不是本門的絕招，那叫着『廻風手』，是由空手道的『旋手』演變出來的。總之，我是私家偵探，原則上，只要把妳送到目的地，是絕對不能殺人的。」

李嫂說：「作爲一個英雄可眞不容易呀！在某種場合，空有一身絕技又不便施展出來！」

「所以嘛！英雄是寂寞的，有幾個人能眞正慧眼識英雄呢？」黎長泰說：「李嫂，烘餅還有嗎？」

「噢！還有三四張。」

「墊墊底也夠了！」黎長泰又在大口呑餅。他的胃口好，自然是心情好的緣故，自幹了私家偵探，李嫂是第一個人稱他爲英雄。但古往今來不走運的英雄比比皆是，因而有「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說法。

呂超返回另一小旅社，牛奮見他手中無皮包，自不敢問，小璐說：「你也沒有搶到嗎？」

「小孩子別管大人的事。」

小璐說：「牛奮是飯桶，你呢？」

呂超內心很難過，卽使牛奮譏諷他，也可以忍耐，只有小璐瞧不起他使他難以容忍，他說：「旅社的人協助戒備，咱們犯不着和他們硬幹！」

天才朦朦亮，黎長泰又下令開車，這次是往文萊方向行駛。但牛奮立卽發現，說：「呂先生，他們又往北走了。」

「追！」三人上車開出小鎭，牛奮說：「呂先生，要是別人，就不會再說了！可是我們交情不同，這件事不僅是綁架勒索，也不僅是得罪了李光明那特權人物，還有一件命案。您是聰明絕頂的人，您不該攷慮馬上放手遠走高飛嗎？」

呂超森厲地說：「牛奮，你再說一句洩氣的話，我就斃了你，你跟我這些年，難道還不知道我的脾氣？」

「呂先生，您看龍先生這個雜碎他會不會……」

「他不敢！」呂超的狂妄和信心，終于斷絕了牛奮勸諫之路。車子以最高速前進，兩車愈來愈近，前面的車子突然又轉入岔路。

「呔！」黎長泰怒聲說：「沒有我的命令，妳爲甚麼要轉向？」

李嫂說：「黎先生，我發覺他們的車子性能比我們的好，十公里以內，我們全被追上，這不是公路，一旦被追上，就算你是英雄，怎奈你的職責攸關，又不敢殺人……。」

黎長泰正中下懷，却又冷笑說：「誤了期限，妳可要負責！」

李嫂的車子專撿小路兜圈子，返回古晉市郊時，又是傍晚時分了。但呂超的車子已追近兩百碼以內了。

李嫂似乎慌了手脚，眼見車子朝着一家工廠大木門衝去。黎長泰大叫說：「妳不要命了？」

「嘩啦啦」一聲中，腐霉的柵欄門散開，車子衝進，而且熄了火。

黎長泰立刻出了一頭大汗，詛咒着：「他媽的！要死也得撿個好日子！」打開車門要溜，李嫂說：「黎先生，一時慌張，方向盤似乎又失靈了！事到如今，你也只好施展絕技把他們擒住了！我對你是有信心的。」

作眞英雄易，作假英雄難。黎長泰雖渾，還有一股子傻勁，也可以說還有職業良心，雖知雙方遭遇之下，自己挨揍有份，甚至有生命危險，却又不忍甩手不管。

硬硬頭皮，他說：「看看情形再說吧！原則上，我寧願吃虧也不能下煞手殺人的，……」

匪車疾衝而入，就停在李嫂車子旁邊。李嫂抱着皮包下了車，說：「黎先生，眞正身懷絕技的人，出手必有分寸，你只要擊倒他們就行了！」

呂超下了車，「嘿嘿」獰笑說：「黎長泰，你這塊料也有資格作保鏢？你也太不自量力了。」

黎長泰說：「你打聽打聽，古晉市只有我一家私家偵探社，有很多私家偵探要在本市落脚，一聽是我黎某人在此，他們自知……」

呂超狂笑說：「你說這些話居然也不臉紅，好吧！我先收拾你再說！」

這工夫小璐望着李嫂訝然說：「奇怪！你們不是說這李嫂就是我家的女僕李妹嗎？」

牛奮愕然說：「難道不是？」

小璐說：「李妹還老些，也更黑些，李妹從來不穿鞋子的。」

呂超沉聲說：「小璐，這婦人眞的不是李妹？」

小璐冷笑着又不出聲了。呂超對李嫂說：「妳不是歐陽順的女僕李妹，妳到底是誰？」

李嫂說：「李妹胆子小，不敢來送皮包，這也不能怪她，五十多萬美金，她那敢負這大的責任。我嘛！看在利潤優厚，尤其找了一位泰拳沒遇上敵手的人物保鏢，去一趟文萊，就可以賺五千美金，我才不怕啦！」

呂超撲向黎長泰，僅是一式「十字手」就砸了出去。黎長泰咧咧咀，再次撲上，呂超凌空飛踩，迅雷似的一脚實實地踩在黎長泰的脖子上。

黎長泰摔出五七碼外就沒有動一下，呂超足一點地，射向李嫂。

李嫂大嚷着疾退，忽然丟出皮包，原來這是一家倒閉的錫廠，這工夫自破廠房內竄出一個醜小子，接住了皮包。

呂超和牛奮面色微變，隱隱猜到，這李嫂絕不是泛泛之輩，帶着他們兜了一夜的圈子再返回古晉市，也是有計劃行動。

呂超身手矯捷，再次彈向醜小子，醜小子又把皮包丟給李嫂。

就像一場籃球比賽，贏的一方在快要

終場時搓麻將拖延時間一樣。「派司」來來回回，相當漂亮。

呂超怒極，再撲向李嫂，皮包再次飛向醜小子。

牛奮和小璐已下車，四隻眼珠子跟着飛舞的皮包轉來轉去，小璐童心未泯，拍手大叫說：「好好玩，好好玩啊！」

當呂超已有計較，再次撲向醜小子時，身子突然疾拔兩米五六，以隻手摘反彈球的方式，抓住了高空的皮包，在這一剎，李嫂和醜小子齊聲驚呼，牛奮則鼓掌歡呼。

本來牛奮是時時抓緊小璐一臂的，正因爲乍見呂超施展輕功，抄住皮包，一時得意忘形而鼓掌，醜小子如箭射到，伸手去抓小璐。

牛奮的反應也不慢，暗叫「不妙」，閃電踢出三腳，都被對方撥開，但在瞬間醜小子的拳，掌，肘連續擊中他的腹，胸和面頰，牛奮像喝了過量的「威士忌」搖晃着後退。

於是小璐到了醜小子手中。

這一連串動作，分解開雖有這許多層次，却不過是眨眼間的事，呂超自當也看到了這一幕，他本想撲向李嫂，追贈她一拳或一脚，又覺得小璐應該弄回來。

但是，皮包中是五十萬美金，這和兒子的比重，本來是輕重立見的，但他畢竟是一頭公鷄，只知拏一些母鷄開心，至於母鷄下不下蛋，下的是誰的蛋？他並不太重視。

更重要的是，小璐一直把他看成一個賊，還有一個理由是，小璐在他身邊，「千面浪子」這頭銜今後將無法保持。

總之，再有了這五十多萬美金，這隻有他血統的蛋，要不要是次要問題了。立即向左邊牆頭一竄，牆外又冒上一個八字眉一臉雀斑的小子。

呂超並非自知技不如人，而是看在五十萬美金份上，必須馬上脫身，掉頭往西，凌空躍向李嫂。

他的玩藝和黎長泰不同，並非光說不練，快逾奔雷，凌厲無匹。

然而，怪事出現了，土氣的李嫂彈得比他還高出半碼，閃開一脚，反而把他踢了個觔斗。

呂超像垂死前迴光反照的病人一樣，恍然大悟。落地竄向廠房中，說：「原來是金燕子——」

現在岳敏照料小璐，唐潔早已在廠房中等他，一陣「蓬拍」之聲之後，呂超自破廠房窗內破窗而出。

黎長泰也聽說過金燕子的大名，這才知道昨夜和一位名噪一時的奇女子在一起，而他顯然是被她廢物利用了。

泥人兒還有三分土性，黎長泰撲向牛奮，沒超過兩個照面，被擊倒昏死過去。

牛奮想逃走，岳敏說：「別跑了！小子，你就找到了呂超，也是白忙一場。」

牛奮沉聲說：「你大概就是金燕子的助手姓岳的了？」

「對了！」岳敏說：「姓呂的不是用兩箱破紙，要了我們一次大頭嗎？來而不往非禮也！那大皮包中也是紙，只不過裁得整齊有序，每一綑僅外面兩張是眞鈔票而已。」

牛奮大致相信，他以爲岳敏手中有個小璐，容易對付，鬼嘷着撲上來。

而呂超在黑暗的破廠房中和唐潔援了幾手，知道兩個醜小子沒有一個好對付的。破窗而出，金燕子在外面等他。原來金燕子冒充李嫂送欵，是想引出呂超的幕後唆使人。

現在呂超的心情，和泰拳從未遇上敵手的黎長泰一樣，像一隻猴子，在鑼聲中表演一些可笑的動作。他掉頭往左，那是一道木板牆，頭前脚後，以皮包護頭，把腐板撞散，爬起來飛奔。

他知道遇上金燕子，比遇上英籍幫辦湯姆士麻煩，邊跑邊想脫身之計。

這時金燕子兩個起落，又站在他的前面，後面當然還有唐潔了。從不用槍的「千面浪子」拔出槍時，金燕子拔起身子，在美妙迴旋中，寒芒抖手而出。

「鏘」地一聲，呂超的手槍被擊落。像一頭兔子，又向右竄去。

金燕子邊追邊和湯姆士連絡，兩架直昇機在低空交叉飛掠。

呂超似乎走投無路，竟向一排奇矮的小屋衝去，破門而入，金燕子和唐潔先後跟進。

剎那間，幽暗的燈光下一隻隻醜惡的龐然大物四散彈蹦，一蹦足有三四米之高，大的是足有二公斤以上，四肢伸開幾乎有半米長。

女人畢竟怕這些醜惡的動物，尤其是猛古丁毫無提防之下。急忙閃退。

原來這是一家「石蛙」養殖場，「石蛙」，又名「石留」，產自印尼，比美國的牛蛙還要大，但肉鮮美，營養價值極高，東南亞各國都引進品種繁殖。

這「石蛙」不但奇大，外型極爲醜陋可怖。而呂超對此市地形極熟，情急生智，把他們引入蛙屋中。而他却自另一邊的小門逃出。

但呂超脫出蛙屋，金燕子已退出，雙方相距三四十碼，她全力兩次疾掠，三柄飛刀射向呂超的雙腿。

結果呂超祇閃過兩柄，帶着一柄逃走了。

牛奮被擒，黎長泰被擊昏剛醒過來，唐潔去追呂超，岳敏帶着小璐站在黎長泰身邊說：「黎老兄，這檔子生意不錯！」

「呸！」黎長泰爬起來，搔着頭皮，說：「你老兄別拏姓黎的開胃，還不是混碗飯吃！」

「你太客氣了！琉球手方面，你老兄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躺下；至於泰拳嘛！到現在爲止還沒遇上敵手。」岳敏說：「名師可遇而不可求，如果你老兄不嫌在下愚魯，就拜你爲師如何？」

「算了！表哥，別拿他開胃了！小璐交給我，你把牛奮帶走。」

×　×

牛奮的骨頭很硬，除了罵人不說一句實話。

審問康妮，在金燕子的住處進行。湯姆士也在。唐潔追呂超未回，小璐站在康妮身邊。

這孩子本來不喜歡她，自在遊艇上，康妮與他共過患難，對他無微不至之後，小璐對康妮產生了孺慕之情。

金燕子說：「康妮小姐，小璐的樣貌很像妳。」

「是的，他是我生的。」康妮早已看穿了呂超，現在也沒有保留的餘地了。

「小璐是妳生的，妳居然忍心和呂超串通綁架他。」金燕子苦笑說：「這幾乎是前所未有的事。」

「不，呂超沒有告訴我要綁架小璐，只說要綁架一個富家子，我勸他多次，始終未能說服他。」

「是的，呂超刁滑無比，他要綁架小璐，按理說不能告訴妳。這表示他知道小璐是妳生的。」

「我想是的。」

「康妮小姐，我發現呂超和小璐也有點相似。」

「這……」康妮攤攤手，似不願回答這問題。

小璐說：「那個壞蛋說，我是他的兒子。」

「小璐不要聽他胡扯。」康妮連忙阻止小璐說下去。這使金燕子覺得不尋常。

小璐畢竟是個六歲的孩子，那能體會大人微妙的心理？他說：「姓呂的壞蛋他說是眞的，是妳和他生了我。」

六歲的孩子，知道生孩子必須一個男人加上一個女人，這已經很不錯了。有很多的孩子，僅知道是母親生的，至於仍需父親「塡材加料」，他們是不知道的。

「康妮小姐，事到如今，我希望妳能眞誠地合作。呂超如果逍遙法外，你們母子的安全隨時會受到威脅的。」金燕子說：「其實要証明這一點是很容易的。」

所謂容易，當然是指檢驗血型。康妮自然知道，她不說這件事，僅是爲了面子問題。因爲照小璐的年齡推算，是在康妮和歐陽順未離婚前懷孕的。

「金小姐，事情的確如此。」康妮漠然說：「那是歐陽順對我很壞，動輒就駡我出身微賤。」

「就在那時候，你認識了呂超？」

「是的。」

「妳和歐陽順離婚，他付妳多少贍養費？」

康妮說：「只有五千美金。以前對小姐說過的。」

「毫無疑問，這五千美金呂超化了一大半。」

「是的。他說有點債務。」

金燕子說：「離婚以後，你們見過幾次面？」

康妮想了一下，說：「離婚半年內沒有見面，後來他娶了江彩雲。但他們結婚不到半年，他又到脫衣舞場去捧我場。」

「也許不是捧場，而是去侮辱妳！」這是湯姆士說的。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康妮說：「反正他去過幾次，還有兩次邀我出遊，被我拒絕了。」

金燕子說：「康妮小姐，妳和他在一起生活很久，妳對他的看法如何？」

「我說過，他作事有魄力，有頭腦，但是……」

「是不是個性方面不同於常人？」

「我也說不上來，好像有些地方不同於常人。」

「是那些地方？」

康妮搖搖頭：「很難說！」

金燕子帶着小璐到另一房間去見歐陽順，父子見面，相擁唏噓流淚：「小璐：……爸爸要是失去了你，爸爸就不想活了……小璐，你沒有吃苦頭吧？」

「那個壞蛋曾經打我幾下耳光。」小璐哭着說：「康妮對我很好，她說我是她生的……。」

歐陽順看看金燕子，說：「是的，小璐，過去我沒有對你說，是怕你去找她。她的職業是不能留個孩子在身邊的。」

金燕子說：「你們父子談談，我還有事……」說完退出，把門帶上。

「小璐，你不在爸爸身邊，我才知道光有財富是沒有用的。」

「爸，」小璐忿然說：「那個姓呂的壞蛋說，我是他的兒子，我是他和康妮生的！」

「姓呂的？誰是姓呂的？」

「就是綁我、打我那個壞人嘛！」

「他不是叫畢篪嗎？」歐陽順的臉色沉下來，說：「他怎麼說的？」

人像母鷄就好了，不論是誰下的蛋，一視同仁，照孵不誤。雖然人類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偉大學說。

小璐說：「本來那個壞人打我耳光，不許我哭，後來他拉我站在大鏡子前面，他說我像他，我是他的兒子，又不放我，帶着我逃走。」

「以後沒有打你？」

「沒有，好像對我又好了……。」

歐陽順的目光在小璐臉上及身上掃視片刻，目光的溫度驟降到冰點。

小璐如果再六些，或者更聰明些，就不會說這些話。

「爸，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怎麼樣？」

「好可怕啊！爸，康妮是我媽，以後我們住在一起好不好？」

「好……好！」歐陽順心不在焉地放開小璐。

這些話都被金燕子放置於屋中的竊聽儀傳到另一屋中。她對湯姆士說：「幫辦，到目前爲止，您以爲江彩雲的被害，誰的嫌疑最大？」

湯姆士說：「莫非是歐陽順？」

「怎見得？」

「離婚後又經常去捧康妮的場，還曾邀她出遊。」湯姆士說：「一個人如果對花旗橘子有特殊愛好，卽使一時吃多了而感到乏味，但停一段時間之後，仍會再對它產生強烈的食慾。我以爲歐陽順對康妮一直未忘情。」

「這比喻很妙，您的推想也頗有眞知灼見，但是，殺江彩雲的不可能是歐陽順。」金燕子說：「然而，歐陽順也許知道這件事。」

湯姆士茫然說：「小姐是說歐陽順買兇手殺妻？」

「那不是買，而是一種公平交易。」

金燕子說：「在目前談這箇尙言之過早，幫辦，警方的人已包圍了呂超潛伏的區域。此人狡猾無比，別讓他溜了。喏！這是他的身材照片。至於面貌，既稱『千面浪子』，自不是眞面孔，但也相差無幾。咱

們分頭行事，您負責指揮平面與空中的監視，我們的人負責搜索抓人。」

湯姆士說：「『換妻俱樂部』與此案是否有直接關連？」

金燕子說：「絕對有。我已和國際警探支部連絡過，請其代查此地『換妻俱樂部』的幕後主持人。」

「那不是已死去的司徒豹嗎？」

「不，司徒豹是現場管理人，眞正負責人據說主持十餘個連鎖『換妻俱樂部』，這個人才是眞正的敵人。」

金燕子把小璐交給湯姆士帶回警方保護，留下警方三名警員在此保護康妮和歐陽順。另外還有那位大私家偵探黎長泰。其餘的人都走了。

十分鐘後，來了一個工人模樣的人，黎長泰開了大門說：「老兄，你找誰？」

這工人打量黎長泰一下，失聲說：「您不是名私家偵探黎先生嗎？」

黎長泰已經休克的信心又勃然而起，豎起背樑，瀟洒地攤攤手，說：「老兄，你過譽了！」

「越是出名的人越是謙虛。」工人說：「在古晉市周圍百里，那個不知道黎先生的泰拳從未遇上敵手？」

黎長泰臉上熱熱的，大約在三十九到四十度之間，他淡然說：「嗨！老兄，古人說：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如果不走運，空有一身絕技，也不管用啊！」

「這話說的也是！」

「說了半天，老兄你貴姓？來此有何貴幹？」

這時正好一位警員走出來，那工人指着警員，說：「這位不是張警員嗎？原來都是熟人，過去本人經常承包警方的水電和衞生設備工程。尤其是湯姆士幫辦公館的抽水馬桶，以及溫度調節計，從不找別家水電行。這當然也是因爲本行的信用可靠的緣故。」

黎長泰說：「原來老兄是修理抽水馬桶的。」

「是呀！幹那行够那行。二位不知道，湯姆士夫人可眞囉嗦呀！修理抽水馬桶，還要爲她擦乾淨，有時候廢物利用，還要我爲他們洗浴缸，清理車庫哪！」

警員不耐地說：「說了半天，你到底是來幹甚麼的？」

「剛才湯姆士打電話給我，說是這裏的抽水馬桶葫蘆不大靈活，要我馬上來修一下。」

黎長泰伸手一讓，說：「快去修吧！我馬上要用。」

工人進入洗手間，看看無人跟來，立卽潛入康妮屋中。

「是你……」康妮大驚。

「康妮，才離開不過一天，我覺得不能沒有妳。跟我走吧！」

「作夢！」康妮說：「你是個冷血，除了金錢，你不認識任何東西。」

「妳錯了！我這次作案，完全是爲了妳。我必須使妳過公主般的生活。」

「可是你連自己的骨肉都不重視，在你的心目中，兒子不如五十萬美金。」

「這更是大錯特錯了！兒子固然重要，我以爲妳比兒子更重要，如果我們愛兒子，就該使他幸福，試問，硬要他留在我的身邊，他會幸福嗎？」

康妮說：「我不會再信你的花言巧語了！」

呂超一掌切下，把康妮放下來，進入扣押歐陽順的房中。

歐陽順吃驚地說：「你……你是怎麼進來的？」

呂超哂然冷冷地說：「牆雖高，却擋不住我。」

歐陽順冷冷地說：「你是一個言過其實的人，事情被你弄砸了！」

「沒有。只是發生了點枝節問題。」

「甚麼枝節問題？」

「小璐。」呂超說：「他是我的『副產品』，而不是你的。但我可以讓給你。希望你會合作到底。」

歐陽順說：「五十萬在金燕子手中，你現在不能再在我身上榨出一滴油來。」

「去你媽的！五十萬美金只是你的存欵的十分之一，你以爲我不知道？其餘的以密碼存在一家銀行裏，告訴我號碼，我只要五十萬。」

「你……」歐陽順氣極，氣得脖子都粗了，他說：「殺人不過頭點地，你饒了我吧！」

「這就怪了！當初是你要求合作的，如今計劃才完成了一半，你要稱心如意，只要告訴我密碼就成了。放心！我不會全部提光的。」

「辦不到！我當初只要求你爲我和康妮製造一次幽會的機會。」

「歐陽順，你是聰明人，你的一切把柄都在我的手中，我沒有時間和你磨牙。只要繼續合作，你我各取所需，兩全其美。如果和我耍骨頭，我馬上弄死康妮，然後向金燕子和湯姆士告密，揭開你所有的犯罪秘密。」

「不要殺康妮！你這個血賊！你把我殺了吧！」

「這就是了！你那特殊風格，也只有康妮對你的胃口，在這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康妮了。」呂超說：「況且，一旦揭開你的秘密，坐牢有你的份，享受康妮沒你的份，如果乖乖地合作，你和康妮很快會開釋的。」

呂超是捕蛇老手，歐陽順這條蛇不好抓，但被捏住七寸。

歐陽順說出了銀行存欵密碼，是寫在紙上，怕人聽到。

是甚麼力量使他敢於信任呂超不會全部提出他的存欵？那一定有個强烈的原因。不過歐陽順還有個最低的打算，就算呂超全部提走，只要他無罪開釋，他的房地不動產仍然可觀，以他的幹勁，再有三五年又是大富翁一個。

問題是，如何設法不着痕跡地剜去那個疔。

康妮醒來大叫，黎長泰和警員們趕來，這才知道呂超來過，也就是那個能說善道修理馬桶的工人。

呂超刁滑，金燕子單純嗎？這一切都是金燕子故意按排的空檔。

因此，呂超和康妮的交談，以及和歐陽順所談的一切，都被錄了音。而且呂超脫身，金燕子和唐潔立卽跟上了。

只是金燕子未錄到歐陽順銀行存欵的

密碼。

到底是誰高明，現在來說，似乎還言之過早。

呂超在金燕子和唐潔的監視中。唐潔說：「要不要馬上下手擒住他？」

金燕子說：「僅是一個『千面浪子』，還不敢如此狂妄，一定還有一個扯線的人。」

「這可能是成敗關鍵。該下手不下手，讓他脫出視線之外，那就麻煩了。」

「不能怕麻煩，更不能怕危險。」金燕子說：「你也別輕估他，在表面上是我們監視他，誰敢保証他不知道我們在跟着他？」

雙方的距離約三十碼。都沒有乘車。

呂超似乎覺察有人在跟他，這時一家飯店門外停着一輛大型轎車。兩男一女自飯店中出來。

男的都是身高馬大，女的似乎是富有的土著，高貴的衣服穿在她的身上，令人爲衣服抱屈。

呂超向其中一個男人眨眨眼，後面的金、唐二人自然看不到。

呂超的花樣永遠用不完。他大步走近兩男一女身邊說：「後面那個男的說，這位女士像頭河馬……」

女的震怒，男的冒火。三人同時回頭，呂超奪下女的皮包，向金燕子及唐潔擲來。而呂超挑撥的話金燕子也聽到了。

這一手也算神來之筆，女土著大呼「强盜。」金燕子低聲說：「不要接皮包！」皮包掉落人行道上，很多化粧品散了開來，還有少許的鈔票。

囂人大嘩，路警鳴笛。

但是，兩個高大的男人似是大內行，一個去檢皮包，一個轉身揪住了呂超。

儘管金、唐二人未接皮包，皮包既是向他們丟來，在路人及路警心目中，必是强盜的同伙。所以很多人向二人撲來。

這時呂超被大漢揪住，呂超一拳擊中對方小腹，大漢好像鐵打的，沒有吭聲，呂超再來一式「膝刀撞」「蓬」然有聲。

大漢的肚皮內似也不是裝着雜碎，根本不在乎，一掌劈昏了呂超，擯入車內。

一切都配合得很好，檢皮包大漢已回來，土著女人早已上車，車子如箭射出。

金、唐二人爲了迴避路警和路人的糾纏，奔入飯店，在車庫中弄了一輛車子自側門開出。也就是那弄走呂超的車子剛剛開走的時候。

「奇怪！」唐潔說：「呂超眞是倒霉，憑他的身手，居然遇上兩個尅星，他的人呢？」

「在前面車上。」金燕子笑口說：「奇怪的事多得很啦！」

「難道呂超和他們是同伙？」

「不無可能！」金燕子以通訊器和岳敏連絡：「表哥，我們在追呂超，會隨時報告方位，如果有危險，而你來支援時，別忘了通知湯士姆。」

唐潔說：「我有點不大相信。」

「不相信甚麼？」

「我是說他們的配合，不會如此之巧妙熟練。」

「乍看的確如此，」金燕子說：「如果是呂超出了我們的住處就發現我們跟踪他，他邊走邊想脫身之計，然後通知他的同伙搭檔演戲呢？」

「如果眞是那樣，此人有點歪才。」

「不是『有點』，而是名符其實的噱頭專家。」

眼見那車子開入一家椰油加工廠內。兩三分鐘之後，金、唐二人也在工廠之內了。後面的員工宿舍內，傳出鞭笞聲，以及呂超的慘嗥聲。

「妳可能猜錯了！」唐潔說：「呂超的流年運氣不佳。算是倒了血霉。」

金燕子也不敢確定，但她以爲，呂超身手不俗，如果說他的蠻力不如那大漢，也許可信，但掙不脫大漢似不可能。甚至於大漢本不可能揪住他。

當二人潛至發聲的宿舍窗外時，眼見呂超一身鞭痕，屋內却沒有人，而且被綑住。

「怎麼樣？」唐潔終於有機會推翻了金燕子的見解，打破了一項紀錄。

金燕子也有點茫然，再和岳敏連絡，報告了正確方位，她有信心，但絕不輕估人。這是她優於唐、岳二人之處。

「這是機會。」唐潔說：「進去把呂超弄走吧！在路上就該逮住他的。我只是摸不透，這兩男一女是何來頭？」

「來頭一定很大。」金燕子說：「天眞是一種『法定傳染病』，小孩子可以免疫，大人犯了就非常危險。」

唐潔已經自窗中竄入，金燕子怕他有失，也竄了進去。

「金燕子，姓唐的，我寧願栽在你們手裏，」呂超說：「快救救我，他們一會還要來整我，要慢慢整死我。」

唐潔說：「他們是甚麼來路？」

「他們是一個恐怖組織，都有超人的體能——」

「唐潔？小心！」金燕子胆大心細，有敏銳的觀察力，她發現呂超身上的鞭痕是假的。那是塗上的顏色，非內行看不出來。

「鞭痕是假的，暫退……」二人剛要轉身，兩邊側窗外竄進兩個人來，正是剛才那兩個大漢。

另外，那土著「河馬」女士開門走進來，手中還拿着一個類似極小型的電晶體收音機呢！

如果金燕子暗示的危機就是這三個人，唐潔有勇氣一試，在這方面，他和岳敏頗相近。

「你們走不了啦！」呂超冷笑着說：「如果釣魚也分段的話，姓呂的是十段以上。」

「先別得意！」唐潔冷笑說：「這兩塊料的塊頭只是大點而已！」

「金燕子，投降吧！」大漢之一說：「一般來說，妳的身手很少遇上對手，可是妳今天面對的不是人。」

唐潔大笑說：「是兩頭狗熊。」

「是超體能的人，」大漢說：「關聖帝的覺世眞經說：不信吾教，請試吾刀。這雖然霸道了些。但爲了一個組織的開創，面對頑劣，只有這辦法最有效。」

「去你媽的！」唐潔冷笑說：「狗熊，看着錶，動上手，二十秒以內我要放平你，——」

唐潔的速度幾乎和金燕子差不多，移位快，出手準。凌空飛踩，在人類視覺上分不出是幾腳？

土著女人扭扭水桶似的腰，表示唐潔的幼稚可憐，而且把收音機放在耳邊欣賞流行歌曲。

大漢伸手出腿，「叭叭叭」全部封開唐潔的猛攻，巨大的身子彈起，蜷成人球，然後踢出奇妙的一脚。

「蓬」！唐潔腰上中脚，摔在屋子另一角上。

在他一生中也栽過多次，却沒見過這種沉厚的踢力和奇特的腿部攻勢。也就是說，除了他的左腰，或者那一脚提早十分之一秒，或遲十分之一秒，都等于白踢。

唐潔幾乎無法爬起來。呂超大笑說：「『不信吾教，請試吾刀』的話應該相信了吧？」

金燕子心頭一凛，像這種技擊術，正是中國古老的說部上所渲染的絕學，但她想不通。以這大漢的天賦，體型和這種文化較爲落後之區，不大可能出此奇蹟。

但唐潔被踢出却是鐵的事實。

唐潔竄起來，再次撲上，金燕子大呼着：「唐潔，讓我來……」

晚了，唐潔的「世紀道」已經是幾種流行技擊術的精華了，而這次攻擊，更加小心，但是，大漢閃過一式「貫手」和閃電似的「撇踢」，僅是那麼撩腿一鈎，唐潔再次摔下。

另一個漢子已爲呂超弄開了繩子，呂超用繩子去綑唐潔。

唐潔咬牙猛掃一腿，呂超急退，另一大漢更絕，就像美國西部老練的牛仔烙牛印似的，揪住唐潔掃出的腿，一提一翻，然後一膝砸下。

唐潔昏過去，僅是未聽到牛吼聲。

金燕子怒叱着撲上，她知道這是超級對手，一出手就是「翦水三抄」，三個弧形連結成一個W，五次迅雷似的分踩，都被兩大漢閃開。

土著女人如果對大漢無信心，似不會在一邊欣賞收音機的。

金燕子第二次攻擊幾乎是第一次的延續，沒有間隔，在三碼內氣幕的掃描撕裂沒有遺漏一寸。但絕望的是，兩個大漢好像背後有眼睛，適時的趨避，又使金燕子的攻擊全部落空。

「沒有用的。金燕子。」呂超說：「我說過，妳遇上的不是普通人——」

金燕子沒見過這種近乎神話似的技擊術，第三次猛撲，那是飛掠，漂浮和激射，窈窕的身影忽蜷忽伸，拳掌乍出倏收，旁觀者只要一貶眼，可能漏掉三個動作。

但是，兩個大漢的攻勢一開始，兩個巨掌分毫不差，劈中了她。

她昏倒在唐潔身邊，也是第一次被敵人憑眞功夫把她擊倒的。

呂超的花樣，配上超人的身手，造成這種絕望的局面，「不信吾教，請試吾刀」，似乎不算過吹。

土著女人收起收音機，河馬似的臉一沉，對呂超說：「龍先生如果再遲來一兩天，妳會一敗塗地。」土女居然說得一口流俐的中國話。

「這……」呂超的狂態收起，他說：「我想是不會的，主要是歐陽順這個雜碎反覆無常，把這計劃攪亂了！」

異眼乍展　俠女失色

龍先生很瘦，並不如想像中那麼豐滿，也不像個大亨，一身香雲紗唐裝，搖着摺扇，說他是個小生意人可信，說他像個教國學的教授，也有點像。

金，唐二人躺在沙發上醒來，身上沒有繩子，如果用繩子和手銬束縛俘擄，那對龍先生及其部下的超人技擊術是一種侮辱。

「醒了！」龍先生要不是禿了頭頂，看來不會超過四十七八歲的，笑起來很和藹。這種天氣，看他的笑，有如吃香草冰淇淋。

「金小姐，久仰，久仰！」龍先生上前一一握手，說：「阿拉姓龍，名叫龍種，半生研究人體潛能學，略有少成。」

金燕子說：「龍兄太客氣了！您的部下已把人體潛能發揮到極致，舉手投足，雷霆萬鈞，當者披靡，實在欽佩不已！」

「儂那能？迭格事體與他們原有的體能也有關係，阿拉不過是量才而用，再予以發揮，」龍先生吩咐部下送上飲料，說：「根據阿拉抽樣深研人類體能，金小姐是佼佼者，阿拉認爲金小姐的神秘潛力是人體一大奧秘。有進一步鑽研之必要！」

唐潔正要嗤之以鼻，金燕子扯了他一下，說：「龍先生過譽了！本人只是練過技擊術，比常人靈活些而已！」

「對人體潛能學，儂弗來斯。如果小姐是千里馬，阿拉就是伯樂。」

「他媽的！你胡扯甚麼？」唐潔仍是不大服氣。

龍先生看了唐潔一眼，說：「儂迭格小癟三！阿拉對儂最清楚，儂的『世紀道』，也僅次于金小姐的『翦水三抄』，所以儂也大有用處。」

龍先生拍拍手，說道：「把呂超押出來。」

呂超出現，向龍先生深施一禮。龍先生說：「儂迭格小赤佬，到處招搖撞騙，玩弄女性，阿拉所以要深研體能，主要是想補法律制衡作用之不足，專門對付社會上的寄生蟲，小赤佬，把儂的陰謀犯罪計劃統說出來。」

「龍先生，這件事也不能全怪我，還有歐陽順。」

「唰」地一聲，龍先生把摺扇一合，就奔上一個大漢，伸手抓向呂超，呂超本能地閃避，但是，連金燕子都作了俘擄，呂超差得更遠了。

沒有兩個照面，大漢的「拇節刺」在呂超的肋骨上劃了一個來回，就像在七弦琴上劃了一下似的。呂超尖叫着蹲下來。

以肋骨作琴弦，彈起來聲音低沉，有如鬆弦的古箏。

「龍先生，我說……我說……」呂超額上滲出豆大的汗珠子。

土著女人又在一邊聽電晶體收音機，狀極悠閒，不知她是龍先生的甚麼人？

龍先生再次張開扇子搖着：「儂說說看。」

「事情是這樣的。」呂超說：「康妮

是歐陽順的下堂妻，數年前和歐陽順離了婚。」

「小癟三！儂知道他們離婚的重要原因嗎？」

「是的，龍先生，由于他們未離婚前，我就認識了康妮，所以對他們的情形很清楚。」呂超說：「歐陽順是個性變態的人，精力充沛，幾乎沒有人能適應他那種野獸似的作風。」

「拆那！」龍先生說：「他們是爲這件事體離婚的嗎？」

「這只是康妮的離婚動機。至于歐陽順，那時雖然還不是建築業的『托辣斯』，已經相當有名氣了！總覺得自己的老婆是脫衣舞孃，有損身份，」呂超說：「他們離婚之後，康妮生的孩子由歐陽順撫養，不久，歐陽順又娶了江彩雲。」

唐潔看看金燕子，大惑不解，龍先生當面審呂超，目的何在？難道龍先生眞是一個現代抱打不平的俠隱之流人物嗎？

龍先生說：「小赤佬，儂要有一句說一句。」

「當然！」呂超說：「可是歐陽順娶了美好動人，又受過中等教育的江彩雲之後，不到半年就膩了！仍是不忘康妮！」

「小赤佬！儂說說看，江彩雲好還是康妮好？」

「這個……我怎麼知道？」

「拆那格……」龍先生臉色一沉，呂超連連搖手說：「龍先生，我照實說就是了，江彩雲在外表看來，雍容華貴，典雅溫婉，有大家風範，但事實上，她比康妮風騷，康妮外表爽朗大方，却並不濫。由于我早已和康妮有過關係，也知道歐陽順婚後常去脫衣舞塲捧康妮，並邀她出遊，康妮並未答應他，我覺得有機可乘。就把歐陽順仍眷戀康妮的事告訴了江彩雲，並加以渲染誇大。」

「小赤佬，儂就趁機佔有江彩雲。」

「是的，龍先生。」

金燕子對這命案及綁架勒索案，本已略有腹稿，却未想到呂超佔有了歐陽順前後二個妻子，因而，她對龍先生這個人以及他的動機就更加莫測高深了。

呂超說：「由于我暗中發現歐陽順對康妮與趣愈來愈濃厚，就主動找到了他，聲言有辦法使他與康妮一夜銷魂，至于他們能否重行結合，那就要看他自己的技巧了！」

龍先生說：「小癟三！儂臨時又改變了主意。」

「是的。原因是，我既想歐陽順的錢，又不捨得放棄康妮。」呂超說：「于是我和『換妻俱樂部』的司徒豹商量，答應給他兩萬美金，我告訴歐陽順，該夜我會把康妮帶去，他隨便帶誰去都無所謂。到了『換妻俱樂部』，司徒豹暗暗指示歐陽順，哪一個是康妮。」

「拆那！可是儂帶去的並不是康妮，而是江彩雲。儂迭格小赤佬，居心交關陰毒！」

「龍先生，我深深懺悔了。這當然也是受了您的大義感應。」呂超說：「當歐陽順進入房間，發現不是康妮而是江彩雲時，他怒摑江彩雲。他的自尊受到嚴重傷害，儘管他對這個妻子膩了，而且正要背叛她。」

唐潔也開始佩服龍先生，因爲他不但精研了人類潛能，對于偵察案件也有過人之能。

當一個職業演員發現一個客串玩票的演員表現不凡時，悲哀是不免的。金燕子亦不例外。

「小癟三！說下去。」

「歐陽順怒摑江彩雲，江彩雲做錯事自然理虧，可是歐陽順摑個不停，被江彩雲踢中小腹翻落床下，江彩雲就走了。」

「小赤佬，儂弗要說，讓阿拉猜猜，」龍先生說：「儂本以爲，江彩雲受此打擊，必會投海或上吊自殺，然後儂就可以抓到把柄無限度地勒索歐陽順，或者乾脆讓出康妮，讓他們重行結合，儂從中取利，歐陽順會被儂牽着鼻子走。」

「是的，龍先生，我是預期江彩雲會自殺的。」

「但是，儂發現江彩雲根本無意自殺，因爲江彩雲也抓不到歐陽順的把柄，那種地方他也可能去。何况江彩雲可以詭稱由于歐陽順對男女間的事風格特殊，她爲了要適應他，只好設法學習。」

「龍先生，您猜得完全正確。」

「于是你只好殺了江彩雲。又把你和江彩雲幽會的照片放入她的皮包中，却又無法看到你的眞面目，這樣一來，警方認不出是你，也可以爲歐陽順脫嫌。仍可繼續勒索他。」

「是的龍先生，這件事大致如此。」

「小癟三！儂還漏了一件事體。」龍先生說：「儂要猛敲歐陽順，前面所說的詭計已經够了！爲甚麼又要綁架他的兒子呢？」

「龍先生，這就叫着當局者迷。」呂超說：「我以爲歐陽順財勢雄厚，仍有反擊的力量，我也知道小璐是他的生命，綁了小璐才能有效控制，使他乖乖地拿出錢，沒想到金燕子並不單純。」

「拆那！儂迭小赤佬把金小姐看得太單純，眞是愚蠢極了！儂想想看，金小姐數年來破過多少奇案？擊敗過多少黑道高手？就憑儂這塊料……」

「龍先生，太自負和愚蠢是十分接近的，總之，我悔不當初。」呂超「蓬」然跪下，說：「龍先生，您是一位學者，也是仁慈人，請放了我吧！我發誓今生不再作壞事，如果送到警方，今生就完了！」

「小赤佬，還有一件事體，小璐是你的骨肉嗎？」

「是的，龍先生。」呂超說：「但由于以前康妮沒有告訴我，我一直以爲他是康妮和歐陽順生的，我想，這也是康妮的一份善心，因爲把小璐留在我的身邊是不會幸福的，直到我在遊艇上才突然發現小璐像我。」

「小赤佬，康妮承認了？」

「最初不承認，最後還是承認了。」

龍先生面色一冷，說：「儂迭格冷血，知道小璐是儂的骨肉後，儂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帶着小璐遠走，這雖非合法行爲，起碼証明儂還有人性，另一條路是放回小璐，放過歐陽順，讓自己的兒子過平安幸福生活，可是儂迭格小癟三——」

龍先生搖搖摺扇，說：「準備車子，

迭金小姐和唐先生回去，把呂超銬起來，順便讓金小姐帶走。」

金燕子和唐潔相視愕然，自辦案以來，這是最奇特的一次。

呂超像一頭小豬向外猛衝，但在兩個大漢的攔截下，自知闖不過去，竟撲向窗口，但龍先生擋住了他。

呂超嘶吼着反撲，他的攻勢不謂不猛，但未出三個照面，被大漢一掌砸昏。

「金小姐，以後有機會，希望能獲得妳的允許，讓阿拉研究一下，儂的超人潛能。這對人類是一大貢獻。」龍先生說：「剛才把呂超引來，得罪小姐，還請多多原諒，並非阿拉要炫耀自己鑽研的成就，而是想以二個學生發揮潛在體能之後，對于小姐的超絕擊技能削減多少威力？以便今後作研究之參攷。」

「沒有關係！龍先生，今天認識了您，使我增長了不少的見識。人類必須經常得到些教訓，反之，就會被自己的信心所寵壞。」

「再見了！金小姐，如果本案需要阿拉作証，是樂于協助的。但是，迭個小癟三花樣交關多，小心點！可別讓他溜了！阿拉相信，他可能還有同伙。」

「謝謝您！龍先生，他跑不了。」金燕子說：「如果龍先生願意見湯姆士幫辦，一道去移交呂超，我們將更加感激。」

「迭格事體有啥問題？」龍先生交待他的學生，乘車同去警局。

由于呂超過去所表現的，在身手方面，並不高于唐潔，而現在又有金燕子和龍先生，所以不必担心他會跑掉，就沒有加銬，也未綑綁。

到了警局門外，金燕子事先和湯姆士連絡過，湯姆士迎出門外石階之下。

「金小姐，這案子破得如此順利，創造了一項紀錄，要不是二位……」

「不！不！」金燕子說：「這案子不能算是我們破的，喏！我來介紹龍先生，龍先生才是破案的大功臣——」

就在這時，呂超撒腿飛奔。

唐潔本來監視着他，就讓他先跑，唐潔也有把握在二三十碼之內追上他。

人人都以自己的估計爲準則，忘了自己的估計已在別人的估計之內了。

十五碼外是個停車場，大大小小的車子不規則地停在那裏，唐潔暗叫「不妙」，呂超已竄入車陣之中。

人入車場，伏下身子，就全靠捉迷藏的反應了。這時湯姆士，金燕子和龍先生已經奔向這邊，龍先生大聲說：「幫辦，快派人封鎖停車場……。」

金燕子掠上一輛大巴士，四下望去，已發現車場另一邊一輛車子車門自開，一個人已鑽了進去，根本沒有發動，就衝出車場。

唐潔拔出槍，金燕子說：「別開槍！他是主要角色，況且已經遲了……。」

停車場四周並無圍墻或者鐵絲網，只要車子不是停在中央，自任何一個方向都可以逃走。

「追呀！應該追到的。」湯姆士開了一輛車子，和唐潔同車疾追而去。

這是呂超另一次利用智慧和地形的傑作，但金燕子等人也不能推卸疏忽之責。

「阿拉眞想不到！迭格赤佬跑不掉的，只是再抓他要麻煩些了！」

「很抱歉！龍先生，我們到裏面去等他們吧！」金燕子說：「不過以龍先生和您的學生的超然潛能，除非遇不上他，一旦遇上了，他是脫不掉的。」

二人進入警局不久，唐潔和湯姆士就回來了。自然沒有追到。湯姆士和龍先生談了一會，龍先生辭出。

而岳敏已把歐陽順父子及康妮迭到警局中。另外還有牛奮，以及泰拳未遇敵手的黎長泰。

岳敏說：「這算接近破案了嗎？」

唐潔說：「要是呂超沒有跑，那就差不多了！」

「差得遠啦！」金燕子說：「呂超和歐陽順同樣地可憐，」她說了龍先生審問呂超的事。

湯姆士說：「我也感覺這件案子有點虎頭蛇尾，不大對勁。」

金燕子說：「幫辦，伱我的看法頗相近，這件案子由歐陽順參加『換妻俱樂部』開始，表面看起來，是呂超在害他，或者可以說，他在利用呂超，以便和康妮重行結合，以致呂超又綁架了小璐，引起一連串的不幸。但現在看起來，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岳敏說：「龍先生這個人的出現有點突兀吧！」

金燕子說：「幫辦，您對龍先生的一切毫無所知嗎？」

「知道一點。」湯姆士說：「此人好像剛來不久，不會超過三個月，很少在社交場合出現，當然也未聽說他對人體潛能有研究。好像和此地特殊人物李光明有來往。」

「李光明？」金燕子說：「對了！李光明被呂超威脅挾持，勒索過鉅款，有沒有報案？」

「有，但報了案之後，再也沒有來催問。」

這時黎長泰開了腔：「金小姐，我對龍先生這個人有點印象，他的確和大亨李光明有來往。」

金燕子說：「怎見得呢？」

「別聽他的！」唐潔說：「這位空心老倌除了吹牛一無所用。」

「不錯。」岳敏說：「我一看到這小子就有氣，我眞奇怪！憑伱這兩套而敢作私家偵探，居然沒有餓死！」

「呸！」黎長泰說：「二位老兄可不要小看人哪！俗語說：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古往今來，其能慧眼識英雄的有幾個人？」

唐，岳二人大笑，金燕子不以爲可笑。任何人生活在這世界上，都有他生存的條件，她說：「黎長泰，請說下去。」

黎長泰說：「大概是十天以前吧！我看到龍先生和李光明同車到那將興建的大水壩地址去察勘地形。龍先生是坐李光明的車子。」

金燕子說：「看過之後呢？」

「又同車離去。」黎長泰說：「我只聽到李光明問龍先生一句話：『龍先生，有把握嗎？』」

金燕子說：「龍先生說甚麼？」

「風大，沒有聽清楚，好像龍先生很有把握似的。」

「幫辦，本市要建個大水壩？」

「是的，大水壩只是大水庫的一部份，聽說美元貸款一千五百萬，自籌資金一千五百萬，共三千萬美元。」

「是那一家建築公司承包的？」

「這個我不大清楚，我馬上問一問水庫建築委員會……」湯姆士離去。岳敏說：「表妹，聽這位大偵探胡扯，還不如馬上分頭去抓呂超。」

金燕子搖搖頭，說：「呂超的身份已明，犯罪事實也大致可信，但主謀人不是他，而且抓他不難。」

唐潔說：「英雄是寂寞的，黎大私家偵探，我看，你還是回去主持你的偵探社吧！」

這時湯姆士返回，說：「金小姐，水庫工程招標，第一次低于底價未成，第二次發現有人圍標，也未成，第三次終于由歐陽順的建築公司得了標。」

金燕子爲之動容，說：「請問，署高于歐陽順的第二標是那一家建築公司？」

湯姆士說：「金小姐，扯上水庫招標工程，是否扯遠了些？在目前，我們應該全力去抓呂超才對。」

「對，」金燕子說：「幫辦，抓呂超的任務就請您派部下去做，您能派出多少人？」

「最多十名。」湯姆士說：「我自己也參加。我想也够了！」

「是的，幫辦，歐陽順父子和康妮三人，要小心保護着。」金燕子說：「黎長泰，你也參加幫辦的抓人工作。」

「是的，小姐。」

×　×　×

金燕子對于水庫招標的一切過程，深入調查，並未因湯姆士及唐，岳等人的不以爲然而改變主意。

押在警方的歐陽順，要求見見康妮，他說這也是小璐的要求，但金燕子授意警方，只准小璐見見康妮。

「小璐，我好想念你，和我在一起好嗎？」

「好，爸前幾天罵我是雜種。」

「噢！」康妮摟着小璐說：「他知道了！他知道了……」

「妳是我媽，可是我不是那壞蛋的兒子。」小璐說：「他說我是他的兒子……我不信。」

「不，小璐，他胡說……。」

「可是……爸爸以前很愛我……爲甚麼又罵我是雜種呢？」

「他的心情不好，小璐，你一定是聽錯了！伱在我身邊吧！」

另一屋中的歐陽順在擂着牆壁：「我錯了……我上當了……呂超只是那魔鬼太毒了……我錯了……」歐陽順大哭起來。

金燕子出現在門外：「歐陽順，你上了誰的當？」

歐陽順捂着臉又不出聲了。

「歐陽順，與我們合作對你是有好處的，」金燕子說：「因爲伱遇上一個太陰毒詭詐的敵人。」

「沒有……我只是上了江彩雲的當，我一直以爲她是淑女……誰知道她是一個爛女人！」

金燕子知道他說的不是實話，也不想浪費時間。

現在唐，岳二人代警方保護歐陽順及康妮母子，湯姆士幫辦帶着黎長泰，進入一家咖啡館。

二人並不想喝咖啡，打量一下正要離去，忽然出現了一個大漢。

「湯姆士幫辦，是不是來找呂超？」此人正是龍先生的學生之一。

「是的，你知不知道他……」

大漢指指洗手間，說：「剛剛進入洗手間，咱們在門外等着，他就是長了翅膀也飛不了！」

「老兄，眞謝謝伱啦！」湯姆士跟着大漢來到洗手間門外，光線暗，且有些熱帶高大盆景掩映，很適於守株待兔。

「老兄，洗手間的窗子能否逃走？」

「不能，太小，而且他也不知道被人釘上了。」

這時洗手間的門開啓，呂超換了一頭棕色假髮，仍然瞞不了有心人，用手帕擦着手往外走。但機警的他，立即發現盆景枝葉之後有人影幌動。

「旋腳踢」在黎長泰的腿梆子上發出極大的音響，湯姆士有一套，揪住呂超的一臂，被他掙脫。但龍先生的學生自後側一腳踢中呂超的屁股，呂超身子飛出，越過三張枱子，把第四個枱子壓垮。

龍先生的學生，不論出手或出腳，都像電腦般地準確。竄上去，揪住了呂超，土著女人在咖啡座上聽收音機。

「幫辦，這小子交給您了！我也好回去向老師交差啦！」大漢擺擺手走出。

「謝謝伱！也謝謝龍先生的協助。」湯姆士伸手一掏，手銬不見了。他出門不論是否辦案，總要帶着銬子的。

「黎長泰，把伱的腰帶借用一下。」湯姆士說：「暫時委屈你一下。」

黎長泰解下皮帶，由於褲腰太寬，只好提着褲子，湯姆士見這情形，突來靈感，又把呂超的腰帶抽下，並叫他把褲腰上的掛鈎鬆開，褲子拉鍊拉下。

這樣一來，用兩根皮帶綑牢了呂超的手，叫他提着褲子走，逃走的機會就太小了。

黎長泰提着褲子走在前面，呂超居中，湯姆士殿後，出了門，湯姆士的車子泊在街口處，行人較多。

街口有個水菓攤，擺了很多椰子，香蕉和鳳梨等。

呂超快走兩步，一腳踏住黎長泰的褲角。因爲黎長泰所穿的西褲爲「二手貨」既寬又長，用手提着，又未注意褲腳觸到地面上。

這是出乎意料的事，黎長泰雙手又未抓緊，褲子掉落腳面上，加之他從無穿內褲的習慣，首先是他自己驚叫，繼而是路上的女性行人叫罵。

湯姆士大吼着：「黎長泰，還不快把褲子提上！」

黎長泰也正在彎腰去提，而呂超却連稱「對不起，對不起！」似也彎腰幫他提，但是，身子半轉，一腳鈎射而出。

「叭」地一聲，一束香蕉準確地砸在湯姆士臉上。

香蕉雖是軟的，却因距離近，脚勁足，都變成香蕉糊貼在湯姆士臉上，何況那塊香蕉蒂柄是硬的，正中太陽穴。

湯姆士被砸得原地打轉，雖未躺下，待黎長泰提上褲子，湯姆士抹去臉上的香蕉糊，呂超早已竄過街角，正好有一輛空貨車緩緩駛過，蹦入車中平躺着，安然脫困。

湯姆士自信辦案經驗很老，栽這種觔斗，却還是有生第一次，不由遷怒於黎長泰：「飯桶，剛才的事是怎麼發生的？」

「幫辦，你在後面應該看到，他踏住我的褲脚，我沒有提防，褲子就掉落下來了！」黎長泰說：「幫辦，你臉上的香蕉是怎麼回事？」

湯姆士不好意思解釋，只好再分頭去追。

× ×

金燕子去過承包水庫的工程委員會，也調查過上次企圖圍標的包商。而現在，由於歐陽順犯了案在押中，這偌大的工程非比等閒，只好交第二標承包，而第二標的建築公司，正是大亨李光明主持的。

天剛黑，金燕子返回警局，在未返之前，湯姆士已和她連絡過，呂超得而復失，詳情未說。却知道是龍先生的學生協助擒住的。

這些對金燕子的聯想都不發生衝突。

湯姆士和黎長泰歸來，湯姆士對金燕子說了呂超巧計脫逃的事。

岳敏說：「如果不帶這位大英雄去，也許呂超就跑不了！」

金燕子說：「不見得，呂超太刁鑽，而且他就是想不出花樣，也有人爲他製造逃走的機會。」

「誰？」湯姆士問。

「當然是他的同伙。」金燕子說：「現在我們應該研究研究龍先生這個人。」

「龍先生連番協助我們，他是個樂於助人而不求聞達的好人。」湯姆士說：「要抓呂超，咱們得再次請龍先生援手。」

這顯然對金燕子等人已失去了信心。也是因爲金燕子欣賞黎長泰，而因黎長泰的落褲事件使他栽了觔斗所致。

唐潔冷笑說：「沒有龍先生，幫辦還要不要再服務警界？」

「話不是這麼說。龍先生的學生，曾兩次擒住『千面浪子』，只怪我們不爭氣，事實證明，一切皆由呂超而起，抓到呂超，案子也就結了。試問，要不是龍先生抓到呂超，揭開了因歐陽順仍眷戀前妻康妮，呂超從中利用而造成謀殺與勒索案，咱們現在恐怕仍在摸索的階段呢！」

「不，湯姆士幫辦，我敢斷言，呂超只是一個配角，却是一個搶盡鏡頭的配角。」金燕子說：「由於他的喧賓奪主，使目光的焦點全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而忽畧了眞正的主謀者。誰敢說這不是那主謀人整個計劃的一部份呢？」

「這……也許……」湯姆士顯然是不以爲然的。

黎長泰說：「幫辦，我同意金小姐的看法，我眞想不通，龍先生怎會知道此案每一細節，而且如此詳細呢？」

湯姆士厭惡地說：「因爲龍先生和他的學生們眞正有一套。」這話就充滿了譏誚意味，好像金燕子等人是浪得虛名，濫竽充數呢。

岳敏要發火，金燕子揮手制止，一笑置之。要使別人對自己產生向心力，須以事實證明。尤其是歐美人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現實。

一個警員在門外報告：「幫辦，歐陽順鬧着要小璐和他在一起。」

湯姆士說：「告訴他，小璐自願和康妮在一起的。」

警員說：「我們告訴過他，他仍在哭鬧，他說起碼要讓他見見小璐，同時也想見見康妮。」

湯姆士揮揮手，說：「就讓他們會見一刻鐘，小璐願意跟誰就跟誰。」

金燕子說：「幫辦，請叮囑您的部下，他們會見時，要小心保護着，現在歐陽順可能知道小璐沒有他的血統，而有危險動作。」

湯姆士笑笑，說：「這是多餘担心！最低限度，他愛康妮，而小璐是康妮所生的。」

歐陽順被帶到康妮和小璐屋中，警員在外面嚴密監視着。小璐站在康妮身邊，畧顯生疏地望着歐陽順。

「小璐……過來，爸爸抱抱……」歐陽順張開雙臂，但小璐猶豫着望望康妮。

「過去吧！小璐。」康妮督促着。但小璐仍在趦趄着。

歐陽順的手臂微微顫抖，目光中有極爲可怖的色彩。小璐終於怯怯地走近，站在他面前。歐陽順下意識地打量着小璐。

假如小璐是一面鏡子，反映的却不是歐陽順自己。現在歐陽順在小璐面部輪廓上，找不到一處相似自己之處。

他作了六七年的母鷄，孵着其他母鷄所生的蛋，如今身陷囹圄，事業停頓，名譽掃地，這一切固非小璐所賜，但是，却是小璐生身之父呂超所賜的。

歐陽順頭上的甲狀腺及太陽穴上的青筋漲起，忽然握住了小璐的脖子。

只可惜外面的警員未看到，康妮仍厭惡歐陽順，面向窗外。

小璐的面孔漲紅而發紫，他在掙扎，想喊却不能出聲。

現在，在此屋對面，也就是警局對面的公寓樓頂平台上伏着兩個人。一個是呂超，另一個是他的助手。呂超已用最新狙擊鎗瞄準了歐陽順的前額，由於他的身子被小璐擋住，只有臉的小半部在有效的射點上。

「射呀！快點呀！再遲些小璐就——」助手在焦急地催促呂超，但是，歐陽順突然鬆了手，抱住小璐大哭着。

呂超右眼離開了瞄準儀上的望遠鏡。

小璐在咳嗆，也因駭極而掙扎大哭。警員撲進去，康妮也聞聲轉過身子，把小璐奪了過去，說：「小璐，小璐，你怎麼啦？」

「他……他要握死我……我這裏好痛……」小璐指着咽喉，臉仍是紅紫的。

「你這個冷血！」康妮指着歐陽順怒斥說：「你不是人！你是畜牲！」

警員把歐陽順拉走，他悲呼着：「康妮……小璐……我不會握死小璐……我只是一時失常。小璐……小璐……原諒爸爸！爸爸對不起你……。」

對面陽台上的助手說：「你爲甚麼不射？」

「不能射。」呂超冷漠地說：「有二個原因不能射。」

助手茫然說：「我們來此的目的不就是要射死歐陽順的嗎？」

呂超哂然一笑，說：「歐陽順一死，你我的期限也到了。」

「我們？」助手顯然不懂。

「你當然不懂，所以像你這種人，終日渾渾噩噩，餓了就吃，倦了就睡，凡事不太用腦筋，有不幸的事發生了，可以歸咎於命運……」

助手茫然說：「我是這種人嗎？」

「當然，世上有兩種人最幸福，一種是自幼在良好環境中長大，不知犯罪爲何物？這種人自不會有痛苦。另一種就是你這一類，渾渾噩噩，有腦子而不善加利用，却又專走邪路。」

助手說：「呂先生，聽你的口氣，似乎對這一行倦了。」

「幹那行厭那行，這是一種通病。」呂超說：「事實上我早知幹這個沒有好下場，但欲罷不能，因爲已被不良的環境所污染。」

「呂先生，你剛說過有二個原因不能殺歐陽順。」

「不錯，第一個我已說過。」呂超說：「歐陽順一死，我們的死期也不遠了。因爲我們也失去了被利用的價值。其次，小璐雖是我的骨肉，但我和你一樣，都只能發揮傳宗接代的功能，却負不起教養之責，爲了小璐着想，我不能殺歐陽順。爲康妮着想，也不能殺他。」

「呂先生，我本以爲你是恨康妮，也不關心小璐的。」

呂超凄然一笑，說：「如果連自己的骨肉都不愛，而期望他能愛別人，豈不是痴人說夢，除了喪心病狂的人，天下那有不愛自己骨肉的人？」

助手恍然說：「呂先生，原來你過去對康妮和小璐所表現的冷酷無情都不是眞的。」

「別人利用我們的弱點，我們也要利用他們的弱點。」呂超說：「他們的優越感很大，總以爲自己已充分抓住了我們的弱點，迷惑了我們的心志。其實世上的聰明人和普通人，相差是極其微小的。」

「呂先生，你好像有點變了。」

「是的，剛才歐陽順的舉措，給我很大的企示，他已知小璐非他的骨肉，所以一時衝動要握死小璐，但是，因爲他是人，在緊要關頭，他發現了人類的良知和愛，又深深向小璐抱歉。我相信，那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呂超肅然說：「歐陽順的妻子被偷，而且一直在作老母鷄爲別人孵卵的事，尚能及時反省，你我難道否定自己是萬物之靈嗎？」

助手畧現愧色，呂超說：「準備！三十秒之內，我們要離開這裏。」

「回去如何交待呢？」

「我自有辦法。」呂超說：「記住！我們要弄錢，應該找我們的頭子，如果能成功，咱們就遠走高飛……」

「蓬蓬蓬」三鎗，警局拘留室的窗子炸開。呂超以最快速度卸下了狙擊鎗裝入盒內，和助手翻下平台。

警方自然要忙亂一陣。尤其是警員剛才發現歐陽順要扼死小璐，報告了湯姆士，湯姆士十分尷尬，黎長泰這小子說話沒遮攔，他說：「湯姆士幫辦，你的判斷力可比金小姐差得多啦！」

湯姆士要是和黎長泰獨處，眞會賞他一打耳光。

結果在金燕子等人查勘狙擊鎗的彈着點之下，她心裏有數，再到對面公寓陽台上看過，發現了呂超常用的烟蒂，更相信自己的看法。但沒有說出來。

這也正是她經常埋頭辦案，而經常對警方協辦人員保密的原因。

路上的呂超和助手正駕車歸去，助手說：「呂先生，我眞是有點不明白，緊要關頭你不開鎗，却在臨去時濫射一通，到底是……」

呂超哂然說：「我既然愛小璐，愛屋及烏，也該顧及歐陽順和康妮的安全，不論歐陽順和康妮能否再結合？而且不論小璐今後是跟着康妮抑是歐陽順？鑑於歐陽順在此案中僅犯了光僱『換妻俱樂部』的風化罪，一切罪過全由我一人承担了。他不久就會恢復自由的。而我們既不想殺死他，我們的頭子却絕不甘放過他，剛才的濫射，就是使金燕子及警方提高警覺，加强保護工作。」

「呂先生，你的心眞好！想得也很周到。」

呂超苦笑說：「老兄，我想得算是很周到了，但絕不比我們的頭子想得更周到些。回去一切看我的行動見機行事。」

「是的，呂先生——。」

× ×

金燕子接到龍先生一道電話，說是又抓住了呂超，爲了愼重，特請金燕子帶着她的唐，岳二位助手，以及協同湯姆士幫辦，一起前去押回。

湯姆士又豎起了大姆指，說：「還是人家龍先生行。絕非光說不練之輩。」

但由於龍先生也提及黎長泰這位仁兄，要他也去，湯姆士想不通，說：「黎長泰，你沾了金小姐的光，混出名堂了！」

黎長泰說：「我黎長泰有自知之明，的確是沾了金小姐的光，我看幫辦你，也是禿子跟着月亮走啦！」

湯姆士氣得翻白眼，岳，唐二人則大笑。但金燕子肅然說：「幫辦，您和唐潔留下。」

「爲甚麼？」

「預防萬一。」

「金小姐，妳太多心了！」

金燕子說：「湯姆士幫辦，我不否認你有將近十五年的經驗，但你所接觸的犯罪人物，都不是最詭詐陰險的人物。凡事留一步退路是對的。」

「金小姐，這樣做失禮事小，萬一再出了岔子……」

岳敏大聲說：「湯姆士幫辦，你要是不去，就一定會出岔子嗎？呂超昨夜提着褲子，雙手被綑着，你老兄仍被一串香蕉砸得暈頭轉向……」

「表哥，少說一句行吧！這不是意氣用事時候。」金燕子說：「況且，保護歐

陽順等人的工作也極重要。只是我要幫辦和唐潔留下，更有重大的義意，那就是萬一我們入陷，二位是有力的支援力量。」

只有這句話湯姆士聽起來才順耳。

爲別人戴高帽須要技巧，也是一種說話的藝術，却不一定要站在南天門上。

結果湯姆士和唐潔留下，金燕子帶着岳敏和黎長泰來到龍先生處。

龍先生的住處很簡樸，表示他具有老子那種「清淨無爲」的淡泊作風。

「金小姐，妳好！怎麼？湯姆士幫辦和唐先生沒有來？」

「龍先生你好！他們有事不能來，我想這次是不會再出批漏的。」

「那好極了！本人不過是爲了愼重，但以金小姐治事的穩重機警來說，應該不會出岔子的。」

「過譽了！龍先生的智慧，和助人的精神，太令人敬佩了！」金燕子說：「犯人在那裏？」

「是阿拉的學生擒住的，不在這裏。」龍先生說：「馬上陪三位去。金小姐，您對這件案子的看法如何？」智慧的眸子緊緊地盯住了金燕子。

「抓到呂超，案子就結了！這都是龍先生的功勞。我要建議警方表揚一番。」

「不，金小姐，阿拉不是那種人，儂如果那樣做，就和阿拉的初衷背道而馳了！」龍先生信了金燕子的話嗎？這是很難說的。理由很簡單，金燕子說的是眞話嗎？如果不是，這話能騙得了龍先生嗎？站在人的立場，獵人當然是人類，但是，站在狼的立場，牠們承認這一點嗎？

離開這裏，車子直接開入海邊一幢別墅內。

在現代化的客廳內，龍先生的兩個學生及那土著女人都在，却不見呂超。而且氣氛也不大對了。

金燕子暗示岳敏和黎長泰，這時龍先生像卸了戲裝的演員，不再表演了，他說：「金小姐，本人說過，對儂的特殊體能，甚感興趣，如果儂跟着龍某，作阿拉的學生，可以開創一番更大的事業，對儂和阿拉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體！」

金燕子故作不知，說：「龍先生，您學有專長，年高德卲，我就是作您的學生，也是一件光榮的事。這件事慢慢再談，呂超呢？」

龍先生的學生之一「哈哈」狂笑說：「金燕子，妳已經入了籠，呂超是我們的人，妳別作夢了！」

岳敏暴怒，吼嘯中如一陣旋風撲上，金燕子也沒閒着，就像一支金箭射向龍先生。

在她的想像中，龍先生的學生尚且如此厲害，龍先生一定更難對付，這想法很合理，但不是絕對的。也許是金燕子來勢出奇地快，龍先生被踢出很遠。

這使金燕子大爲錯愕。這時龍先生的另一學生撲上來，那土著女人眞絕，此時此刻又拏出電晶體收音機，抽出天線放在耳邊欣賞音樂呢？

金燕子和龍先生的學生一動上手，深深感覺這種至大的力道和速度，不像是鍛鍊出來的，也不可能是先天的。以她的反應和所學之精博，無論如何手腦併用，閃電攻擊，對方總能適時封架。但對方攻她時，速度之快，角度之奇，却使她吃驚不已。

那邊的岳敏已被擊倒三五次。只是岳敏還不服氣，繼續作沒有希望的反抗。

龍先生也許要爭回點面子，他說：「閃開，阿拉來收拾她！」

大漢退下，金燕子再以拏手的「翦水三抄」迅疾撲上時，這次不靈了。龍先生雖不如大漢的力道兇猛，招術和反應的變化却更快也更奇。

奇的不是他的武術招式獨創一格，而是以極普通的空手道和中國的「劈掛門」拳術，化腐朽爲神奇。

至於黎長泰，被摔了五次，早已昏了過去。

相繼昏過去的是岳敏。

金燕子絕招出盡，僅能多折騰一會，却無法擊中對方一下，龍先生和他的部下，的確像龍似的神秘，見首而不見尾。

那土著女人望着慘烈的搏鬥，居然沒有影响她欣賞收音機的興緻，怪，似是龍先生和他身邊的人註册商標。

有生第一次，金燕子是以不可爲而爲之的心情力搏，在十餘分鐘之後，終被龍先生一式「流手」劈中了頭部而倒地。

龍先生喘得很厲害，適和一個眞正的高手所應具備的條件不大配合。他揮揮手說：「押下去。」

兩個大漢把三人挾着送入地下室。

土著女人收起電晶體收音機，龍先生冷冷地說：「拆那！以後要注意了！」

「是的，龍先生。」

龍先生撥了個電話：「是湯姆士幫辦嗎？阿拉姓龍。」

「噢！龍先生，你好，」湯姆士說：「金小姐已經押回呂超了吧？」

龍先生說：「幫辦，別提了！阿拉說過，呂超迭格小癟三，花樣交關多，要特別小心。可是金小姐和他的部下不相信，而且她的助手還出言相譏，阿拉把犯人交給他們，也就懶得管了……。」

「怎麼？是不是又出了岔子？」

「當然！阿拉知道，幫辦是老手，所以剛才請儂親自率領他們來，誰知道儂有事分不開身，結果……。」

「龍先生，到底是怎麼回事？」

「幫辦，阿拉本來不願管這閑事了！既然儂要親自來，阿拉就把人情送到底，請馬上和唐先生一道，到海邊紅牆綠瓦的別墅去。」

「在那裏？」

「是的，據說在半路上又被呂超逃脫，藏在那別墅裏，金小姐和兩個助手在圍着，時間久了，仍會兎脫。儂來就必須快點，但別忘了和唐先生一道來。」

「龍先生，謝謝您！我們在一刻鐘內一定到達那裏。」

湯姆士放下電話，「蓬」地一聲擊了桌子一下，說：「早知如此，這件案子何必假手他人，簡直都是些……」

唐潔在他身後，哂然說：「是甚麼？飯桶？」

湯姆士畢竟知道金燕子過去的名頭，不便太過份，他說：「犯人押到半途，又被溜去，現在被金小姐等人困在海邊別墅中，龍先生叫我們快去。」

「有龍先生和他的學生，呂超能逃走嗎？」

「人家不願意管了。因爲金小姐的助手對龍先生不大友善。」湯姆士說：「我們要快點！」

「湯姆士，這裏的歐陽順等人的安全更重要，」唐潔說：「你要先佈署一番，做事可別顧頭不顧尾。」

湯姆士下令全部警力出動保護，內外三層，共四十多人，並交代，他本人不回來，任何人不准進入。

二人于二十分鐘之內到達別墅，聽到內院有打鬥聲，夜已深，海浪在別墅門外十碼外捲上沙灘。

「湯姆士，小心點！」唐潔說：「龍先生本人就是一個問題人物！」

「去你的！」湯姆士冷笑說：「你們中國人最講究知恩圖報，可是你——」

「你曲解了中國人的美德，告訴你，龍先生的出現十分突然，在我們所見識的人物中，沒見過這種奇特身手。」

湯姆士哂然說：「不必爲金小姐緩頰，她的身手不錯也是公認的，但沒有人敢自詡爲世界第一。走，你自左邊翻進，我在這裏進去……。」

一分鐘後，二人進入別墅內院，剛才的打鬥聲早已停止，好像人已離去。

每個屋子裏都漆黑一片，每個黑的房間中都可能隱伏一個危機。

唐潔以通話器連絡，仍無回應，在路上他已經連絡過了，情況是一樣的。

「金小姐……金小姐……」湯姆士叫了五七聲，伴着風與潮聲在別墅中迴盪。

湯姆士有點涼意，低聲說：「唐先生，我們進去看看。」

唐潔說：「我們分頭去搜索，誰有發現就先打個招呼。」

結果是一樣的……。

地下室鐵門開啓，湯姆士被送入。他望着金燕子等人，十分尷尬。

「幫辦，告訴你不要來的，」金燕子說：「現在你知道過份信任一個人的危險了吧？」

「慚愧！」湯姆士說：「眞沒想到，龍先生是個僞君子，可是小姐妳……」

「我們是栽在技不如人上，而不是對龍先生過份信任。」金燕子說：「我相信，一定是龍先生把你騙來的。」

「是的，唐先生也來了！」

「他也來了？」金燕子心情沉重地說：「但願他暫時別入陷，要不，咱們要數着秒針苟活了！」

湯姆士愕然說：「金小姐，這我就不懂，龍先生如果要殺我們，唐潔來不來都是一樣的。」

「不一樣。」金燕子說：「龍先生和呂超必是一伙的，也可能就是呂超的上司，他幾次抓住呂超，交給我們，都是一種姿態，表示他與呂超絕非同伙。」

湯姆士說：「這就不對了！龍先生既然用這方式，的確很高明，他何必改變計劃把我們統統誘來？」

金燕子說：「這是因爲他看出我知道他的部份秘密和詭計，又改變了計劃。」

湯姆士連連搖頭，說：「我眞想不通，會不會是龍先生的部下和呂超私通，而龍先生不知道？因爲剛才抓住我的，是龍先生的學生。」

岳敏說：「別再表現你的天才了！我看你和大偵探黎長泰差不多。都是唐・吉訶德的高足！」

湯姆士說：「殺死警方的人殺無赦，我想龍先生應該知道這個。」

岳敏說：「敢情開了半天船，還沒有起錨呢！人家把我們全部騙來，就是要殺人滅口，因爲知道本案秘密的，就是我們這些人，所以表妹剛才說唐潔暫時未入陷，咱們還可以多活一會。」

湯姆士仍是連連搖頭，說：「我還是不明白，如果龍先生和呂超是一道的，案子一開始，呂超綁小璐勒索巨款，又怎會失敗呢？」

金燕子以爲，這只是龍先生繞了個圈子，故意使這件案子單純化，使人產生一個簡單的印象，那就是呂超是殺人，綁架勒索的主兇，和別人沒有關係，然後再把歐陽順牽上……。

但金燕子此刻不願多費唇舌，她只希望唐潔別入陷，有唐潔在外面，總是有一綫脫困希望，因爲唐潔的花樣絕不比呂超少些。

現在，唐潔也像熱鍋台上一隻跳蚤。龍先生兩個學生兜捕他，憑他的花草一直未被抓住，而且還脫出了別墅。

但龍先生下令非抓住他不可。因而兩個大漢，加上龍先生和土著女人疾追。

他們都沒有用車子，唐潔出道以來，也沒有被人追得如此狼狽，却又不能回頭力搏，他也認了，自承不是敵手。

要這些狂妄不羈的人物承認不是人家的敵手，可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唐潔向市內疾奔，後面追的人不斷地開槍，幸好，這些人身手奇特，槍法却不敢恭維，彈着點在唐潔身邊四周濺起泥土和石屑。只是槍法不高明，跑起來却很快，兩個大漢幾乎創造了百米的新紀錄。快要被追上時，唐潔藏在路邊草中。

但追的人追過頭發現他失踪了，立卽分開來找。于是唐潔再跑。

大約已是凌晨三點了吧。唐潔連看錶都來不及，他只知道自己不能被抓住。小路路面不平，是公路的岔路，這時唐潔發現市區內有個黑影向這邊移動。原來是有一個人騎着腳踏車，蹬得很快。

「有救了！」唐潔心想，只要有一輛腳踏車，我不信你們比腳踏車更快些。

騎腳踏車的人敞着上衣，是個三十來歲土著，唐潔擦身而過抓住車後的置物架一扯，車子急轉舵，土著摔到路旁斜坡下去了。他飛身上車，以世界自由車決賽的速度向市內疾馳。他首先要回警局，看看歐陽順等人的安全問題，然後再設法挽救金燕子等人。

他相信金燕子等人都入陷了。有生第一次，自己變成一隻兎子被蒼鷹窮追着。

那知心中正在盤算，忽然聽到後面傳來了腳步聲，回頭一看，大吃一驚，兩個大漢居然比腳踏車還快，相距車後不到五步了。

「見鬼！」唐潔加勁猛蹬，再回頭，大漢又接近一步。槍已失落，還剩下一柄

飛刀，不知賞給那一個？

當其中一個大漢堪堪抓住車後時，唐潔抖手擲出飛刀。

「卜嗤」一聲，正中大漢的口中，因爲急奔時會張口猛喘，刀子自後頸上露出來。

人中刀還奔出幾步才倒下，另一個怒吼着加速，唐潔知道不可避免，彈起身子，後面大漢剛好衝到，唐潔兩足帶着風雷聲踼到。

沒有不中之理，但沒有中。

大漢揪住了唐潔的足腕，把他摜在地上。就像釣到一條馬林魚被摜在甲板上一樣，可悲的是，有時人不如魚，魚被釣上還會蹦跳一陣子，唐潔一下子就昏過去。

唐潔被送入地下室時恰巧是凌晨四點正。金燕子知道，這一綫希望破滅，幾乎就等于生望破滅了。

現在，龍先生坐在電話機旁，正在打電話：「拿督，總算不負厚望，全部入籠了。」

「好！太好了！」對方的睡意被興奮驅散了。

「請問，拿督的意思如何處理？」

「龍先生，一切仰仗，原則上不能留一點痕跡。我想對於這些，你做得比我想得更周到些。」

龍先生的表情肌在飛舞着：「拿督放心！本人不過是先報告您一下，使您寬心，至於如何處置，本人已有腹稿了！」

「嗬……」對方笑着，龍先生也陪着笑。接着對方先掛斷。

龍先生一直感覺自己像條龍，尤其是現在。一個電子科學家搖身一變爲生理學家，或人體潛能學家，其效果居然如此宏大。龍先生踱了一會，揮手下令：「馬上開緊急會議。」

上面在開緊急會議，研究殺人滅口的步驟，地下室內也在開緊急會議。而且自由發言，火藥氣味甚濃。

「湯姆士帮辦！你知道我們活不多久了嗎？」岳敏說：「你所崇拜的好人，馬上就會宰你。」

「少說幾句吧！」金燕子說：「冷靜一下，總還有機會的，可是這樣吵……」

湯姆士慨然說：「都怪我不好，因爲我的身手有限，硬是接不下龍先生學生的三招。」

唐潔說：「你不必轉彎罵人。但技不如人，還有智慧可補體力之不足，在智慧方面，你似乎也浪費了那一筆可觀的帮辦職位的薪金。」

黎長泰一直沒出聲，這時在金燕子耳邊低聲說：「金小姐，我總感覺他們的所謂潛在體力太驚人，幾乎是不可能的。」

「黎長泰，雖然他們都輕視你，但近一二天來，你所說的，和我所想到的都很接近。」

黎長泰說：「我只是說錯了一句話——泰拳沒遇上敵手。可是誰敢說一生中沒有吹過牛呢？」

金燕子說：「黎長泰，你一定有建設性的發現吧？」

黎長泰說：「我發現一件怪事，每次龍先生和他的學生與人動手時，那個土著女人總是在欣賞收音機，就算她土氣，沒見過世面吧！也不至于……。」

金燕子早也懷疑這件事，此刻經黎長泰一點，不禁心頭震動。

現在，由于唐，岳二人和湯姆士言來語去，各不相讓，湯姆士要摑唐潔，被唐潔閃過，二人要拚。似乎在臨死之前能拚一下，死了就能瞑目。

「住手！」喝止的人不是金燕子，竟是黎長泰。

唐，岳二人都愣了，黎長泰還有資格吆喝嗎？湯姆士瞇着眼說：「巴士脫！你算甚麼東西？」

黎長泰站起來，說：「在臨死之前，我要讓你知道，我到底是甚麼東西？而你又是甚麼東西？」

湯姆士目前連岳，唐二人都瞧不起了，甚至于連金燕子也沒放在眼裏，黎長泰侮辱他那還得了？

湯姆士竄上，就是一式右鈎拳，金燕子大聲說：「湯姆士——」

黎長泰平平實實地一式「肘底看錘」，「叭」地一聲，正中湯姆士的下顎。退出五六步坐在地上。

在任何人的想像中，應該挨揍而坐下的是黎長泰，而不是湯姆士。因爲湯姆士在西洋拳，空手道，泰拳等方面都頗具造詣。但是，倒下的是湯姆士，內行人看得清清楚楚，黎長泰不像是僥倖得手的。

岳，唐二人在大笑，金燕子沒有笑。

湯姆士甩甩頭蹦起來，不斷地罵着西洋三字經「巴士脫」，這對他是奇恥大辱，甚至于比死更可怕，雙臂猛絞，發出破空聲，然後是一式狠毒的「五指貫手」。

金燕子正要攔阻，那知黎長泰一式「掛手」格開，一式「刺入踼」，「蓬蓬蓬」三脚連中湯姆士的小腹。要不是發出三次聲音，在視覺上可能被視爲一脚。

湯姆士這次摔得不重，被踼得太重，呈「大」字型仰臥地上不動了。

岳，唐二人訥訥半天說不出一句話，金燕子微笑點頭。儘管她也沒想到黎長泰深藏不露，却因他幾次提出一些疑問，啓發了她的靈感，而覺得此人頗有深度。

金燕子看看錶，說：「他們可能已開始行動了，我們要爭取時間，挽救歐陽順等人。」

岳敏說：「他們要去殺歐陽順？」

「我想是的，可能還沒有得手，如果已達到目的，我們也就活不到現在了。」

金燕子說：「誰身上有刀子？」

大家都搖頭，因爲被送入地下室內時，身上的利器及儀器都被搜去了。

「手錶呢？」

大家仍然搖頭。金燕子搓搓手想了下，說：「把湯姆士身上的警徽取下來。」

黎長泰似乎知道金燕子的用意，走到湯姆士身邊，扯下了一枚合金質的徽章。

「表妹，妳這是……」

「作暗器用。」金燕子說：「誰的手法最準？」

唐潔說：「要打甚麼？打人還是打其他物體？」

金燕子說：「打一個人手中的物體。必須百發百中，手勁要足，一下子要擊碎，沒有第二次機會。」

岳敏說：「以暗器手法來說，當然是

表妹最準了——。」

金燕子搖搖頭，說：「準是準，但手勁不够沉猛，况且還有個黎長泰，不知他這方面——」

「這個我不行，」黎長泰搖搖頭。岳，唐二人已對黎長泰刮目相看，「泰拳沒遇上敵手」這句話，在目前已有其可能性，最低限度，在古晉市，甚至于在馬來西亞可以這樣說。

金燕子把徽章丟給唐潔，說：「還是你來吧！到時候聽我大喊一聲『出手』，你就全力擲出。請記住！這一擲關係所有人的生命，以及正與邪的生死存亡。」

金燕子作個手勢，唐潔和岳敏相視片刻，恍然大悟，連連敲擊着自己的前額。

就在這時，地下室鐵門响起來。開了鎖，龍先生和他的學生站在門外，當然還有那個土著女人。

金燕子說：「龍先生，我猜想你要來打發我們。」

「金小姐妳眞聰明。」龍先生說：「阿拉十分惋惜，只是對小姐個人而言，迭格事體是沒有辦法的。儂要看開點！」

這時湯姆士剛醒轉過來，却仍躺在地上裝死。

金燕子慨然說：「自遇上了龍先生，我就想到遲早會有這一天的。如此說來，龍先生已經除去歐陽順了？」

「現在還沒有。因爲警方包圍了三層，不能用大炮硬轟，阿拉派出呂超，以另一種方式達到目的，所以幾位的『告別式』要提前舉行。」

湯姆士心驚肉跳，自己連黎長泰都整不了，看來也只有繼續躺着一觀動靜了。却不能不佩服金燕子，到此時刻，仍能侃侃而談。

金燕子攤攤手，說：「龍先生智慧超人，不愧爲人中之龍，不知你要以何種方式打發我們？但我猜想，一定又是奇絕的方式。」

「儂不愧爲一代奇女子！思攷力交關靈光。」龍先生說：「要殺死你們，當然以車禍的方式最恰當。現在，你們一個一個地走上來。儂是知道，反抗是無益的，在人體潛能的運用上，你們尚未開發，差得太遠。」

「是的，龍先生。」金燕子說：「不過在臨死之前，我們有個小小的要求。龍先生爲人仁慈，一定會予以攷慮的。」

「儂說出來聽聽。」

金燕子說：「在我們五人當中，除了黎長泰身手有限之外，其餘的人過去都曾出過風頭。」

「儂說的也不錯。」龍先生說：「也正因爲過去出過風頭，把你們寵壞了才有迭格下場。」

金燕子說：「正是這樣，所以他們還希望龍先生給一個機會，再玩幾手，就是死了也該瞑目啦！」

「迭格事體……」龍先生在攷慮，金燕子說：「龍先生對人體潛能研究到家，我們這要求也只是多挨幾下而已，可是人類畢竟是矛盾而好奇的。」

「好，閑話一句，看在儂迭格小娘們份上，阿拉就浪費十分鐘的時間。」龍先生揮揮手，兩個大漢奔下來，土著女人站在地下室石階的一半處。

「龍先生。」金燕子說：「可否給我一個機會，讓我接您幾招，這在行將死去的人來說，也是一項殊榮。」

「迭格事體嘛……」龍先生畢竟是龍先生，想了一下傲然說：「儂能接下阿拉學生任何一個的二十招，已算奇跡了！阿拉也有憐香惜玉之心，迭格事體免議。」

金燕子知道多說無益，要爭取時間，以便挽救歐陽順等人，當然，她的靈感靈與不靈？並非百分之百可靠，如果猜錯了，一切都完了。她使個眼色，讓唐潔儘可能接近石階，站好有利的角度，然後在湯姆士屁股上踼了一脚，說：「帮辦，這可不是睡懶覺的時候！」

在湯姆士的感受上，踼在屁股上和踼在他的臉上一樣。只是屁股上的神經少，不太痛罷了。

湯姆士爬起來，岳敏向他使個眼色，說：「湯姆士，臨死之前，咱們出出風頭，你我各對付一個，據龍先生說，表妹能接下他的學生二十招已算奇跡了。那麼咱們二人如能各接下對方十五招，或者十招，那也算是奇跡了，將來到了陰間，提起這件事，也算是一段『過五關』的光榮歷史。如果陰間也有帮辦這職位的話，你不愁找不到工作……」

湯姆士看看金燕子，不由暗暗感慨，人人都神色自若，連黎長泰也不例外，只有他自己沉不住氣。「岳敏剛才向我使眼色，代表甚麼義意呢？」

爲了面子，明知挨揍有份，也要出手。于是二人向兩個大漢撲去。本來兩大漢死了一個，如今又來了一個。

金燕子現在看來，兩個大漢對付岳敏和湯姆士，就像珠算名手撥算盤一樣，即使閉上眼也撥不錯一個珠子。

土著女人又在欣賞電晶體收音機。

湯姆士被砸倒，再次爬起來，岳敏也好不到那裏去，狂風驟雨似的狂攻，全被封架開去。

金燕子大喊一聲「出手」，一道金芒呼嘯着射向土著女人。而金燕子和黎長泰也向石階上飛掠。「刈」地一聲，合金徽章戳入土著女人手中的電晶體收音機壳子內，「嘎嘎」兩聲，不再發聲。

土著女人驚呼，龍先生由一條龍變成一隻兔子，大驚之下，回頭竄出鐵門之外，連閉門也來不及了。

金燕追到院中，龍先生已不見踪跡。

「唐潔和湯姆士帮辦快回去，提防呂超加害歐陽順！愈快愈好。這三個人有我和表哥及黎長泰就足以對付了。」

唐潔首先竄出牆外，湯姆士羞慚地，訥訥地說：「金小姐，我……我……」

「快走！你沒有錯，如果要責備你，我們大家都犯了疏忽之責。」

湯姆士聽了這句話，就輕鬆多了，一按牆頭翻出牆外。

現在，地下室內的兩個大漢和那土著女人都顯了原形，他們都不過是空手道四段的身手，岳敏一個人招呼三個都可以打成平手。加上一個黎長泰，那就慘啦。

黎長泰技如其人，乍看平平實實，但出拳凌厲，大漢的面頰變成他的拳靶，小腹變成他的脚靶。岳敏邊打邊嚷嚷：「媽

的！是不是要打腫臉充胖子？人體潛能爲甚麼不發揮出來？」

「卜嗤」一聲，大漢的鼻樑被砸塌。捫着鼻子急退。土著女人凌空飛踩過來，岳敏撩腿以「旋腿踢」迎上。「蓬」！土女平摔在地上。那邊黎長泰一連三脚，加上一掌，把大漢弄倒，然後厲嘶着躍起，以足根踩向大漢的右手。

那聲音動人心肺，大漢的右手粘粘地，骨肉全碎。這時岳敏已把另一大漢摜在地上，黎長泰奔上躍起，金燕子大叫：「黎長泰，不要——」

「咚」地一聲，這大漢的右手也粘在地下。兩個大漢蜷着身子在哀號翻滾。

「黎長泰，你太慘酷了！」金燕子說：「他們犯了法，自有法律制裁他們。不要忘了！你只是一個私家偵探。」

「我沒有忘！」黎長泰雙目血紅，說：「我永遠不忘，在丁家奴……他們殺死我的兄嫂……弟弟和一個老僕……這些年來，我一直釘着他們，但不敢下手，因爲他們的打法太凌厲，我不斷地暗暗觀察，總覺得他們這些害人精，私生活糜亂，不可能練成那種過人的功夫……。」

「原來你只是一個復仇者。」金燕子說：「爲甚麼要害你們？」

「因爲我們張家在丁加奴很有錢，比歐陽順更富有，我們經營的事業幾乎都是獨佔市場，于是引起對方的殺機。我爲了復仇，改名黎長泰。」

金燕子說：「你該找龍先生。是他主使的吧？」

「當然。」黎長泰說：「可是我不能弄死他，因爲他是此案的主使人。」

金燕子拍拍黎長泰的肩胛，說：「我很佩服你的決心，和僞裝的技巧。在前些日子，我也一直以爲你是一個空心老倌呢！這對我又是一次寶貴的經驗。」

× ×

唐潔和湯姆士趕回，一切平靜，歐陽順等人安全無恙。

金燕子不想審問歐陽順，康妮，甚至于呂超的助手牛奮，即使此人合作，所知道的也不多。

龍先生的兩個學生和那土著女人，也採不合作態度，一字不吐。湯姆士要迫供，金燕子阻止了。

因爲她目前對整個案情，已有相當瞭解。只是湯姆士還不知道黎長泰是個富家子和高手。

現在龍先生像一根蚯蚓，躬着身子對一位胖嘟嘟的紳士說：「拿督，迭格事體，眞是出乎意料，阿拉承認對金燕子迭格小娘們低估了！」

胖子負手踱着，不久前還盛讚過龍先生，一切仰仗。而現在必須一切仰仗自己了。「你承認錯了！還好，龍先生，你是個言過其實的人，是我的眼睛不够亮！」

「是……是的，拿督。」龍先生說：「希望還有機會挽回。」

「來人哪！」胖子喘着說：「龍先生已經露了相不便再出面。加緊保護他。」

「是！」兩個土著大漢上前，一面一個架出，在門外爲他上了銬子。龍先生大嚷着：「拿督，這不是保護，這是過河拆橋，阿拉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胖子裝作沒聽見。這時候呂超說：「拿督，龍先生有此下場，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因爲他一直把金燕子視爲一個普通女人。」

胖子說：「其錯在我，他本不是上駟之才，我却信了他的花言巧語。以致使這件事幾乎無法收拾。」

「拿督，我是龍先生的部下，事情弄得如此之糟，我也要負一份責任。」呂超伸出雙手，說：「拿督，請下令把我銬起來吧！」

「不，不！你不是無用的人。其實我早該由你掌舵的。」胖子說：「小呂，自現在開始，由你來收拾殘局，如果能把這件事處理妥當，本拿督有重賞！」

「拿督，我呂超不敢領賞，只希望儘全力把這件事作適當的處理。」

胖子說：「小呂，你說說看，目前如何善後？」

呂超說：「我相信金燕子知道一點，但不會太多，只要湮滅兩個人證，以督拿的地位，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沒有人敢扯到拿督身上。」

「嗯！是那兩個？」

「一個是龍先生，因爲他知道的太多，另一個是歐陽順，他雖不知道一連串的計劃，只要他活着，必能追出我們計劃的動機。」

「對！」胖子激賞地說：「小呂，這件事馬上去辦，特准你實報實銷，但要在十二小時內辦到。」

「是的，拿督，而且我只要一個助手便成了！人多反而誤事。」

胖子說：「一切都照你的意思。還有一件事你要記住。必須做到。」

「拿督，是甚麼事？」

：「黎長泰這個人來歷可疑，一併除去。」

「一切遵命照辦。」呂超和助手出了拿督的私宅，助手說：「你不是包攬的太多了？」

呂超神秘地笑笑，說：「兒子，我已決定託付給康妮，而且由于小璐喜歡康妮了，歐陽順不久會被開釋，他們結合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不能結合，歐陽順也會給她一筆贍養費，這箇我可以放心了！因爲把兒子留在我的身邊，等于害了他。」

助手說：「你不是輕估了拿督嗎？拿督要殺歐陽順哪！」

「如果我們不去殺呢？」

「不去殺，那你有何打算？」

「笨虫！剛才你看到了吧？這些人之所以能富甲一方，聲勢浩大，主要是心狠手辣。」呂超說：「龍先生固然把事弄糟了，但拿督不該翻臉無情。想想看，我們就算爲他辦成了！他爲了湮滅証據，繼續保持超然的身份，他會讓我們繼續糟塌粮食嗎？」

「這……」助手憬然地摸摸脖子。

「不用摸脖子。」呂超說：「俗語說：刀快不怕脖子粗。到那時候，你我就是生個鐵脖子，他也能把咱們砍下來。」

「小呂，還是你行。勿怪拿督會重用你了。」助手說：「那你已打算了？」

「當然！我既已無後顧之憂，就該當機立斷，弄點錢遠走高飛。」

「到那裏去弄？」

「眼前守着一個金庫，要多少有多少，」呂超說：「拿督在本市有兩家銀行，我們只要取得他私章就可以冒名提欵。」

助手說：「提巨欵那有這麼簡單？」

「簡單的事往往看來很難。」呂超說：「你跟我走沒有錯。現在你馬上去租一艘小型機帆或者漁船，但性能要好。」

「到那裏去？」

「邦加。」

「那不是到了印尼啦？」

「當然！拿督的勢力遍及馬來，咱們不弄錢則已，要弄就是一筆大數字，他不會放過我們，只是我們一溜，他正是焦頭爛額時候，不可能傾全力追殺我們。」

× ×

湯姆士也許是自知低能，有金燕子掌舵，樂得甩手不管了。

金燕子則和唐、岳及黎長泰等人密議。因爲這案子非比等閒，必須証據確鑿，才能打這隻老虎，這和拍蒼蠅不同。

這裏的銀行規模不大，以呂超的花樣之多，以及對內部瞭解之詳，順利得手。那是因爲他知道這銀行中的保險櫃內放了多少美金。

呂超帶着五十萬美金，來到一艘漁船上，助手雀躍着迎出艙門，說：「小呂！得手了？」

「用不着發愁，這種事姓呂的不動則已，動就會成功。」

「眞佩服你。那就馬上開船吧！」

「不，我想去看看小璐和康妮。只是最後看他一眼。」

「這太危險了！」助手說：「錢弄到手，拿督必定知道了。我們遲走一步就多一份——」

「不，他是我的骨肉，這最後一面是必須見的。你放心。」呂超說：「一小時之內，我必定回來。」

呂超離船不久，助手打開皮箱，花花綠綠的大鈔，立即擊潰了他對呂超的忠誠和向心力，他不以爲呂超能回來。因爲警方，拿督和金燕子的人正在張網等他。

于是助手開了船。獨享五十萬，總比二一添作五好些。

呂超憑他的化粧技巧，居然以警員的姿態混進了警局。而且來到康妮和小璐的屋子窗外。「康妮……康妮……」他低喚着。他一直以爲自己是個放得下的人，小璐是他骨肉，但一直未當起教養之責，甚至于小璐把他當作壞蛋。然而他放不下。

「誰？」康妮來到窗邊，小璐在她身邊。

「我只是看看小璐。」呂超低聲說：「小璐，和爸爸握握手。我要走了！」其實他也放不下康妮。

「不要，你是個壞人。」

「是的，小璐。但我是你的父親却不是假的。」

「不，你不是，你是一個賊！」

他的確是個賊，但出自兒子之口，呂超感到一陣悲哀。他伸進手，小璐往後退着，驚悸地望着他的手。

這隻手曾摑過小璐，那是不知道小璐是他的骨肉的時候。好像他的手上沾滿了腥血。

「小璐，和他握握手吧！」康妮推着小璐。

「不，不要！我不要和壞人握手。」

呂超含着淚，手在抖，淚目中逐漸凝成冷森的光芒。只是這種光芒很快又消失了。他收回手，說：「康妮，請善待小璐，祝妳幸福。」

康妮沒出聲，以前她愛過他，現在她已看清了他，比較起來，他不如歐陽順。貨可以比貨，人也可以比人。歐陽順除了對某件事風格特殊之外，他可以作個父親，甚至于扶養別人孩子的父親。呂超却是個浮萍。也可以說他只是隻蝴蝶或蜜蜂。

「康妮……我告訴妳，歐陽順仍然愛妳，你們可以重行結合。在目前，歐陽順就算已知小璐不是他的骨血，也不會太計較了。」呂超說：「爲了小璐，我願意獨自品嚐這份痛苦。」

康妮說：「我的事不要你管。我最不能諒解你的是和歐陽順串通，企圖騙我到『換妻俱樂部』，結果你却把江彩雲騙去。你太邪惡了！」

「康妮。一切都過去了！爲了你們的幸福，我馬上要走了。嚴格地說，歐陽順這個人還不錯。人，總是有弱點的。」他伸出手，康妮猶豫一下才伸出手。

當呂超收手迴身時，一只手揪住了他的胸衣，說：「姓呂的，我們知道你會來的——」

呂超反抓對方的胸衣，來了一式「車膝」。對方借「車膝」的破勢，可變成「內腿」「彈腰」或「掃腰」等柔道技擊。所以呂超的「車膝」未得逞。而對方的變爲「掃腰」也未弄倒呂超。

兩人分開時，呂超向牆頭上猛竄。

追他的是岳敏。他自信對付呂超，在身手上還不會太差。當他也向牆頭竄去時。只聞湯姆士大喝一聲「開鎗」！兩名射擊術頗佳的警員各連射兩發子彈。

呂超翻落牆外蹦了一下，再次仆倒。

警員還要射擊，岳敏厲聲喝止，說：「媽的！別賣弄你們的鎗法了！這是重犯，難道你們不想迅速破案嗎？」

岳敏翻出牆外時，呂超已臥在血泊中，他身中兩鎗都是要害。立即送院急救。

「帮辦，你做了一件最糟的事。」金燕子說：「我們算定他會來，也有把握生擒他，可是你……。」

「金小姐，我只想叫部下射他的不重要部位。那知他們未能體會我的意思。」湯姆士說：「這是一次誤會。」

金燕子以爲，湯姆士的合作態度不够眞誠，自上次被龍先生擒住而且被黎長泰侮辱過之後，他似乎對本案漠不關心了。她知道原因。

「唐潔。」金燕子對唐潔低聲說：「你負責保護呂超，不是醫護人員，任何人不准接近他。注意！我說的任何人，不僅指龍先生的幕後主使人還有更多的人。」

唐潔皺皺眉頭，似有所悟說：「我知道了！」

呂超腰部一鎗，左胸上部一鎗。是否傷及內腑還不知道。在緊急輸血中。

主治醫師是菲律賓人，唐潔說：「醫生，此人關係一件謀殺及綁架勒索案，務請盡力救治。還有，爲病人服藥，注射及

輸血等任何工作，都請你一手處理，總之，你要對此人負全責。」

「我會的，唐先生，但是，此人傷勢太重，如果內臟受傷，高燒不退而導致不幸的話，那就不是我責任了。」

「當然。但我要提醒你。」唐潔低聲說：「有人想弄死他，湮滅証據。」

「是誰？」

「這就不關你的事了。總之，對方若公開行兇，這個你可以放心，有我在此，他們不會得逞。」唐潔說：「但爲他服藥及注射的藥物，你必須親自檢查。」

「好吧！我以爲唐先生過敏了。」

× ×

這是一個秘密。胖子的秘密很多的。

胖子刁着雪茄踱了很久，才對一個高大的歐美人說：「你要記住！你只是一根草，我要拔去你很容易！」

「是的，拿督。」

「現在，我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胖子說：「把我所不喜歡的人統通除去，包括呂超在內。」

「這……」歐美人頗爲難。一個褓姆扼死她所照料的孩子，這是項嚴重攷驗。

「如果如期完成。一切都好談，有我一天，你這碗飯絕對沒有問題。」

「拿督，我……我試試看。」

「我要的答覆是絕對而肯定的，不能模棱兩可！」

「我……我一定照辦就是了！」一個人要犧牲原則，並不需要太大的理由，「飯碗」二字就夠了。

「你要對我產生信心！」胖子說：「姓龍的和呂超，曾被我倚重過，姓龍的言過其實，呂超見異思遷，想趁火打刼。結果他的助手還是被我逮了回來。」

胖子揮揮手，助手被押進來，大概是耳光摑得太多太重，整個面孔都吹起來。

「他們到我的銀行去詐騙，呂超潛入警局去看小璐，助手背叛呂超騎船逃走。」胖子輕蔑地一笑，說：「在古晉市沿海及陸地上，我已佈下一道防線。要脫出這道防線也許可能，那要上帝幫忙。」

「拿督，我決定馬上照辦。只要你能作我的後盾。」

計高一籌　梟獍低頭

呂超在輸血之後醒來。床前站着康妮和小璐。還有金燕子和唐潔。

「呂超，孩子是清潔的，他不喜歡你，是因爲你過去的表現太使他失望。現在他來看你了！」金燕子向小璐使個眼色。康妮也推推小璐。

小璐趦趄着，終于怯怯地走近，低聲叫了一聲：「爸……。」

這個字的力量大得無法估計，尤其是在呂超生命垂危之時，淚水立卽湧出了眼眶，伸出手握住了小璐的手：「孩子……我死了也瞑目了！而且我必須死。因爲我已經是個不可救藥的人……死了……一切罪惡也都完了……因爲我……我不能使我的兒子蒙羞……。」

小璐也含着淚水。同情心是與生俱來的，雖然不久之前，他說呂超是個壞人。

「呂超。」金燕子說：「我們希望你的合作，因爲你能合作，你的兒子能及早過安定生活，也能及早除去他們威脅。」

「我會的，金燕子……過去我很自負……現在我也自負……起碼我有個兒子，……他承認我是他的爸爸……」淚在泛濫了，看來再多的美金，也不比兒子更重要，甚至于不如兒子叫一聲「爸爸」重要。

金，唐二人早已準備了錄音機。

「當一個人過份信任自己時……他已經陷入不可自拔的陷阱了……自設計之開始……一直到江彩雲死亡……綁架小璐，……勒索歐陽順及李拿督……一切都進行得十分順利。因爲這都是按計劃進行的，……況且，在遊艇上我摑過拿督，有康妮作證……因而，這件案子，無論如何……是扯不上拿督的……。」

金燕子點頭，醫生吃驚。小璐似懂非懂。只覺得呂超有點可憐。在過去，呂超是討厭別人同情與可憐的。

「陰謀的導因很單純……」呂超說：「水庫工程費三千萬美元……是這裏所有工程中耗資最大的一次……只要得標……大致可以賺到二至五百萬美元……可是，……歐陽順有經驗……在兩次『流標』之後，第三次他以最接近底標而得標……」

「就是爲了這個。」金燕子說：「你知不知道龍先生的來歷，以及他開發人體潛能的假玩藝兒？」

「不知道……這就是我不如妳之處，……直到龍先生被拿督扣押起來，我才知道那……那只是利用一種橫面電滋波掃描器，有效地預先告知打鬥者使他適時轉向，出臂，出腿或閃避……土著女人控制主掃描儀，打鬥者身上有受波器，在緊要關頭電波會在他們的腰上，腿上及臂產生助動力……所以反應奇快而且力量也大。」

「你說的那種儀器署有出入。」金燕子說：「那是一種集電腦，電眼，超聲波納的儀器，我們可以叫它『側面掃描電眼超聲波聲納』。」金燕子說：「這不是龍先生發明的，却是他改進的，發明人的構想是使聾者能聽，盲者能看，癱者能起，啞者能講較爲簡單的話。它所以能使一個身手平平的人所向無敵，自然是電腦的計算，電眼監視，聲納的傳送命令以及超聲波的助動人類軀體和局部四肢。但這玩藝雖神奇，仍要人類操縱。記得那次入陷，我撲向龍先生本身，被我一脚踢得很遠，眞正的高手是不會如此的，那是土著女人未及操縱儀器之故。呂超繼續說下去。」

呂超說：「由于『換妻俱樂部』就是拿督開的，但知道這秘密的只有一二人。此人所定的計謀……迴迂曲折，表示他有過人的智慧……如果說他也有錯誤之處，他不該選中我……」

「嘩啦啦」一聲中，玻璃窗被砸開，一支巨大的鋼針釘在呂超的心窩上。

向外望去，隣房屋面上站着一個人，正在收一根線。這根針是連着一根長線的，射擊的汽鎗先是用一顆空心鋁塞射破窗子，巨針隨後而至。

金燕子沉聲說：「唐潔，小心小璐。……」人已穿窗而出。

那人已收回巨針，在屋面上竄掠。他想和金燕子比輕功是相差很遠的，不到百公尺，那人跳落一條小巷中，就被金燕子

追上。不到兩個照面，被金燕子揪住時，她覺得此人身上有幾根管子，有的突出衣外，背上還揹着一個扁平的東西。

只是這東西有衣服蓋着，看不出是甚麼？

「金燕子，我完了——妳也完了……」這漢子面色猙獰。也不知道是內心懼極抑是故意唬唬金燕子，那表情的確可怖。

「是你完了！」金燕子說：「但你說出唆使你來此殺呂超的人則可以例外。」

「嘎……」此人狂笑着伸手去摸腋下，金燕子警覺地又抓住他另一手。這漢子一時情急，吼着說：「金燕子我死了可以獲得補償，妳却沒有。」

金燕子說：「如此說來，有人收買你來行兇了？」

這漢子忽然張口去咬金燕子的手，金燕子靈機一動，向民房院內疾竄。

但在掠到牆頭上時，扭頭望去，大漢已在兩腋下一摸一扯，刹那間可怖的景象出現了，此人身上有八九個噴火口，向上下四面八方噴着烈燄。

「滋啦」聲中，金燕子的秀髮已被燒着一縷，另一道火龍自她的左側一尺左右射了過去。但金燕子落入民房院牆內。

外面傳來了慘烈的嘶嗥聲，這個人爲了得到死後的補償，被揮發性極高的汽油活活燒死。在金燕子放步疾掠時，她就猜到可能是火燄噴射器，這是二次大戰期間，叢林近距離作戰的武器，如果使一個噴火口分成八九個，射距減低，但近身者幾乎無法逃出火網。

金燕子出來時，那人身子已被燒得縮小了一倍。儘管此人死後有一筆可觀的補償，但唆使人也具有相當的說服力。

金燕子奔出巷口，三輛小型車子分三個方向疾馳而來。

她知道案子已近尾聲，幕後之人却在全力以赴，只要弄死兩三個人——湯姆士，金燕子或者歐陽順等，以他在本地的勢力，仍可運用關係大事化小。

瞬間，她就判斷了自救的方式，如果再次躍起，她會被射成蜂窩。雖然對方原則上是想造成車禍。比喻說，如果她剛才被燒死，對方就可以自燬一輛車子，表示人躲車撞牆燃燒而波及她致死的。

金燕子站定，眼看三個不同方向馳來的車子，左邊的先到，她退後兩步，身子却伏在地上。最後一輛自後面衝來，更險更絕，車頭是左右搖擺不定的，使她不知應該往那一邊閃躲？

加之剛剛馳過的二輛車帶起的泥塵使視覺不清，夜裏這一帶的光線又暗，金燕子已拏定主意，站着不動。

另外二輛，又由兩個不同方向馳來。

當首當其衝這輛距她不到一碼時，她的身子如箭上射，身在空中，雙手齊揚，「波波波」三聲，五彩濃烟捲地而起。

「轟轟」一聲起，三輛車子顯然撞在一起，慘呼連連，這不是金燕子所願意做的，但又不能不如此。

設若剛才她在空中未擲出「隱形七彩烟幕彈」，她可能被射中二三鎗。

現在她伏在街角處，眼見烟幕彈逐漸消散。二輛車四輪朝天，一輛在牆邊撞扁，三輛車上共六個人，大約死了四個，還有兩個在呻吟。

兩次脫出死神之手前後不到十分鐘。

救這二人很重要，但還有更重要的事要馬上做，況且返回醫院，才能召來救人，她奔向醫院。一面與唐潔連絡。

唐潔告訴她，呂超已死，有兩個人要搶他的錄音帶，被他擊退，而呂超中針後又說了半句話：「我是假的……」

和岳敏連絡，他道歐陽順和康妮很好，湯姆士不在。

「表哥，千萬小心保護，尤其是歐陽順。對方非殺他不可。」

「放心！表妹，我和黎長泰可以勝任這項工作。」

返回醫院，唐潔，小璐和醫生仍在呂超的病室內，呂超安祥地僵臥着，死前的一刹他懺悔了。僅是這短暫的向善，他覺得對自己的兒子已有交待。他身上還有銀行存欵密碼。

「金小姐，這種殺人的方式太可怕了！」醫生說：「爲甚麼要這樣？」

「他們自己知道爲甚麼，但我以爲他們太愚蠢了。」金燕子說：「唐潔，咱們要開始行動了。」

「追到了沒有？剛才我看到百十公尺處有火光。」

「反正他們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但這一套比起龍先生和呂超，似又差得多了。」金燕子說：「現在咱們首先要把龍先生弄到手，希望他還活着。」

唐潔說：「小璐呢？」

「送回去。」

唐潔正要走，金燕子在他耳邊低聲說幾句話，唐潔愕然說：「他會這樣嗎？」

「希望不會。但你別忘了！這是拿督的地盤，作人的原則往往敵不住現實的殘酷。」

送回小璐，金燕子見到了局長。密談十分鐘，局長作了必要的防範措施。然後仍留下黎長泰和岳敏保護，金燕子和唐潔開始了危險的歷程。

× ×

黎明前有點霧。別墅在霧中蹲伏着，像一隻假寐的龐然巨獸。

伏在屋上的金燕子和唐潔，眼見一個人影在一個小屋窗中翻出了然後翻牆。

在全天候的袖珍望遠鏡下，金燕子發現是龍先生。低聲說：「是龍先生。」

「他要跑，我去逮住他。」

「你想想看，龍先生被拿督囚禁，能輕易跑掉嗎？」

「妳是說這是誘敵之計？」

「誰知道呢？」金燕子說：「按這主兒的陰詐，我的想法是不會太離譜的。」

唐潔說：「明知是計，我們還是要追的。」

「當然，世上的事就是這樣。沒有矛盾就沒有人生。」這時龍先生翻出牆外，已奔出三五十公尺。在薄霧中隱隱看到一個人影好像眨眼間站在龍先生前方。

龍先生早已否定自己是條龍了。瞬間出現於他前方的人應該是條龍。

「是誰？」唐潔說：「似乎不像是龍先生一伙的人。」

「局勢千變萬化，但龍先生之脫困是戲劇化的，這一點應該沒有疑問。」金燕

子說：「你在此監視，我去看看……」人影已經彈出五七碼之外了。

龍先生觀望了一會，突然向左改道而行，那人影又自左面迎頭攔住。動作矯捷，頗似「千面浪子」呂超。

「你……你是呂超。」龍先生發出抖音。應該不是受過聲樂訓練的緣故：「可是呂超不是已經死了？」

「嘿……」人影一閃，眨眼間到了龍先生面前。龍先生的人體潛能受到了攷驗，一脚踢出，那人伸手一撩，龍先生「叭噠」一聲放平在地上。

突然，龍先生身體四周濺起泥塵，這當然是狙擊手的傑作。那人左右蹦跳閃避着，只見他往地上一蹲，雙鎗在手，「卜……」三鎗，左右及前方三株椰子樹枝椏中瀉落三個人影。

沒有慘呼，只有骨肉之軀落地的「蓬蓬」聲，這顯示三個狙擊手在樹上已中要害而死亡。這人挿起鎗，龍先生剛爬起來，似被此人的神奇鎗法所震懾。

「走！跟我走！」這人抓住龍先生的衣領，才走出數十步，轉過一條小街時，一個人自民房屋頂飄下來。

「誰？」此人抓着龍先生未放，却十分震懾於來人的輕身功夫。但立即認出，「嘿嘿」冷笑說：「原來是金燕子。」

「不錯。你要不適時出現，我還眞以爲你死了呢！」

「金燕子，別管我的閑事。」這人才是眞正的「千面浪子」呂超，他說：「本人雖然暈腥不忌，但還不屑用這種手法作案。死的是我的助手。」

金燕子說：「是龍先生或另一個有力人士誘惑了你的助手，敗壞了你的名譽。所以你要對付那個人？」

「我說過這是我個人的事，我不喜歡別人干預我的私事。」

金燕子說：「只可惜你所抓的人，與本案有關。而你的助手也在本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你想置身事外是辦不到的。」

「嘿……」呂超冷笑說：「金燕子，我呂超一直沒有像別人一樣輕估妳，也未把妳當作一號人物。妳要是挿手，咱們就得證明一下，誰是眞，誰又是假冒的？」

「我要龍先生。」金燕子說：「希望你合作。」

「我從不和自以爲人類褓姆的國際警探合作……」呂超一掌劈昏龍先生，人已彈起兩米二三，在薄霧中像流竄廻翔的大蝙蝠。身子幾乎完全側臥空中踩出三脚。

金燕子比他高出一米左右，居高臨下出脚，畧佔優勢，那知呂超盛名不虛，凌空翻身，差點撈住金燕子的足踝。

落地再撲近，拳，掌，腿交瀉，幾乎分不清是誰的腿和臂，糾纏騰閃，在三五秒內，他們試過空手道，擒拿，琉球手和中國的「捷拳」。

眞呂超和他的助手——假呂超果然不同，金燕子以爲，此人的反應和技擊術的博雜，絕不輸於唐潔。

二人再次利用自己的長處，騰身搏擊，「翦水三抄」發揮到極點，「叭」地一脚，踢中了呂超的肋骨。呂超落地躍起一半時，金燕子七脚一氣呵成。

「拍拍拍」呂超格開六脚，最後一脚又踢中他的左肩。呂超翻了個倒觔斗。

幾乎不給他喘口氣的機會，勁風又至，呂超半跪在地上，以啄手撩鈎，金燕子的腿被鈎住，也翻了個觔斗。

高手與高手的差別，只有那麼一點點，金燕子脚一沾地，再次射回，一式「旋脚踢」把呂超砸了出去。

另一條人影瀉至，在呂超剛要爬起時，把他一脚踩昏。這人是唐潔。

龍先生剛醒要溜，金燕子沉聲說：「姓龍的，來不及了！告訴你，在我們身邊，你的生命有保障些……」

二人帶回呂超和龍先生。

× ×

本市報上有幾項較爲顯著的新聞：一是凶殺案兇手有眞假之別，假「千面浪子」已被某陰謀家派狙擊手害死。但眞的出現，被金燕子擒住，交給警方後脫逃。曾殺死警員三人。二，李拿督自怡保來到本市，視查業務。三，脫逃的眞「千面浪子」放出空氣，由於某陰謀家收買他的助手，破壞他的名譽，他要找那陰謀家算帳。

當天的晚報更有進一步的報導，關於凶殺案的幕後主持人，是姓龍的，已招供，據姓龍的供述，是某一位大人物委託他負責投標水庫工程，但他自作主張，利用黑社會人物，以不光明手段達到得標目的。至於那位大人物是誰？已呼之欲出。

這家晚報另一則報導更引人：脫逃的「千面浪子」呂超，已殺了某大人物貼身保鏢二人。似非置某大人物於死地不可。

當天傍晚，金燕子，唐潔，岳敏，黎長泰等人，拜訪了大人物李拿督。報上刋載李拿督剛從怡保來此有心人心照不宣。因爲某報是拿督創辦的。

李拿督接見了他們，因爲生命還是更重要的。

「拿督，用人不淑可能是你受累主要原因。你不該叫姓龍的負責投標事宜。」

「是的，金小姐。」李光明說：「小姐是知道，本人的事業遍佈馬來各地，而且作生意一向是本着公平競爭原則。眞沒想到龍先生居然不擇手段，誘歐陽順上當，以便使他因案牽連，而不得不放棄所得標之水庫工程。」

「拿督，以我想像，你也不會授意這樣做的。」金燕子說：「可是呂超……」

「這只怪龍先生。詳情我還不大清楚。可能是利用假呂超陷害歐陽順的。」

「事情的確如此，但呂超橫行東南亞，詭詐無比，手段殘酷。凡是他決定要殺的人，在他過去的記錄中，都達到了目的。」金燕子說：「因此，我們應該負起保護之責。」

「金小姐，本人對妳的仁慈深爲感動，事後當必重謝。」

「那是不必要的。」金燕子說：「抓呂超是我們的責任，保護你的安全是附帶的問題，也只有保護你才能抓到他。」

「金小姐是說，在您和您的助手嚴密保護之下，他還敢來？」

「如果不敢來，他就不叫呂超。」金燕子說：「每一個重大罪犯都有他的一貫風格。也就是犯罪的習慣性，此人近於瘋狂。我估計今夜他是非來不可。」

「這……」人一有了錢就怕死。這幾

乎是千古不易之理。李光明說：「金小姐，您的人手够嗎？」

金燕子肅然說：「由於我對此人很清楚，爲了愼重，我還選了幹練警員二十餘人，把貴宅包圍了三層。」

「這樣他還敢來？」

「我的答案仍是確定的。」金燕子立即開始佈署，唐潔守在大廳門外，岳敏負責走廊。黎長泰巡邏內院。至於外院及宅外，全由警員負責。

「只可惜湯姆士幇辦偏頭痛沒有來。」金燕子說：「拿督認識他吧？」

「湯姆士幇辦是一位很好的治安人員，我見過兩次。但無深交。」

外面下起毛毛細雨來，這裏的雨水本來很少的。這時電話響起來。金燕子說：「拿督，您來聽。」

李光明有點緊張，抓起電話：「我是李光明。」

「不用報名，我早就聽出是你這個雜碎。」

李光明說：「你……你是甚麼人，竟敢口出狂言？」

「我是要宰你的人！李光明，你聽着，現在是七點三刻，在十點以前，我要開你的膛，我相信那裏一定有些名酒，以你的心下酒，那一定很够刺激！」

李光明一身的肥肉在跳舞，他說：「你誤會了。利用你的助手害人的是龍先生，以本人的身份，怎會做出這種事來？」

「李光明，我不聽你鬼扯，咱們待會見——」立卽掛斷。

李光明放下電話，發現金燕就站子在他身後，他說：「金小姐妳都聽到了？」

「是的，現在你該知道，此人是不可理會的。」

桌上放了一具通訊主機，這時響起來，金燕子按了一下，拿起了聽筒。對方說：「報告金小姐，我是警方的人，我們最外一道防綫同伴，被擊斃一人，兇手已突破第一道防線，接近第二道防線了。」

聲音很大，大廳中人都可以聽到。

金燕子說：「請立卽把第三道防線的距離縮短，以便能互相照應。」

金燕子放下通訊器，李光明在倒酒，酒杯和酒瓶互碰，「叮噹」作響。他說：「早知有這等事，我可以派人來處理，不必親自來的……。」

金燕子說：「那也是一樣，他要找拿督，也可以到怡保或任何地方去的。」

李光明灌下一杯酒，說：「對不起，金小姐，我太失禮了！」

「沒有關係。」金燕子說：「在辦案中，我是不喝酒的。」

外面的雨更大了。淅淅瀝瀝，像洒在李光明的心坎上，涼涼寒意自脚心昇起。

他久聞金燕子的大名，像龍先生，假呂超等人，全都作了她的俘擄，而過去的紀錄更不必說。今夜看她的神色，顯然也沒有十分的把握、李光明坐立不安起來。

有財有勢的人到了這時候，就不期而然地想到了遺囑，遺囑立是立了！但是要修改還沒有動筆。萬一今夜……。他又去倒酒。

電話鈴再次響起，「拍」地一聲，李光明手中的杯子落地砸碎。

「拿督，別緊張！」金燕子說：「有我在此，他想闖進來可沒有那麼容易。聽電話吧！」

李光明抖着手揑起電話，裏面傳來低沉的厲笑聲：「李光明，我已在你的位置的五十公尺以內了。你必須相信，我要宰的人絕不會逃出我的血手。」

「呂超……呂超……你是爲甚麼呢？我——我說過……這只是我的部下所犯的錯誤……我事先根本不知道……呂超……只要你放過我——一切好談！」

「作夢！我要宰你，而且絕不會超過十點鐘。我知道你就是陰謀的主使人！嘿嘿！你以爲我會像龍先生和我的助手那麼簡單？」

「呂超……金小姐和她的助手在此……」李光明自信地說。

「嘿……金燕子在你身邊，也改不了我原定的計劃和時限。李光明，你如果信教，就開始禱告吧！但是，你和我一樣，都進不了天堂——」

李光明擎着電話，面色蒼白。金燕子正在和外面的人連絡。她說：「看到人影，格殺勿論！」

李光明坐下來，又奔到窗邊，金燕子擋住他，說：「拿督，你最好不要暴露在對方的射程之內。」金燕子拉好了窗幃。

通訊器再次響起：「金小姐，兇手又突破了第二道防線，擊昏二個人，搶去了一支新式手鎗。」

李光明又去倒酒。但他還沒有喝，通訊器再次發聲：「金小姐，金小姐，呂超進入了大厦的院牆了！」

「拍」地一聲，李光明摔破了杯子，說：「李小姐，我……我已經不大信任妳了……三道防線已被突破兩道……就是憑妳幾個助手，就能封鎖本人的宅院嗎？」

「冷靜點！拿督。我的助手和警員不同——」

通訊器傳來聲音：「我是黎長泰……我……我被飛刀狙擊受了……重傷……呂超身上似乎有……有兩三支鎗……還有三五柄刀子……。」

李光明在原地打轉，金燕子開門對外面的唐潔說：「小心了！呂超已接近核心地帶！」

唐潔說：「知道了！他媽的！我就不信他會飛……。」

金燕子閉上門，拔出左輪鎗轉着輪子，檢查一番，說：「拿督，只要我活着，你就不必担心。」

「妳……妳的命並不值錢！」李光明語無倫次了。外面的雨還在下，不大也不小。貴爲拿督，從未像今夜這樣恐懼和絕望。

金燕子說：「當然，拿督的命比我的值錢，這僅是在你的財勢方面。因爲有千千萬萬的人，在你的事業中混碗飯吃。你要是不幸死了。很多人要失業的。可是站在另一角度來看，你的命並不比我值錢。我終年出生入死，爲人類的安全而奮鬥，沒有我們，你們有錢的人不能過太平日子，那些爲你作事的人還是吃不成這碗飯，說來說去，你的命並不比我重要些。」

「篤——篤——篤——」金燕子立卽抓起聽筒：「表妹……我……我……不行

武林秘聞

蔡李佛開枝散業

・慧心・

南拳裏面有一個門派稱做蔡李佛拳，已經創立百年過外，直到現時，仍有許多人練習它，因爲這一路拳法，非常輕巧，能夠以小敵大，以弱敵强，再又因爲它有許多招是即學即用的，能夠苦練多時，固然更好，否則，懂得了拳理，便即施展出來，仍有很强大的威力，故此，這種拳法在本地固然有許多後輩學習，更爲值得自豪的就是美國加拿大以及南美州等地，學習蔡李佛的人非常之多。

究竟蔡李佛拳何以會有這樣奇異的一個名稱呢？何人創立它呢？何以這個門派會流傳到海外那麽遙遠，擁有生徒極衆呢？關於這些，學習蔡李佛的人固然應該知道，就算其他南拳北腿各派的後學之輩，仍該懂得它的來龍去脉。

蔡李佛的開始是起源於陳享公，享公自幼就喜歡練習拳脚，得到族叔護遠公以及少林名家蔡亞福李友山等，授以外家拳棒，藝成之後，設館於廣東新會陳村，有許多門人，歡談之下，有一名後學叫做張昆，父母早喪，本身亦要遠行，帶着侄兒張炎往享公門下晉謁，盼望享公收他爲徒，那時張炎僅有十二歲，依照陳村敎授武功的規矩，一向就不願意收外姓子弟的，故此，陳享公只留張炎在館中管理雜務，並不敎授拳脚，但因他跟享公十分接近，觀看得多了，也就拳脚有點出色，陳村父老知道此事，便在享公的臉前說些閒言閒語。

享公聽了，只得忍痛寫下一封信書，命張炎投奔師伯青草僧那邊學習武藝，因此張炎就拜青草僧爲師，學習佛家拳脚。

張炎自幼已經學到陳享公的拳術，又得青草僧指點，武力大進，因爲青草僧抱着「反淸復明」的宗旨，受技與張炎之後，就叫張炎以後開山劈石，敎授這種拳脚，取名鴻姓，表示洪門勝利。

說完，青草僧就飄然而去，張炎學成，便以鴻姓爲名，設館於廣東武林密立之區，幾乎是戰無不勝的。學習拳脚的人就把他稱做「鴻勝公」。

本文不提張炎兩字，把他稱做鴻勝公了，鴻勝公返抵陳村之後，將青草僧所授之武藝跟享公共同研究，並且把那一路拳脚發展爲八個拳種，分別稱做「太，平，天，國，長，安，萬，年。」因爲這兩派拳術都從蔡亞福，李有成和青草僧這幾個拳脚名字創立，把它混合爲一個整體之後，爲了紀念傳藝之人，便以蔡李佛拳做這種拳脚的稱呼，即是說，由蔡亞福，李友成以及青草僧的佛家手法混合爲一。在廣東各屬敎授蔡李佛拳脚爲名，廣收異姓子弟，貫以革命思想。隨後，蔡李佛拳伸展到外國去，甚至孫中山先生起義，也得到很大的幫忙，就因爲蔡李佛拳已經在外國有了根基。

蔡李佛拳脚的特式就是運用長橋大馬，有拳兼有腿，把南北兩派的拳術混合爲一，最重要的就是拳去不留，拳來不收，絕不伸手握住對方的拳或臂纏在一起打鬥，目的是閃打出擊，故能一個打幾個，練習得精通的話，隨時可以在一堆人當中突圍而出，它有一招稱做連環鞭捶，左右兩手作大鵬展翼姿勢，練習既久，發拳有力，把它向人叢左右兩邊連續打出，便可突圍，因爲當時革命黨人，隨時受到包圍，故此要有獨特的拳術，用以保護自己。

當時他們爲了知道自己人究竟是否門下的人，忠於革命工作，故此，剛剛開拳，就拱手爲禮，向幾個方向拱拜，表示五湖四海共一家，凡是蔡李佛派的門人，絕不打鬥。

雖然創立蔡李佛的陳享公以及鴻勝公兩人有此熱誠，但因其他門派的拳師對他們的心願毫無所知，看見蔡李佛館聲勢愈來愈加浩大，便發生妒意，陳享公在早期赴美國三藩市宣揚革命，並且深入洪門組織，作爲異日總革命的根基，至於陳村館務，是陳享公赴美之後就交由陳村的子弟照料，那時張炎以鴻勝公的名稱設立鴻勝館授徒，廣收各方弟子，連續擊倒七個拳師，威震佛山，於是，受到了各派武館所忌。

當時有幾個屬於惡霸的敎頭，不但蓄忌於心，還想制他的死命，故意在鴻勝公往陳村途中，召集數人生事，在路邊吵架，鴻勝公偶然走近，排解他們，那些人忽然露出眞相，各帶刀劍，棍棒，十多個人包圍他，在渡船的艙板上面苦鬥，在那一場武林劇鬥當中，鴻勝公僅憑一把雨傘，擊敗兩名拳師，重傷三名，而本身也就負了重傷，回到自己的武館，用藥敷治，不幸重傷過甚，就此喪生，逝世之年是一八四六年二月初四，享年三十有五。

因爲鴻勝館是革命中人練武的根基，故此，在孫中山先生革命之役，也曾提及，加以讚揚，當然的，那時已經是鴻勝館後人了，至於一八四六年的冬季，在當地形如惡霸的幾個敎頭襲擊鴻勝公之後，鴻勝館的一個弟子陳吽盛，譚立，雷燦公等，夜訪陳村的子弟，設法爲師報仇。

當時他們因爲陳享公留美推動革命事業，故此，鴻勝館中人不敢展開大規模的械鬥，恐怕牽累師叔伯，影响革命大業，只有單獨行事。

陳吽盛拳棒超人一等，憤無可洩，借醉行兇，每日持酒在街上轟飲，設法與其他武館生事，一場打鬥，必然傷人，仗着他的武藝高强，各館武師，受傷者甚衆，又不敢正面作對，索性向淸廷告密，指證鴻勝館企圖反淸復明。

陳吽盛從徒弟口中獲悉此事，立即潛赴香港，譚立則奔往開平縣，李恩返抵鶴山，雷燦則投廣州居住，獨賣魚四一人在佛山與各同門聯絡，因爲他只是賣魚爲生，比較不受淸廷重視，故此，陳享公由美國聞訊趕返佛山，夜祭鴻勝公時，就由賣魚四指引鴻勝公的墓地。

此時，鴻勝館子弟已各散東西，本來這種情況會做成四分五裂之勢，蔡李佛的門派一蹶不振，殊不料他們本身的武功造詣深厚，每人落地生根，反而使蔡李佛的門派更盛。

鴻勝館的第一傳人雷燦公後來淸廷追捕極急，他從佛山逃出，潛往廣州的沙面，在英租界暫避，風聲漸緩，他就在河南開設鴻勝公分館，所傳的名手甚衆，最有名氣的一個就是「譚三」，當時獨創蔡李佛連環揷捶，威震嶺南各地，於是，譚三館另起爐灶，與當年鴻勝館北勝館，變成三分天下，此後，蔡李佛拳的拳種，沒有改變，但却因門戶漸多，派系複雜，招式方面却有些分歧。

了……是呂……呂超偸襲……他大概是用氰化鉀……毒死了大部份外圍的人……我中了五……五刀……」

李光明頹然坐在沙發上，金燕子拔出了手鎗。

「妳……妳害了我！」李光明喘着說：「早知妳是徒有虛名，我會請私家偵探和保鏢的。都是妳自吹自擂！我相信妳也害怕。」

「拿督，我的確也怕。可是怕是沒有用的。」金燕子說：「呂超狡詐，無人不知，他的身手也很了得。但是，本人在東南亞辦過數十件大案，見過太多難纏的人物，難道這都是假的嗎？」

「我……我要召一架直昇機來。」李光明走向電話機，說：「現在離開，也許還來得及！」

「遲了！」金燕子阻止了他，說：「你不能出這大廳，試問如何上直昇機？況且，呂超已在數十公尺之內了。」

李光明雙手捂面，似在流淚。拿督的尊嚴，到此已完全消失了。

「金燕子，門外那個還在嗎？」李光明的面孔都變了型。淚水流濺，扶着牆發抖。

金燕子持鎗去開門。雨絲射進來，一個人也隨着門而倒進來。血水流在地板上。這人正是唐潔。

一柄七首戳在他的心窩處。

李光明捂着臉嘶呼，却又聽到一聲大震，有人「蓬」然倒地之聲。

放開手，李光明雙腿一軟，坐在地上。因爲金燕子倒臥地上，心窩上也有一柄刀子。

涼沁沁的風把雨絲送進大廳中，李光明瞪着血紅的眸子凝視着細雨濛濛門外。

人影一閃，人入內，順手閉上門，發出一串驚心動魄的獰笑，說：「李光明，有沒有超過本人所定的時限？」

李光明畢竟是聰明人，到了這種地步，應變的方式就必須徹底改變了。「呂先生，不管是我還是部下的錯誤，本人……決定賠償您的名譽損失，只要您說出一個數目來……。」

「他媽的！姓呂的雖也愛錢，却不是爲了錢而來的。」

「我……我知道，呂先生……可是事到如今，您總要給我一條路走。」

「不錯，你的路是鬼門關……」竄近，一手勒着李光明的脖子，另一手的刀子挑開了肚皮上的衣服。

「呂先生……你殺了我……的確是報了仇……可是你也得不到甚麼……只要你高抬貴手饒我一命，我的任何事業，都給你一股。呂先生……你知道每年會有多少收入嗎？」

呂超默然，金錢的魅力似乎發揮了作用。

「呂先生，每個事業給你一股，你每年的收入最少是五十萬美元。呂先生，你是聰明人，也只有你能和我合作……。」

「好吧！說說看，你爲甚麼要用這種方式獲得水庫工程的標？」

「不，呂先生……我……我最初只是緊張……胡說八道，事情是這樣的……。」源源本本，自與假呂超及龍先生定計引誘歐陽順，以及由假呂超勾引江彩雲開始，採廻迂的犯罪方式，使人相信是假呂超一人幹的，直到龍先生出現，協助金燕子及警方，又進入第二階段，表面上是幫助抓假呂超，但抓到了準知他能脫逃，萬一不能，龍先生也會協助他逃走。然後設法技巧地弄死假呂超，使此案就此而了。那知由於金燕子開始調查水庫工程投標的檔案及投標人，李光明已猜出金燕子畧知犯罪動機了。一旦知此動機，就不難想像主使人了。因爲第二標就是李光明的建築公司。於是他只好利用龍先生誘金燕子等人上鈎。却又因金燕子靈機一動，猜出土著女人手中的儀器，才是造成特殊體能的關鍵。而又把事弄砸。

本來李光明想馬上殺死龍先生滅口，後來又想利用他作餌，引誘金燕子跟踪，以便伏在椰子樹上的人狙擊。又被呂超所殺。所以金燕子找上門，主動保護他，他才敢接受，因爲眞呂超出現，造成恐怖的效果。馬上就殺了很多人。

「呂先生，我說的都是實話。因爲水庫工程浩大，利潤大固是原因，以本人的身份，要是標不到此工程而讓歐陽順標成，在建築業方面，他就是『托辣斯』了。」李光明說：「總之，這件事導因於『名利』二字。而名是大於利。而錯誤的導因，主要是龍先生太信任他的助手，而本人又太信任龍先生的『人類身體潛能開發』謬論。」

呂超突然「哈哈」狂笑着鬆了手，李光明愕然望着他，也乾笑起來，說：「呂先生，你才是眞正的天才！而本人……」

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一扳，李光明肥胖的身子轉過來。

李光明大聲尖嘶。

站在他面前的是金燕子和唐潔，二人胸前仍戳着匕首，衣上還有鮮血。

那不是拍電影所用的番茄醬，而是一種比番茄醬更像鮮血的液體。他們心窩處一定有一塊軟木板吧？陸續進來的有岳敏，黎長泰和警方的人。

「你……」李光明轉過身子嘶呼着：「呂超……你和金燕子串通好來……來騙我的？」

「哈……」呂超大笑說：「不錯，本來我和金燕子不同路，可是她那一套比我高明。加之，助手藉我的名義在外玩弄女人，謀財害命，我不能不挿手，以便洗涮污名。」

「你這個賊！你也不是好東西。」

「當然，我只會偸，却不會謀財害命，所以我比你還高明些。」呂超說：「如果不發生此案，我的下手目標就是你，因爲我偸的都是爲富不仁的市儈！」

這時黎長泰竄上來。「拍拍拍」就是三個耳光，李光明暈頭轉向，差點倒下，岳敏揪住了黎長泰。

「你才是血賊！」黎長泰切齒說：「你大概已經知道我是誰了吧？在丁加奴，我的身份不比你低，但你爲了商場上競爭的理由，竟買兇殺了我一家數口。」

「你是……」

「我姓張，我們是經營錫鑛的！」

李光明頹然嘆口氣，眼前鐵證如山，否認也沒有用了。

（完）

兩期完俠情故事

凱華·文
盧令·圖

斷腸簫（上）

簫聲驚大地

斷腸簫的崛起江湖，是最近三年以內的事情。

沒有人知道他是何許人，甚至也沒人知道他是男人還是女人。

當然，三年以來，也有不少的人見過他，但那些見到過斷腸簫的人，有些說是一個老頭兒，有些說是一位青衫文士，也有些說是一位不辨男女的蒙面人……眞的算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但那些見到過斷腸簫的人，他們的說辭中，也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斷腸簫手中的那枝簫——一枝長約三尺，通體漆黑，烏光晶亮的洞簫，以及他那獨特的殺人手法。

據傳說，斷腸簫這個人，是一位性格頗不穩定，介于正邪之間的人，他平常所殺的人，固然絕大多數是武林敗類和江湖宵小，但有時候却也會不分青紅皂白，殃及正派人物。

至于他那獨特的殺人手法，就是一曲簫音了。

他的簫音，可剛可柔。

剛的時候有如金戈鐵馬，隱含無限肅殺。柔的時候，却像是巫峽猿啼，嫠婦夜泣，淒淸得令人不忍卒聞。

不論是剛也好，柔也好，除非他沒存心殺人，否則，簫音一起，準有人送命，即使那個人想逃，也逃不了。不是逃不了，是兩條腿已不聽指揮。

也由于斷腸簫是那麼一位武功高深莫測，而又神秘得不可思議的怪人，因而一般江湖中人，都只好暫時稱他爲斷腸簫。

倩影震江河

金風送暑，丹桂飄香，又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

地點是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華北重鎭歷下城（即今之濟南）旁，大明湖濱的千佛山山巔。

北國的仲秋，已有頗深的寒意，兼以今宵雲彩特多，一輪明月，一直是以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態，在雲層中躲躲閃閃地。

因此，儘管是中秋佳節，但前來大明湖賞月的騷人墨客們，却是稀少得可憐。

但也有例外的，那就是千佛山山頂，正獨自迎風卓立的那一位。

那是一個年約三十開外的駝子，虬鬚滿頰，身裁魁偉，即使是駝着背，也比一般人要高出大半個腦袋。

他，身着一襲竹布長衫，腰間懸着一個特大的酒葫蘆，神態威猛，面容冷肅，目光中並隱含着濃厚的憂鬱。

看情形，這位駝背怪客，決不是獨樂其樂，前來賞月的雅士，而顯然是一個別有懷抱的傷心人。

是的，如果你是有心人，就不難發現，這位駝背怪客到歷下已經七天了。

白天，他在茶樓，酒館，客棧……等公共場所中，到處閑逛，晚上，就獨自站在千佛山頂，一直到天明之前才離去。

爲誰風露立中宵？誰能夠解答這一個秘密呢？

一直在雲層中半遮半掩的月亮，已經偏西，但這位駝背怪客，却仍然呆立山頂，如非是那颯颯秋風吹得他的衣袂飛揚，眞會以爲他是一尊塑像哩！

忽然，他猛一旋身，凝注十五六丈外，一處高可及人的荒草叢，沉聲喝問：「誰？」

「老朽石中英。」

隨着這話聲，一位形容憔悴，年約半百的黃衫老者，由草叢中站起，並向駝背怪客面前緩步走來。

駝背怪客冷然問道：「你來幹甚麼？」

石中英在駝背怪客對面丈遠處站定，尷尬地一笑道：「老弟台是在生我的氣？」

「生你的氣，你說得多輕鬆！」駝背怪客冷哼一聲，道：「我恨不得一掌劈了你這個老混蛋！」

石中英苦笑道：「應該，應該，老弟台，老朽今宵是以贖罪者的心情而來……」

駝背怪客截口冷笑道：「贖罪？你向誰贖罪？」

「自然是向紫烟姑娘贖罪。」

「你，一手毀了湯紫烟，也毀了你的胞弟石中玉，並間接助長車家堡的邪惡勢力，這滔天罪惡，你能贖得了嗎？」

「我想，目前，還不算太晚。」

「你打算用怎樣的方式去贖罪？」

「老朽準備先向紫烟姑娘說明當年事實的眞相，讓她振作起來，然後，聯絡俠義道人物，對車家堡同申天討。」

「你這是要別人去拚命，又怎能算得是贖罪！」

「老弟台，你就不能容許老朽戴罪立功嗎！而且，自老朽明白當年事實眞相之後，一直寢饋難安，深感活着已是多餘，所以，今後，只要有拚命的機會，老朽決不珍惜這一副臭皮囊。」

「這才像句人話。」駝背怪客接道：「對了，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石中英苦笑着反問道：「你呢？」

駝背怪客苦笑道：「看來，這也算是智者所見畧同。」

石中英長嘆一聲道：「這兒是紫烟姑娘和中玉定情之處，據江湖傳說，最近三年來，每屆中秋節深夜，千佛山頂就會傳出令人鼻酸心碎的淒絕簫音，可是，却沒人見過那位吹簫的人，老朽認爲，那吹簫的人就是湯紫烟，同時，也就是最近三年來，崛起江湖的斷腸簫，所以，老朽才老遠地趕來，可是，今宵却沒聽到簫音，只是遠遠地看到有人站在山頂，却沒想到是你老弟。」

緊接着，又注目問道：「老弟台，你是否也和老朽一樣的想法呢？」

「唔……」

「你已見到紫烟姑娘了嗎？」

「沒有。」

「奇怪？她今宵怎麼不來？」

「誰知道哩……」

駝背怪客漫應着，緩步走向一座個多人高的巨石前。

那巨石的一面，顯然是被一種利器削平，顯得平整而又光滑，上面以金剛指力寫着：

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爲連理枝

每一個字都有海碗大小，有如龍飛鳳舞，而且字跡入石半寸，足見此人不但書法高明，金剛指力更有精湛的造詣。

落欵是兩行較小的字跡：乙未仲秋月圓之夜，石中玉，湯紫烟敬題。

石中英目注那兩行字跡，禁不住目蘊淚光，喃喃自語着：「這是舍弟的親筆，已經十五年了，可是，江山依舊，人事全非……」

駝背怪客忽然向他打了一個噤聲的手式，低聲說道：「有人來……」

話聲才落，一陣輕快脚步聲，已迅疾地逼近。

沉沉夜色中，但見一行幽靈似的幢幢人影，已到達十丈之外。

月亮似乎也愛湊熱鬧，此時，突然雲破月來，淸光瀉地，視界爲之豁然開朗。

冷月淸輝照映下，那一行不速之客，已在丈遠外站定，一字橫排。

一共是九個人，六男三女。當中是一個身着紫色勁裝，肩揷長劍的中年婦人，論姿色，此人頂多只能算是中上之姿。但一雙眼睛，却別具一股勾魂攝魄的媚力，看情形，她是這一行人的首領。

紫衣婦人兩旁，是兩個勁裝佩劍，年約十七八歲的靑衣少女。

六個男的，則一律是腰跨單刀，一身黑色勁裝，年約三十左右的彪形大漢。

雙方一打照面，駝背怪客與石中英二人，都禁不住臉色爲之一變。

紫衣婦人却首先嬌笑道：「喲！二位大哥雅興不淺呀！」

駝背怪客冷然接道：「誰是妳大哥！」

紫衣婦人嬌笑如故道：「林大哥，你是中玉的朋友，我是中玉的渾家，叫你一聲林大哥，是天經地義的事呀！」

緊接着，却將目光移注石中英笑問道：「石大哥，你說是嗎？」

石中英也是冷冷地接着道：「我沒有妳這樣的弟妹。」

紫衣婦人道：「石大哥不認我這個弟妹，總該有個理由吧？」

「妳自己心中明白。」

「我就是不明白才問你呀！」

駝背怪客搶先冷笑道：「車勝男，我問妳，十五年前，妳是用甚麼手段，將石中玉由湯紫烟身邊搶走的？」

車勝男（紫衣婦人）笑道：「林大哥，你這一問，就够奇了。石中玉不是三兩歲的娃兒，怎能由我任意將他由別人身邊搶過來哩！再說，當年的婚事，是由這位石大哥所一手促成，即使其中有甚麼秘密，你也該向我這位大伯請教才對……」

石中英截口怒叱一聲：「住口！」

車勝男道：「喲！石大哥，幹嗎發這麼大的脾氣呀！」

石中英喝道：「妳……妳心目中還有我這個大伯！」

「誰說不是，不但是我，還有你的弟弟，你的外甥，每一個人都是念茲茲地懷念着你，我們都在奇怪，最近這十一二年以來，你爲甚麼突然不去我們車家堡玩兒了，還有你這位林大哥，自從我和中玉成婚以來，就一直不曾見過你……」

駝背怪客冷然一哂道：「我林化民算甚麼東西，怎配去威鎭江湖的車家堡作客！」

車勝男嬌笑道：「林大哥，以你和中玉的交情來說，這話是否顯得太過份了一點？」

林化民（駝背怪客）冷笑道：「車勝男，別拉近乎，我駝子不吃這一套！」

車勝男媚目在對方二人臉上一掃，嬌笑道：「二位大哥包涵，現在，我以一片至誠，恭請二位大哥，前往車家堡小作盤桓，可否賞我薄面呢？」

林化民冷笑着反問道：「妳此行就是專誠爲了恭請我們兩人而來？」

「這個……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二位大哥，我此行是另有所爲……」

「爲了甚麼？」

「二位大哥，是爲誰而來，我也是爲誰而來。」

「妳這算是不打自招……」

石中英也揷口怒叱道：「車勝男，對于湯紫烟，難道妳過去所加諸她的苦難還不够，如今，妳還要……還要來折磨她！」

石中英鬚髮怒張，顯得無比的激動。

但車勝男却是淡淡地一笑道：「石大哥誤解了，車勝男此行雖然是爲了湯紫烟而來，却絕無一絲惡意。」

林化民揷口笑道：「絕無惡意，那必然是一片好意了，是嗎？」

「當然！」

「說說看？」

「我以爲，過去的事，不論誰是誰非，都不用提了，如果傳說中的斷腸簫果然是湯紫烟的化身，並每年的中秋節都到這兒來，我準備把她接回去，效娥皇，女英，共事石中玉，也算是給她精神上的一項補償。」

「如此說來，妳可眞是一片好心了？」

「此心可矢天日——怎麼樣？二位大哥可以從旁助我一臂之力嗎？」

「沒興趣，也無能爲力。」

「那麼，去車家堡作客的事呢？」

林化民冷笑道：「車勝男，別枉費心機了，我們已都是年紀一大把的人，還會上妳的當嗎！」

車勝男嬌笑道：「如此說來，我只好效法張飛請客——硬來啦！」

林化民冷笑道：「早點現出狐狸尾巴來，不是可以省去一番唇舌嗎！」

車勝男道：「這叫作靈貓戲鼠，我車勝男就喜歡這個調調兒。」

微頓話鋒，扭頭向一旁的彪形大漢喝道：「鐵衛四五六七號聽令！」

四個彪形大漢一齊恭喏着：「屬下在！」

勝男沉聲接道：「兩人伺候一個，限你車們百招之內，攔平他們，記着，要活的！」

「是！」

「林大俠，石大俠，十五前年就已是成名的大俠，不可輕敵！」

「屬下知道……」

四個彪形大漢的話聲未落，林化民與石中英二人已雙雙怒叱一聲，同時發動。

而且，他們打的是擒賊擒王的主意，雙雙撲向車勝男。

石中英使的是一枝鐵鐧，林化民使的却是那隻特大的酒葫蘆。

這兩人聯手合擊之勢，是何等威勢，何況他們打的又是先發制人的主意。

但那四個彪形大漢，既已奉命出擊，自然不會容許他們得逞。

因此，這兩位才一撲出，就被對方四人分別截住，兩人對付一個，四五號截住林化民，六七號截住石中英，立即展開一場以快制快的搶攻，而車勝男却已退立二丈之外，「格格」地嬌笑道：「二位大哥，不是我過于小覷了你們，憑你們這等角色，想跟我交手，還差得太遠哩！」

車勝男的話，似乎並未誇張。

因爲，林化民，石中英二人的武功固然相當高明，但那四個彪形大漢的身手，也非常矯捷，何況又是以二對一。

在一片霍霍刀光中，起手五招，林化民，石中英二人，就被迫退了三大步。

以一個在十多年前就已成名的高手，居然在兩個無名小卒面前被迫得節節後退，心中自然不是滋味。

但武功這一項玩藝，講究的就是實力，按差一籌，就只好認命。

如果心中不是滋味，身手上就必然更不爭氣。

目前的林化民與石中英二人，就是在此種情況之下，于二十招當中被迫退了一丈有奇。

偏偏車勝男更是在一旁得理不饒人地，嬌笑道：「二位大哥沉住氣，還有八十招哩！我一定叫他們在一百招上，才讓你們躺下來。」

接着，又揚聲笑問道：「四五六七號，聽到沒有？」

四個彪形大漢同聲回答：「聽到啦！」

車勝男又嬌笑道：「二位大哥，該放心了，我車勝男說話，一向就是言出必踐，我說過要請二位去車家堡作客，也一定會作到，不過，遺憾得很，當二位進入車家堡時，將是沒有手足，也沒有舌頭的人……」

她的話是帶笑說的，而且語音清脆，頗爲悅耳。

可是，她那話中的含義，却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

林化民一面奮勇撐持着，一面切齒怒叱道：「妖婦，好歹毒的打算！」

車勝男笑了笑道：「這也算不了什麼，我也是迫不得已才這樣作的。」

「迫不得已？是誰強迫了妳？」

「就是二位大哥呀！你們知道的秘密太多了，我又不便要你們的命，只好用這個笨法子，讓你們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寫，才能保住我的秘密。」

石中英忍不住揷口問道：「妖婦，就算妳的歹毒計謀，能够實現，中玉面前，妳又如何交代？」

「這簡單得很呀！石大哥眞是老實人。」

車勝男嬌笑道：「我只要向中玉說，你們是被仇家弄成那個樣子，是被我適時救下的，我敢保證，到時候，中玉一定非常感激我哩！」

林化民氣極之下，反而苦笑道：「石中英，這就是你當年犧牲湯紫烟，替你弟弟拉攏的好弟妹！」

石中英也苦笑道：「老弟，老朽悔恨已遲，目前，我們打點精神應戰吧！」

車勝男忽然揚聲問道：「四號，還剩多少招？」

四號揚聲答道：「還剩下三十招。」

車勝男嬌笑道：「二位大哥，不能再退啦！再退，就掉下懸崖了哩……」

就在此同時，忽然一縷簫音，嬝嬝地劃空傳來。

確如傳說中所說的，簫音凄清已極，如怨如訴，如慕如泣，令人聞之沒來由地，感到悲從中來，而有盡情一哭的衝動。

這神秘的簫音一起，車勝男首先臉色爲之一變。

相反地，林化民、石中英二人，却是精神大振地，將頹勢暫時穩定下來。

車勝男臉色一變之下，立即沉聲喝道：「八號九號聯手上，限你們十招之內，將那兩個放倒下來！」

「遵命。」另兩個彪形大漢恭應着飛撲而出。

那神秘的簫音，仍然不斷地傳來。

不過，到目前爲止，現場中，還沒有任何一人受到簫音的傷害。

車勝男又向兩個青衣女郎低聲說道：「你們兩個，在這兒掠陣，如有什麼情況，立即長嘯示警。」

「是……」

兩個青衣女郎的「是」聲未落，車勝男已循着簫音傳來的方向飛撲，像一道經天長虹似地，一閃而逝。

林化民、石中英二人，力敵車家堡的兩個高手，本已捉襟見肘，節節敗退，儘管由於聽到簫音而精神大振，暫時穩住頹勢，但每人再

加上個高手之後，又立即顯得岌岌可危起來。

但他們求生的意念非常熾盛，尤其是那神秘的簫音，更於無形中給予他們有莫大鼓舞。

所以，儘管情況危殆，他們却仍然在竭盡一切力量，拚命撐持着。

那兩個奉命在旁掠陣青衣少女，忽然揚聲地喝道：「鐵衛們加點勁，以防夜長夢多。」

「姑娘請放心……」

「十招之內，屬下們準會將他們兩個人放倒……」

就當那些彪形大漢們同聲回答之間，驀地傳來一聲嬌叱：「打！」

如响斯應，「打」字入耳，兩組鬥場中，已各有一個彪形大漢應聲倒下。

這種情形，對正處於危境中的林化民與石中英二人而言，其內心的振奮，是不難想像。

因此，他們兩人在壓力驟減，極度興奮之下，竟然如有神助似地，各自大奮神威，將當面的兩個強敵，擊倒了一個。

三對一變成了一對一，林化民、石中英二人，頓時將片刻之前所受的屈辱，一股腦兒發洩出來，而將剩下一個對手，迫得連連後退。

也由於這片刻之間的變化，實在太意外，也太快速了，快速得使那掠陣的兩個青衣女郎，來不及採取行動，就連續倒下了四個。

當她們回過神來，雙雙一聲嬌叱，分別向林化民、石中英二人撲去時，但覺眼前人影一晃，香風拂處，登時全身勁力盡失，像兩段木頭似地，各自就着凌空飛撲之勢，摔落在地面上。

幾乎是在此同時，那剩下的兩個彪形大漢，也雙雙畢命。

車家堡的六個鐵衛，和兩個青衣女郎，全都躺下了。

除了最初倒下的兩個彪形大漢，和兩個青衣女郎，僅僅是眞力被封閉之外，其餘四個，都是被林化民的酒葫蘆和石中英的鐵鐧砸破腦袋，算得上是死狀奇慘。

林化民、石中英二人，等於是作了一個非常可怕的惡夢。當他們由夢境中醒過來時，現場中却多出一位綽約多姿的紅衣女郎。

不！說她是個女郎，似乎還是略嫌早了一點。

因爲，儘管她的身裁，已和一般妙齡女郎不相上下，但由她那張稚氣未脫的臉蛋兒去判斷，她的實際年齡，絕對不會超過十五歲。

所以，嚴格說來，她只能算是一個女娃兒罷了。

但她却是那麼美得出奇，使得林化民、石中英二人目光一觸之下，立刻爲之楞住了。

紅衣女却是落落大方地，向着他們兩人檢衽一禮，嬌笑道：「二位伯伯受驚了。」

她的語聲中，還有着一半的童音，因此，聽起來更感到格外的清脆悅耳。

林化民首先以訝異的語聲問道：「姑娘……妳——？」

「妳」什麼呢？他實在接不下去。

因爲，在他的下意識中，這位及時前來將他們救出險境的，應該就是傳說中的斷腸簫，却想不到這位斷腸簫，是這麼一個稚氣未脫的女娃兒。

試想，這些話，教他怎能問得出口。

但紅衣少女却不讓他爲難，立即截口嬌笑道：「二位伯伯請等一等，等我打發走了這些人之後，咱們再作詳談。」

也不等林化民有所表示，立即走向那兩個青衣女郎身前，揚指凌空連點，兩個青衣女郎立即挺身站了起來，睜着一雙充滿着駭異的眼睛，在紅衣少女的週園身上身下，滴溜溜地直轉。

紅衣少女抿唇笑問道：「服氣嗎？」

「服氣？」青衣少女之一訝問道：「服氣怎樣？不服氣又如何？」

紅衣少女道：「服氣了，就帶着那兩個還活着的大個兒，乖乖地滾開，不服氣，我可以給你們一個公平一搏機會，咱們再打一架。」

她雙手叉着腰，極力摸仿着大人的姿態和語氣，但她所說的話中，却仍然脫不了娃兒們的口吻。

兩個青衣女郎低聲交談了幾句之後，仍然由最先發話的那一個說道：「不用打了，藝不如人，不服氣也不行，不過，我想請教妳一些問題，可以嗎？」

紅衣少女道：「問吧！越簡單越好，而且，我不願回答的問題，妳最好是不要問。」

「人家怎知道妳哪些問題是不願回答的呢？」青衣女郎心中苦笑了一下，口中却平靜地問道：「妳……是不是傳說中的斷腸簫？」

「這問題，我不願回答。」

「那麼，妳看到我們少堡主嗎？」

「妳說的就是方才走的那個女人？」

「那是我們車家堡的少堡主。」

「我已經看到。」

「有沒跟我們少堡主交手？」

「我爲什麼要跟她交手？」紅衣少女那新菱似的咀唇披了一下，一臉的不屑神情。

「我們少堡主去哪兒了，妳知道嗎？」

「不知道，不過，我敢斷定，現在，她至少已在十里之外了。」

另一個青衣女郎揷口接道：「一定是被斷腸簫引走了，方才，少堡主一走，那簫音也若斷若續地，逐漸遠去，我們都沒注意到。」

「唔……」原先說話的青衣女郎點點頭，又注目問道：「我可以請問芳名嗎？」

「這個是可以的。」紅衣少女嬌笑着接道：「我姓石，叫小玉。」

「原來是石姑娘，謝謝妳！」

「我不能再就擱了，你們該走啦！」石小玉正式下逐客令。

「好！我們走。」青衣女郎苦笑着，當她替那兩個被制住穴道的彪形大漢俯身解穴時，却又禁不住驚「咦」一聲道：「石姑娘，妳方才點穴，使的是兩片枯葉？」

石小玉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是含笑反問道：「不可以嗎？」

「當然可以……」青衣女郎苦笑着，偕同另一青衣女郎和那兩個彪形大漢，即待離去。

石小玉連忙喝道：「慢着！」

「石姑娘有何吩咐？」

「將那四具屍體帶走。」

「是！」

目送青衣女郎那批人帶着他們同伴的屍體，垂頭喪氣地離去之後，林化民立即笑問道：「石姑娘……」

石小玉截口嬌笑道：「不！林伯伯，你應該叫我小玉才對。」

「小玉？」

「是的，我叫石小玉，你是我的伯伯，當然該叫我的名字，我娘說，這位石伯伯，還是我的嫡親伯父哩！」

「啊！」石中英、林化民二人同聲問道：「令堂是——？」

石小玉神色一整道：「家慈姓湯，上紫下烟。」

石中英喃喃自語着：「湯紫烟？妳就是湯紫烟的女兒？怪不得我一見到妳就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緊接着，却又注目問道：「那麼，妳父親呢？」

石小玉茫然地反問道：「我父親？」

石中英接道：「妳父親叫什麼名字？」

林化民禁不住在心中苦笑着：「這眞是當局者迷，居然會有這麼一問……」

但石小玉的答話，更令人啼笑皆非，只見她搖搖頭，淒涼地一笑道：「我不知道。」

「你怎會不知道自己父親是誰？」

石小玉道：「我娘一直不肯告訴我，不過，她老人家方才說過，你是我的親伯父，待會就可以揭開我的身世了。」

「方才，妳和令堂就在暗中注意我們？」

「是的。」

「那麼，她當時爲什麼不出來見我們，難道她不知道我和妳這位林伯伯，都是爲了找她而來？」

「這問題，我也問過……」

「令堂怎麼說？」

「我娘說，有一個很厲害的對頭要來，所以，她老人家暫時不出面，等對頭來了之後，由她老人家將對頭引走，然後，由我將兩位伯伯，引導到事先約好的地方去。」

「眞是謝天謝地，石家總算有了後人，而且是這麼一位非常出色的姑娘，……」石中英顯然是興奮過度，而顯得有點語無倫次。

林化民畢竟比較冷靜一點，爲了使石中英的情緒有一個緩衝的餘地，因而直接向石小玉問道：「小玉，我有一個問題，必須要先行問問妳。」

石小玉嬌笑道：「林伯伯有話請儘管問好了。」

林化民道：「小玉，方才，妳點那兩個大個兒的穴道，果然是用兩片枯葉？」

石小玉點點頭道：「是的。」

林化民道：「飛花摘葉，傷人於無形，那至少須要一甲子以上的修爲，才能辦得到的事，妳年紀輕輕的…啊！對了，妳今年幾歲？」

「十三歲半。」

「十四歲還不到，妳這一身功夫，是怎麼練出來的？」

提到練武的經過，石小玉禁不住眉飛色舞地，嬌笑道：「林伯伯，我娘說我一生下來，就每天用靈藥洗練筋骨，而且還經常以各種稀世靈藥當飯吃，所以，我的體質也異於常人，二位伯伯請看，我現在不是已長得和一般大人一樣了嗎！」

石中英雙目中充滿了興奮的熱淚，連連點首道：「是的，一個十三歲半的孩子，能長得這麼高大，並有着這麼一身高明武功，如非是親眼見到，說出去，恐怕誰也不會相信。」

石小玉秀眉一揚道：「伯父，林伯伯，我娘說過，我已盡獲她老人家的眞傳，只是火候與江湖閱歷還嫌不足，不過，由我保護兩位伯伯，前往約定的地方去，我自信決不會出什麼錯漏！」

林化民一翹拇指道：「賢侄女豪氣干雲，猶勝鬚眉，林伯伯絕對相信妳。」

石小玉偏着頭，向石中英笑問道：「伯父，你呢？」

石中英含笑點首道：「伯父也十二分的相信妳。」

石小玉道：「那麼，我們走吧……」

她的話聲未落，一個陰冷語聲，遙遙傳來：「走？還走得了嗎！」

話到人到，人影閃處，微風颯然，他們面前丈遠處已多出一高一矮兩個黃衫人來。

這兩個不速之客，高的像一根竹竿，矮的像一個多瓜，不但高矮不太調和，長相也頗爲奇特。

高的一個，既瘦且長，似乎全身刮不下四兩肉來。但一雙眼睛卻特別大，骨碌碌地，像一對牛眼。

矮的一個卻全身都是肉，胖得連頸子沒都有了，但眼睛卻特別小，小得只現一條縫。

但他們兩人也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同樣的鬚髮花白，年紀總在五旬以上，也同樣目光陰冷，同樣的臉色蠟黃。

石小玉畢竟童心未泯，一見面就嬌笑道：「嘻……妙啊！一根竹竿一個矮多瓜……」

林化民連忙悄聲說道：「小玉不可輕敵，這是黑道上兇名昭著的兩大煞星，枯竹客和矮多瓜。」

枯竹客、矮多瓜，不但長相怪異，武功也非常高明，而且生性狡詐，對於吃得住的對手，決不放過，吃不住的則設法避開，不碰頭，萬一避不了，而冤家路窄，也一定千方百計地避免交手，因而江湖上難得聽到他們的敗跡，算得上是兩個非常難纏的煞星。

同時，由於他們的長相奇特，「枯竹客」與「矮多瓜」，成了名實相符的綽號，因而一般人只知道「枯竹客」與「矮多瓜」，至於他們究竟姓甚名誰，却反而沒有人去過問了。

枯竹客首先冷笑一聲：「知道咱們的來歷，還不快點跪下領死！」

這當兒，剛剛離去不久的兩個青衣女郎和兩個彪形大漢，也飛快地趕回來，站在一旁。

石小玉並不理會枯竹客，却先向那去而復返的四個嬌笑道：「你們四個，放你們走，又趕回來，本姑娘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待會，可得留點記號才能走啦！」

一旁的石中英在暗笑着：「這孩子，不讓別人叫她姑娘，她自己却老氣橫秋地，稱起本姑娘來……」

枯竹客怒叱一聲：「老夫的話，你們沒聽到！」

石小玉嬌笑道：「聽到了怎樣？沒聽到又如何？」

枯竹客道：「聽到了，就乖乖地給老夫跪下……」

石小玉飛快地截口接道：「你先跪下來讓本姑娘瞧瞧。」

石小玉年紀雖輕，却聰明絕頂，也刁鑽已極。

她，話聲才落，人影一晃，已箭疾地向枯竹客身前撲了過去。

由表面上看來，她是想先發制人，給對方一個措手不及，但事實上，她却是在快要撲到枯竹客的後面，像浮光掠影似地那麼一晃，那男女四人，已一齊直挺挺地，跪在當場。

她這一手，可以說是出乎所有的人的意料之外。

尤其是枯竹客與矮多瓜二人，被窘得老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地，一時之間，竟然說不上話來。

說來也難怪，憑他們兩個的身份和地位，還沒交手，就在一個乳臭未乾的女娃兒面前栽了一個大觔斗，即使是臉皮再厚，也掛不住了啦。

何況，最先要人家跪下的是自己，結果首先跪下的却是自己這邊的人……

但刁鑽而又捉狹的石小玉，却是得理不饒人地，嬌笑道：「嗨！老傢伙，他們已經乖乖地跪下啦！」

枯竹客全身骨節一陣爆響，鬚髮怒張地冷笑道：「小雜種！老夫也一定先叫妳跪下來，再慢慢的消遣妳。」

石小玉向他扮了個鬼臉道：「老傢伙，沉住氣，我娘說，臨陣發怒，是兵家三大忌，連這點道理都不懂得，難道你這一大把年紀，都活到狗身上了。」

一旁的矮多瓜向枯竹客打了一個噤聲的手式，然後向石小玉笑問道：「小姑娘，令堂是

誰？」

石小玉嬌笑道：「我娘就是我娘呀！連這個都不懂，你該改名叫大笨牛才對。」

這時，枯竹客已向那跪在地下的男女四人而前走去。

他的用心很明顯，是想將那跪着的四人穴道解開。

石小玉連忙喝道：「老傢伙，動不得！」

枯竹客沒好氣地問道：「爲什麼？」

石小玉道：「如果你要他們四個變成殘廢，你就儘管下手。」

這一來，可使枯竹客將信將疑，趦趄不前地楞在當場。

兩個跪着的青衣女郎之一向枯竹客苦笑道：「方才，兩個鏢衞的穴道是我解開的，似乎並沒什麼出奇之處。」

石小玉搶先說道：「方才我用枯葉點穴，使的是普通手法，這回可不同，不過，如果妳自己想變成殘廢，我也不阻止妳。」

枯竹客冷笑一聲，說道：「好！老夫且姑妄信之……」

話沒說完，却突然向一旁的石中英，林化民二人身前飛撲過去。

但他才撲到中途，却被一聲嬌笑，和一道寒氣森森的刀光所截住，而不得不淩空一個觔斗，倒飛丈外。

枯竹客的意思，是想出其不意，先將林化民，石中英二人制住，畧爲爭回一點面子。

却沒想到，石小玉的反應非常快速，迫得他不得不無功而退。

此時的石小玉，手中已多出一把軟綿綿地，却是寒氣森森的緬刀，向着枯竹客嬌笑道：「老殺才，少在本姑娘面前耍花樣！」

緊接着，却扭頭向石中英，林化民二人說道：「二位伯伯請退到五丈外去，靜觀侄女兒要狗熊。」

「好的……」石中英，林化民二人同聲應着，向後面退去。

在他們兩人的心中，也同時感到無比的興奮。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由於石小玉片刻之前的以枯葉制穴，以及目前所表現的一切，使得他們兩人已對石小玉充滿了信心。

同時，他們對石小玉的機智和心思的縝密，也暗中由衷地讚許。

他們已深深領會到，石小玉一開始就制了那四個的穴道，由表面上看來，是要給兩個老傢伙難堪，但實際上却全是爲他們兩人着想。

因爲，石小玉担心他們兩人不是那四個的對手，她自己要應付兩個老魔，可能不易分身幫忙，所以才先發制人，乾脆將那四個制住，以免除後顧之憂。

石小玉並接着說道：「二位伯伯請當心，可能他們還有人會趕來。」

林化民搶先笑道：「賢侄女請放心，我們兩個，還不至於如此不中用……」

枯竹客冷然截口道：「小雜種，妳是不是斷腸簫的女兒？」

石小玉俏臉一寒道：「老殺才，你記着，一聲小雜種，兩記耳光！」

「作夢……」

那「夢」字的尾音未落，香風微拂，「劈拍」兩聲脆響，枯竹客已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但枯竹客的反應也非常快速，兼以他身裁高，手臂長，於雙方快如電光石火的一觸之間，居然將石小玉的衣袖撕了一截。

而且，乘機反擊，如影隨形地跟踪而上，並怒叱一聲：「小雜種，老夫非得擠出妳的蛋黃來不可……」

話聲中，一擊得手而退的石小玉，忽然挾着一道寒芒電疾回身。

枯竹客被兩記耳光揍暈了頭，沒想到對方手中還有一把堪與寶刃媲美的緬刀，直到寒氣侵肌，要想臨時應變，却是爲時已晚，而只有閉目領死的份兒了。

但他兇殘成性，明知自己已難逃一死，却仍然打着與敵偕亡的如意算盤，拳腿齊出，一齊擊向石小玉的致命要害所在。

但實際上他是白受了一場虛驚，也白忙了一陣。

因爲，石小玉的緬刀，並未傷及他的毫髮，而他那「臨死掙扎」的拚命攻勢，也完全落了空，只不過臉上又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石小玉一手持着緬刀，一手叉腰，臉寒似水地嬌叱道：「老殺才，我說過，一聲小雜種兩記耳光，決不打折扣，有種，你儘管叫。」

也許是石小玉第二次的兩記耳光打得更重一點，使得枯竹客暈頭轉向，同時在羞憤交迸之下，因而一時之間，既沒反擊，也答不上話來。

一旁的林化民揚聲說道：「小玉，方才那麼好的機會，爲何不宰了他？」

石小玉嬌笑道：「林伯伯請放心，這老殺才跑不了的，同時，方才他說過，要我跪着聽他的問話，現在，我要他們兩個跪在我面前，等我問完話後，再看情形，作適當處置。」

緊接着，目光在對方兩人身上一掃，嬌聲叱道：「兩個老殺才聽着，如果不服氣，可以亮兵刃，咱們好好較量一番，否則，就乖乖地跪下來，聽候本姑娘問話……」

枯竹客氣極之下，截口怒叱一聲，道：「放屁！」

說實在的，憑枯竹客與矮多瓜二人的身份，居然會受辱於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姑娘，也難怪他會生氣。

但石小玉童心未泯，一見對方氣成這個樣子，不由「咭」地一聲嬌笑道：「我早就說過，兩軍對壘，不能生氣，既然你們不服氣，還是早點亮傢伙吧！」

一直冷眼旁觀的矮多瓜，忽然插口邪笑道：「老夫的傢伙亮出來，只怕你吃不消……」

石小玉雖然外表已像一個姑娘家，但實際上却還是一個大娃兒，對於矮多瓜那語意雙關，意在言外的下流話，自然聽不懂，也不會生氣。但一旁的林化民却忍不住地怒叱一聲，「矮多瓜，你這無恥下流的老賊，居然……」

矮多瓜截口笑道：「林駝子，別縮在龜殼中吹大氣，有種你就滾過來！」

石小玉冰雪聰明，由林化民的怒叱中，已領會出矮多瓜的話不是好話，因此，她俏臉一變，向林化民說道：「兩個老殺才，再不亮兵刃，我可不管什麼江湖規矩，要主動強迫你們下跪啦！」

矮多瓜邪笑道：「人雖小，口氣與胃口可大得出奇，好！妳既然要見識老夫的傢伙，老夫不教妳失望就是……」

「嗆」地一聲，已亮出一枝長達四尺的喪門劍來。

這頭怪物，人特別矮，手中的劍却特別長，就像是小娃兒捧着大人用的手杖似的，顯得頗爲滑稽。

因此，童心未泯，本來是寒着一張俏臉的石小玉，入目之下，禁不住爲之「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矮多瓜咧咀笑問道：「怎麼樣？老夫這傢伙，還夠意思嗎？」

一旁的林化民揚聲喝道：「賢侄女，先宰了這個無恥老賊！」

石小玉嬌笑道：「林伯伯，我要先叫他跪

下……」

話聲中，人已箭疾地撲了過去。

寒芒閃處，傳出一陣震耳金鐵交鳴之聲，石小玉的細刀，被對方的兩股兵刄架住了。

枯竹客使的是一枝判官筆，兩個老魔還落了下風，因爲，他們兩人都被震得手臂發麻，退了一步。

對兩個老魔來說，這當然是一件很丟人的事。

但淫邪成性的矮多瓜，却依然要在口頭上討便宜，他，老臉一紅之下，旋卽邪笑道：「待會到了床上，老夫自然要先行跪下。」

一旁的石中英沉聲喝道：「小玉，給他掌咀！」

就這說話之間，石小玉已抽刀搶攻，「唰，唰，唰，」一連三刀，已將對方兩人迫退八尺之外，並揚聲嬌應道：「侄女遵命……」

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刀光劍影中，傳出兩聲脆響。

這，當然是矮多瓜挨了兩記耳光。

而且，矮多瓜所挨的這兩記耳光，顯然比方才枯竹客所挨要重得多。

因爲，隨着「拍拍」兩聲脆響，矮多瓜已像一個肉球似地，「滾」出丈遠之外，如非是他手中那「手杖」將身子支持住，很可能會當場倒了下去。

但「手杖」的支持，也不過是剎那之間的事，但見人影一晃，嬌叱隨傳：「跪下！」

此刻的矮多瓜，可眞聽話，但聽「蓬」地一聲，應聲跪了下去。

石小玉的身形，快得像一陣旋風，矮多瓜才應聲跪下，她的人已回到枯竹客身前，一面絕招連展地，將枯竹客迫得連連後退，一面嬌笑道：「老殺才，你的同伴已經跪下了，你還好意思站着嗎？」

她的話說得很輕鬆，但招式上却一點也不含糊。

那「嗎」字的尾音未落，枯竹客已矮了半截，直挺挺地跪在當場。

兩個老魔一受制，樂得石中英大姆指雙翹，笑道：「小玉，眞要得……」

性如烈火，却鱉了一肚子悶氣的林化民，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更不怕人家譏諷他打落水狗，像一陣風似地撲了過去，分別給兩個老魔揍了一頓耳光，才長吁一聲，說道：「痛快！痛快……」

兩個老魔被先後兩頓耳括子揍得臉上青一塊，紅一片，咀角更是沁出殷紅鮮血，整得不成人形，只有目射恨火，一口鋼牙咬得「格格」作聲地，却是莫可奈何。

石小玉將細刀納入腰間的鮫皮刀鞘中，一手叉腰，嬌聲叱問道：「兩個老殺才，服不服氣？」

枯竹客恨聲吼着：「你們聽着，除非立卽殺了我們，否則，今宵所受屈辱，我必然在你們身上，連本帶利，加倍索還！」

石小玉嬌笑一聲道：「別作夢了，老殺才，我暫時不會殺你，告訴本姑娘，你們在車家堡，是什麼職位？」

枯竹客哼了一聲，沒接腔。

石小玉嬌叱道：「老殺才，答我所問！」

林化民搶先笑道：「賢侄女，如果妳要問的僅是這個問題，林伯伯可以代爲回答，這兩個，在車家堡中，是八大護法中人。」

「哦！」石小玉接道：「林伯伯，聽說一般江湖幫會中護法，地位都很崇高，是嗎？」

「不錯。」

「地位崇高的職位，武功也一定很高明，爲什麼這兩個老殺才，會如此差勁呢？」

「賢侄女，不是他們的武功太差勁，而是妳的身手太高明了啊！」

石小玉笑了，笑得好美，好甜！

林化民笑問道：「賢侄女，妳還要問她們一些什麼？」

石小玉訕然一笑，說道：「我……我不知道。」

「這眞是孩子話，」林化民心中笑着，口中却漫應道：「那麼，打發他們走路吧！」

石小玉忙道：「不……不能這麼便宜他們，我說過，要留下記號的。」

林化民性烈如火，嫉惡如仇，他口中的所謂「打發他們走路」，意思就是要宰了那些人，但石小玉不懂得這些，所以，她這一說，倒眞是便宜了那六個。

因此，林化民只好苦笑道：「好，這些小事，伯伯可以代勞……」

他倒是劍及履及，說話間，繞着那六個跪着的人，飛快地一轉，一片痛呼聲中，已每人給撕下一隻耳朶來，然後向石小玉笑道：「賢侄女，請解開他們的穴道，叫他們滾蛋！」

「好的。」石小玉嬌應着，也是繞着那些人飛快地一轉，才嬌聲叱道：「滾！」

那六個車家堡的人，雖然受够了屈辱，也吃了不少苦頭。

但此情此景之下，却仍然是如獲大赦似地，一個個挺身站起，抱頭鼠竄而去，連場面話也顧不得說了。

石小玉嬌笑一聲，道：「二位伯伯，我們走吧……」

當她的目光掠向石中英，却不由一楞道：「咦！伯父，您是怎啦？」

原來此時的石中英，正目蘊淚珠，呆呆地凝注着石小玉在出神哩！

直到石小玉發出驚咦，他才含淚笑道：「孩子，伯父太高興了，也太慚愧了。」

石小玉嬌笑道：「眞嚇了我一大跳，我還以爲我作錯了什麼事哩！」

不等石中英開口，又立卽接着說道：「二位伯伯，我們快些走吧！等久了，我媽會心焦的……」

在石小玉的引導下，一行三人，於黎明之前，進入歷下城北郊的一個小村落中。

這是湯紫烟、石小玉母女的臨時棲身之處，是一個三合院的西廂，一明一暗客廳，陳設雖很簡單，却是窗明几淨，纖塵不染。

當他們進入室內時，湯紫烟還沒回來，石小玉不由「咦」了一聲道：「怎麼娘還沒有回來？」

林化民道：「是不是遇上麻煩了，我們該去接應一下才對。」

石小玉苦笑道：「如果娘是遇上了麻煩，我們去也幫不上多大的忙。何況，我們又不知道她老人家現在在哪兒。」

林化民焦急地說道：「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呢？」

「等。」石小玉嬌笑道：「我娘說過，天亮之前，一定回來，而且，我也相信，她老人家，沒有解決不了的麻煩。」

窗外有人嬌笑道：「丫頭別的沒長進，吹的功夫，倒是精進了不少。」

隨着話聲，但覺微風颯然，燭影微搖，室內已多出一位身着青色衫裙，青布包頭的中年美婦來。

這就是近三年以來，以神秘的斷腸簫身份，在江湖上神出鬼沒的湯紫烟。

她的面貌，與石小玉有八成近似，是那麼嬌，那麼美。

但令人遺憾的是：她面部的輪廓所顯示的，似乎已超過了她的實際年齡。

尤其是，那青布頭巾邊緣露出來的頭髮，

更是一片銀白。

照時間推算，她才不過是三十出頭的人，爲什麼她的面容上好像已接近四旬，而頭髮更是一片銀白了呢？

這原因，石中英、林化民二人最是清楚不過。

因此，乍見之下，這兩位禁不住鼻端一酸，目蘊淚珠，久久不能開口。

石小玉不曾注意到他兩位伯伯的表情，只是拉着乃母的衣袖撒嬌道：「娘，我說的是實在話啊！」

「丫頭別煩人！」湯紫烟表現得很洒脫，目注石中英，林化民二人嬌笑道：「二位大哥好！」

「好……」石中英、林化民二人的喉頭，都像是被什麼東西阻塞了似地，說不出話來。只是含含糊糊地，同時點着頭。

石小玉「咦」了一聲道：「二位伯伯怎麼哭了？」

「不！」林化民搶先苦笑道：「伯伯是太高興了。……」

湯紫烟向愛女揮揮手道：「丫頭，二位伯伯都折騰了一夜，肚子一定餓了，快去廚房弄吃的來……」

石中英連忙截口接道：「不！紫烟，我們都不餓……」

湯紫烟也截斷對方的話鋒道：「我可餓了哩！二位大哥別怕我們麻煩，一切都是現成的，只要回一下鍋就行了，我還準備了林大哥最喜歡喝的茅台酒哩！」

一聽到酒，林化民的精目中放出了異彩：「紫烟，妳知道我今宵去千佛山嶺？」

湯紫燕道：「是的，三天之前，我就發現你的行踪了。」

「那妳爲何不招呼我？」

「留待今宵一起招待，不更好嗎！咦！丫頭，妳怎麼還不走？」

原來石小玉還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眸子，呆立一旁哩！

聽到乃母的問話之後，才嬌笑道：「我這就走啦！娘，你們說故事一定要等我回來才說呀！」

石中英搶先說道：「一定，一定……」

石小玉這才滿意地走了，湯紫烟徐徐卸下頭上的青布頭巾，現出一頭與她的年齡和面貌極不調和的銀絲來。

林化民首先喟然長嘆道：「紫烟，妳的頭髮，怎麼全白了？」

湯紫烟淒涼地一笑道：「當年伍子胥過昭關，一夜就急白了頭髮，林大哥請想想，這十幾年來，我湯紫烟熬過了多少個『昭關之夜』，僅僅急白了這三千煩惱絲又算得什麼！」

石中英顯得無限痛苦地道：「紫烟，妳的不幸遭遇，雖然說是車家父女所一手促成，但我却等於是替他們間接殺人的劊子手，所以，如妳現在能痛快淋漓地揍我一頓，甚至……」

湯紫烟截口笑道：「石大哥，事情都已成過去，不用再提了。」

接着，又輕輕一嘆道：「其實，任何人站在你當時的立場，都會那樣作的，所以，我一點都不怪你，這都是命，命……」

林化民向石中英問道：「石兄，你是如何明白事實眞相的？」

石中英長嘆一聲道：「說起來那已經是十一二年以前的事了，那時，中玉與車勝男成婚不久，我也以大伯的身份經常在車家堡作客，有一天深夜，我因喝多了酒，煩躁不安，半夜起來在花園納涼，才無意中獲知這項秘密。」

「哦！說下去。」

「當時，剛好碰上車勝男和辛超也正到後花園中的凉亭去幽會……」

「辛超？就是車家堡當總管的辛超？」

「正是。」

「眞想不到，這兩人間還有曖昧關係。」

「這叫作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心中明白，那兩人的武功比我高明，所以，當時我不但不敢行動，簡直連大氣都不敢出。」

「他們陷害紫烟的秘密，就是在那對狗男女幽會時洩漏出來的？」

「是的。你呢？」

「我怎麼樣？」

「你又是怎麼知道的？」

林化民長嘆一聲道：「其實，到目前爲止，我還什麼都不知道，但我斷定此中必有陰謀，所以，當中玉和車勝男成婚之後，我一直不曾去過車家堡，我只想找到你和紫烟，希望能合咱們三人之力，設法揭穿這一個陰謀，却想不到，一直到今宵，才找到你們二位。」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對了，當時，那對狗男女是怎麼說的？」

石小玉在門口接道：「二位伯伯，你們的故事慢點說呀……」

隨着話聲，她已端着一個托盤，送來四大盤熱騰騰，香噴噴的菜餚，鷄、鴨、魚、肉俱全，相當豐盛。

石小玉像一陣旋風，以最快的動作，擺好菜餚，又搬來杯筷，最後搬來的，是兩瓶甕裝茅台酒。

才打開泥封，一陣冷冽酒香，就充滿了這斗室之中。

林化民禁不住脫口讚道：「好酒！」

湯紫烟嬌笑道：「酒，的確不賴，還有兩瓶，喝不完的，灌到你的酒葫蘆中去。」

「那我先謝了！」林化民端起石小玉斟好的酒杯，先嚐了一口，才含笑接道：「紫烟，這一瓶足有三斤，四個酒罎子攜帶起來，可不太方便，妳是——？」

湯紫烟道：「這不是我自己由貴州帶來，而是就地取材，向你林大哥借花獻佛。」

「啊！看情形，想必還有一個動人的故事了？」

「其實，也很簡單，昨天晚上，我在城裏宰了一個採花淫賊，那家主人一定要好好謝我，我看他客廳中擺着人家剛送來的四瓶茅台酒，同時也想到給林大哥一個意外的驚喜，於是，我向他說，別的不要，送我兩瓶茅台酒，就足感盛情了，想不到他却一起送了給我，在却之不恭的情況之下，也只好一併笑納，說來，還是林大哥的口福不淺，據那主人說，這四瓶酒，還是他的一位遠房親戚，托人由貴州帶來，並且是當天天黑之前才送到，所以還擺在客廳中……」

石小玉對這些自然不感興趣，因而忍不住截口嚷道：「娘，您怎麼嚕叨個沒完的？」

湯紫烟佯嗔地道：「丫頭，沒大沒小的，也不怕兩位伯伯笑話。」

石小玉嬌笑道：「才不會哩！兩位伯伯都很疼我。……」

湯紫烟苦笑了一下道：「二位大哥請莫見笑，這丫頭，從小就被我寵壞了……」接着，又向石小玉笑問道：「丫頭，你嫌娘嚕叨，那妳希望娘說些什麼？」

石小玉道：「說故事，不！是說我的身世，方才娘說過，回來之後就告訴我的。」

湯紫烟神色一整道：「好！先敬兩位伯伯的酒，我馬上就說。」

「好的。」石小玉舉杯向石中英、林化民二人嬌笑道：「二位伯伯，侄女敬您啦！」

石小玉敬過酒後，湯紫烟才娓娓地將當年往事，詳細地說了出來。（下期續完）

武林六俊彥故事／曹若冰·文　盧令·圖

閻王筆

慎訂平魔計

自從「幽靈門」那有如銅牆鐵壁般的總壇被江阿郎破毀，加上柴天遠那一把無情火之後，江湖上突然平靜了下來！

江湖，本來就是打打殺殺，這個逞強，那個鬥狠，事事非非，紛爭不息，永遠不可能有眞正平靜的地方！

這裏所說的「平靜」，並不是絕無打殺紛爭是非，只不過是沒有重大的紛爭事非發生而巳！

換句話說，江湖上如果沒有打殺紛爭，也就不成爲江湖了！

對於這份突然的「平靜」，江湖人的心裏都隱隱有着一種預感——這不是個好兆頭！

因爲「幽靈門」總壇雖然被毀，但是「幽靈門主」和那些護法高手一個未除，各地分壇屬下也仍然存在，「幽靈門主」絕不會因總壇的被毀而就此消聲匿跡，打消他那雄霸天下武林的野心！

是以，江湖人的心裏大都明白，「幽靈門主」必定會再出江湖，而再出江湖時，必定挾雷霆萬鈞之威！

是以，眼前的這份「平靜」，只是一種暴風雨將臨前的「平靜」！

× × ×

半年過去了。

「幽靈門」毫無一點動靜，「幽靈門」的那些屬下弟子，也全都失了踪似的，半年來，一個也未見在江湖上現過身，露過面！

此刻，江湖上突然出現了一帮、一谷，兩個爲人稱道的門戶；這兩個門戶的屬下弟子在江湖上的作爲，全都是濟困扶危，刦富濟貧的俠行義舉！

初闖忘憂谷

帮是「雙鳳帮」，谷是「忘憂谷」！

「雙鳳帮」是原來的「五鳳帮」的蛻變，帮主是「五鳳帮」的「黃鳳」虞筱眉，和「白鳳」陳虹虹！

這是怎麼回事？

不用說，這是陳虹虹聽了江阿郎的話，邀請「眉山老樵」協助，搏殺了「紫鳳」尤月嬌，和「紅鳳」「藍鳳」三個，大刀闊斧的整頓了帮衆屬下，去蕪存菁，將「五鳳帮」改爲「雙鳳帮」，以新面目出現江湖！

「雙鳳帮」是「五鳳帮」的蛻變，然而「忘憂谷」呢？

「忘憂谷」就是「忘憂谷」，谷主姓貝名天威，谷址在太白山中。

據傳說，那確實是處令人「忘憂」的好地方；谷中山青水秀，遍植花樹，鳥語花香，四季不斷，任誰進入谷內，耳聞那些鳥語，鼻嗅花香，在那水秀山青如詩如畫般的景色中，就會感覺心曠神怡，樂而「忘憂」！

儘管「忘憂谷」之名在江湖人的心目中十分陌生，「忘憂谷主」貝天威三字也從未聞聽說過，但是，從「忘憂谷」出來的屬下弟子個個武功高强，與及在江湖上的那些俠行義舉看來，「忘憂谷主」顯然是位武林高人，不容置疑的也是位正道俠義之士！

因此，「忘憂谷」三字立刻傳遍了江湖，天下武林無不知道「忘憂谷主」貝天威之名！

「雙鳳帮」與「忘憂谷」雖是同時崛起江湖，但「忘憂谷」的名頭比「雙鳳帮」可响亮得多了！

然而，「忘憂谷主」貝天威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是個什麼出身呢？……

還有，「忘憂谷」眞是那麼個鳥語花香，山青水秀，景色如詩如畫，令人心曠神怡「忘憂」的地方嗎？

這些，在江湖上都是個「謎」！

爲此，曾有人向「忘憂谷」的屬下弟子探詢過，「忘憂谷」的屬下弟子答的很好，也十分婉轉：「敝谷主雖然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但生性却是十分好客，竭誠歡迎各路江湖朋友，武林同道前往敝谷作客盤桓小遊！」

這話也就是等於說：要想知道谷主是個什麼樣的人？什麼出身？只要前往谷中見到谷主就明白了！

「忘憂谷主」既然十分好客，歡迎各路江湖朋友前往作客盤桓，於是，便有人懷着好奇的心情去拜訪了「忘憂谷主」。

凡是去過「忘憂谷」的人，都異口同聲的說，「忘憂谷」確實是個名符其實的令人「忘憂」的地方！

但是，對於「忘憂谷主」貝天威呢？

那些拜訪過貝天威的人，除了能說出貝天威是位身材頎長，面貌清癯，氣度威儀不俗，神態和善可親，五旬開外的年紀外，對貝天威的出身仍是一無所知！

× × ×

「忘憂谷」崛起江湖巳經半年多了。

雖然只是半年多的時間，「忘憂谷」巳在江湖上奠下了穩固的基礎，「忘憂谷」的聲名也正如日之中天，扶搖直上！

因此，「忘憂谷」的屬下弟子在江湖上莫不受人禮敬，江湖同道也都莫不以與「忘憂谷」的人結交爲榮！

× × ×

時正子夜，月色如洗。

洛陽城的陳家廢宅後院中的涼亭上，圍着石桌靜坐着六個人。

六個人，是三男三女六個少年人。

涼亭外，距離涼亭五尺多遠處，警戒地散立着四名綠衣侍婢，兩個六十開外年紀的黑衣老者！

涼亭內的六個少年人，三男是「一刀斬」江阿郎，「閃電刀」項君彥，「閻王筆」陳飛虹。三女是「飄雨劍」西門玉霜，「雙鳳帮」帮主「黃鳳」虞筱眉，「白鳳」陳虹虹。

散立在涼亭外的四名綠衣侍婢，她們是小琴、小霞、小珮、小珊。兩個黑衣老者是「天地雙煞」紀倫、紀堃兄弟！

涼亭內的空氣一片沉寂，六個人全都默默地坐着，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沉寂的空氣是令人窒悶難耐的，西門玉霜終於忍不住美目眨動地開了口，問道：「大哥，你什麼時候走？」

江阿郎道：「天一亮就走！」

西門玉霜道：「什麼時候回來？」

江阿郎微一沉吟道：「少則三月，最多不會超過半年。」

西門玉霜黛眉輕蹙了蹙道：「要那麼久的時間？」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霜妹，這只是我的預計，可能不用三個月就回來了！」

「白鳳」陳虹虹道：「大哥，希望你別讓我們望眼欲穿！」

江阿郎點頭笑說道：「虹妹放心，我會儘快趕回來的！」

「閻王筆」忽然岔開話題的問道：「江大哥，楊莊那邊的情形如何？」

江阿郎搖頭道：「毫無眉目，據楊虎說，還未與他連絡接觸！」

陳飛虹道：「楊虎不會有問題吧？」

江阿郎道：「應該不會！」

陳飛虹略微沉默了一下，又道：「江大哥，對眼下江湖上的情勢，小弟總覺得好像有點不大對勁！」

江阿郎微笑問道：「虹弟覺得怎樣不對勁了？」

陳飛虹道：「對『忘憂谷』的崛起，小弟覺得太奇突，太可疑！」

江阿郎笑笑道：「你且說說你認爲可疑之點看！」

陳飛虹略一沉思說道：「第一，『忘憂谷主』既然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怎會有那麼多的屬下弟子？第二，『忘憂谷』既已公開出現江湖，他爲何還要隱瞞出身來歷？第三，以『忘憂谷』出現在江湖上的屬下弟子人數估計，其全谷上下最少也有百數十人之衆，每日生活開支所需，應該是個十分龐大的數字，『忘憂谷』在江湖上既無生意，又未經營什麼商行，其開支何來？……」

語聲微頓了頓，又說道：「就以上三點，小弟心中曾暗暗作了個大膽的分析：第一，『忘憂谷主』決非是過去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之人，很可能他另有一個未爲人知的身份！第二，他之所以隱瞞出身，必然與他的過去有關，怕人認出他的底細。第三，如非『忘憂谷』本身擁有富可敵國的財富，必定另有實力雄厚的財團支援，否則何能維持那龐大的開支？綜此可知，『忘憂谷』屬下弟子突然出現江湖，廣結江湖同道，所行所爲雖然都是俠行義舉，但必另有用心意圖！」

江阿郎雙目異采飛閃地道：「虹弟，其用心意圖何在？你想過沒有？」

陳飛虹道：「小弟雖然想過，因無事實跡象可憑，除了覺得貝天威這個人十分可怕外，還不敢妄言其用心意圖！」

江阿郎含笑地點了點頭，說道：「虹弟，你的分析，很有道理，這些也的確都是可疑的問題，『忘憂谷主』如果眞是另有什麼用心意圖的話，則其爲人心機之深沉，就實在太可怕了！」

西門玉霜忽然插口說道：「大哥，『忘憂谷』會不會是『幽靈門』的蛻變？」

江阿郎笑了笑道：「這很難說，也許有可能！」

語聲一頓，目光微凝地問道：「虹弟，對於這些問題，你有何打算沒有？是等其自己露出狐狸尾巴來再說呢？還是未雨綢繆，先設法探查出其出身底細，揭露其眞面目圖謀呢？」

陳飛虹沉思地道：「若等其自己露出狐狸尾巴來，必巳氣候大成，那就很難對付了！」

江阿郎道：「這麼說，你是打算作那未雨綢繆了！」

陳飛虹道：「小弟雖有此意，只是不知應該如何着手！」

江阿郎雙目一眨，道：「你可是要我替你出主意？」

陳飛虹點頭道：「小弟正是想請大哥予以指點！」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虹弟，天一亮，我就要動身出關去了，此去不一定三五個月才得回來，三五個月的時間雖然轉眼即過，但是江湖上的事波詭雲譎，變幻莫測，焉知在這短短的三五個月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所以，今後你應該有你自己的主見，必須有所決斷，認爲應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只在未做之前，多作思攷，只要是正確的就行了！我這意思，你明白麼？」

這意思是指什麼？陳飛虹還有什麼不明白的！

江阿郎的話意很明顯，要他在這段期間負責主持一切，應付未來的江湖變化、刦難，負起除魔衛道的重任！

陳飛虹立刻肅容點頭道：「小弟明白，只是小弟年輕識淺……」

江阿郎含笑截口說道：「虹弟，別菲薄你自己，也別讓江湖朋友笑話『金筆書生』的傳人是個庸才，我相信，憑你一身所學功力才智，只要你有信心，你一定足以應付大局的！」

陳飛虹劍眉微揚了揚，神情間仍有着一絲猶豫之色！

「白鳳」陳虹虹忽然笑說道：「哥哥，你猶豫的什麼？你平常的豪氣都到那裏去了！」

陳飛虹劍眉一皺，道：「妹妹，這無關豪氣，而是……」

江阿郎含笑接口說道：「而是責任太重大了，是不是？」

陳飛虹點頭說道：「是的，小弟怕擔負不起這個重任！」

「白鳳」美目一眨，轉對「黃鳳」虞筱眉說道：「師姊，我眞沒想到，我哥哥竟是這麼個膽小不能擔當大任之人！」

陳飛虹雙眉倏地一挑，道：「妹妹，妳不必激我，我所學才智雖然不敢與江大哥比，自問可也不是個人間賤丈夫！」

「白鳳」美目異采閃地笑說道：「既如此，那你爲何……」

她話未說完，陳飛虹已轉向江阿郎肅容說道：「小弟多謝大哥的訓誨，對『忘憂谷』的問題，仍請大哥指示機宜！」

江阿郎微一沉吟說道：「眼下『忘憂谷』在江湖上聲名極盛，別說並無什麼異動劣跡，縱有些異動劣跡，我們恐怕也未必能奈何他，所以，目前我們只有兩個辦法：一是靜以觀變，先設法查探出貝天威的出身來歷，再作計較，至於如何着手查探，那就得看情形機遇而定了！二是派人設法滲入『忘憂谷』中，取得貝天威的信任，窺探其意圖隱秘！」

西門玉霜美目眨動地說道：「大哥，我忽然想到一個人，不知可不可從他身上着手？」

江阿郎目光一凝，問道：「霜妹想到的是誰？」

西門玉霜道：「小妹想到的是那個『寒星劍』費翔雲！」

「哦！」江阿郎目閃異采的笑說：「不是霜妹提起，我倒把他忘了！」

語聲一頓即起，又道：「如果『忘憂谷』眞是『幽靈門』的蛻變，由他身上着手必能有所收穫，若然無關，那就白費工夫了！」

西門玉霜道：「這麼說，大哥是認爲可以試試了！」

江阿郎道：「可以是可以，不過費翔雲並不是個容易對付之人，想由他身上着手，必須得有人和他接近，妳打算讓誰去與他接近？」

「這個……」西門玉霜黛眉微微一皺，道：「這倒是個問題！」

項君彥道：「江兄弟，我倒有個辦法，只怕江兄弟不讚成！」

江阿郎道：「項大哥說說看。」

項君彥道：「費翔雲性好漁色，我的辦法是投其所好！」

江阿郎說道：「項大哥的意思，是用美人計？」

項君彥道：「使用『美人計』，雖然不大光明，但却是個最容易與他接近使他上鉤的辦法！」

江阿郎雙目一眨，道：「對於這人選問題，項大哥大概已經攷慮好了吧？」

項君彥點頭一笑道：「小琴小霞她們四個都很聰明機靈，都是很適合的人選，不過…」

語聲一頓，望着「白鳳」陳虹虹問道：「姑娘意下以爲如何？」

「白鳳」搖頭道：「我沒有意見。」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虹妹，妳沒有意見可沒有用，這種事必須徵求她們自己的意見，問問她們那個願意才行！」

「白鳳」道：「那我就招呼她們四個過來，問問她們那個願意好了！」

於是「白鳳」將小琴、小霞、小珮、小珊四婢召進了涼亭，美目眨了眨，望着江阿郎嫣然一笑說道：「大哥，這件事還是由你對她們說吧！」

江阿郎目光掃視了四婢一眼，微一沉吟，說道：「小琴姑娘，妳們四位聽說過『七星莊』少莊主費翔雲這個人麼？」

小琴點頭說道：「小婢們聽說過，他是『六俊』第五俊的『寒星劍』！」

江阿郎點了點頭道：「妳們也聽說過他的爲人嗎？」

小琴搖頭道：「小婢們沒有。」

江阿郎道：「他爲人心性邪惡狠毒，並且是『幽靈門』的好友，與『幽靈門主』交情很深！」

小琴眨眨眼睛道：「這麼說，『幽靈門』如有什麼動靜，他定會先知道了！」

江阿郎點頭一笑道：「不錯，過去他是『幽靈門』的朋友，現在亦然，只要『幽靈門』沒有確實瓦解，他仍是『幽靈門』的朋友，所以……」

語聲微頓了頓說道：「我們想從他身上着手，探查那『忘憂谷』是不是『幽靈門』的化身，但我們這些人却又不便出面與他接近！」

項君彥說得不錯，小琴、小霞她們四個確實都是聰明機靈的姑娘，江阿郎這麼一說，她們立刻全明白了！

小琴道：「相公之意，可是要小婢們去與他接近探査？」

江阿郎點頭說道：「是的，我們需要一個他從未見過的人去與他結交接近，但因他不是個簡單容易對付之人，所以，我要先問問妳們自己的意思！」

小琴眨眨眼睛道：「相公問小婢們的意思，可是問小婢們誰願意去？」

「不錯！」江阿郎點頭道：「我正是這個意思！」

小琴立刻毫不攷慮地接口說道：「小婢願意去！」

小霞、小珮、小珊也立刻齊聲接口說道：「小婢也願意去！」

江阿郎目光轉望着陳虹虹問道：「虹妹，怎麼辦？」

「白鳳」陳虹虹微微一怔！問道：「什麼怎麼辦？」

江阿郎道：「她們四個都願意去，妳看是該讓誰去好呢？」

陳虹虹美目一瞥四婢，說道：「大哥，誰去比較適合，你決定好了！」

江阿郎含笑搖頭道：「不！虹妹，她們都是妳的人，應該由妳來決定！」

陳虹虹黛眉微微一蹙道：「大哥，你這是什麼話，她們雖然是我的人，難道你……」

她本來要說「你和我還分什麼彼此」的，話到口邊却又嚥了回去，改口說道：「你決定還不是一樣！」

江阿郎默然沉思了剎那，望着項君彥問道：「項大哥，以你看呢？」

項君彥目光一瞥四婢，沉吟地說道：「我認爲小琴姑娘比較適合！」

江阿郎含笑地點了點頭，望着小琴問道：「小琴，妳自己有什麼意見沒有？」

小婢搖頭道：「小婢沒有意見！」

江阿郎笑笑道：「小琴，妳雖然沒有意見，不過……」

語聲一頓，倏然斂容說道：「我必須先向妳說明，這是件很重要，也很危險的任務，妳知道麼？」

小琴點頭道：「這個小婢知道，重要的是關係天下武林安危，危險的是只要一不小心，就會遭到殺身的厄運！」

江阿郎點了點頭說道：「妳既然知道，我也就不多加說明了，但是，另外還有個可能很難應付的問題，妳心理上必須先得有所準備才行！」

小琴眨眨眼睛問道：「是什麼很難應付的問題？」

江阿郎道：「小琴，以一個姑娘家的身份去與費翔雲那種人接近結交，情勢順乎自然的發展下去，將會發生怎樣的問題，妳是個聰明的姑娘，只要想想就會明白了！」

小琴默然想了想，頓然恍有所悟地道：「哦！小婢明白了，費翔雲爲人心性邪惡，小婢與他結交發展下去，他對小婢可能動邪念！」

「不錯！」江阿郎點點頭說道：「費翔雲性喜漁色，美色當前，他豈會輕易放過妳，所以……」

語聲微頓了頓，說道：「對這一問題，妳心理上必須先將有個準備，小心應付他，免得到時驚惶失措誤事！」

小琴雙目眨動地略一沉思道：「相公您請放心，小婢會隨機應變小心應付他，決不會誤事的，萬一……只要能爲武林盡一點心力，小婢縱然受辱，也是值得的！」

江阿郎目閃異采地說道：「小琴，妳有這份心志，實在很令人欽佩，不過，這件事關係着妳的一生，妳最好還是多攷慮攷慮，免得將來後悔終身！」

小琴正容說道：「小婢已經攷慮過了，也已經下了決心，死難皆所不辭！」

江阿郎目光凝注道：「也不後悔？」

小琴雙眉一揚道：「決不後悔！」

「好！」江阿郎讚許地點點頭說道：「小琴，將來不管情形怎樣，我和妳家姑娘都決不會虧待妳的！」

小琴連忙俛首檢衽一禮，道：「小婢謝謝相公！」

語聲一頓，眨了眨眼睛道：「可是，小婢應該如何去與費翔雲結識呢？」

江阿郎微一沉吟道：「妳可以前往『七星莊』附近相機而行，至於如何與他結識結交，那就要看妳自己的智慧了，妳明白麼？」

小琴點點頭道：「小婢明白了！」

江阿郎含笑地點了點頭，話題一轉，望着陳飛虹問道：「虹弟，這座宅院是令先祖的遺產麼？」

陳飛虹道：「是的，據先父說，這爿宅院乃是曾祖時代所建！」

江阿郎道：「既是祖產，賢弟就不該任它荒廢下去，應該儘速召請工匠整理修葺，恢復舊觀！」

陳飛虹道：「大哥說的是，只是小弟雖有此心，奈何……」

江阿郎說道：「奈何什麼？有困難，是不是？」

陳飛虹道：「大哥明見，修葺整理爿這宅院，所費甚鉅，小弟實在沒有這個力量！」

江阿郎道：「大概需用多少？」

「不知道。」陳飛虹搖搖頭道：「小弟從未請工匠估價過！」

西門玉霜接口問道：「飛虹哥，萬兩白銀夠不夠？」

陳飛虹笑說道：「那用得了那麼許多，就是把整個宅院拆了重建，有三千兩之數也就足夠了！」

西門玉霜立刻抬手從懷裏取出一張銀票，遞給陳飛虹說道：「飛虹哥，這是五千兩，你請收下吧！」

「閻王筆」陳飛虹道：「霜妹，妳這是送給我的麼？」

西門玉霜點頭道：「如果不夠，我再派人回堡去取就是！」

陳飛虹搖搖頭道：「謝謝妳，霜妹，我不要！」

西門玉霜黛眉一蹙道：「爲什麼？」

陳飛虹淡淡道：「我不願意憑白接受別人錢財的贈與！」

西門玉霜美目一眨道：「那麼就算是我借給你的好了！」

陳飛虹又一搖頭，說道：「算是借，我也不要！」

西門玉霜道：「爲什麼？」

陳飛虹淡淡道：「我不想負債！」

西門玉霜眸珠兒微轉了轉，倏然把銀票往她身旁坐着的陳虹虹的手裏一塞，笑說道：「虹妹，我把它交給妳了！」

此舉出人意外而突然，陳虹虹神情不由愕然一怔！

但她乃是個慧質蘭心，聰明絕世之人，心念只一暗轉，也就立刻明白了西門玉霜用意！

她雖然明白了西門玉霜的用意，嬌靨兒上却仍然裝做一副迷惑不解的神色，問道：「霜姊，妳把它交給小妹做什麼？」

西門玉霜道：「妳不明白？」

陳虹虹道：「小妹不太明白！」

西門玉霜道：「飛虹哥他不要我的，難道也不要妳這個親妹妹的！」

陳虹虹美目一瞥陳飛虹，說道：「可是這錢乃是霜姊妳的！」

西門玉霜道：「但是也是你的！」

陳虹虹眨眨美目道：「霜姊是把它送給小妹了？」

「不是。」西門玉霜搖頭道：「這錢雖然是由我身上拿出來的，事實上也是妳的！」

這話，可把陳虹虹眞的弄糊塗了，凝目問道：「霜姊這話怎麼說？」

西門玉霜微微一笑，道：「虹妹，我問妳，我們是什麼關係？」

陳虹虹道：「這還用說，自然是要好的姊妹了！」

西門玉霜又說道：「除了姊妹的關係之外呢？」

「這個……」

「這個什麼？」西門玉霜笑說道：「虹妹，妳和我，和江大哥均都名份已定，如此，妳明白了麼？」

這麼一說，陳虹虹明白了，江阿郎，項君彥，陳飛虹和垂手侍立一傍的四婢也全都明白了！

的確，西門玉霜，陳虹虹和江阿郎都已經訂了親，雖然尚未完婚，但已是一家人，既是一家人，錢財還不是妳的就是我的，我的也就是妳的！

陳虹虹表示明白地點了點頭，美目眨動地轉向陳飛虹說道：「哥哥，霜姊的話你聽見了麼？」

陳飛虹道：「我聽見了！」

陳虹虹皓腕一伸，把銀票遞給陳飛虹說道：「哥哥，你收下吧！」

陳飛虹仍然沒有伸手去接銀票，淡然搖頭道：「妹妹，我仍然不能……」

西門玉霜臉容倏地一整，截口說道：「飛虹哥，難道你不承認虹妹和江大哥的名份？」

這話，說得太重了！誰也想不到西門玉霜突然說出這句話來！

陳飛虹心頭不禁猛地一震！臉色倏然一變！急道：「霜妹，我絕無此意！」

西門玉霜道：「那你為何還這呀那呀的，不甘脆收下這錢！」

陳飛虹劍眉一蹙，道：「我……」

西門玉霜檀口一動，正要再發話責難時，江阿郎已適時抬手朝西門玉霜一搖，目注陳飛虹正容說道：「虹弟，你太迂太執拗了！」

陳飛虹傲骨天生，這話要是出自別人之口，他必定挑眉出言頂撞回去，但是出自江阿郎之口，情形可就不同了！

他對江阿郎口中雖然稱做「大哥」，內心却是敬若師長！

當然，這是因為江阿郎除了身懷他師門「金筆令符」之外，江阿郎的一身所學武功才智莫不高過於他，與及待人接物的心胸氣度等等，無不令他欽服之故！

因此，江阿郎開口責他太迂太執拗，他立即雙目一垂，默言不語！

江阿郎目光深瞥了他一眼，緩緩又說道：「虹弟，一個人固然應該有傲氣，擇善固執雖然也無什麼不好，但是太迂太執拗便易走入偏激怪癖之途，難成大業大事，你身受令師教誨多年，這道理，你大概不至於不懂吧！」

陳飛虹玉面微紅地微點了點頭，說道：「小弟一時懵懂，多謝大哥教誨！」

江阿郎微微一笑，說道：「如此，你就先收下銀票再說吧！」

陳飛虹略微忸怩了一下，抬手由陳虹虹手裏接過銀票，目光轉向西門玉霜說道：「謝謝霜妹！」

西門玉霜嫣然一笑，說道：「謝倒不必，只要你以後，別再把我這個親戚當作外人就行了！」

陳飛虹神情不由尷尬地一笑，說道：「小兄不敢！」

江阿郎話題倏地一變，說道：「虹弟，你可知在這武林浩刦將現，江湖人心惶惶不安之際，我為何突然要你修建這座祖宅麼？」

陳飛虹略一沉思，想不透此中道理，搖頭道：「小弟愚昧，請大哥明示！」

江阿郎淡然一笑，話題倏又一變，道：「虹弟，我問你，你心中可是已有意要一訪『忘憂谷』？」

陳飛虹不禁一呆，道：「大哥怎知小弟心意的？」

江阿郎笑笑道：「我是猜的！」

陳飛虹道：「大哥以為可行麼？」

江阿郎點頭道：「就目前江湖上的形勢看，自無不可，不過……」

話鋒一頓即起，問道：「你打算以什麼身份往訪？」

「閻王筆」陳飛虹道：「自然是以小弟的眞實身份！」

江阿郎一搖頭道：「這不好！」

陳飛虹一怔！問道：「為什麼？」

江阿郎道：「我問你，你往訪的目的是什麼？」

陳飛虹道：「一晤『忘憂谷主』貝天威，看看他究竟是何等樣人？什麼出身來歷？」

「這就是了。」江阿郎點頭一笑說道：「那『忘憂谷』如果眞是『幽靈門』的蛻變，或者貝天威是另外一個心機深沉的大魔頭，你以『閻王筆』的身份往訪，不但會毫無所獲，而且等於告訴他我們已對他起了疑，使他提高警覺！」

這番話說的不但是理，也顯示出了江阿郎的心思之愼密，顧慮之週到，令人不由得不衷心折服！

陳飛虹沉吟地道：「那麼小弟便以江湖客的身份往訪好了！」

江阿郎道：「江湖客的身份雖然可以，但是也必須有名才行，入『忘憂谷』不受重視，便等於白跑一趟！」

陳飛虹劍眉方自微微一蹙，正要請問如何往訪適合？

西門玉霜一旁已忍耐不住的接口說道：「大哥，應該如何往訪，你就直說出來吧，別再賣關子憋人了！」

江阿郎笑了笑，說道：「霜妹，就是妳沉不住氣！」

西門玉霜小嘴兒一噘，道：「我向來就是這個急性子嘛！」

江阿郎笑了笑，轉向陳飛虹說道：「虹弟，這也就是我為何要你修建這座祖宅的關鍵所在，我要你在半月之內將祖宅修建完工，並在一個月內以財力武功，與這洛陽城裏城外的江湖道結交，創出一個『洛陽俠少』之名，然後以『洛陽俠少』的身份往訪『忘憂谷』！」

「哦！」陳飛虹這才恍然明白，心中略一沉吟，劍眉倏又微微一蹙，道：「大哥，一個月的時間只怕不够吧！」

江阿郎道：「事在人為，只要你用心去做，有一個月的時間，我想儘够了，『洛陽俠少』之名定可傳遍洛陽城！」

西門玉霜美目一眨，道：「既稱『俠少』，那就必須多金才合乎身份了！」

江阿郎點頭道：「不錯，『洛陽俠少』為人不但要疏財仗義，而且要出手豪闊，慷慨大方才合身份！」

西門玉霜眸珠兒一轉，忽然望向項君彥嬌聲說道：「項大哥，小妹想麻煩你跑一趟，可以麼？」

項君彥似乎已知西門玉霜心意，點頭一笑道：「可以，霜妹請說吧！」

西門玉霜道：「請項大哥前往堡中，向羅總管提取黃金萬兩來此！」

項君彥道：「小兄遵命！」

江阿郎接口說道：「請項大哥順便請吳老同來此地協助虹弟！」

項君彥笑說道：「兄弟放心，此事適才我已經想到了，虹弟往訪『忘憂谷』時，吳老是最好的隨從！」

江阿郎點了點頭，道：「好了，其他的事情，你們商量着辦吧！」

說着，抬眼朝亭外看了看天色。

此際，天空已現曉色，已離天亮不遠。

江阿郎忽然緩緩輕吁了口氣，說道：「天快亮了，我該動身上路了！」

話落，長身站起，舉步走向亭外。

項君彥，陳飛虹，西門玉霜，陳虹虹，虞筱眉等衆人立即紛紛起身，跟着他身後走向亭外，走向大門！

走出大門，江阿郎回身抱拳朝衆人一拱，「珍重」聲中，身軀一轉，突然騰身，電射而去！

× × ×

俗話說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

在重金之下，在工匠們的晝夜趕工下，半月不到的時間，陳家廢宅已全部煥然一新，比過去更氣派，更豪華，更壯觀！

在「萬事通」吳博智的策劃安排，「閃電刀」項君彥等人的協助下，洛陽城裏城外的江湖道，甚至地方上的一些地皮混混兒之流，都與陳飛虹交上了朋友！

江湖上認識陳飛虹的人雖然少之又少，但是「閻王筆」陳飛虹的名號却名震江湖，幾乎無人不知！

為了往訪「忘憂谷」的問題，陳飛虹他改了個名字，用以掩飾「閻王筆」的身份，暫時

改名陳玉俊。

由於陳玉俊的為人慷慨好義，出手豪闊大方，於是「洛陽俠少」之名很快就傳遍了洛陽城。

× × ×

夜，二更。

「忘憂谷」之西十里的一處隱密地方，靜靜地默立着五個人。

一個是劍眉星目，神色陰冷的華服少年，四個是雙目精光灼灼，兩太陽穴高鼓，神態威猛的中年黑衣大漢！

華服少年正是名列當世武林「少年六俊」之五的「七星莊」少莊主「寒星劍」費翔雲！

四個中年黑衣大漢，乃是「龍、虎、獅、豹」四衞！

五個人默立着，目光都凝望着前面的一條小路上，看那神情，似是在等待什麼！

驀地，前面小路上出現了一條黑影，身形疾如電閃風飄地飛馳而來！

那黑影好快的身法，看時尚遠在百丈以外，只不過眨眼工夫到了近前。

黑影身形一停，立刻現出是一個鬢髮灰白，瘦削臉，目光陰沉，五十開外年紀的青袍老者。

青袍老者身形剛一停，費翔雲立刻趨前一步躬身為禮道：「孩兒見過爹爹！」

「龍、虎、獅、豹」四衞也跟着趨前躬身行禮說道：「屬下見過莊主！」

這青袍老者原來竟是「七星莊」莊主費嘯天。

費嘯天淡然一擺手，目光朝着「四衞」語聲威稜地說道：「你們都去十丈以外守着去，如若有人闖來，立予格殺！」

「屬下遵命！」

「四衞」一齊躬身應命，轉身分朝四外飛身掠去！

目視「四衞」掠去四外以後，費嘯天立即望着費翔雲問道：「你娘好麼？」

費翔雲道：「娘很好，不過，爹應該抽空常常回莊上看看！」

費嘯天目光一凝，道：「怎麼？可是你娘問過我了？」

費翔雲點頭道：「是的，娘問過您上那兒去了，怎地很久沒見您了？」

「你怎麼說的？」

「孩兒說您往浙東訪友去了，不過看娘的神色似乎有點兒不大相信，爹最好能抽空回莊去一趟，免得娘心中生疑！」

費嘯天微點了點頭，話題一轉，又問道：「另外還有什麼事嗎？」

費翔雲道：「另外還有兩個消息，特來向爹禀告！」

「什麼消息？」

「江阿郎走了！」

「哦，可知去了那裏？」

「關外。」

「什麼時候走的？」

「一個月前。」

「就是他一個人？」

「是的。」

「項君彥和西門玉霜呢？」

「都仍在洛陽。」

「他們在洛陽做什麼？」

「第一綢緞莊的生意已復業了！」

「哦，是誰的掌櫃？」

「梁天遠。」

「原來是他！」

「爹，您看要不要動他？」

費嘯天略微沉思了刹那，搖頭道：「現在還不是時候，免得打草驚蛇！」

費翔雲道：「爹，孩兒心中實在有點蹩不住這口氣！」

費嘯天淡淡一笑道：「你該懂得小不忍則亂大謀，蹩着點兒，到了該動他的時候，你想怎麼動他都由你！」

話鋒一轉，問道：「你說有兩個消息，另外一個是什麼消息？」

費翔雲道：「洛陽城內最近出現了一位少年英俠！」

「哦，他叫什麼名字？」

「名叫陳玉俊，外號人稱『洛陽俠少』，洛陽城裏城外的江湖道大都與他有交往！」

「哦，他是洛陽當地人氏？」

費翔雲點頭說道：「他就是那陳家廢宅的少主人，現在陳家廢宅已經修建煥然一新！」

費嘯天微一沉吟，又問道：「他的武功如何？」

費翔雲道：「據說頗為不俗！」

費嘯天道：「可知他的師承出身？」

費翔雲搖頭道：「未曾聽說！」

語聲一頓，眨眨眼睛問道：「爹，此人在洛陽地方已經形成一股勢力，我們要不要去交交他？」

費嘯天沉吟地道：「你的意思呢？」

費翔雲道：「孩兒想親自到洛陽去看看，找機會交交他，摸摸他的底，能用則加以利用，否則便……」

「便」怎麼樣？語聲倏然頓止，沒有接說下去，但却抬手做了個手勢，代替了沒有接說下去的話意！

費嘯天淡淡道：「你這意思雖然很好，但是事情却不宜你親自去辦！」

費翔雲一怔，道：「為什麼？」

費嘯天道：「你不宜到洛陽露面！」

費翔雲眨了眨眼睛，心中忽有所悟地問道：「可是因為項君彥與西門玉霜，現在洛陽城中？」

費嘯天點頭道：「不錯，目前你最好不要與他們碰面！」

費翔雲道：「爹，三個多月來孩兒勤練『摧心掌』力，已經有五成火候，就是與他兩個碰上面動上手，孩兒自信足能制勝！」

費嘯天淡然一笑道：「摧心掌力威力霸道絕倫，放眼當今天下武林，能够接得下這種掌力的人實在不多，憑項君彥與西門玉霜的所學功力，自難接得下你五成火候的摧心掌力，不過……」

語鋒微頓，聲調倏地一冷，說道：「你必須切實記住，目前時機尚未成熟，非到萬分危急之時，不許你輕用『摧心掌』力，你明白了麼？」

費翔雲心頭不由微微一凜，連忙點頭說道：「孩兒明白了！」

費嘯天語聲一轉平和地又道：「目前你除了不宜與項君彥和西門玉霜他們碰面外，也不宜去與那『洛陽俠少』陳玉俊直接交往！」

費翔雲眨了眨眼睛，問道：「這又是為什麼？」

費嘯天淡淡道：「你應該想得到，那陳玉俊既稱『洛陽俠少』，名滿洛陽城，而項君彥與西門玉霜目前又恰在洛陽城中，他們豈會不相識，焉能沒有交往？」

這話不錯，項君彥與西門玉霜既在洛陽城中，陳玉俊既名滿洛陽，他們焉有不相識，沒有交往之理？

於是，費翔雲微一沉吟問道：「那麼，爹的意思打算派誰去呢？」

費嘯天想了想道：「花玫為人聰明機警，她去定能勝任！」

費翔雲雙目一眨，頓然明白乃父心意地輕

聲一笑，說道：「爹，您這一着可眞高，以花玫之美，那陳玉俊必然難逃這一關！」

費嘯天得意地含笑說道：「這就是叫做英雄難過美人關！」

費翔雲眼珠子微轉了轉，道：「爹，花玫大概還未被動過吧？」

知子莫若父，費翔雲這麼一問，費嘯天豈會不明白費翔雲的心意，淡淡道：「你可是想先動她？」

費翔雲道：「否則，豈不太便宜了那小子了！」

費嘯天道：「只好便宜他了！」

費翔雲道：「爹，與其便宜他，何不讓孩兒先動了她！」

費嘯天搖搖頭道：「不行，你絕不可以動她！」

費翔雲愕然一怔！道：「爲什麼？」

費嘯天道：「不讓那小子吃到甜的，花玫便沒有價値了！」

費翔雲心中不由爲未能先動花玫而暗感惋惜的輕嘆了口氣！

費嘯天笑說道：「雲兒，別嘆氣，一個花玫算得什麼，將來大業成就時，天下美女多的是，你要什麼樣兒的沒有！」

費翔雲點頭一笑道：「爹說的是，孩兒只是微感惋惜而已！」

語聲一頓，忽然問道：「爹，您看花玫會靠得住麼？」

費嘯天道：「我想應該沒有問題！」

費翔雲沉吟地道：「爹，爲防萬一，孩兒認爲應該給她服用定時藥物！」

費嘯天笑說道：「此事你不必操心，爹自有更好的辦法！」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你還有別的事情沒有？」

費翔雲道：「沒有了。」

費嘯天道：「那麼你回去吧，回莊以後好好加緊練功，『摧心掌』力不到七成以上的火候，遇上內功深厚的一流高手，便難發揮它的霸道威力！」

「孩兒遵命。」費翔雲點點頭道：「爹何時回莊？」

費嘯天道：「我儘可能在最近期間抽空回莊一趟，頂多不會超過半月！」

費翔雲躬身一禮道：「孩兒拜別！」

「嗯！」費嘯天抬手一擺，騰身電射飛掠而去！

望着費嘯天飛射掠去的背影，費翔雲的嘴角突然浮現起了一絲陰森的笑意！

奇怪？

費翔雲怎會突現陰森笑意，這是爲什麼？

旋而，他笑意一斂，招呼「龍、虎、獅、豹」四衞，率領着四衞飛身而去！

×　×　×

申初時刻，日影偏西。

「忘憂谷」外步履從容地來了一老一少兩人。

老的是個鬢髮灰白，左頰上有着一條寸長刀疤，背上駝峯聳然，年約六旬上下的灰袍老者。

少的是位劍眉星目，玉面朱唇，鼻如懸膽，身穿一襲月白儒衫，二十開外年紀，人品俊逸脫俗的美少年。

老少二人剛一到達「忘憂谷」外，谷口內人影一閃，飄身走出兩名腰佩長劍，二十五六歲年紀的黑衣少年。

兩名黑衣少年併肩而立，問道：「二位何來？」

白衣少年神情瀟洒地含笑拱手道：「請問此處可是『忘憂谷』？」

左首一名黑衣少年點頭道：「不錯，這裏正是『忘憂谷』，二位前來敝谷有何見教？」

白衣少年道：「在下特來拜訪貴谷主，並一遊貴谷勝境！」

那黑衣少年上下打量了白衣少年一眼，問道：「閣下尊姓大名？」

白衣少年道：「在下陳玉俊，承蒙洛陽地方江湖朋友的抬愛，譽稱『洛陽俠少』！」

那黑衣少年目光一瞥駝背老者，問道：「那位老人家呢？」

陳玉俊說道：「他名叫陳福，是在下的僕從！」

那黑衣少年道：「陳朋友是慕名來訪，還是由敝谷弟子介紹來訪的？」

陳玉俊道：「慕名來訪。」

黑衣少年道：「如此請賜下名帖，俾在下入谷通報！」

陳玉俊探手袖中取出一張大紅拜帖遞了過去。

那黑衣少年雙手接過拜帖看了看，說道：「陳少俠請先至客舍奉茶，容在下入內禀報谷主派人相迎！」

陳玉俊領首一笑，說道：「如此有勞兄台了！」

那黑衣少道：「陳俠少請勿客氣！」

目光轉向另一名黑衣少年說道：「十二弟，你招呼陳俠少。」

那被稱做十二弟的黑衣少年點頭說道：「小弟遵命。」

那黑衣少年朝陳玉俊抱拳一拱，轉身飛掠入谷而去！

十二弟立刻朝陳玉俊說道：「在下爲陳俠少帶路前往客舍稍息。」

話落，轉身在前帶路。

陳玉俊瀟洒地舉步與陳福隨後而行。

客舍，是一明兩暗三間石屋，在谷口內左側三丈多地方。

客舍內陳設十分簡單，除桌椅之外，別無他物。

十二弟停步在客舍門外，側身肅客入內！

陳玉俊進入屋內，十二弟立即抬手說道：「俠少請坐。」

陳玉俊默然領首落座，老僕陳福垂手站立在陳玉俊身後。

待等陳玉俊坐定，十二弟抬手一擊掌，左邊裏間立刻應聲走出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眉清目秀，手托茶盤的青衣小童。

青衣小童獻上香茗退下，陳玉俊目視十二弟含笑問道：「兄台貴姓大名？」

十二弟道：「在下姓杜，杜明遠。」

陳玉俊雙手抱拳一拱，道：「原來是杜兄，兄弟失敬了！」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剛才那位的大名是？……」

杜明遠道：「那是在下的九哥，姓范名志豪。」

「杜兄和范兄是盟兄弟麼？」

「不是，我們是師兄弟！」

陳玉俊星目一眨，道：「恕在下冒昧，請問杜兄師承是當代武林那一位前輩高人？」

杜明遠微微一笑道：「在下師兄弟十五人，都是本谷弟子！」

「哦！」陳玉俊雙目異采一閃道：「原來是谷主的高足！」

既是「忘憂谷」弟子，當然是貝天威的徒弟，陳玉俊這句「谷主的高足」，應該沒有說錯！

那知理雖如此，事却不然！

杜明遠竟然一搖頭道：「在下等福緣淺薄，雖然名列本谷弟子，却未能躋身谷主門牆，

所學技藝也均非谷主嫡傳！」

陳玉俊星目一凝，道：「那麼杜兄等所學藝業是傳自？……」

杜明遠道：「本谷五大高手！」

「哦……」

陳玉俊口中方自一聲輕「哦」，正待再有所動問，突聞屋外一陣步履聲响動，兩名青衣漢子已現身客舍門外，停步抱拳朗聲說道：「奉谷主令諭，恭迎『洛陽俠少』陳少俠俠駕入谷晤談！」

陳玉俊長身站起，抱拳說道：「有勞二位，請問貴谷主玉駕現在何處？」

兩名青衣漢子一個白淨臉孔，一個臉孔微黑，全都三十上下年紀，雙目精光灼灼，兩太陽穴高凸，一望而知皆是內外功力均臻一流的好手！

白淨臉孔的青衣漢子立刻朗聲答道：「谷主現在大廳候駕！」

陳玉俊含笑領首說道：「如此，煩勞二位帶路！」

兩名青衣漢子躬身轉身帶路前行，陳玉俊朝杜明遠抱拳一拱，舉步出屋，老僕陳福則緊隨陳玉俊身後。

×　×　×

「忘憂谷」果如傳說不虛，是處山青水秀，遍植奇花異卉，花香撲鼻，鳥語盈耳，景色如詩如畫，置身其間，令人心曠神怡「忘憂」的地方！

大廳，在谷內百丈深處。

大廳的外貌建築巍峨，飛簷走椽，金碧輝煌，遠遠望去，有若紫禁城內的皇宮模樣。

此際，大廳門外那高七級的白玉石階上，氣度岸然的站立着一位面貌清癯，長髯飄胸，身材頎長，五旬開外年紀，神態威儀懾人的青袍老者。

他身後兩旁，一邊四個的垂手肅立着八名年約二十四五，氣宇英挺，腰懸佩劍的紫衣少年。

走近石階下三丈左右，兩名青衣漢子腳步一停，那青衣漢白淨臉的漢子躬身朗聲說道：「客人到！」

青袍老者微一擺手，兩名青衣漢子立卽各自橫跨一步，肅立一邊。

青袍老者目光望向陳玉俊，雙手抱拳朗聲說道：「俠少駕臨，請恕老夫未及遠迎！」

陳玉俊含笑抱拳拱手，說道：「不敢當，在下主僕冒昧造訪，尙請谷主海涵！」

貝天威哈哈一聲大笑道：「俠少請勿客套，忘憂谷素向歡迎各路江湖朋友，武林同道駕臨過訪，俠少何冒昧之有！」

語聲一頓，側身抬手肅客，道：「俠少請入廳中坐談！」

陳玉俊瀟洒地舉步跨上石階，拱手說道：「谷主先請！」

貝天威道：「俠少遠來是客理當先請！」

陳玉俊微微一笑道：「谷主前輩高人，譽滿武林，在下一介末學後進焉敢僭越失禮！」

貝天威倏又哈哈一笑道：「俠少既如此客氣拘禮，那麼你我就把臂同行而入好了！」

語聲中，探臂伸手，一把握上了陳玉俊的右臂！

陳玉俊立覺右臂猶如上了一道鐵箍，心知貝天威是有意試探他的功力！

爲了免被貝天威輕視，連忙暗提一口眞氣，潛運八成功力，凝貫右臂！

貝天威的一隻手掌頓如抓在一根銅鐵上，心中不由微微一驚！目閃異采的笑說道：「俠少高明！」

陳玉俊淡然一笑道：「多謝谷主誇獎，設若谷主再力加一分，在下可就要吃不消了！」

貝天威大笑道：「俠少忘謙了！」

二人挽臂跨步入廳，分賓主落座，老僕陳福也跟隨入廳，默立陳玉俊身後。

一名綠衣小婢自廳後走出，獻上兩杯香茗退下。

貝天威雙目忽然微微一凝，道：「俠少駕臨敝谷，是慕名來訪，還是？……」

陳玉俊道：「在下久慕貴谷山青水秀，鳥語花香，景色如畫，令人心曠神怡，特來瞻仰勝境，並一睹谷主風儀！」

「哦！」貝天威道：「這麼說，俠少和其他駕臨敝谷的江湖朋友一樣，也打算在敝谷小作盤桓了？」

陳玉俊點頭道：「谷主若然歡迎，在下擬在貴谷打擾三日！」

貝天威笑說道：「歡迎！歡迎！像俠少這等少年俊彥，想請都不易請得到，焉有不歡迎之理！」

陳玉俊笑說道：「谷主這麼一說，在下實感愧不敢當得很！」

貝天威大笑道：「俠少何必忘謙，老夫所說可是句句由衷之言！」

話鋒一頓又起，說道：「俠少人品俊彥，氣宇英挺，風儀令人愛慕，老夫一見便覺十分投緣，有心攀交，與俠少結爲忘年好友，不知俠少意下如何？」

陳玉俊連忙拱手道：「承蒙谷主垂愛，在下衷心深感榮寵，只是……」

貝天威道：「可是老夫不配攀交？」

這話，好不厲害，好不令人難答！

然而，陳飛虹要是連這麼一句話都應付不了，江阿郎也就不會得對他委以重任了！

陳玉俊劍眉微揚，拱手正容說道：「谷主言重了，谷主當世武林前輩高人，『忘憂谷』威望，在武林中正如日之中天，在下只不過是個初出江湖的末學後進，若說不配攀交，該是在下！」

貝天威凝目道：「如此，俠少那『只是』是什麼？」

陳玉俊道：「在下之『只是』，實是緣於在下年輕淺薄，無德無能，焉敢不識禮數，與谷主言交耳！」

貝天威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俠少好會說話，好會自謙！」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以俠少出現洛陽月餘時間，卽已名滿洛陽，博得『洛陽俠少』之美譽而言，若說是無德無能，武林中只怕再也無人敢論什麼『德能』了！」

陳玉俊微微一笑道：「谷主這麼一說，在下就更感慚愧了，在下雖承洛陽地方江湖同道抬愛，賜予『洛陽俠少』美號，其實在下乃是藉祖餘福蔭而已！」

貝天威笑說道：「俠少不必再自謙客氣了，現在老夫只問俠少願不願交老夫這朋友？」

陳玉俊星目一眨，問道：「如不願便怎麼樣？」

貝天威目中飛閃過一絲詭異之色道：「不怎麼樣，不願便算了！」

陳玉俊道：「決不爲難勉強在下？」

貝天威搖頭道：「以老夫的身份，焉能作那無禮勉強之舉！」

陳玉俊微一沉吟道：「在下請問，與谷主相交，對在下有好處麼？」

貝天威點頭道：「當然有好處！」

陳玉俊道：「有何好處？」

貝天威道：「老夫當於三月之內，使『洛陽俠少』之名名滿天下武林！」

陳玉俊星目一睜，道：「眞的？」

貝天威正容點首，說道：「老夫向來是說一無二！」①

（未完）

武林軼事

樂毅·文
盧令·圖

洪熙官技壓鐵香爐



秘技千家手

嶺南的拳術，以洪拳爲主，一共有五家拳術稱霸，叫做洪，劉，蔡，李，莫，可見洪字行頭。

所謂洪字，卽是以洪熙官爲首的一種拳術，實在亦是少林拳脚裏面當中的一種，不過，洪熙官打得最爲出色，而且有過正式記錄，一拳打死人，那是不容易的，故此，一般練拳的人都首先推重洪熙官，這一派拳術就以洪字爲主。

說到洪拳，有些人認爲它的舉動太慢，相鬥之下似乎吃虧，實則不然，舉動靈敏的人，往往手脚缺少斤両，馬步不够堅實，欠缺硬勁，相鬥之下，便會吃虧，故此，練拳之人，首先就要講究橋手馬步，認眞够堅挺，然後談得上靈活，事實上洪拳並非不靈活的，而且除了掌和拳之外，還有幾種脚法可供運用，不過，一般人看見師傅敎洪拳，俱是從紮馬做起，起碼要紮了半年的馬步，然後開始練拳，便覺這一派拳術的進展太過緩慢，僅此而已。

紮馬是否有用呢？這個問題，很難用三言兩語解釋出來，有些拳術碰頭就飛脚去踢，對於紮馬，自然是比較輕視的了，再又因爲他們的脚踢得特別高，每逢踢高脚，下盤就不够堅穩，故此，這一派拳術另有套打鬥方式，全部採取攻勢，對紮馬就比較上沒有那麼重視了，泰國拳就是喜歡踢高脚的一種拳術，甚至踢出旋風腿來，如果他們的馬步落地生根，踢脚就慢了一點，因此，這一派拳術就不很重視紮馬的了，此外，南拳裏面大多數拳術都是紮馬的，不止爲了下盤有勁，碰頭打鬥之際，不容易被人拖倒，而且有另外一種妙用，不妨一知。

巧伏香爐脚

拳術有云：「北人騎馬，南人乘船，故此，南拳北腿，各有獨到之妙。」

這話屬實，南方的人往往坐船，如果馬步不穩，在船上打鬥，就認眞吃虧，身子一幌，站也站不牢，如何打鬥呢？故此，南人學習拳脚，就要講究紮馬，先求站穩了自己，然後發招出擊，正如北拳擅長飛脚跳躍一樣，原因是北方人很少機會乘船，却經常騎馬，倘若從馬上作戰，往往由本身的坐騎飛躍到對方的身上，雙雙倒地，因此，他們那邊很重視整個身體飛躍的姿態，而且很有興緻研究倒地打滾，如何取勝。

總之，南拳重視紮馬，那是地理環境的影响使然，事實上紮馬對於發拳確有多少幫忙，不止是落地生根，避免對方拖動自己，失去重心，還有另外一種妙用，原因是紮定馬步發拳的時候，能够打出腰勁來，同是一拳，若練多時，不止此是打出臂力，還可以把腰勁同時加在那一拳上面，然後打出，當然它沉重得多。

洪熙官的穿心拳，就是以此成名，兩人搏鬥，愈打愈近，他乘虛而人，一拳打向對方的中部，從子午馬轉成四平大馬，那一拳就打得更長，因爲他拳大如斗，而且拳上有勁，由於那一拳是在轉換馬步當中打出的，比較平時發拳長了幾寸，打得更加入心入肺，向對方中間偏左之處的心窩地方，一拳撞擊，認眞沉重，如果對方是沒有武功根底的人，很容易就給他一拳打裂心臟，卽時喪生，在拳譜裏面談及穿心拳，就指洪熙官這種拳法而言，如果由弓箭式變四平大馬之際，根本上馬步不穩，那一拳就無法打得如此够威，故此，紮馬之利，不止

爲了守勢，就算發拳進攻，把腰勁打出，也是一個絕招。

洪熙官當時有了名氣，自然樹大招風，有些武林高手找他較量，其中有一個人姓林，單名一個邦字，林邦此人，擅長一種絕招，叫做「香爐脚」，綽號「鐵香爐」。他的拳風虎虎，馬步堅牢，不消說了，更古怪的就是扭步出擊，先行坐低半步，右脚壓住左脚，由於兩脚扭曲，看來好像一個香爐，故此稱做鐵香爐，照理這種馬步是不容易站得穩的，他却站得非常穩，不但如此，而且他的香爐脚忽左忽右踢出，不容易捉摸，因此之故，有許多江湖好漢都給他擊倒，由於洪熙官的名氣漸响，他心有不甘，便找個機會硬說洪熙官的徒弟滋事，要找洪熙官算賬。

那天，他單人四馬闖入洪館，見面就向洪熙官指責，說他的徒弟不够斤両，只知道欺負武功低劣的人，稍爲有份量的拳師便不敢交手，無中生有，瞎說一頓，把洪熙官氣得七竅生烟。

洪熙官一怒之下，說：「你既然說我的徒弟的功夫仍未練得到家，就在外邊欺負別人，影响武館的生意，那麼，請你跟我在這裏玩玩好了，如果你能够把我擊倒，我就立刻結束此館，所有徒弟歸你指教，反之，你若是我打敗，悄然而去好了，以後沒有人會說你的閒話，你的高見如何？」

原來洪熙官因爲拳師登門打架的人太多，他就立下規矩，在他的武館裏面另有一個大堂，沒有窗門，只有前扇門戶，他跟那個拳師走到大堂裏面，就把前後兩扇門關閉，兩人就在那個地方交手。他照例總是想辦法屈服對方，但却沒有使他受傷。交手之後，仍然臉露笑容，送客出門，那些徒弟也不知道他們兩人如何較量高下，甚至不知道誰勝誰負，只是別的武館那個教頭怒容滿面的走進來，但却低頭走出，那就顯然分出勝負了，不過，他們不知道那些人如何交手，如何過招，想在背後說些閒話，也不知道如何說起，這樣處理，對雙方都有好處，洪熙官認爲林邦此人的功夫有限，故此，邀請他到大堂裏面玩玩。

林邦早就聽見過洪熙官用這種方式使登門挑戰的拳師知難而退，既然那時洪熙官口裏這樣說，大概不是徒托空言的，林邦點了點頭，便說：「我們到大堂裏面玩玩也好。」

洪熙官的徒弟一向就懂師傅的意思總是想息事寧人，故此，師傅跟任何一個拳師較量高下，總是不會走進大堂去看的，何況大堂前後兩扇門都關得緊緊，他們想看也無法偷窺呢？故此，林邦很是放心。悄然跟着洪熙官走入大堂之內。

那個大廳是日字形的，闊兩丈，長三丈，最合打武人的意思，再又因爲廳中並無任何家具，亦無武器，地上沒有油漬蠟痕，不會滑脚跌倒，在那種地方較量武功，相當理想，因此，林邦認爲對方並非佈局害人的，準可以任意發招。

兩人同到大堂之內，林邦首先站定脚步，然後說：「洪師傅，打算怎樣過招呢？」

洪熙官冷然說：「我並無招式，你喜歡採取攻勢就發招進攻好了，反之，你想採取守勢，由我發招，亦無不可，聽說你綽號鐵香爐，那雙香爐脚天下無敵，可否就使用這種絕招，給我開開眼界呢？」

林邦聽了，毫不考慮就說：「我這一個綽號是別人喊出來的，我並非天下無敵，那雙香爐脚誰都知道只是坐低半步馬，然後卸馬發招出擊，料想這種拳脚仍然瞞不過洪師傅的一雙眼，不過，我擅長先守後攻，現時我就用香爐脚應戰，請洪師傅先發招，好不好？」

洪熙官說了一聲：「好！」

他閉上了咀，隨卽慢慢的移步走近，那時，林邦說完這句話，立刻擺下一招，左手在前，右手在後，那一個脚步正是香爐脚。

這樣子的怪招，實在見所未見，根本上身子已經扭側了多少，馬步未必堅牢，就算堅牢，仍然吃虧。何以他喜歡擺這種招呢？當時看到眼裏，不覺有些驚異。

洪熙官再走近點，說：「林師傅，你這個香爐脚似乎有些弱點，如果我用脚法進攻，你如何抵禦呢？」

林邦笑了笑，說：「我擺得出火燒一炷香這一招，就不怕你進攻，你想用脚，用拳，抑或拳脚齊施，任由尊意好了。」

洪熙官聽了，點了點頭說：「我就用脚進攻，先用脚，再用手，現在發招了。」

明人不做暗事，他愈走愈近，到了跟林邦僅有四尺多遠，忽然向前跳了半步，左脚踏地，右脚便卽撐出，這一脚是鐵劃脚，乃係低脚出擊的，他那脚向對方的膝蓋骨撐過去，心裏暗想，香爐脚雖擺得四平八正，有如生鐵鑄成，站得非常穩，但因膝蓋骨並無肌肉掩護，練亦練不到，該處中了一脚，必然倒地，故此他用這一招出擊。

林邦身經百戰，當然明白，洪熙官剛剛起脚，他就移步換形，身子一扭，卸了半步，避開對方的鐵劃脚，然後用香爐脚下邊自己壓自己的一條左腿閃電出擊，由於他已經轉了半邊身，那一脚踢出來，是由斜裏橫掃過來的，又快又準，普通人簡直避無可避，就算洪熙官也是無法閃避的。

因爲他的身子已經變成金鷄獨立的姿態，僅有一脚承着自己的體重，另外一脚踢出已經落空，急切之間，避無可避，不過，洪熙官苦練多年，洪拳裏面的千字手，十分有用，一隻手掌由上至下，使勁劈下去，不過一個千字手，林邦橫掃過來的一脚就給他打中，幌了一幌，然後收脚，連退兩步。

洪熙官說：「你的脚起得極快，但是，碰着我的千字手，就無所施其技，老實說，如果彼此不是練武之人，我這一下千字手用掌筋劈在你的小腿脛骨之上，恐怕你的一條腿便會折斷，現時我只是震你一震，使你明白香爐脚仍然沒有力量壓倒洪拳，僅此而已。請你返家休息，不必再鬥。」

論理林邦應該知難而退，可是，他存心挑戰，以爲必操勝劵，怎料敗在對方的千字手之下，而且聽了這幾句話，飽受奚落，未免難堪，因此他大喝一聲，不肯罷手，彷如雄鷄似的飛撲過來，上邊用穿花蝴蝶掌，下邊用掃脚，連消帶打，好像是風車似的旋轉，向洪熙官撲攻。

洪熙官的洪拳並非只能擊人，且能化解，他用七八種手法，身隨步轉，化解了對方的攻勢，看準機會，又一個千字手，由上至下，直劈過來。

可是，這一劈並非打在對方的大腿或小腿，而是打在對方右邊肩膊骨上面的琵琶筋，那一條筋是連貫於肩膊與頸子的大筋，驟然受擊，一陣痳痺，整個右臂就痠軟起來，右手不自覺的垂下。

整個局勢發展到這裏，林邦當然明白，簡直無法再打，只好勉强陪着笑臉，點頭稱讚洪熙官一聲，隨卽轉身走出。

林邦就此走開，洪熙官也沒有把他們兩人較量的情形說出來，很少人知道林邦連吃兩下千字手敗陣。

不過用千字手制服香爐脚這一招，却是洪門子弟所懂得的一個拆招方式，相當有勁，練武的人，不妨把它看做一種參考。

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怒馬香車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文眞眞潛進天一門地下魔宮，與天一門主拚搏五十招後，斤兩悉稱，不分勝負，天一門主依諾以貴賓禮送文眞眞出魔宮。文眞眞離開地底魔宮不遠，爲天一門主正宮娘娘及四護法攔截，文眞眞把天一門的四護法擊退後，正宮娘娘親自仗劍出門，兩人正激鬥間，驀傳來一聲嬌喝，着文眞眞不可戀戰，强敵即將大舉到來，速退，天一門主正宮娘娘邊全力出擊，邊冷笑截口說，已退不了啦——語聲未落，遠處傳來三聲霹靂巨震，只聽一個蒼勁的沙啞語聲，呵呵大笑，道：慾望香車車主，也不過如是——

香車藏艷質

「放屁！憑你這種見不得人的下三濫，哪有資格跟咱們車主交手！」

「那麼，妳是誰？」

「老娘是眞眞的乳母……」

「那眞是失敬得很……」

對話聲中，那一聲比一聲强烈的霹靂巨震，一直連綿不絕地傳出。

接着，又傳來一聲怒喝道：「眞眞，妳還不走！」

文眞眞揚聲嬌應道：「我這就走啦！」

青衣婦人一面加緊搶攻，一面嬌笑道：「丫頭，來不及啦！」

「閃開！」

隨着這一聲「閃開」，文眞眞手中的紅綾軟帶，忽然化作一道長虹，有如毒蛇出洞，挾着破空銳嘯，疾如激矢似地，向對方射去。

勢疾勁猛，憑青衣婦人身手之高，也不敢輕攖鋭鋒，而不得不閃身暫避。

也就在這刹那之間的緩衝中，文眞眞已翩若驚鴻地，長身而起，淩空劃下一個美妙的半弧，向山下疾射而去。

半空中傳來一串銀鈴似的嬌笑道：「娘娘，少陪了……姥姥，眞眞先走啦……」

怒劍揭眞情

遠處，傳來一聲嬌笑，說道：「老娘也少陪……」

很顯然，文眞眞那位乳母也走了。

只聽得一個蒼勁的語聲怒喝道：「留下命來！」

那沙啞語聲，又沉聲喝道：「算了！窮寇莫追……」

那青衣婦人向那四個呆立一旁的灰衣人怒叱道：「你們四個，還不給我滾！」

「是是……」

那四個灰衣人一齊喏喏連聲地，向青衣婦人躬身一禮，轉身疾奔而去。

一道人影，有如長虹經天似地，疾射當場，赫然就是那位天一門的門主。

不過，此刻的天一門主，臉上也戴了一幅紗巾。

他，向着青衣婦人笑問道：「娘娘，瞧出甚麼端倪沒有？」

「沒有。」青衣婦人顯得沒精打彩地，反問道：「你呢？」

天一門主苦笑了一下道：「我也一樣。」

「……」青衣婦人輕輕地嘆了一聲。

「娘娘，別洩氣，從現在起，咱們全力對

付那慾望香車，不怕它不現出原形來。」天一門主說得蠻有把握似地。

青衣婦人長嘆一聲道：「說來够咱們慚愧的，竟然連人家的武功路數，都瞧不出來。」

天一門主苦笑一聲，道：「對於方才那老婆子，她所使的神功，我已經瞧出一點兒了，只是……」

「怎麼樣？」

「好像跟本門的大靜神功近似。」

「近似？那是表示你還不能確定？」

「唔……」

「方才，你說只是，那是甚麼意思？」

「那是表示我有一個假想，如果不幸而給我猜中，那是很令人頭痛的一件事。」

青衣婦人若有所悟地道：「對於你那個假想，我也有點明白了……」

天一門主截口一嘆，說道：「我們回去再談吧……」

× × ×

這兩位回到那古墓中的密室之後，青衣婦人有點迫不及待地問道：「你那假想是怎樣的？現在可以說明了。」

天一門主苦笑道：「娘娘，有關詹老怪的武功來源，妳總該知道一點吧？」

「唔……」

「如果說，慾望香車車主的武功，也與咱們同源，那不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嗎！」

「我的想法却不一樣，即使慾望香車車主也獲得了詹老怪的武功，也決不會强過咱們去，咱們人多勢衆，可以將其各個擊破。」

「如果她們是直接跟白雲山莊有關呢？」

「那不可能，白雲山莊早已不許過問江湖中事，他們不會自毁禁令的。」

「娘娘，皇帝的聖旨，有時候也可以更改的。」

青衣婦人身軀一震道：「你是說，白雲山莊可能會改變作風……」

這二位，一個是一口一聲「娘娘」，而身爲「娘娘」的青衣婦人，却始終是你呀你的，這情形，可實在有點兒不太正常。

難道說，這也是「唯大丈夫能懼內」的具體表現嗎！

天一門主道：「那是很難說的。」

青衣婦人笑道：「其實，只要我們能獲得那一份寶藏，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談何容易……」他苦笑着。

「對了，你認爲杜少恆是眞的不知道呢？還是故意裝胡羊？」

「也許兩者都有可能。」

「那麼，下一步準備怎麼辦？」

「我想，且等跟軍師研商之後，始再作決定。」

「也好……」她輕輕點着頭。

天一門主忽然邪笑地說道：「娘娘，如果妳肯親自去跟杜少恆談談，也許會有意外的收穫……」

不等他說完，青衣婦人已嬌哼一聲道：「你眞是異想天開。」

「我不過是提供妳一個意見而已。」

「讓我冷靜地考慮一下吧……」

× × ×

今夜，陪伴杜少恆的，還是俏丫頭多梅。

多梅一進房門，就嬌笑道：「少恆，二娘娘還是不會來，由我陪你，你不討厭嗎？」

杜少恆一伸猿臂，將她摟入懷中，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道：「有着這麼一位善解人意的美人兒陪着我，我怎會討厭哩！」

她，像依人小鳥似地，偎在他懷中，媚笑道：「唔……這還差不多，否則，我剛剛獲得的好消息，就不會告訴你啦！」

「好消息？是哪一方面的？」

「自然是有關你我兩人的呀！」她，媚笑着接道：「抱我到床上去，再慢慢談……」

上了床後，俏丫頭又正經起來：「少恆，你得老實一點，先聽我講一個故事。」

「行！對於美人兒的命令，我是一向樂於遵從的。」他忽然一怔道：「多梅，妳不是要告訴我好消息嗎？怎麼又講起甚麼故事來？」

「這是二而一的事，你懂嗎？」她的纖指在他額頭上輕輕點了一下。

「好！我正恭聆着。」他苦笑着。

沉吟了一下，多梅才悄聲說道：「少恆，令尊生前，果眞不曾交給你甚麼秘笈和別的東西？」

「我說沒有就是沒有，這一點，妳必須相信。」

「我是信得過，但人家却不一定相信。」

「妳說的是那天一門主？」

「唔……」多梅嬌笑道：「憑良心說，少恆，現在，我倒希望你說的話是假的。」

「爲甚麼？」

「因爲，如果你說的是假話，則表示令尊生前，曾經有極珍貴的東西交給你。」

「假使老父生前，的確交給了甚麼珍貴的東西給我，對妳又有甚麼好處？」

「那樣一來，你，我，都可以青春長駐，也可以成爲當代武林中的無敵高手。」

「那的確是非常具有誘惑力，」杜少恆苦笑着接道：「可惜的是，先父不曾交甚麼東西給我。」

「少恆，只要你肯相信我，誠心跟我合作，這目的還是可以達到的。」

「甚麼目的？」

多梅道：「就是那永駐青春，成爲無敵高手的目的。」

「這就是妳方才所說的好消息？」

「是的，」多梅娓娓地接道：「天一門主用盡千方百計刼持你，以及我多梅不惜屈身奴僕，潛伏這兒，爲的都是同一個目標。」

杜少恆道：「就是那青春永駐，成爲無敵高手的目標？」

「不錯。」

杜少恆蹙眉問道：「那究竟是一些甚麼寶物呢？」

多梅道：「那是半分藏寶圖，據我所知，那張藏寶圖一共分爲四份，現在，我已確定，那藏寶圖的一半是在天一門主手中，如果說，將那張藏寶圖分爲上下二部的話，則天一門主手中，所獲得的，是上半部的左半和下半部的右半，聽懂了嗎？」

「懂！懂！一張圖，這麼一分割，可就是等於是一張廢紙了，」杜少恆接問道：「多梅，這些，妳是怎麼知道的，又難道妳已經看到了？」

「並沒看到，我不過是由天一門主與娘娘的片段對話中加以串連後所作的假定，但我自信，我這個假定絕對不會錯。」

「妳的所謂合作計劃，就是想獲得天一門主手中的那半份藏寶圖？」

「是的。」

「那只是半份圖，即使獲得了，還不仍然等於是一張廢紙！」

「在別人手中是廢紙，但在我手中，却是無價之寶。」她笑了，笑得好神秘。

「難道說，那另外的半張圖，是在妳的手中？」

「這下子，你總算聰明起來啦！」多梅俏臉一整，道：「少恆，到目前爲止，知道這一秘密的！還只有你我兩人，你明白這事情的嚴重性嗎？」

「放心，我不會洩漏的。」杜少恆苦笑道：「天一門主自稱是先父身邊的人，獲得那半份藏寶圖，可以說得過去，妳，年紀輕輕，不可能是先父身邊的人，那半份藏寶圖又是怎麼獲得的？至於我自己，身爲先父親生兒子，對這麼重大的事情，卻一無所知，這情形，可眞該叫我愧煞！」

「少恆，你不用難過，你之所以對這事情一無所知，可能是別有緣故，」她笑了笑道：「至於我之所以獲得這半份藏寶圖，卻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所促成的。」

「唔……我正恭聆着。」

在這節骨眼兒上，多梅卻將話題岔了開去忽然說道：「少恆，你知道公冶十二娘的來歷嗎？」

「不知道啊！多梅，怎麼妳又說到題外去了？」

「別忙，我說的還是主題。」多梅含笑接道：「現在我告訴你：公冶十二娘，就是以前雪山老怪公冶煌的曾孫女。」

杜少恆禁不住身軀一震，道：「妳說的就是那七十多年前跟白雲山莊作對的那個雪山老怪？」

「不錯。」

杜少恆輕輕一嘆道：「憑公冶十二娘的家學淵源，武功方面，很可能還會強過那位天一門主，否則，天一門主不會那麼縱容她。」

多梅道：「你說的是十二娘對男人的放縱方面？」

「唔……」

「這一點，我卻不同意，因爲，據我所知，天一門主對每一位娘娘都是縱容的，而且，他的縱容是另有目的，決不是由於武功高低的因素！」

「另有目的？……那是怎樣的目的呢？」

多梅含笑接道：「是爲了攏絡人心，他的每一位分宮娘娘，也就等於是各地分舵主的愛寵，你想，這情形，怎不教那些分舵主對他忠心耿耿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呢？」

杜少恆苦笑道：「以自己的老婆，去攏絡手下人，也只有那個寡廉鮮恥的東西才作得出來。」

多梅嬌笑道：「你的腦子未免太頑固了，官場中，不也有很多人以自己的老婆去巴結上司的嗎！」

「不錯，儘管有媚上媚下之分，但目的則一，算得上是殊途同歸。」

「殊途同歸是不錯，但論及當事人的犧牲精神，卻是有雲泥之別的……」

「啊！想必還別有高見？」

「是的！你且洗耳恭聽吧！」她嬌笑着接道：「那些以自己老婆去巴結上司的人，必然是因爲他的床頭人年輕貌美，或者是床笫間別有功力，試想，以此等貨色去孝敬上司，他的犧牲有多大？」

「犧牲固然是大，但他們的收穫也常常是很豐碩的，只要他所巴結的那個上司不垮台，他就可以步步高陞，名成利就，誰敢笑他的烏紗帽上加了綠頭巾哩！」

「但咱們這位門主就不同了，他所用來攏絡手下人的，沒有一個算是他的專寵，所以根本談不上犧牲，嚴格說來，還應該算是那些被攏絡的人，幫了他的大忙哩！」

「此話怎講？」

「他廣田自荒，暴殄天物，那些人替他耕之耘之，辛勤灌漑，又怎能不算是幫忙！」

「死丫頭！妳這張咀皮好刁鑽！」

「我說的都是實情呀！」

「實情是不錯，但妳可得當心，如果那些烏紗帽上加綠頭巾的官大人，利用職權，給妳安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那才是吃不了，兜着走哩！」

「你可以放一百二十個心，像那種寡廉鮮恥的官大人，只會在自己下屬前端架子，欺壓善良百姓，在我面前，叫姑奶奶還來不及哩：：嗨！你怎麼又不安份起來！」

杜少恆涎臉笑道：「此情此景之下，恐怕只有木頭人才能安份。」

「不行！」她按住他那雙不安份的手，「咱們還要談正經事！」

「唔……談正經事，我倒是希望先聽聽，妳獲得那半份藏寶圖的經過。」

「好的，方才我們已談到公冶十二娘的來歷，現在再談我跟她結識的經過！」

「這一段結識經過，也跟那半份藏寶圖有關？」

「當然！」

「好！請說下去。」

「說來已經是半年以前的事了，」多梅沉思着接道：「那時我途經王屋山山區，由於錯過了宿頭，不得不連夜趕路，却被一聲悽厲的慘號，將我引到一家獵戶的茅屋中，可是，我遲到了一步，那個年輕獵人和他那懷有身孕的妻子，業已慘死當場……」

「那是怎麼回事？」

「是一對江湖敗類，取胎煉藥……」

「那眞是天理難容！」

「是啊！所以，我一進門就將那正準備剖腹取胎的女的殺死，很顯然，那女的的武功相當高明，儘管由於我的趕去是事出意外，但她臨死前的反擊，却證明她的武功比我差不了多少。」

杜少恆笑道：「那妳當時算是很僥倖，因爲，女的尚且如此了得，那男的的身手，總不至於不如女的，如果他們兩人聯手……」

多梅白了他一眼，道：「少自作聰明，好嗎？」

杜少恆苦笑道：「行，行……」

多梅道：「事實上恰恰相反，那男的武功，比女的還要差哩，一見他的同伴死了，立即矮了半截，叩頭如搗蒜地，哀求饒命，並願獻出半張藏寶圖……」

「哦！這就是妳那份藏寶圖的由來？」

「不錯，但當時我眼見那獵戶夫婦死狀之慘，我一氣之下，還是將那斯殺了。」

「那是一對怎樣的人……」

「跟你我差不多。」

杜少恆禁不住苦笑道：「多梅，妳怎可將咱們和那種下三流的江湖敗類相提並論！」

「我說的是年齡方面，」多梅接道：「那女的只有十八九歲，男的却是四十出頭的中年人，當然，我也問過那張藏寶圖的來歷，他說是得自他的主人，也就是令尊的手中，偸出來的……」

杜少恆禁不住截口罵道：「該死的忘八蛋，他叫甚麼名字？」

「這個，我倒是不曾問過。」

「以後呢？」

「我剛剛殺死那斯，將那半份藏寶圖收好，公冶十二娘也剛好趕了來，說來也眞妙，那個女的，竟是十二娘的身邊的侍女。」

「妳殺了她的侍女，她會放過妳？」

「她當然不會放過我，但她在交手之前，却提出一個奇妙的條件，她說，只要我能接下她十招而不死，她可以不再殺我，但却要我遞補那侍女的職務……」

杜少恆道：「哦！莫非這就是妳在這兒當侍女的原因？」

「在當時，這是主因，但現在，却只能算是原因之一了。」

杜少恆笑問道：「這也有解釋嗎？」

多梅道：「當然有，當時，她封閉我的眞力，一直到三個月之後，見我一切表現都很好，才將禁制解除，那時，本來我想乘機開溜的，但由於獲得一個意外的消息，所以我才決定再呆下去。」

「那是一個怎樣的消息？」

「那消息，跟你這個活寶有關……」

「啊……」

「我於十二娘與門主閑談中，獲悉他們不擇手段，逼你出面的原因，是爲了那半張藏寶圖之後，自然捨不得開溜啦！」

杜少恆笑道：「妳是打算伺機將那存於門主手中的半張藏寶圖竊取過來？」

「是的，但我自己明白，這不是短時期所能辦到，而且，困難和危險性都很大，」她嬌笑着問道：「少恆，有關我的一切，都已說明了，還有甚麼疑問嗎？」

「有。」杜少恆沉思着接道：「首先我要明白，起初妳對我的那種不够明朗的態度，究竟是甚麼原因？」

「說來也很簡單，起初，我很想將你立即救出去，因爲，在我的想法中，藏寶圖既然是屬於你們杜家，你是杜家的少主，理論上，不須要那份藏寶圖，也應該能找到那寶藏。」

「但事實上，我却是一無所知。」

多梅忽然岔開話題道：「少恆，當你第一次進入這古墓中，我們兩個人膩在密室中，向大廳瞧熱鬧的情形，還記得麼？」

「當然記得。」

「就在那段時間，有人在暗中以眞氣傳音向我指示，她說她是慾望香車車主，她叫我暫時不要急於救你出去，但要我好好伺候你，另候指示，以後，她會設法促成我的心願……」

杜少恆不由連忙問道：「以後，她有過甚麼指示嗎？」

多梅道：「有，她說，藏寶圖無關緊要，只要我照顧你的安全，並設法查明那位門主的眞實身份。」

「那麼，妳已見過那慾望香車的車主？」

「是的。」

「那是一個怎樣的人？」

「是一位很美很美的中年婦人。」

「有甚麼特徵嗎？」

多梅苦笑着說道：「這個，我倒是說不出來。」

沉思了少頃之後，杜少恆才接問道：「對了，那位慾望香車車主，是否跟文眞眞姑娘很近似？」

「可是，我還不曾見過那位文姑娘呀！」

杜少恆輕嘆一聲道：「如此說來，見了也還是等於不曾見過。」

多梅神秘地一笑道：「我想，那位香車主人，過去一定跟你有甚麼淵源。」

「何以見得？」

「因爲，她是那麼關心你，而你以前又是一位艷聞頻傳的大情俠。」

「這些，暫時不談，」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對於妳，我心中還有一個疑問……」

「不要緊，有話就問，我已下定決心，在你面前，我不保持任何秘密。」

「那我先謝了！」

「別客氣，說吧。」

「妳，」杜少恆注目接道：「年紀輕輕，武功都相當出色，究竟是甚麼來歷？還有，在床笫間所表現的，完全是大將風範，論功力，很多閱歷豐富的成年女人，也比不上妳，我絕對不相信這完全是天賦。」

「是的，我承認我的床笫間的功夫，一半是後天環境所促成，只有一半是天賦。」

「可以說詳細一點嗎？」

「當然可以，不過却必須由我的來歷說起才行。因爲，這本來就是二而一的問題。」她略爲一頓，才輕嘆一聲道：「其實，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來歷。」

杜少恆不由一怔道：「世間會有不知道自己來歷的人？」

「天地之大，無奇不有，我想，在茫茫人海中，不知道自己來歷的人，決非只有我一個人。」

「唔……只是，妳這來歷如何說起呢？」

「就我自己所知道的說吧！」她幽幽地一嘆道：「從我有記憶起，我就跟着一個跑江湖賣藝的馬戲班，所以，我的武功，是從幼年就紮下根基的。」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父母是誰，當然也不知道自己姓甚麼，從小人家就叫我多梅，一直到現在。」

杜少恆忍不住揷口問道：「妳沒問過那位馬戲班的班主？」

「問過，他說我是路邊的棄兒，從小就由他撫養長大，由於我是在一個梅林中被檢到的，所以他才替我取名多梅。」

「那馬戲班主對妳很好？」

「好。」她苦笑道：「開始是很好，但在我十三歲時，就奪去我的貞操……」

「該死！」

「那老傢伙嗜色如命，又擅長採補，馬戲班中所有女孩子，都受過他的蹂躪。」

「以後呢？」

「以後，我偕同班中一個比我大兩歲的姑娘溜之大吉，在流浪途中，我被一個獨行大盜看中，那傢伙武功好，床笫間更是有一套，我現在的武功和床笫間的一套，都是那時候所學的，可惜的是，我和他相處不足兩年，他就遭到仇家的暗算，毒發身死。」

「以後，妳就到這魔宮中來了？」

「不錯。」她又幽幽地嘆了一聲。

「對今後，妳有甚麼打算？」

多梅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今後的打算，我已經說得够明白了，你是故意裝迷糊，還是存心將我拋棄！」

杜少恆涎臉笑道：「我怎能捨得將妳拋棄哩！」

「但願你言出由衷，」多梅神色一整道：「我的一切，都已經毫無保留地告訴你了，我年紀輕輕，却是艱苦備嚐，歷盡了滄桑，少恆，希望你記住自己的諾言，今後，我倆休戚相關，安危與共。」

「我不會食言背信的，對了，多梅，有關妳的一切，十二娘知道了多少？」

「除了那半份藏寶圖和我現在的企圖之外，我全都告訴過她。」

「她是否疑心過妳？」

「不會，事實上，我已成了她的心腹之一，我知道她在這兒是別有企圖，不過，究竟是甚麼企圖却還沒弄清楚。」

「她是否也想獲得那份藏寶圖？」

「當然會想，但我敢斷定，那絕對不是她最先的企圖。」

「啊！她還有些甚麼企圖呢？」

「我已說過，我還沒弄清楚，」多梅苦笑了一下道：「少恆，莫管別人的事，先談我們自己的問題吧！我想，當他們再向你提及令尊交給你的甚麼物件時，不妨以一種模稜兩可的語氣，暫時穩住他們。」

「然後呢？」

「聽慾望香車主人的提示，再定行止。」

「妳那麼相信那樣一個神秘莫測的人？」

「我不相信她能相信誰哩！以往，我是一

個來歷不明的孤兒，現在，我還是孤軍奮戰，雖然認識了你，但你的處境並不比我好，何況……」她忽然以一聲苦笑結束她的談話。

「何況怎樣啊？」

「我還不知道你對我是否有誠意。」

「請相信我，多梅。」杜少恆正容接口道：「只要我還能有揚眉吐氣的一天，我決不負妳……」

「不！必須是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負我才行。」

「好！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負妳，皇天后土，共鑒此心……」

「謝謝你！」她主動給了他一個熱吻。

似水柔情與火樣的熱吻，都不曾消除杜少恆心靈深處的隱憂。

因此，一個深長熱吻之後，杜少恆却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多梅嬌笑道：「少恆，別為未來煩心，你我都該絕對相信那位香車車主。」

不等他接腔，又立即接道：「那的確是一位非常神秘的人物，在這戒備森嚴，通路錯綜複雜的古墓中，她來去自如，通行無阻……」

杜少恆截口苦笑道：「但那天一門主，似乎比她更要神秘得多。」

「何以見得？」

「因為，以慾望香車車主的高明，却仍然不能揭開天一門主的身份之謎。」

多梅笑道：「人，畢竟不是大羅金仙，但我相信，要不了多久，這個謎底，就會揭開的了。」

「我也這麼希望。」

「少恆，」她開始發揮她那天賦的媚態了：「據說，以前跟你好過的女人，都是不歡而散，我衷心希望，我能例外。」

「但願如此。」

「唔……現在，正經事都已談完了，少恆，你說該……該……唔……」

× × ×

沉寂了好一陣子的慾望香車，又開始在洛陽地區活動起來。

這是杜少恆在天一門那地底魔宮的溫柔鄉中渡過了半個月之後。

時約三更，月明如水，繁星滿天。

那輛神秘的慾望香車，靜靜的停在洛陽城通往北邙山的官道旁一個小村落前。

由於那四匹神駿的健馬並未卸下，而且週身都在冒着盈盈汗珠，可以想見，它是經過一段不算短的路程急馳而來，停下來還不久。

那密封的車廂內，不見燈光透出，但却傳出極輕微的喁喁細語聲。

那位車把式——「千里獨行俠」周桐，正高踞車轅，「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桿，為狀至為悠閑。

遠處，三道幽靈似的人影，有如浮光掠影似地疾射而來。

周桐有意無意之間，以旱烟桿在車轅上敲了三下。

車廂內傳出文眞眞的嬌語聲道：「老爺子，只有三個？」

「是的……」

文眞眞對周桐的稱呼很客氣，但周桐的答話，却也顯得非常恭謹。

也就這兩句對話之間，那三道幽靈似的人影，已在車前五丈處射落，赫然就是那天一門主，和他那位被稱為少主的寶貝兒子，以及那綸巾羽扇，着八卦道袍，作諸葛武侯裝束的軍師。

除了那少主還是戴着人皮面具之外，其餘二人都是本來面目。

三個人一字橫排，天一門主居中，少主居左，軍師居右。

對這三位不速之客，周桐視若無覩，仍然高坐車轅上，翹起二郎腿，悠閑地吸着旱烟。

天一門主冷哼一聲道：「周桐，叫你們車主答話。」

「閣下先報個萬兒！」

「本座五絕神君，也是天一門門主。」

「另外二位呢？」

「犬子和本門軍師。」

「哦……久仰，久仰。」周桐扭頭向車廂中恭聲說道：「啓稟車主，天一門門主率同他的犬子和軍師，前來給車主請安。」

他似乎是有意調侃對方，將那「犬子」二字，說得特別響亮。

這情形，使得那位天一門主怒叱一聲道：「周桐，你以為，當上慾望香車車主的車夫，就沒人能治你了！」

周桐悠悠地噴出一口濃烟，道：「就老夫記憶所及，即使是以往，也很少有人能治得了我……」

天一門主截口冷笑道：「我讓你先開開眼界！」

一頓話鋒，又揚聲喝道：「車主，妳再不出面，可莫怪我打狗欺主！」

車廂內傳出文眞眞的嬌語道：「車主說，只要你門主大人不怕有失身份，你儘管出手好了。」

「好！」

隨着這一聲「好」，他的足下像裝了滑輪似地，那四五丈的距離，竟然是一幌而到，五指箕張，向周桐胸前抓了過來。

別看周桐那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態，其實，面對像天一門主這等對頭，他的心中可一點也不敢輕敵。

就當天一門主向他欺身揚掌的同時，他手中的旱烟桿忽然幻出一片桿影，向對方的胸前要穴處疾點而出。

以攻還攻，勢猛而又勁疾，而且招勢奇幻無匹，以天一門主身手之高，也不得不撤招後退。

雖然天一門主是以徒手對付周桐的兵刃，形勢上吃了虧，但以他的身份，被對方手下的一個「車夫」一招逼退，面子上怎能掛得住。

因此，他一退倏進，身形一幌之間，已是雙掌齊揚地，和身飛撲，並怒叱一聲：「匹夫躺下！」

很顯然，天一門主方才是由於輕敵才被周桐一招逼退，此刻，他似乎是使出了全力，準備將周桐一舉擊斃，那聲威之盛，使得藝高膽大的周桐，也不由地心頭一凛，而不得不準備全力一拚……

這些，說來雖嫌冗長，但實際上，却不過是天一門主欺身揚掌，向周桐發動攻勢之後的利那之間，所發生的經過。

這二位，一個是身份與功力都神秘莫測的天一門主，一個是近半甲子以來，在江湖上很少遇到對手的一代怪傑周桐，眼前雙方這全力一拚，誰都能想像得到，那定是非常激烈的。

就當這一石破天驚的一擊，即將爆發的瞬間，車廂中忽然傳出一聲嬌喝：「退下……」

也幾乎是在「退下」二字傳出的同時，周桐的身軀已被一股柔和潛勁托出二丈之外，而天一門主所發出的，足能開山裂石的掌力，自然是完全地擊在周桐所坐的車轅上。

說來也煞是作怪！

天一門主那麼强猛的掌力，擊在車轅上，就像是他臨時緊急卸力似地，沒有發出一絲聲響，當然，那車轅也沒受到一絲損傷。

這情形，不由使得這位天一門主暗中驚出一身冷汗。

說來這也難怪，在這電光石光之間，人家不但將他的掌力化解於無形，同時也將他的對手托出二丈之外，像這情形，怎不教他暗中驚凛不已，如果對方乘機加以反擊，豈不是糟之又糟！

就當他心中驚凛，怔立當場之間，人影一閃，眼前已出現一位身着青布衫裙的婦人。

此人年約五旬上下，雖然頭上已現銀絲，但面孔却不見一絲皺紋，膚色紅潤，眉目也頗為姣好。

她俏立天一門主身前丈遠處，淡淡地一笑道：「多謝門主大人手下留情。」

這話聽在天一門主耳中，自然不是味道。因為，事實上，他方才的掌下並未留情，而是被對方暗中給化解掉了。

天一門主冷哼一聲，注目問道：「閣下想必就是慾望香車車主吧？」

「你不認識我？」青布婦人一怔之後，笑道：「門主大人可眞是貴人多忘事呀！」

天一門主也是一怔之後，才蹙眉接道：「請讓我想想看……哦！對了，妳是文姑娘的乳母，我們曾經互拚過掌力……」

青衣婦人目光深注着，披唇一哂道：「難得，難得，已經是好幾天以前的事了，你還記得那麼清楚。」

天一門主苦笑了一下道：「閣下請口下留點情，我要請車主答話。」

青衣婦人道：「車主就在車廂中，能夠通過我這一關，車主自然會親自接見你。」

天一門主雙眉一揚，道：「閣下莫逼人太甚，本座可並不怕妳！」

青衣婦人笑道：「不怕就再行較量一番，前幾天拚得不過癮，今宵正好再行試試……」

她可毫不客氣，話落掌隨，「砰，砰，砰，」三聲霹靂震响過處，天一門主居然被震退三大步。

青衣婦人「噫」了一聲，道：「門主大人好像有點不對勁，你這位門主，可能是冒牌貨吧？」

「妳懂得甚麼！」

隨這話聲，一道人影疾瀉當場，現出一位身裁頎長的蒙面青衫文士，向着天一門主躬身一禮，道：「門主，俗語說得好，打旗的先上，目前這個老婆子，交由屬下料理吧！」

天一門主點點頭道：「也好，也好，這老婆子身手不弱，不可輕敵。」

「屬下知道，」青衫文士轉過身來，那兩道透過蒙面紗巾的冷厲目光，凝注青衣婦人，冷冷地一笑道：「咱們門主在與貴上辨明敵友之前，不願傷了雙方和氣，所以，方才才手下留情……」

青衣婦人截口一「哦」道：「如此說來，老婆子我可得先行致謝一番啦！」

「那倒不必。」青衫文士接道：「現在，由在下陪妳玩玩，通過妳這一關之後，貴上該可出面了吧？」

「當然！當然！」

「在下可不像咱們門主那麼仁慈，妳要當心了！」

「少廢話！」

話聲未落，已是一劍橫掃過來，並沉聲說道：「今宵，老娘領教你的恨天劍法……」

劍虹似雪，銳嘯驚人，而且，看似那麼平淡無奇的一劍橫掃，實則蘊涵着無窮的變化，迫得那青衫文士非得拔劍硬接不可。

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傳出青衫文士的狂笑道：「對於女人，在下別有一套功夫，不論馬上馬下，都能教她稱心如意。」

口中說笑着，手中長劍有如游龍矢矯，居然一上手就將青衣婦人迫得連連後退。

青衣婦人雖然落了下風，但她的防守非常嚴謹。

儘管那青衫文士的攻勢淩厲空前，她却並未顯出慌亂，而且還揚聲大笑道：「狂徒！老娘的孫子都大過你了，你少在老娘面前逞口舌輕薄。」

「年紀大一點不要緊，總不致於老得長了牙吧！」

「老娘不計較你口中嚼蛆，但不能不提醒你一聲，方才老娘所說的話，你聽懂了嗎？」

「妳說的是甚麼話啊？」青衫文士似乎眞沒聽懂。

「就是『今宵，老娘領教你的恨天劍法』那句話。」

「這句話，可沒甚麼玄機呀！」

「有！這是說，前幾天我曾經領教過你的掌力。」

「胡說！」

青衣婦人一直是在下風中採取守勢，就這對話之間，她已被迫而退到五尺之外。

這時，那位靜立一旁的天一門主，忽然揚聲喝道：「停！」

青衣婦人笑問道：「為甚麼？」

天一門主道：「方才，妳曾經說過，只要通過妳這一關，貴車主就出面的。」

青衣婦人道：「不錯，我是這麼說過。」

天一門主道：「現在，妳被迫後退已將近一丈了，難道妳這一關還不能算通過嗎！」

原來這一陣對話之間，青衣婦人又被迫退了三尺左右。

車廂中傳出文眞眞的語聲道：「車主說，這第一關，你們已經通過了。」

天一門主道：「那她為何不出面？」

一個嬌甜語聲，忽然傳自他的背後：「那只能怪你自己有眼無珠——于大娘退下！」

後面這句話，當然是向那青衣婦人說的。

話聲未落，天一門主和少主，軍師，等三人駭然轉身，于大娘（即那青衣婦人）與青衫文士之間的惡鬥，也立即停止。

而文眞眞也由車廂中緩步而出。

所有目光都不約而同地，向發話的人集中投射過來。

那是一位身着紫色衫裙，紫色紗巾幪面的婦人。

儘管是由於紗巾幪面，看不到她的廬山眞面目，但由她那婀娜多姿的身裁，與美妙的嗓音判斷，她的面孔，諒必也差不到哪兒去。

尤其是她那神態之間所蘊涵的那股無形的懾人英氣，震懾得全場鴉雀無聲。

妙的是，她的身旁還站着一位不論是穿着，打扮，都跟她一模一樣的人，所不同的是，她身旁的這位紫衣婦人，不曾戴面紗。

這另一位紫衣婦人，就是前文中出現過的那位紫衣婦人，也就是拾得兒的義母。

天一門主微微一楞之後，才目注那說過話的紫衣婦人，問道：「閣下就是慾望香車的車主？」

「如假包換，你呢？」

「本座是天一門主……」

香車車主冷然截口道：「別向自己臉上貼金了！我敢斷定，你如果不是天一門主的替身，就必然是一個被人在幕後操縱的傀儡。」

天一門主臉色一沉道：「車主怎可信口開河！」

「我有證據。」

「好！在下恭聆！」

「數天之前，你曾跟我這位于大娘拚過掌力，是嗎？」

「不錯。」

「但才隔數天，你們方才見面時，你竟然

認不出于大娘來，這，足以證明，你不是前幾天跟于大娘拚過掌力的那一位。」

「還有嗎？」天一門主顯得泰然自若。

「當然還有，」香車主人接道：「數天前，那位門主的掌力，分明强過于大娘，而方才的你，却顯然不是于大娘的對手。」

「那是本座故意讓她。」

「你是否故意讓了她，逃不過我這雙冷眼旁觀的清眼，」一頓話鋒，目光與話鋒都轉向那位與于大娘交過手的青衫文士：「閣下，你說是嗎？」

青衫文士的幃面紗巾微微一揚，道：「妳說甚麼？」

由於青衫文士那似乎有點魂不守舍的神情，香車主人更是單刀直入地接道：「我說，你才是天一門的門主。」

天一門主也斂聲笑道：「車主眞是異想天開。」

青衫文士身軀一震道：「胡說！」

香車主人冷然接道：「那你爲何要戴着幃面紗巾，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青衫文士也冷然接道：「這就奇了，難道說，幃面紗巾，只有妳車主一個人能用嗎！」

「不承認，沒關係，我再找證據……」

「像這樣的證據，還是不找也罷！」

「別忙，今宵，既然咱們碰了頭，總得弄點眉目出來，讓你口服心服就是……」

天一門主揷口冷笑道：「恐怕很難。」

「你少嚕嗦！」香車主人給天一門主一個軟釘子之後，才抬手一指她身旁的紫衣婦人，向青衫文士問道：「認識這位夫人嗎？」

「像這麼美似天仙化人的夫人，如蒙車主引見，在下算是三生有幸。」青衫文士已恢復他方才與于大娘交手時的輕佻狂態。

「這是說，你不認識？」

「如果我認識這位夫人，還用麻煩車主妳代爲引見嗎！」

香車主人嬌笑道：「如果你眞的不認識她，我倒是可以替你引見一番。」

「那我先謝了！」

「她就是杜少恆大俠奉母命忍痛休掉的那位元配夫人湯紫雲。」

「啊！原來是杜夫人，眞是久仰，久仰。」青衫文士說。

「說起來，二位之間，應該是頗具淵源的呀！」

青衫文士苦笑道：「車主越說越玄啦！」

這時，湯紫雲忽然向一旁的那位「少主」問道：「年輕人，你是不是姓曹？」

那「少主」身軀一震，道：「妳怎麼知道的？」

湯紫雲道：「因爲，令尊姓曹，你當然不會姓別的姓呀！」

青衫文士大笑道：「杜夫人眞够高明，居然知道咱們門主是姓曹。」

湯紫雲冷然接道：「我早已不是杜家的人，這一點你應該懂得。」

「是是……」青衫文士苦笑道：「只是，在下該怎麼稱呼呢？」

「稱你我就行。」

「這個……」

「如果你覺得稱你我太不禮貌，那就叫我表妹好了，不論如何，咱們之間的親戚關係，是不能抹殺的……」

青衫文士苦笑道：「妳……說得更玄啦！妳將我當作誰了？」

「難道你不是杜少恆的表兄曹適存？」

「絕對不是！」

「儘管你面幃紗巾，又服過變音丸，但我敢斷定你就是曹適存。」

天一門主揷口接道：「杜……這……這位夫人……」

他情急之下，幾乎也要跟青衫文士一樣，叫出「杜夫人」三字來。

但他話說一半，就被湯紫雲冷然截斷了：「這兒沒你說話的地位！」

那青衫文士接道：「這位夫人，我不能不提醒妳一聲，世間事，光憑推測，有時候是會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

香車主人揷口笑道：「這是說，你還須要見到具體的證據才肯低頭？」

青衫文士笑道：「最具體而實在的證據，應該是曹適存本人，我自己根本不是曹適存，難道妳還能變戲法，將我變成曹適存不成！」

香車主人冷笑道：「你敢揭下你的幃面紗巾嗎？」

青衫文士道：「有何不敢……」

話聲中，他已揭下自己的幃面紗巾，現出一張狹長而微顯蒼白的面孔，並淡然一笑道：「車主，俗語說得好，眞金不怕火煉……！」

香車主人截口接道：「再揭下你的人皮面具！」

青衫文士苦笑道：「這本來就是我的本來面目，妳總不能要我剝下一層皮來吧！」

湯紫雲扭頭向着香車主人說道：「絕對錯不了，不論他如何僞裝，他那張馬臉是沒法縮短的。」

「唔……」香車主人目注青衫文士道：「你一定要我自己動手？」

青衫文士冷笑道：「要想剝我的皮，恐怕不容易。」

「你且等着瞧吧！」

香車主人話聲一落，人已「嗆」然亮出長劍，屈指輕彈劍葉，那幃面紗巾一揚道：「曹適存，我並沒輕估你，這是本車主自出道以來，第一次亮劍。」

青衫文士笑道：「在下深感榮幸，只是，曹適存三字，我必須璧還。」

香車主人道：「承認不承認，是你自已的事，我是認定你了！」

微頓話鋒，又沉聲接道：「接招！」

話聲未落，人已振劍飛身而起，青衫文士也只好揮劍相迎。

但令人詫異的是，香車主人身形騰起，却並未向前飛撲。

不但沒向前飛撲，反而一個折轉，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凌空撲向一旁的「軍師」與「少主」身前。

這行動實在太意外了。

意外得不但使那青衫文士和天一門主二人來不及採取應變措施，連當事人的「軍師」，「少主」二人，也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

但事實上，那兩個人都沒被殺死。

不但沒被殺死，而且，兩個人都是毫髮無損。

因爲，香車主人的目標是那位少主，而且是志在生擒。

至於那位「軍師」，只不過是由於他站在「少主」身邊，受到池魚之殃——受了一場虛驚而已。

香車主人一擊得手之後，將業已被她制住穴道的「少主」順手扔給湯紫雲，道：「湯姊姊請接着，瞧瞧這小子究竟是誰。」

她自己則橫劍護在湯紫雲身前，以防天一門主，青衫文士二人的搶救行動。

但事實上，對方三人都沒採取搶救行動，好像對「少主」的被刦持，根本就無關痛癢似的。

青衫文士只是淡然一笑道：「車主這搶人的手段，好光明磊落呀！」

香車主人漫應道：「事急從權，這也算不了甚麼……」

這時，湯紫雲已將那「少主」的人皮面具揭下，目光一觸之下，立即驚呼一聲道：「車主妳瞧……」

香車主人回頭向那「少主」匆匆一瞥之後，又轉了過去以防敵人偸襲。

那青衫文士笑道：「車主，妳儘管放心，仔細地瞧個痛快，在下決不會乘機偸襲。」

香車主人道：「對你這種人面獸心的東西，我還是小心爲上。」

也不等對方接腔，又向湯紫雲說道：「湯姊姊，請妳將看到的情形告訴我。」

湯紫雲道：「看情形咱們的猜想沒錯。」

香車主人道：「怎麼說？」

湯紫雲道：「這孩子，像煞是二十年前的杜少恆……」

「啊……」香車主人忍不住又回過頭去，深深地盯了一眼。

不錯，這位「少主」的面孔，卽使是與現在的杜少恆對照之下，也有七成以上相似。

香車主人「啊」了一聲之後顯得很平靜地接道：「是的，咱們這步棋，是下對了。」

「車主，要不要先問問這孩子？」

「當然要問……」

「車主請注意防範，他們外圍有人……」

「那些土鷄瓦狗，再多我也不在乎……」

這當兒，湯紫雲已將那年輕人（卽那位少主）的昏穴解開，加了另外的禁制。

那年輕人神志一淸，立卽怒叱道：「妖婦快放開我！」

湯紫雲苦笑了一下道：「年輕人冷靜一點，先回答我幾個問題……」

那年輕人冷然接道：「小爺不高興。」

湯紫雲輕嘆一聲道：「孩子，事關你自己的身世，你必須回答我的問話才行。」

「我的身世會有問題？」

「不錯……」

「眞是胡說八道，我，堂堂天一門的少主，豈會鬧出身份的問題來！」

「那麼，你爲何要戴着人皮面具？」

「這個……」

「堂堂天一門的少主，爲何不敢以眞面目見人？」

「……」這回，他連「這個」二字，也回答不出來了。

「我再問你，」湯紫雲的語氣，顯得特別柔和：「孩子，平常，你也照過鏡子嗎？」

「照過的。」

「最近，你也見到過杜大俠的眞面目？」

「不錯。」

「你是否覺得，你自己的面目，跟杜少恆大俠有七分以上的近似呢？」

「這個我倒不曾注意過。」

湯紫雲輕輕一嘆道：「孩子，事實上，杜大俠才是你的父親……」

「可是我姓曹。」年輕人也顯然對自己的身世有了懷疑，他的神態，言語，都平和得多了。

「你所說的父親就是曹適存？」

「是的。」

「也就是那位青衫文士？」

「唔……」

香車主人這才揷口問道：「曹適存，這證據，够具體，够實在嗎？」

曹適存（卽青衫文士）點首笑道：「够！够……」

香車主人道：「那麼，到現在爲止，你的狐狸尾巴，算是完全現出來了？」

曹適存笑說道：「車主，別說得那麼難聽，好嗎！」

那假天一門主苦笑道：「門主，屬下無能，影响門主的行動大計……」

曹適存截口笑道：「牛兒毋須自責，其實，卽使今宵不揭穿我的身份，我也會很快的自己公開出來的。」

香車主人向假天一門主笑了笑道：「其實，閣下的身手已够高明的了，只是表演功夫差了一點……」

曹適存苦笑着接口道：「這的確是持平之論。」

香車主人語氣一沉道：「曹適存，現在說正事的。」

「在下正恭聆着。」

「首先，你必須還這個孩子的本來，孩子是無辜的，你承認嗎？」

曹適存不答反問道：「妳是誰？爲甚麼要管這些閑事？」

香車主人道：「先解決孩子的問題，自然會將我的來歷告訴你。」

曹適存點點頭道：「好！冲着妳這一句金諾，我可以使孩子先明白他的身世。」

接着，揚聲向那年輕人說道：「杰兒聽着，你本來是杜少恆的兒子杜家慶，我不過是你的表舅，從此刻起，你可以復姓歸宗。」

杜家慶年紀雖輕，但頭腦却相當冷靜。

依常情來說，一個自幼卽稱之爲父親的人，忽然變成了表舅，而那位被認爲是敵人的杜少恆，却偏偏是他的生身之父。這意外的變化所產生的嚴重打擊，一般人是不容易承受的。

但他却默默地承受了。

沉思了少頃之後，才注目問道：「表舅，你爲甚麼要這樣作？」

曹適存道：「這問題，我不願回答，總而言之一句話，一切的一切，以後，你都會慢慢明白的。」

「你一直要我戴着人皮面具，就是怕人家由外表上懷疑我的身世？」

「不錯，因爲，你長得太像你父親了。」

「你是跟我父親有仇？」

「這些，暫時不談。」

沉思了少頃，杜家慶才接問道：「我想起來了，曹子畏才是你眞正的兒子，是嗎？」

「孩子，你眞聰明，」曹適存苦笑道：「其實，你的一切的一切，都比子畏强多了，只因我在武功傳授上有了私心，他的成就才高過你……」

杜家慶冷然截口，說道：「這些，不必再談了」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那麼，我那位母親，也是假的了？」

「不錯。」

「誰才是我生身之母呢？」

曹適存道：「這問題，就得問問這位香車主人啦！」

香車主人接口道：「你以爲我是孩子的母親？」

「在下的確是這麼猜想。」

「你猜對了！」

「妳……妳果然就是石……石瑤姑姑娘，」曹適存似乎顯得非常激動，也似乎是非常驚駭，說話之間，不自覺地，連退三大步。

石瑤姑（香車主人）冷冷地一笑道：「不要怕，暫時我還不想找你算帳。」

曹適存苦笑道：「說實在的，我雖然是這麼猜想，却還是有點不相信。」

「你是要我揭下幃面紗巾？」

「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石瑤姑隨手摘下紗巾，冷笑一聲道：「現在，你可以瞧個仔細。」⑦

（未完）

湖海異事

希華·文
盧令·圖

百靈僧險入鬼門關

一向武林高手都是寺門裏面的人特別出色，因爲和尙或道士都是遁跡空門的，他們每天有很長的時間練習武功，作爲一種消遣，時間拖長了，就愈打愈精，如果苦練一招的話，那就更加厲害，故此，武林中人有這麼一句：「出外但逢盲，啞，矮，尼姑，道士轉回頭」。即是說，這些人往往身懷絕技，還是不要惹他們的好。

現時我想說的一篇故事，發生在清朝光緒初年，那時有一個高大的和尙，兩眼有神，法號「百靈」，自稱從崑崙山來的，擅長醫術，武功精湛，他住在南海官窰的金山古寺裏面。

本來金山古寺全盛的時間，密林修竹，古塔巍峨，十分優雅，吸引了不少騷人墨客，到該處觀光，寺僧也有過百，但因日久失修，僧人星散，僅得三幾個和尙留下來，遊客也疏疏落落，這樣的一個金山寺，只能夠留着養靜，可是，百靈僧到該處居住之後，就通知附近的鄉民，自稱擅長武功，懂得醫術，任何人想學功夫或求醫，他都肯幫助各人所需，但卻必須帶備銀両。

甚少和尙肯教授武功的，那一個和尙不但肯教武功，還要收錢，這種人就更加罕見了，因此之故，附近的鄉民都看不起他。

某天，恰當有事，金山古寺右邊有一塊牆壁已經卸落了一半，如果不趁早把剩下來的一半危牆拆卸，隨時會倒塌，這一堵牆是由紅石砌成的，不容易把它拆開，起碼要花幾十両銀，那時寺中的主持人方正大師，很想拆下那堵牆，但又缺乏欵項，無力負担，他跟泥工議價之際，百靈僧偶而走近，獲悉此事，便對方正大師說：「幾十両白銀這個數目不少，很難籌足，不如由我代拆，我只收五両白銀。」

方正大師聽了，喜形於色，可是，想清楚點，卻又躊躇起來，因爲百靈僧得一人，如何能够拆牆呢？便以懷疑的眼光望着他，然後很鄭重的說：「不要開玩笑，我們必須把此牆拆下，你說得出，就要做得到，切勿拆了一半算數。」

百靈僧聽了哈哈大笑，說：「你放心，只要我動手，不到半個時辰，我就可以把這堵牆拆成平地，不過，我倒想多找幾個人來看熱鬧，屆時我拆牆也拆得起勁些，你立刻通知鄉民和寺中僧侶好了。」

百靈僧大言不慚，方正大師毫不考慮，便依照他的說話去做，即時吩咐小和尙通知各人，看看他憑甚麼本領赤手空拳把那堵牆拆卸。

百靈僧喝了一盞淸茶，站在旁邊，細心觀看那堵危牆，似乎計算如何發力，過了一會，鄉人和寺中的僧侶，愈聚愈多，有三十多人在旁看他如何拆卸。

他看見人數已不少，便叫那些人走開，默然不語，站在危牆之前，不斷的運氣，各人只看見他伸手在自己的身上抹來抹去，不知道他用那一種武功，忽然之間，聽見他大喝一聲，俯身向那堵牆壁直衝過去，憑着那個光頭，向牆上一撞，隆然一聲，由紅石加灰砌成的一堵牆壁，已經給他撞塌了一大半。

各人看呆了一雙眼，定眼看時，只見百靈僧用掃把脚法，向剩下來的牆壁連掃幾次，最後還以掃堂腿的脚法出擊，好像把那堵牆看做敵人一樣，愈打愈起勁，眞的不到半個時辰，石塊紛飛，那堵牆就化爲烏有，變成平地。

看見他用武林絕招拆牆的觀衆，拍掌叫好，百靈僧轉身對他們說：「這種功夫，不算厲害，如果你們想看我的本領，要找高手跟我對拆，坦白點說，我已經苦練鐵布衫二十年過外，渾身上下，刀斧不傷，如果你們不相信，不妨上前試試。」

各人聽了，大吃一驚，沒有一個人敢碰撞

他，紛紛散去。

那時南海地區一帶鄉民，雖然多屬窮困，但仍有些富有人家，百靈僧經過這一次驚人的表演之後，所有鄉民都知道金山古寺來了一個鐵頭和尙，叫做百靈僧，精於武功，醫術很好，患了奇難雜症的人，都到他那裏求醫，奇怪得很，他仍是抱着唯利是圖的宗旨，絕不理會他人的死活，如不付錢，就不肯醫。

某天，有一個少女到訪，一進門就愁容滿臉，說她的母親患了水腫之症，腹部如石鼓，奄奄一息，如果沒有名醫醫治，性命難保。

百靈僧聽了，淡然置之，說：「水腫症確是我最擅長醫治的，不過，令壽堂的病，已經很沉重，除非一次過交五十百白銀，我決不肯醫。」

少女聽了，立即跪下懇求，自稱是貧苦人家，無法籌挪鉅欵，請他看在我佛慈悲普渡衆生的份上，替母親醫治，他日必然盡力圖報。

她雖然苦苦哀求，百靈僧卻眉毛也不動一下，直說他目中只有白銀，看不見人，沒有五十両銀，就算叩穿了頭，也不答應。

那個少女看見百靈僧心腸這樣冷硬，十分傷心，哀哀的說：「大師見死不救，如果我的母親不幸死去，等於由你所殺，這一段仇恨，我一生也不能忘懷！」

她說完就走，此後沒有再來。

那個少女只有十五六歲，看來柔弱得有如一枝草，百靈僧那會把她看在眼裏呢？她走了就算數。

此後，他照樣替人醫病，仍是抱着一貫的宗旨，非財不行。

當地的貧苦鄉人，雖然敬重他，卻又恨他，因爲他所醫的只是富有人家，後來方正僧見如他此作風，便問他何以見錢不見人，他想了想，黯然說：「我從崑崙到此，唯一的目的就是收集銀両，回到崑崙山下建築一座大廟，自己做主持。」

他只是輕描淡寫的說了這幾句，沒有再說下去，方正僧也不多問。

七年之後，他已經儲蓄了許多銀両，但仍沒有離開古寺，因爲他的名氣愈响，附近求醫的富人愈多，故此，他想多賺一點錢，便不離去。

時値秋季，天高氣爽，忽然來了一個男僕裝束的人，說是一個官窰姓宋富翁的家丁，因爲女主人有病，男主人一向仰慕百靈大師的妙藥靈丹，任何怪病，着手回春，故此，他前來請百靈大師替女主人治療。

此人道明來意，便拿出二百両白銀，放在枱上。

這個家丁的手臂倒是有點武功的，二百両銀看得很輕鬆，提了那個放置白銀的布袋，放在枱上，輕如無物。

百靈僧看見那袋銀両，眉花眼笑，立刻點頭答應，不管那位富戶的太太究竟患了甚麼病，總之，收錢就去。

原來姓宋的大戶人家是官窰首富，那個男僕，除了做僕人，還做宋家保鏢。把他引進一間大屋，入了正屋還有偏宅，轉彎抹角，然後到達花圃，穿過花圃，便是內進的居室，亭台樓閣，曲徑通幽，臥室書房都非常豪華，看花了百靈僧的一雙眼。

那個男僕說主人正躺在內廳，把百靈僧引進。

百靈僧行走之際，看見屋內婢僕如雲，來往不斷。

穿過內廳，再入睡房，相當寬大，陳設雅潔，有一個中年婦人躺在病榻上面，骨瘦如柴，喘息不已，百靈僧走近一看，便知道貧血，大概她初患貧血之際，曾經求醫，用錯了藥，以致纏綿病榻，他認爲很有把握醫治，便即臉露笑容，回頭對男僕說知，不久男主人宋耀明命侍婢移一張櫈在病榻之旁，以便替女主人診脈，順便叫她奉茶。

一切很平常，百靈僧神閒氣定，坐定後便替女主人診脈。

就在那時，那個侍婢端上清茶，百靈僧接茶之際，看見她剛剛長成，眉淸目秀，似曾相識，卻又記不起在何處見過她，不以爲意，點頭接過那盞淸茶，喝了一口，把茶盅放下，便替女主人用心診脈。

那個美麗的侍婢送茶之後，就站着，等候百靈僧差遣。百靈僧當然是絕不防範的，他正在俯下半邊身替女主人診脈，由於他的頭顱低垂了一點，露出後邊的「天戶穴」，他夢想不到，那個侍婢忽然伸直右手的中指和食指，以二龍爭珠的手法直插過去。向他的天戶穴使勁戳下。

本來二龍爭珠的手法只是向眼睛插入，想向後腦插入，那是沒用的，不過，她已經苦練了七年，兩隻指頭堅如鐵石，而且知道百靈僧渾身是勁，刀槍不入，僅得後腦這個天戶穴無法練得堅實，那正是他的死穴，故此乘機下毒手。

兩隻指頭對準他的後腦插入，幾乎插到頸骨那麼深，百靈僧慘叫一聲，倒地打滾，恍如一隻瘋狗。

她把兩隻指手拔出，站着獰笑，百靈僧雖然痛澈心肺，但仍有點氣力，喘息着站了起來，他知道對方一動手就向自己的死穴襲擊，早有陰謀，想把他置於死地，他中了對方的鐵沙指，九死一生，渾身氣力全消，無法再鬥，但仍想知道此人尋仇的底蘊，便喘息着說道：「姑娘……你到底是何方神聖？跟我有何深仇大恨，要對我下毒手呢？……我就快命喪黃泉了，無端慘死，死不瞑目，請你把仇恨我的底蘊，說出來吧。」

那個侍婢冷笑一聲，說：「你竟然不認得我嗎？七年前，我爲着母親的水腫症，親到金山古寺，跪在你跟前求醫，你卻堅持要五十両銀，然後肯替我母親醫治，當時我已經說過，如果我母親喪生，等於你殺了她，一定要找你算賬。結果在一星期之後我母親就與世長辭，我恨透了你，於是，千方百計找着觀靜尼庵的八指神尼，得到她指點，苦練這一招，而且從神尼口中知道你的死穴就是天戶穴，直到現在，才能够報仇雪恨，總算不負我苦練武功的苦心。」

百靈僧嘆息一聲，說：「小姑娘，你錯了！我替人醫病，志在金錢，實際上並非想享福。我只是想收集銀両回到崑崙山下，建築一座大廟。當年我是發了誓，然後從師傅手上學習武功的，一個人當然不能够忘記誓言，我也不能够隨便把自己的誓言向別人說知，故此你跪下懇求，我仍然沒法不收錢幫你母親治病。你必須知道，我幫得你，就要幫其他的人，你想想吧，這裏的窮人多着呢，此例一開，我還能收得多少銀両，去完成自己的願望呢！我的苦衷，是無人知曉的，不過，在這七年來，我在此地也救活了不少病人，你卻因這點仇恨，便置我於死地，未免太過份了，我雖然慘死，但卻無愧於心。」

那個少女聽了這番話，頗覺有理，不忍再出毒手相加，但仍露出鄙屑的神態，默然的轉身走開。

百靈僧給她戳破了腦後的天戶穴，雖然，他的醫術高明，能够自療，休養一個時期就告痊癒，總算能够保存一條殘命，但卻廢了武功，自此不敢再留在金山古寺，帶着銀両，飄然而去。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高庸·文 盧令·圖

黑鳳凰（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玉蓮利用小薇引來黑鳳凰，力指金克用說謊，並指金克用並非漢人，她有證據可予證明，但須待掘出寶藏後才予當衆揭發，她要求黑鳳凰轉達她的意見，由白蓮宮、威寧侯府、金克用三方聯手，共進迷谷發掘寶藏，俟藏寶掘出後才再由三方決定該如何處置，黑鳳凰把這意見向金克用及威寧侯府說出，各方均無異議，三日後，三方人面齊聚谷口，爲了平均三方入谷人數，金克用又有意見，反而白玉蓮表現得很大方的當衆宣佈，她白蓮宮共只六七個人，你們要安排多少人進去由你們決定，她不想爭多論少——

傖夫爲財死　俠士因義亡

花貞貞道：「既然如此，威寧侯府也只帶六七個人進去，其餘都留在谷外。」

於是，當場挑選出多瑪等七名武士，加上鐵羽，恰好十個人，安達斷了一條手臂，沒有同行，留下來和珍珠共同護衞小薇。

這一來，金克用這邊的人數變成最多，連傷勢將近痊癒的沙如冰算上，竟有十七人，足足超過白蓮宮一倍以上。

白玉蓮對人數的多寡好像眞的不在意，仰面看看天色，道：「時候不早了，咱們可以先進夾道去等候，以免延誤時刻。」

金克用一擺手，道：「宮主先請。」

白玉蓮道：「怎麼啦，這次金莊主不怕白蓮宮搶了先籌？」

金克用道：「咱們寧可讓白蓮宮領先，也不願腹背都受威脅。」

這意思當然是指巫山二怪已在谷中，怕白玉蓮會在夾道內突下煞手。

白玉蓮笑笑道：「好吧，如果威寧侯府也不介意，白蓮宮就佔先了。」

花貞貞道：「咱們認爲誰先誰後都沒有關係，重要的是大家要衷誠合作先找到寶藏，在證實寶藏傳說之前，彼此都不可猜疑構陷。」

白玉蓮點頭道：「畢竟是侯府郡主，言談氣度，令人佩服，看在郡主這番話的情份，我再送各位一件東西。」

向兩名崑崙奴頷首道：「獻上！」

香奴走到花貞貞的身前，雙手奉上兩隻磁瓶。

鐵羽接了過來，却見那瓶裏是一粒粒黃豆相似的藥丸，每瓶大約二十粒。

白玉蓮道：「這是尅制瘴氣毒霧的藥丸，含在舌尖下，短時間內頗有效力，但每粒僅能支持半個時辰，而且不能連續使用，用過一粒，須過一個時辰之後才能用第二粒，否則口腔會中毒潰爛，諸位要特別小心了。」

鐵羽沒開口，默默將其中一個藥瓶轉交給金克用。

金克用冷笑道：「原來巫山二怪，就是仗着這東西躲在谷裏，我還以爲他們有多大本事呢。」

白玉蓮平靜地道：「如果金莊主不屑依仗藥物，可以還給咱們。」

金克用道：「爲了表示合作，金某却之不恭，就收着當作紀念吧。」

說着，將藥瓶揣進懷裏。

白玉蓮淡淡一笑，未再多說，轉身向夾道行去。

夏姥姥、黑妞和兩名崑崙奴緊隨在白玉蓮身後，都進入了山壁聳立的夾道。

金克用低聲道：「鐵老弟，咱們協議要聯手合作，對付白蓮宮，希望能信守承諾，勿懷二心。」

鐵羽點了點頭，沒有開口。

金克用又道：「愚兄先行一步，盯牢白玉蓮，谷口這邊就偏勞侯府武士，務必要嚴密防守，休放白蓮宮的人出來。」

鐵羽道：「放心，我自會安排。」

於是，金克用率領着魔刀崔平等人先行，吩咐黑鳳凰斷後，接着是鐵羽和花翎兄妹，以及十名精選侯府武士，三方高手，都陸續進入夾道。

細砂舖地的山谷夾道，突然間熱鬧起來，幢幢人影，擁向濃霧瀰漫的峽谷。

這時，一輪銀盤般的皎月，正緩緩出現在夾道上空，潔白的月光，從山壁頂上直瀉下來，照着夾道中蠕動的尋寶人羣，就像水櫃內爭食的魚。

子夜，月圓，恰是尋寶時刻。

× × ×

夏老爹的話果然應驗了。

皓月當空，子夜正刻，谷中那翻湧滾動，如湯如沸的濃霧，突然開始由濃轉淡，迅速的消失。

不到盞茶時間，霧氣已完全散盡，月光下，谷中景物淸晰可見。

這峽谷並不大，幾乎一眼就能望到底，呈現在衆人眼前的，是一片死寂，遍地亂石，滿谷奇花。

整座峽谷就像一個亂石坑，看不見一樣活的東西，聽不到任何聲音，只有燦爛繽紛的五彩花朵，在山脚四週開得非常茂盛。

那些花，色彩越美，毒性也越重，幸虧大多散佈在四邊山脚，還不致妨碍衆人通行。

白玉蓮只等毒霧一散，毫不遲疑便進了山谷。

金克用却瞪大眼睛四處張望，臉上遍佈驚愕之色。

他發現一件令人駭異的事，谷中空蕩蕩的，根本沒有巫山二怪的人影。

不僅巫山二怪，連韓駝子父女也都踪影全無。

巫山二怪可能已被白玉蓮召出谷去，但韓駝子父女呢？卽使他們已死在二怪手中，也該留下屍體，還有沙鎭嶽，人屍兩不見，難道會被谷中的毒虫啃吃光了？

金克用越想越心驚，脚下不由沉重起來，正猜疑間，沙鎭山兄弟倆突然由身後直衝向前，厲聲喝道：「白玉蓮，你把咱們三弟怎麼樣了？」

白玉蓮止步回頭，反問道：「你們是說沙鎭嶽？」

「不錯，他傷在巫山二怪之手，你把他如何處置了？」

白玉蓮笑笑，又反問道：「你們怎知道他是傷在巫山二怪手中？」

「這——」沙家兄弟險些被她問住了，頓了頓道：「谷中只有你們白蓮宮的人匿藏，除了巫山二怪，還有誰？」

白玉蓮道：「沙老大，沙老二，你們不必這樣盛氣凌人，此時此地，你們更不該用這種態度對我責問，須知這樣於你們沙家堡有害無益。」

沙鎭山抗聲道：「爲什麼？」

白玉蓮道：「理由很簡單，如果沙鎭嶽不在白蓮宮手中，你們多問無用，如果他的確在白蓮宮掌握中，你們這樣只有加速其死！」

她說話的語氣已明顯透着不悅，最後四個字，更是冷酷如冰，擲地作响，充滿了殺機。

沙鎭山兄弟同感心頭冒起一股寒意，面面相覷，沒敢再追問下去。

金克用立刻低聲安慰道：「二位堡主不必急在一時，且等寶藏出土之後，自然少不了還沙家堡一個公道。」

白玉蓮昂頭冷笑道：「不錯，是非公道，總要做一次了結，咱們的時間寶貴，還是先尋寶藏要緊。」

魔刀崔平揚手指着右邊山壁，道：「不用尋了，石門就在那邊！」

衆人抬頭望去，果見山壁下有一座高大的石門，兩扇門扉緊緊閉着，門前既無毒花，更無亂石，倒像是有人特地淸掃過似的。

白玉蓮、金克用和鐵羽，都取出寶藏秘圖核對方向，證實寶藏地點，的確就在那石門之內。

衆人懷着無比興奮的心情，爭先恐後，湧到門前……

鐵羽沉聲道：「諸位小心，這谷中的毒虫蛇蝎，現在全部涵集在石門之內，必須先想好對付毒虫的方法，才能啓開石門。」

衆人聽了，急忙停步。這才發現門下有一道寸許高的裂縫，地上沾滿腥臭的涎液，顯然正是毒虫蛇蠍出入之處。

大家對毒虫都束手無策，只得退讓一邊。

白玉蓮帶着兩名崑崙奴直趨門前，細看裂縫旁沾染涎液的情形，向衆人揮揮手，道：「谷中毒虫爲數不少，諸位再往後退開些，休要妨碍除毒施術。」

大夥兒不得已，只好依言後退。

白玉蓮直將衆人驅退到十丈以外，道：「除毒清路，並不只爲了白蓮宮方便，請金莊主指派幾位朋友，在門側掘一個大土坑備用。」

金克用雖不情願，不便推却，點點頭，吩咐道：「丁陽兄，馬氏昆仲，就是你們三位辛苦一趟吧。」

這三個都是曾在花樹林中變節的人，自己心裏雪亮，不敢違抗，三個人依言在靠近石門左側的地方，掘了個深達七八尺的大土坑。

香奴和奇哥抖開革囊，從裏面取出一大瓶黑色粉末，洒在土坑內，然後盤膝分坐坑左右，各由懷中抽出竹笛，嗚嗚地吹奏起來。

片刻，石門裂縫下黑影蠕動，鑽出來一隻毒蠍。隨着竹笛聲，向土坑緩緩爬去。

那毒蠍之後，又跟着大大小小的蠍子，不下百餘隻，竟然一隻接着一隻，向土坑爬去。

百餘隻毒蠍，跌落土坑隨卽僵硬而死，却前仆後繼，毫不遲疑，卽使受過最嚴格訓練的軍隊，也決沒有如此視死如歸的勇氣。

轉瞬間，毒蠍已經全部死完。

香奴推土埋了蠍屍，奇哥又在新土上，另外洒了一層黃色藥末。

竹笛聲再起，音調一變。

這一次，由縫隙中出來的，竟是成羣的毒蛇……

衆人目覩這詭異的奇景，一個個全都驚呆了。

金克用也看得暗暗一驚，趁白玉蓮全神注意着施術除毒，悄悄移近鐵羽身側，低語道：「毒物除盡，咱們就用不着白蓮宮了，鐵老弟，動手吧？」

鐵羽搖頭道：「不能。」

金克用道：「怎麼？咱們協議的事，你又反悔了？」

鐵羽道：「咱們協議是在寶藏出土以後，不讓白蓮宮逞强豪奪，可沒說要中途聯手暗算誰。」

金克用道：「鐵老弟，你看看眼前形勢，白玉蓮若不是胸有成竹，她會心甘情願替咱們除毒開路？俗話說，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咱們若等寶藏出土，恐怕就來不及了。」

鐵羽笑笑，道：「我正是看清了目前形勢，才不願冒然動手。」

金克用道：「那你的意思是——」

鐵羽道：「金兄認爲白玉蓮僅帶三四名貼身侍從入谷，宮中其他高手，都到什麼地方去了？」

金克用一怔，道：「你是指巫山二怪？他們可能巳藏身在石門之內，專等咱們進去好突起發難。」

「錯了。」鐵羽搖搖頭，道：「巫山二怪根本無法在毒霧之內久留，當毒霧消散時，谷中蛇蠍又湧入石門，他們更無法與蛇蠍共處，怎能藏身在石門裏面。」

金克用道：「那麼，他們會到什麼地方去了？」

鐵羽道：「如果我推斷正確，巫山二怪和白蓮宮高手必然都隱伏在谷外，只等寶藏出土，就搶佔谷口，接應白玉蓮，同時防止咱們截斷退路。」

金克用吃驚道：「果眞如此，咱們的計劃豈不要落空了？」

鐵羽道：「看情形，白玉蓮的確是棋高一着，咱們想到的，她早巳想到，而威寧侯府留在谷外的武士，絕非巫山二怪的敵手，如今咱們巳處在劣勢。」

金克用急道：「鐵老弟，你既然發現情勢不妙，怎不早說？」

鐵羽道：「我也是在入谷之後，沒看見巫山二怪，才想到情形不妙，所以，咱們此時絕不可冒然動手。」

金克用道：「可是，咱們總不能就這樣聽憑白玉蓮擺佈呀！」

鐵羽點頭道：「當然不能。白玉蓮雖然狡猾，咱們也不傻，必要時，咱們還有最後一着棋可以制住她。」

金克用忙問：「哦？那是一着什麼棋？」

鐵羽淡淡一笑，道：「白玉蓮將實力佈置在谷口，却忽略了自己也在谷中，咱們若不能平安離開這座山谷，她又怎能獨自脫身。」

金克用大喜說道：「對！只要寶藏出土，咱們就聯手合力制止她，不怕巫山二怪敢不讓路。」

鐵羽道：「所以我要勸你，寶藏出土之前，務必要忍耐，須知此時節外生枝，徒增混亂，並無益處。」

金克用連連點頭道：「有理，有理，我聽你的就是了。」

說到這裏，竹笛聲戛然而止。

土坑中，巳經裝了滿滿一坑毒虫屍體，兩名崑崙奴正忙着洒藥末，塡泥土。

白玉蓮道：「現在毒物業巳除清，寶藏就在這座石門裏面，誰有意想先覩那些罕世珍寶，可以請進了。」

魔刀崔平等人聽了這話，都躍躍欲動。

金克用忙道：「清除毒物，全靠白蓮宮出力，咱們當然是禮讓白蓮宮先行。」

崔平等人詫異的望着他，不知他這樣謙讓用意何在。

白玉蓮也有些詫異，笑了笑道：「這倒奇怪，金莊主今兒個怎麼忽然對人這樣客氣起來了？」

金克用道：「金某待人一向客氣，何況咱們事先巳經說好，寶藏出土之前，大家都不許存異心，彼此客氣些原也是應該的。」

白玉蓮點點頭，道：「說的也是，大夥兒千辛萬苦，爲的不過就是寶藏，如果寶藏沒見到就爭先恐後，那多沒意思。」

回頭對夏姥姥道：「去試試看能不能啓開石門。」

夏姥姥應聲上前，用拐頭抵住石門，微一運力，那石門竟「呀」然而開。

白玉蓮道：「咱們的運氣總算不錯，諸位，請恕白蓮宮先走一步了。」

帶着四名隨從，舉步跨進了石門。

金克用立刻喚過來飛狐白風，鐵鞭丁陽和陰陽雙劍馬氏兄弟道：「你們四人隨沙家堡兩位堡主先行，務必要緊盯着白玉蓮，別讓她玩什麼花招。」

沙鎭山等人才進石門，金克用又對魔刀崔平等道：「崔兄帶領衆位也隨後進去，要特別注意白風他們四人的行動，若有變故，就將他們當場處決。」

魔刀崔平吃驚地說道：「連飛狐白風也在內？」

金克用道：「不錯，這傢伙很可能就是白蓮宮的奸細。」

魔刀崔平駭然一震，來不及細問，帶着衆人匆匆進入石門。

黑鳳凰也想跟着進去，却被金克用攔住，低聲道：「這兒的事，不須你帮忙，你趕快退出谷口，防範巫山二怪截阻咱們的出路。」

黑鳳凰道：「伯父，你不怕白玉蓮會對你用詭計？」

金克用道：「她的詭計就在巫山二怪身上，你不要多問，快去吧！」

黑鳳凰本就不願進谷裏來，這樣正合心意，忙點頭應諾，轉身而去。

金克用輕吁了一口氣，含笑向鐵羽拱拱手，道：「太行寶藏之謎，轉瞬就將揭曉，三個時辰，彈指卽過，咱們也不要錯過大好時機。請！」

鐵羽欠身道：「金兄先請。」

金克用不再謙讓。

鐵羽回顧花翎兄妹道：「咱們也進去瞧瞧吧！」

花翎道：「好！」

突然駢指疾落，點在鐵羽左背風府穴上。

鐵羽猝不及防，身軀一震，委然倒地。

花貞貞大吃一驚，道：「哥哥，你這是幹什麼？」

花翎不答，揮手道：「多瑪，發出號箭，將炸藥去埋在石門門座下。」

多瑪應諾，揚手發出一支帶風笛的號箭，其餘武士們紛紛從革囊中，取出一包包炸藥，奔向石門口。

花貞貞喝道：「站住！你們想炸塌石門，讓那許多人都活埋在裏面嗎？」

花翎道：「一點也不錯，正是要他們全部活埋在石門內。」

花貞貞道：「那……寶藏的傳說豈非永遠無法證實了？」

花翎道：「對，他們死了以後，世上就再沒有太行寶藏的傳說，也永遠用不着去證實，威寧侯府的名聲，才會永遠受人崇敬。」

花貞貞茫然道：「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花翎道：「妹妹，現在別問我原因，等咱們炸毀石門之後，我會原原本本全告訴你，反正，這是爲了威寧侯府和爹的清譽，你一定要相信我……」

花貞貞道：「不！除非你先說出原因，我決不讓你炸毀石門。」

花翎道：「妹妹，求求你，現在不要逼我，咱們沒有多少時間了。」

花貞貞一翻手腕，雙刀同時出鞘，寒着臉道：「哥哥，你知道我的脾氣，誰也別想走近

石門一步，否則的話，就叫他試試我的雙刀利不利。」

武士們一向畏懼花貞貞，面面相覷，都不敢妄動。

花翎頓脚道：「好吧，你一定要逼我說，我就老實告訴你吧，外間傳說的寶藏來歷，大部份是事實，爹爹他老人家當年的確擄掠過財物，而且就埋藏在這座山谷石門裏面……」

花貞貞驚道：「這……這話當眞？」

花翎道：「半點都不假。但有一件事，金克用却不知道，那就是當年所埋的寶藏財物，早巳被爹爹暗中取走，他老人家就是利用那筆財富修築了威寧侯府，把我們養育成人，讓我們過着富貴舒適的生活……」

花貞貞大喝道：「你胡說，爹絕不是那種人！」

花翎道：「妹妹，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絕無半句虛假，你再若不信，等一會可以當面去問老哈圖，話是他親口告訴我的，當年埋寶，掘金，他都曾經親身參與，還有那位夏老爹，也是證人之一，夏老爹本來是爹爹部下譯員，他就是奉爹爹之命，留守在寶藏附近……」

「好了，不要再說下去了。」花貞貞的雙刀巳經虛弱的垂落下來，眼中含着盈盈熱淚，臉上是無盡的羞辱，無限的悲痛。

她再也想不到，自己敬愛的英雄父親，竟會是一個燒殺擄掠的强盜，自己的錦衣玉食，竟是用如此可恥的方法獲得的。

這一刹那，她的驕傲，尊貴，自負和自尊，就像被一隻無情的手，扯成粉碎，蹂踏在污泥中。

眼淚在眶中轉動，她巳經無顏讓它滾流下來，從谷口飛奔而來的人羣，她也絲毫未有發覺……

來的是老哈圖和那位夏老爹，帶着其餘留守在谷口的侯府武士。

老哈圖目睹現狀，巳經明白是怎麼一囘事了，低聲對花翎道：「侯爺，時間不多了，爲什麼還不快些動手。」

花翎尚未囘答，却聽花貞貞截口道：「哈圖，你來得正好，我要你告訴我實話，爹爹他老人家眞的做過那件事嗎？你說。」

哈圖躬身道：「郡主明鑒，這是何等重大的事，老奴怎敢揑造胡謅。」

花貞貞道：「你既然知道，爲什麼不早些說？」

哈圖惶恐地道：「事關老侯爺清譽，老奴不敢說……」

花貞貞叱道：「那你現在怎麼又說了？」

哈圖道：「囘郡主，現在寶藏秘密巳傳揚天下，地圖也被白蓮宮得去，事巳急迫，老奴只好說出來，郡主，爲了老侯爺和侯府聲譽，現在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把這些參與尋寶的人，全部埋藏在石門內……」

花貞貞不能再不相信，却又倔强地不願承認這些可恥的事實，更不願爲了掩蔽可恥的事，施展卑劣的手段。

她一向很堅强，此時却忍不住流下了羞辱的淚水。

花翎道：「妹妹，時機稍縱卽逝，家醜不可外揚，再不動手，就要來不及了。」

夏老爹也從旁催促道：「郡主務必要當機立斷，這是形勢所迫，不得不用非常手段，爲了誘使白玉蓮和金克用入彀，哈圖不惜冒死前往沙家堡，使用苦肉之計，將秘圖留給金克用，又暗晤白玉蓮，以交換鐵小薇做藉口，約同白蓮宮在藏寶窟中合力夾擊金克用，費盡心機唇舌，才將他們誆進了石門，郡主，你可千萬別辜負了哈圖這一片苦心。」

花貞貞心裏一動，道：「原來你由沙家堡負傷逃囘，竟是苦肉之計？」

哈圖道：「老奴爲了博取金克用的信任，不得不如此。」

花貞貞又問：「你對白玉蓮又是怎樣個說法呢？」

哈圖道：「白玉蓮憚忌黑鳳凰武功，本想跟金克用合作共分寶藏，是老奴私下去見他，對她揭穿金克用的眞正身份，並且代表侯爺跟她約定，進入石門後，就聯手夾擊金克用，事後各取寶藏一半，小薇姑娘，則歸威寧侯府撫養。」

花貞貞囘顧兄長，道：「這些安排，你想必早巳知道了？」

花翎道：「妹妹，我也是爲你着想呀！」

花貞貞點了點頭，說道：「這麼說來，剛才你出手暗算鐵大哥，一定也是事先安排的計劃？」

花翎忙道：「我們對鐵大哥並無惡意，這樣做，只是不願他干涉反對。」

花貞貞慘笑道：「你也知道他一定會干涉反對？」

花翎道：「鐵大哥是個正直的人，站在他的立場，一定會反對我們用這種手段。」

花貞貞道：「可是，你忘了連我也一齊制住，鐵大哥反對的事，我也同樣會反對。」

花翎道：「妹妹，你——」

花貞貞截口說道：「我也是人，也一樣有羞惡之心，當年若眞是爹爹他老人家錯了，我們就應該有勇氣承認錯過，力求補償，怎能够再用這種無恥的狠毒手段，加重他老人家的罪孽……」

囘頭對哈圖和夏老爹喝道：「你們身爲侯府舊人，理當實情實報，對主人勸善規過，竟然慫慂哥哥用這種手段，永遺千秋後世唾駡，不問可知，當年私取寶藏，也必然是你們這兩個東西，從中鼓動搧惑，如此惡僕，留你們何用！」

話落，刀光閃處，將夏老爹砍翻在地上。

哈圖大驚失色，連忙屈膝跪倒，哀求道：「請郡主息怒，老奴這樣做，純出自對威寧侯府一片忠心。」

花貞貞啐道：「你陷主於不義，居然還敢以忠心二字自居？」

一個欺身上步，刀光再起……

花翎疾閃而上，舉刀架住了花貞貞的雙刀，沉聲道：「妹妹，你這樣太過份了，難道，你寧願讓威寧侯府數十年聲譽毀於一旦，使後世人永遠恥笑？」

花貞貞道：「你若炸毀石門，行此卑鄙手段，才是眞正自毀侯府聲譽，徒遺後世恥笑唾駡。」

花翎道：「不論你同意不同意，今天勢在必行，你要殺他們，就先殺了我這個哥哥。」

花貞貞道：「無論如何，我決不讓你炸毀石門，要炸，除非你先殺了我這個妹妹。」

花翎目光轉動，厲聲喝道：「多瑪，立刻埋置炸藥，不得遲延，否則，按府規抗命罪處置！」

多瑪應諾，帶着武士奔向石門。

花貞貞厲聲道：「黑騎隊武士一律不准擅動，誰敢不遵我的命令，休怪我刀下不留情，當場格殺！」

多瑪和武士巳到石門前，忙又收住脚步。

黑騎隊武士都是花貞貞一手選拔訓練，誰敢不遵花貞貞的令諭，花翎雖然襲承爵位，但在武士們心目中，花貞貞的權威無疑更在花翎之上。

花翎頓足道：「反了，反了！」

可是，除了憤恨之外，竟束手無策。

哈圖低聲道：「侯爺，事急了，請別顧老

奴的生死，趕快親自動手吧！」

一句話提醒了花翎，立即撤下哈圖，自己奔過去，從武士們手裏奪了炸藥，衝進石門。

花貞貞攔阻不住，一脚踢倒哈圖，急忙回身替鐵羽解開穴道。

鐵羽適才穴道受制，神志仍然清醒，一切經過全都看在眼裏，忙道：「貞貞，你先帶着武士們退到谷口去，我去阻止翎兄弟。」

花貞貞道：「他已經瘋了，恐怕不會聽人勸阻，必要時，只好出手制住他，將他强迫抱出來。」

鐵羽道：「我自有分寸。」

可是，當他趕到石門之前，却聽花翎在門內喝道：「站住！誰要踏進這座石門，我就立刻引爆炸藥，寧可連自己也一齊炸死在山腹之中。」

鐵羽迫得停步，輕喚道：「小翎，我是鐵大哥……」

花翎道：「我不管你是誰，誰也不能阻止我維護威寧侯府的清白聲譽，否則，我就跟他同歸於盡。」

鐵羽柔聲道：「好！我不阻止你，我只想跟你談幾句話，小翎，你平時不是很相信鐵大哥的話嗎？」

「那是平時，現在我們立場不同，想法自然不同，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小翎，你錯了，我和你的想法誠然不盡相同，立場却絕無不同，我從小在威寧侯府生長，難道我不想維護侯府的聲譽？再說，白玉蓮和金克用都是卑劣奸險的敗類，我又何嘗不願意讓他們一齊埋藏在山腹中。」

「已然如此，你就不該攔阻我。」

「我說過不會攔阻你，我只是要告訴你，人的手，永遠無法掩盡天下人的耳目，我們現在縱然將山腹中的人全都炸死，谷口外還有巫山二怪，還有黑鳳凰，還有許多白蓮宮門下，他們都已經知道了太行寶藏的事，小翎，你能將他們也一齊殺光嗎？」

花翎沒有出聲，顯然，他是無法回答這句話。

鐵羽又道：「我們即使將谷外的人也全部殺光，誰人能保證威寧侯府中，就無人把這件秘密洩漏出去？即使無人洩漏，我們也會永遠受良心的責備，當年的恥辱，雖不爲外人所知，仍然會永留在我們自己內心裏，將來，我們還有什麼臉教育自己的兒孫，要他們做一個正直無私，俯仰無愧的人？」

石門內毫無回聲，這個問題，無疑又將花翎問住了。

鐵羽輕嘆一口氣，接着道：「小翎，人誰無過，但不能一錯再錯，彌補過錯最好的辦法，絕不是掩飾隱瞞，而是勇於認錯，勇於改正，所以聖人說：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門內傳來花翎哽咽的聲音，道：「你要我怎樣認錯？難道我要對天下人承認父親是個刦掠的强盜？」

鐵羽道：「戰亂之際，這種事是難免的，何況，當時金克用是金朝王子，這些財富顯然也是由大宋朝擄去，並不能算是老侯爺擄掠百姓……」

「不要再說了！」花翎的聲音突然又顯出粗暴，大聲叫嚷道：「你不是我，當然樂得說這些輕鬆話，如果是你的親生父親，你就不會有這樣的想法了。」

鐵羽道：「不，小翎，你錯了，我自幼孤苦，是老侯爺收養我的，撫育我長大的，老侯爺實際就等於我的親生父親，他的榮譽或恥辱，也就是我的榮譽或恥辱。」

花翎道：「我不要聽，不要聽……無論你怎麼說，反正我絕不能承認寶藏是威寧侯府搶掠來的。」

鐵羽道：「你儘管不承認，可是，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花翎吼道：「我要把知道這件事的人全殺光，它就不再是事實了。」

鐵羽道：「那你第一個要殺的就是我，還有貞貞，甚至老哈圖和侯府全體武士，因爲我們都知道這件秘密。」

「你——」

花翎憤怒地低喝了一聲，突然嚶嚶啜泣起來。

鐵羽也覺得鼻酸難忍，哽聲道：「好兄弟，我瞭解你的心情，也體會得到你此時的感受，其實，我又何嘗不跟你一樣，但這件事，絕對不能用這種方法解決，這樣遺臭萬年，更增加老侯爺的罪孽。」

花翎沒有回答。

過了片刻，鐵羽又道：「小翎，出來吧，你不是一向信任鐵大哥麼？何不再信任我一次，我會替你安排處理這件事，一切榮辱，我都願與你分擔……」

花翎仍然不答，石門內却飄送出火藥的氣味。

鐵羽大驚，沒等第二個念頭昇上腦海，身形疾閃，就衝進了石門……

× × ×

石門內是一條狹窄的通道，陰森筆直，長約十丈，甬道盡頭，有個丁字形的岔路口，左右各有一座門戶。

白玉蓮走到甬道盡頭便停住脚步，緩緩轉過身子。

夏姥姥，黑妞和兩名崑崙奴立刻閃向兩側，同時取出了兵刃。

緊跟在後面的飛狐白風和陰陽雙劍馬氏兄弟，也急忙停步，各自撤出兵刃護身。

再後面是鐵鞭丁陽以及沙鎮山兄弟，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得也停了下來。

這時，魔刀崔平等一干人和金克用已陸續進入甬道，紛紛舉起「千里火筒」問道：「怎麼一回事？莫非沒有路了？」

白玉蓮含笑道：「路倒是有，只不知道諸位願意走哪一條。」

金克用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白玉蓮道：「這兒有兩條路，一條通往藏寶之處，另一條却是死路。」

許多人搶着說道：「那就快往藏寶的路走啊！」

白玉蓮道：「可是，藏寶的路太窄，容不下這許多人。」

「哦？」

有人還沒弄懂這話裏的含意，忙道：「路窄些不要緊，大家一個跟一個，魚貫而行就是了。」

白玉蓮道：「不行，寶藏有限，多一個人分，所得就少一份，依我看，只怕有些人得走另一條路才成。」

另一條路，當然指的就是死路。

這意思大家都聽明白了，急忙拔劍抽刀，各自護身。

金克用哼道：「白玉蓮，咱們可是說好一切等找到寶藏再了斷，你若想反悔變卦，咱們也不在乎，只是這樣對你白蓮宮未必有利。」

白玉蓮笑笑道：「現在你人多勢衆，等到寶藏出土，對白蓮宮一樣未必有利，與其到時爭奪，不如趁現在先作解決。」

話落，舉手一揮，夏姥姥等人立刻熄滅了火筒。

金克用急道：「快弄熄火種，防那妖婦暗算。」

甬道內火光頓時盡滅，黑暗中，也不知誰

先動的手，立即爆發一場混戰。

陰陽雙劍首先負傷，被飛狐白風一刀一個砍倒地上。

刺蝟張青雙手齊揮，大把暗器飛射，倒霉的却是鐵鞭丁陽，背上連中三支毒鏢和兩枚飛針，當場氣絕。

魔刀崔平等人揮刀前衝，竟跟沙鎮山兄弟打了起來……

混亂中，白玉蓮發現威寧侯府的人根本沒有進入甬道，心知有變，忙帶着夏姥姥等人向右邊門內退去。

等到大夥兒近身相搏，才知道都是自己一邊的人，急急點燃火筒，甬道內已不見了白玉蓮。

金克用低喝道：「快追，或許山腹另有出路，休教那妖婦帶着寶藏逃了。」

大夥兒一擁追到岔路口，却不知應該走哪一座門戶。

魔刀崔平道：「我好像看見白玉蓮是向右邊走的，咱們往右邊追沒錯。」

刺蝟張青道：「不行，咱們向右邊追，萬一那妖婦往左邊去了，豈不糟糕。」

惡金剛羅天保跺脚罵道：「操它娘，這鬼地方是誰修的，竟弄上這許多鳥門。」

金克用思道：「事到如今，只有分路追趕，兩位堡主負責左手通路，金某負責右邊門戶，其餘諸位隨意選擇，無論那一方追上白玉蓮或是發現寶藏，再立即派人通知另一方。」

大夥兒聽了這話，都紛紛贊同。

於是，有人隨沙鎮山兄弟進入左邊門戶，有的人則跟着金克用轉向右邊通道。

金克用爲了防備白玉蓮會躲在暗處偷襲，仍由飛狐白風領先開路，却吩咐刺蝟張青緊隨白風身後，一旦有變，立即以暗器攻敵。

他發現，在狹窄的山腹甬道中，暗器遠比其他兵刃來得有效，而且極不容易閃避。

進入右側門戶，裏面是間數尺見方的石室，室內空無人踪，却又有兩座石門。

這下，金克用爲難了。

兩座石門一在前方，一在左側，形式完全相同，只是正前方的門扉閉着，左側的却半掩半開。

魔刀崔平指着那扇半開的石門道：「不用猜，白玉蓮準是走的這一邊。」

金克用搖頭道：「未必。這地方據說是一座陵寢，內中自然修建了許多疑道複路，白玉蓮也沒有進來過，按常理，她應該走正前方這道門戶，不會特地選擇左側通路。」

刺蝟張青道：「不錯，她若由左側逃走，理應將門扉掩閉，絕不會故意留下痕跡。」

魔劍崔平道：「她也可能故意將門扉半開，以假亂眞，使咱們誤以爲她是由前面石門走了。」

金克用道：「爲了謹愼，咱們不妨先打開前方石門瞧瞧。」

轉頭對飛狐白風說道：「白老弟，你動手吧！」

自從花樹林之戰失敗，金克用便懷疑飛狐白風是白蓮宮派來臥底的奸細，方才在甬道中，陰陽雙劍又莫名其妙被殺，金克用對白風更是疑心加重，因此處處要飛狐白風打頭陣。

白風義不容辭，一手提刀，一手推動那石門，試了試，那門有些活動，却推它不開，彷彿有人在門後頂住一樣。

刺蝟張青道：「不會錯了，白玉蓮準定就躲在門後面。」

金克用道：「白老弟，用力撞開它！」

飛狐白風後退了一步，提足眞氣，抱肩向石門猛撞過去！

誰知那石門竟在這時候霍然自開……

白風收勢不住，直衝入門中，只聽一聲淒厲的慘呼從漆黑的門內傳出，飛狐白風就像一隻受傷的野獸，墜入了萬丈深淵。

「蓬」！石門復閉。

衆人都在白風慘呼聲中倉皇倒退，誰也沒看見門內的情形，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傷了飛狐白風，大家怔怔望着那扇自動開閉的石門，都不期生出毛髮悚然的感覺。

是什麼躲在門裏？是人？是鬼？

但人人心裏都有一種預感——石門內絕不會是白玉蓮。

因爲白玉蓮的一身白衣十分顯眼，而飛狐白風素以輕功見稱，才進門便發出慘呼，分明是受到突擊，從慘呼聲推測，顯然是由高處下墜，這證明石門背後必有陷阱，但門後空間不大，不可能藏得下白玉蓮和四名隨從。

那麼，是誰躲藏在石門背後呢？

金克用不敢再輕易嚐試，環顧衆人道：「那一位帶着重兵器？」

惡金剛羅天保應聲道：「俺這副日月雙輪份量不輕，莊主要做什麼？」

金克用道：「羅兄請用雙輪將石門砸破，由張兄用暗器攢射，門後空隙不大，定能將那匿藏偷襲的人逼出來。」

羅天保道：「行！俺早就想這樣幹了，小張，你準備好，看清楚些，可別朝俺身上招呼呀！」

說着，大步上前，舉起右手月輪，對準石門砸去！

「噹」地一聲響，火星迸射，石屑紛墜，那石門竟被他硬生生砸現一條裂縫。

金克用低聲道：「亮火！守住出路，提防門內的人突圍！」

大夥兒紛紛燃起火筒，把守兩處出口，刺蝟張青更是揑了滿滿兩手暗器，蓄勢以待。

惡金剛是個粗人，天生蠻力，雙輪不停揮動，就像鐵匠打鐵一般，不消多久，已將石門砸破，接着，一脚踹在門上，「轟」然聲中，石門倒塌。

就在破門倒塌的刹那，一條人影從門內直衝出來。

刺蝟張青兩手齊揚，發出了十餘枚暗器。

那些暗器枚枚不空，全射在對方身上，却只聽得噻噻噻一陣响，都被震落在地上。

那人毫未受傷，竟像猛虎般衝了過來，低頭向刺蝟張青直撞。

張青急忙閃避，已經稍嫌遲了。

那人的頭擦着張青的肋部衝過，直把張青撞得踉蹌退出三四步，那人却餘勢未盡，一頭碰在石牆上，「蓬」然一聲，幾乎將石壁也撞凹去。

惡金剛大吃一驚，日月雙輪閃電般朝那人砸落。

那人不避不讓，猛同身，竟用頭硬迎日月雙輪。

「噹」！雙輪砸在頭頂，幌起一聲震耳巨响，更就勢斜衝，撞中惡金剛的胸膛。

惡金剛羅天保半截黑塔般的身軀，當場仰面跌倒。

魔刀崔平見勢不妙，忙揮刀上前截殺……

金克用急急叫道：「大家住手，這是韓姑娘。」

衆人齊舉火筒照射，可不正是韓素琴。

韓素琴也聽出金克用的聲音，側着頭道：「金莊主，眞的是你們來了？」

金克用道：「正是咱們來了，韓姑娘，令尊在什麼地方……哦！你的眼睛……」

原來，韓素琴的兩眼，血水滲流，竟已瞎了。

韓素琴半仰着頭，滿臉悲苦之色，顫聲道

：「你們沒有看見我爹嗎？他……他就在石門背後……」

金克用急取火筒往石門內尋找，却見門後並無通路，只在進門數尺處，有一個黑黝黝的地洞，深不見底，韓駝子和飛狐白風，顯然都已跌落地洞中。

魔刀崔平問道：「韓姑娘，你們怎會困在此地？有沒有發現寶藏……」

「呸！」韓素琴恨恨啐斷了魔刀崔平的話頭，忿然道：「還提寶藏？咱們全是被寶藏害的，如今落得家破人亡，死的死，瞎的瞎，就算拿金銀珠寶把人堆在裏面，又有什麼用？」

魔刀崔平莫名其妙被一頓臭罵，罵得楞住了，其餘衆人也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金克用道：「韓姑娘別生氣，咱們大夥兒是關心姑娘和令尊的安危，曾經冒險入谷營救，結果，連沙家堡三堡主也失陷在谷中，直到今夜毒霧消散，才結伴進來尋找。」

韓素琴道：「那毒霧眞的散了麼，谷裏還有許許多多毒虫蛇蠍，你們遇見了沒有？」

金克用道：「毒霧的確已經消散，谷中毒虫，也已掃除乾淨，韓姑娘，你跟令尊究竟遇上了什麼？怎會落得這般情形？」

「唉！一言難盡。這都是自作自受，怨不得人。」

韓素琴的神情充滿了悔恨和悲痛，嘆息着道：「那天咱們三人一同進谷裏來，才入谷口，就遇到伏襲，當時三人就被冲散了，我跟爹在大霧中都被毒虫所傷，無意間奔進這座石門，才沒有死在谷內。」

金克用好奇地問道：「這石門內難道沒有毒霧？」

韓素琴道：「不但沒有霧，也沒有蛇蠍毒虫，可是，咱們身上未帶乾粮，我的眼睛被毒蛇噴瞎，爹的雙脚也被毒蠍咬傷，一個眼不能看，一個脚不能走，又飢又渴，這幾天眞不知是怎樣渡過的，直到不久以前，大批毒虫突然湧進石門來，咱們匆忙向此地退避，爹一個不小心，就跌落門內洞窟中了。」

大夥兒聽了這番經過，也不知應該替她慶幸？還是該替她難過，想到韓駝子父女初到沙家堡時那份驕狂，如今却落得這般下場，人人心裏都感受到一種難以描述的壓力。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若非一念貪婪，韓家寨怎會落到這般境地，這情景，何嘗不是在場衆人的一面鏡子！

想到這些，大家都有些心灰意冷了。

只見金克用仍然興緻勃勃地道：「韓姑娘，你們可曾搜查過石門內各處甬道，有沒有發現寶藏所在？」

韓素琴苦笑道：「咱們身受毒傷，調息逼毒還來不及，那有心情去尋什麼寶藏。」

金克用道：「姑娘不必洩氣，現在總算渡過了難關，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咱們已將白玉蓮堵截在地道中，只要尋到寶藏，仍然算你們韓家寨一份。」

韓素琴搖頭道：「我不想要什麼寶藏，此時此地，若能將全部寶藏換來一杯水，一塊餅，我都心甘情願的交換。」

金克用嘆道：「可惜咱們並未準備飲水和乾粮，不過，再等一會出了山谷，自然有食水。現在大夥兒還是快些追趕白玉蓮要緊。」

說着，親手攙扶韓素琴，仍命刺蝟張青開路，循左方石門繼續前進。

自從韓素琴出現，使尋寶的狂熱遽然下降，衆人都有些意興闌珊，誰知進入左方石門之後不久，突見前面火光閃爍，人聲鼎沸，令人精神爲之一振。

大夥兒加快步子，急急趕了過去，行約十丈，向左一轉，眼前霍然開朗，竟是一間頗爲寬大的石屋。

這兒顯然是陵寢的中心處，石屋週圍雕刻着一座座神龕和一尊尊石人，神龕內的神像業已殘缺不全，石人也已頹倒，沿着石壁，另有一堆堆白骨，分明是當初殉葬者的遺骸。

石屋中央，有座平台，台上放着一具高大的石棺，不知是那一朝帝王的靈柩。

白玉蓮和隨身侍從，以及沙鎭山兄弟和同行高手，此時正圍繞着石棺，議論紛紛，爭辯不休。

金克用率衆一擁而入，立刻喝令堵截住石屋兩處出口，連沙鎭山兄弟也一齊圍住……

白玉蓮冷笑道：「姓金的，不用再費心機了，這就是你要的寶藏，儘管請拿去吧。」

金克用急趨近前，凝目向石棺望去，不覺呆住了。

原來那石棺中並無屍骸，却是一處地窖的出入口，棺內無底，連下面的基台，全是空的，裏面七零八落放着許多木箱鐵櫃，也都是空的。

木箱和鐵櫃上，還殘留着「大金御庫」的封條戳記，只是箱櫃中的寶物已不翼而飛。

金克用大怒道：「是誰竊取了寶藏？白玉蓮，是你幹的？」

白玉蓮冷冷掃了他一眼，道：「我也正想問你，是不是你幹的？」

金克用道：「我若已得到寶藏，還會千里迢迢尋到太行山來？」

白玉蓮說道：「可不就是這句話，若是我下手弄走了寶藏，現在，還到這古墓裏來做什麼？」

金克用怒目環顧，說道：「沙老大，你們尋到這間石室的時候，白玉蓮是不是已先在此地？」

沙鎭山道：「不，是咱們先到這間石室，白玉蓮隨後也到了。」

金克用道：「那是誰先發現石棺內的地窖的？」

沙鎭山道：「地窖是白玉蓮發現的，她用寶藏秘圖對照，啓開石棺，才知道寶藏早已被人捷足先登了。」

金克用冷笑道：「哼！我明白了，原來你們暗懷異心，跟白玉蓮勾結，將寶藏移匿，却故佈疑陣想來誆騙咱們？」

沙鎭山急道：「絕無此事，金莊主，你不要含血噴人……」

金克用道：「如果不是這樣，你們遭遇白玉蓮爲什麼不動手？爲什麼還容她從容對照秘圖，啓開石棺？」

沙鎭山道：「咱們找到這間石室，正懷疑寶藏在不在棺內，恰好白玉蓮也到了，大夥兒爲了想看看寶藏究在何處，才同意暫不動武，先尋寶藏。」

跟隨沙鎭山兄弟同行的衆人也紛紛道：「沙老大的話是眞的，咱們已經把守住出路，只等找到寶藏就動手。」

白玉蓮冷笑道：「金克用，虧你自負精明，事實已經明顯擺在眼前，難道你還看不出寶藏是被誰取走了？」

金克用道：「是誰？」

白玉蓮道：「這地窖內的箱櫃滿佈塵土，分明早就被人搬去了寶物，你再看看，咱們的人都在此地，却單單少了何人未進古墓？」

金克用扭頭四顧，恍然頓悟，道：「不好，咱們都中了威寧侯府的計了……」

急忙吩咐道：「霍老弟，趕快帶人循原路退出去，千萬不能讓威寧侯府堵住了石門！」

白玉蓮擺手道：「現在去已經遲了，不過，咱們也不須驚慌，我早就防到有此一着，已留下巫山二怪扼守谷口，威寧侯府若堵住石門

，他們也休想活着離開峽谷。」

金克用頓足道：「你不知道，我也吩咐黑鳳凰留在谷口對付巫山二怪，那丫頭跟鐵羽女兒小薇相處極好，定會幫助鐵羽闖關出谷。」

白玉蓮臉色微變，但仍然强作鎭定的笑了笑，道：「不妨，黑鳳凰是你的姪女，小薇也是我的女兒，咱們各有奧援在外，不怕沒有出路。」

金克用道：「但她們都在谷口，怎知道咱們被困在古墓中，萬一——」

話猶未畢，忽聽「轟」然一聲巨响，整座石室被震得連連搖動，砂塵紛落。

緊接着，甬道內湧進來一股强勁的風，使人呼吸爲之一窒。

人人臉上都駭然變色，人人心中都想到一個最可怕的後果，一個最悲慘的下場。

許多人準備奪門奔逃，可是，兩條腿已經不由自主癱軟了。

火光閃動了幾下，「千里火筒」突然次第熄滅。

黑暗中，忽聽金克用嘶聲叫道：「白玉蓮，你果然在火筒內弄了手脚？」

白玉蓮的聲音同樣嘶啞，道：「有沒有全是一樣，縱然不被火筒毒烟毒死，也會活活被悶死，這古墓藏寶地，就是咱們的共同埋骨處了。」

半晌，不知誰長長嘆了一口氣，道：「唉！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 × ×

鐵羽嗅到火藥燃燒的氣味，奮不顧身衝進了石門。

可是，他仍然遲了一步，炸藥已被花翎埋進山壁，引綫也已點燃，眼看就要爆炸了。

鐵羽來不及撲救，一伸手，抓住花翎的衣領，用力向門外擲去。

就在這時候，「轟」然巨响，山石崩塌，整座石門和甬道都壓落下來……

花貞貞一行人還未到谷口，聽見爆炸聲，急忙飛奔回來，却發現鐵羽竟被埋在亂石下未能脫身逃出。

「鐵大哥！鐵大哥！」

花貞貞嘶聲呼喊，冒着飛射的碎石，衝上前去，雙手捨命地挖掘石堆，瘋狂地向亂石中發掘……

武士們也紛紛動手，有的抬走花翎，有的帮着挖掘亂石，尋覓鐵羽。

不多一會，花貞貞的雙手已鮮血淋淋，但她仍然奮力挖掘，忘了痛楚，也忘了自己。

血和淚，滲着泥土碎石，已分不清那些是淚？那些是血？

鐵羽終於由亂石堆中被掘了出來，人已遍體鱗傷，奄奄一息，兩條腿和四五根肋骨，都被山石砸斷。

花貞貞將他一把抱在懷裏，熱淚直落，哽咽難以成聲。

好一陣，鐵羽才睜開一絲眼縫，掙扎着吐出一句話：「小翎……小翎受傷了沒有？」

花貞貞心如刀割，那還能答得出話來。

多瑪在旁邊代答道：「侯爺沒有受傷，只是擦破一點皮肉，受了點驚嚇。」

鐵羽喘息道：「這就好了。」

說着，緩緩闔上了眼皮。

花貞貞大驚，猛力搖撼着叫道：「鐵大哥！你不能死啊，鐵大哥……」

鐵羽又慢慢睜開眼，嘴角牽動，泛起一抹凄涼的笑意，道：「不會的，我不會死，我……我只是覺得好疲倦，眞想好好睡一覺……」

花貞貞哭道：「鐵大哥，你一定要撑住，咱們立刻送你出谷去，替你敷藥治傷。」

鐵羽搖頭道：「不必了，人生的傷處太多，有的能醫治，有的是無法醫治的……」

略停，又道：「事情已經到這種地步，別再責怪小翎，他這樣做雖然不對，只是過份看重侯府聲譽，手段稍嫌逾當，居心未可厚非，現在，什麼也別說了，趕快退出谷口才最重要，巫山二怪功力都很高，再遲，恐怕就來不及了。」

花貞貞哭道：「鐵大哥，你放心吧，那怕是銅牆鐵壁，我拚了這條命，也會護送你出谷去。」

鐵羽輕嘆道：「我能否出去，已不重要，我担心的是——」

突然，一條人影由谷口飛奔而來，一路叫道：「爹！阿姨！」

花貞貞興奮地道：「鐵大哥，你瞧，是小薇來了。」

小薇兩字，就像一帖起死回生的靈藥，使鐵羽的精神，忽然振奮起來，急忙掙扎着坐了起來。

可是，當他看清楚小薇滿臉淚痕，混身污髒的模樣，却吃了一驚。

花貞貞也駭然大驚，忙迎上前去問道：「孩子，你怎麼了？」

小薇顯然受了極大驚恐，撲進花貞貞懷裏，一句話沒說，就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花貞貞呵護道：「小薇，別怕，有阿姨在這兒，什麼都不用怕，告訴阿姨，發生了什麼事？」

小薇回手指着谷外，抽搐道：「珍珠他們……都被殺死了……」

花貞貞一震，道：「是誰殺的？」

小薇道：「是巫山二怪下的手，那位黑鳳凰阿姨跟二怪打了起來，誰知忽然來了幾個怪人，都圍着鳳凰阿姨一個人打，現在，鳳凰阿姨恐怕不是他們的敵手了……」

花貞貞急問道：「那幾個怪人，是什麼模樣？」

小薇道：「一個坐着輪椅車，另外兩個身上披着虎皮和豹皮……」

鐵羽失聲道：「那是逍遙太子和虎豹二長老。」

花貞貞詫道：「逍遙太子和虎豹長老都是什麼人？」

鐵羽揮手道：「現在來不及解說，快！快些抬我到谷口去！」

沒待花貞貞吩咐，多瑪和另一名武士已自動上前，抬起了鐵羽。

其餘的人，也分別攙扶起花翎和老哈圖，匆匆奔向谷外。

才入谷口夾道，已聽見外面傳來呼嘯的聲音。

鐵羽催促快走，奔出夾道，只見谷口橫屍遍地，倒着威寧侯府武士和白蓮宮門下，死傷約有十七八人，巫山二怪的郭石頭正跌坐在一旁，閉目運氣調息。

飛漁夫林嵩，却滿身血污，倒臥地上，顯然受了極重內傷，他那兩名侏儒徒弟，也已奄奄一息……

這是混亂的場面，威寧侯府和白蓮宮的人兩敗俱傷，幾乎沒有一人倖免。

黑鳳凰則跟虎長老猶在全力相搏。

鐵羽大叫道：「住手！」

黑鳳凰的長髮披散，分明已力戰多時，聞

虎長老却氣定神閑，似未使用全力，對鐵聲收掌後退，嬌喘吁吁，顯得眞氣已將耗盡。羽微微一欠身頷首，說道：「鐵大俠，咱們有約在先，這是本門的私事，希望鐵大俠不要插手。」

鐵羽搖頭道：「我不會插手干涉你們的事，我只想問問，你們怎麼會動起手來？據我瞭

解，這位姑娘並不是你們要找的人。」

逍遙太子在輪椅上接口說道：「她一身武功全出本教秘學，鐵兄怎說她不是我們要找的人？」

鐵羽道：「你們誤會了，這位姑娘的武功雖然傳自貴教，却不是貴教門下，你們要找的，應該是她師父。」

逍遙太子道：「但她不肯交出她師父，我們只有先擒下她了。」

鐵羽轉頭望望了黑鳳凰，叫道：「姑娘，你——」

黑鳳凰道：「我憑什麼要交出師父？這三個傢伙盛氣凌人，一見面就逼問我師父在什麼地方，又用車輪戰法，兩人輪流出手，以爲我會怕了他們。」

鐵羽道：「姑娘可知道他們的來歷？」

黑鳳凰道：「我管他們是什麼來歷，反正不是好人就是了。」

逍遙太子怒喝道：「丫頭，你好大膽，竟敢辱罵師門尊長！」

黑鳳凰抗聲叫道：「你是誰的尊長？別臭美！」

虎長老叱道：「鐵羽，這不關你的事，我們自會擒這丫頭按教規處置，讓開了！」

他正想上前動手，不料威寧侯府武士突然拔刀展開陣勢，一聲吶喊，將逍遙太子和虎豹兩名長老團團圍住。

花貞貞冷着臉道：「要想倚多爲勝，威寧侯府也算上一份。」

逍遙太子變色道：「你……你可知道跟逍遙宮作對的後果？」

花貞貞道：「咱們不認識什麼逍遙宮，也不知道什麼後果不後果，只是看不慣幾個大男人欺侮一個女孩子。」

逍遙太子道：「好！你一定要逞強出頭，就怪不得逍遙宮心狠手辣了。」

回頭對在輪椅旁調息的豹長老道：「誰敢阻碍本教追緝叛徒，一律格殺無赦！」

豹長老答應一聲，舉步而出。

「慢着！」鐵羽突然掙扎着揮動雙手，一面喘氣，一面說道：「你們能不能聽我說一句話再動武？」

逍遙太子道：「請說。」

鐵羽道：「記得你我曾經有過約定，一朝結交，終生爲友。這句話，還算不算？」

逍遙太子毫不攷慮道：「當然算。逍遙宮並沒有不拿你當朋友。」

鐵羽道：「既是朋友，我就要爲逍遙宮略盡朋友之道。請問，逍遙宮除了嚴禁入教弟子叛教之外，可曾有過規定不許叛教弟子再傳門人？」

「這……」逍遙太子搖頭道：「並無此項規定。」

虎長老立刻接口道：「但本教武功嚴禁外傳，這丫頭學了本教秘技，按教規，逍遙宮有權追回她的武功。」

鐵羽喘息道：「長老，如果貴教秘技絕不容許外傳，三位爲什麼傳我『接引神功』？難道說，諸位也準備等事成之後，向我追回武功麼？」

虎長老一怔，道：「你的情形不同，那是經過本教特別委托，自然另當別論。」

鐵羽道：「這位鳳凰姑娘的情形也很特殊，她習練貴教秘學，並非出於故意，本身又並非貴教叛徒，何況傳她武功的人早已去世，她只是受人欺騙，以致誤入江湖，她既非貴教門下，也無意以貴教武功招搖於世，諸位因什麼理由，要將她擒回逍遙宮？」

虎長老被問得張口結舌，答不出話來。

逍遙太子道：「鐵兄，你說傳她武功的人已經去世，這是眞話嗎？」

鐵羽點頭道：「千眞萬確，絕無半句虛假。這位鳳凰姑娘對師門身世來歷毫無所知，才誤信金克用的謊話，以爲他是師父的兄長，跟隨他下山。諸位如若不相信，可以當面詢問她本人。」

逍遙太子沉吟了一下，對黑鳳凰道：「你師父當眞已經死了麼？」

黑鳳凰餘怒未息，一扭頭，不理不睬……

鐵羽忙道：「鳳凰姑娘，他們是令師的同門，你理應對他們說實話，也只有他們能告訴你令師的姓名身世。」

黑鳳凰道：「除非他們先告訴我師父的身世和特徵，說得對，我才相信。」

鐵羽道：「令師出身西方極樂逍遙宮，這是事實，那天我給你看的半枚金錢，就是這位逍遙太子的信物。」

黑鳳凰冷眼望望逍遙太子，似有些半信半疑。

逍遙太子道：「你的師父是不是眉心有痣，左手多一枝指，現年五十多歲，姓趙，名叫趙雲姑？」

黑鳳凰不得不相信了，這些身體上的特徵，無一不相符。

只有姓名無法證實，而她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師父的姓名。

她皺皺眉頭，反問道：「你們說我師父是逍遙宮叛徒，有什麼證據？」

逍遙太子道：「當然有。趙雲姑從前在本教時，深受宮主信任，論輩份是我師叔，當時宮主的意思，是要將她許配我大師伯，將來就由大師伯繼承宮主正位，但趙雲姑瞧不起我大師伯，自認武功才智皆出大師伯之上，私心却鍾情於一個晚輩。」

黑鳳凰訝道：「一個晚輩？」

逍遙太子道：「不錯，在本教規例，只要兩情相悅，倒也並不格限於輩份高低，但男女雙方當事者，必須放棄繼承宮主正位的資格，年老後也不得進長老院，等於終生只能爲教中弟子，永不能出人頭地。」

黑鳳凰道：「既然兩人都心甘情願，卽使不能出人頭地，也沒有什麼可惜。」

逍遙太子道：「問題就在趙雲姑所鍾意的人，對她並無愛意，她雖然傾心那位晚輩，可是那位晚輩並不愛她，同時，那人心懷雄心大志，將來極有可能繼承正位，當然不願意爲了一個自己不喜愛的女人，而自毀前程。」

黑鳳凰冷冷一哼，說道：「哦？那後來怎麼樣了？」

逍遙太子道：「後來，趙雲姑幾次示愛糾纏，都被拒絕，一怒之下，竟具狀告到宮主面前，誣指那晚輩對她強暴……」

黑鳳凰突然沉下臉來，道：「我可要警告你，如果你說的不是眞話，當心我割掉你的舌頭。」

逍遙太子道：「此事千眞萬確，兩位長老可以作證，逍遙宮中也有案可稽，人證，物證，件件皆全。」

黑鳳凰忿忿地道：「好吧，那你就繼續說下去，有半個字虛假，叫你好看！」

逍遙太子道：「……事情鬧到宮主面前，依教規必須大開刑堂，當衆審訊，到了刑堂內，那晚輩就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認罪要她做妻子，一是當衆自殘，以證淸白。」

黑鳳凰截口問道：「結果，他選擇了那一條路？」

逍遙太子道：「趙雲姑以爲用這辦法可以逼使對方就範，誰知那晚輩寧折不彎，竟當衆自斷雙腿，甘願殘廢，決不肯娶她爲妻，趙雲姑羞惱之餘，從此叛教出走……」

黑鳳凰大聲吼叫道：「你在胡說！我師父生前，最最痛恨男人，豈會爲一個男人，做出這種事！」

逍遙太子道：「那正是因爲她在男人面前失意蒙羞，才痛恨天下男人。」

黑鳳凰氣得臉都煞白了，厲叱一聲，道：「說：那人叫什麼名字？我非要當面問問他不可……」

逍遙太子道：「你現在就可以當面問他，因爲，那個人就是我。」

說着，掀起身上氈子，露出兩條齊膝而斷的腿。

黑鳳凰瞪大了眼睛，再也說不出話來。

逍遙太子輕輕嘆了一口氣，說道：「趙雲姑既然已經去世，論理，我不該揭露這一段隱私，損及你對師父的崇敬，但本教教規森嚴，我若不說出實情，你決不會相信我們的來意，當然更不會帶我們去見見趙雲姑的故墓，我們無法證實趙雲姑的生死，也就無法回宮去覆命了。」

黑鳳凰冷冷道：「你想錯了，無論你怎麼說，我都不會相信是你說的那種人，也休想我會帶你們去見師父的墳墓……」

逍遙太子和虎豹二長老聽了這話，都怫然變色。

黑鳳凰又接着說道：「不過，我要跟你們一同到逍遙宮去，親自查證你說的，是不是眞話。」

逍遙太子頓時轉憂爲喜，忙道：「如果你證實我沒有說謊，那時又如何？」

黑鳳凰道：「事情果然屬實，我願意自廢武功，從此永居深山，絕不再下山。但若證明你說謊呢？」

逍遙太子道：「我願意當場自戕，向你和鐵大俠謝罪。」

黑鳳凰道：「好！咱們就請鐵大俠做個見證——」

可是，當她回頭想徵詢鐵羽的意見，却發現鐵羽已經閉上了眼睛，呼吸漸趨低弱。

花翎兄妹痛哭失聲：「鐵大哥……」

鐵羽嘴唇蠕動，已發不出聲音，那意思，好像是在說：「我沒有辦法跟你們一同去作證了。」

他目光凝注着小薇，眼眶裏含着淚，緩緩向她伸出手，顫抖的抬動。

小薇連忙趨上前跪下，哽咽地叫了聲：「爹——」

鐵羽眼中滾動的淚水，突然簌簌而下。

這時，逍遙太子，虎豹二長老，黑鳳凰等人，都紛紛圍了過來。

虎長老探手一搭鐵羽的脈息，低聲道：「鐵大俠眞氣已散，只怕是不中用了。」

豹長老輕喟道：「他是一個守信的人，沒有洩漏本教的秘密，也沒有使本教武功流於外教。」

逍遙太子長嘆一聲，緩緩點了點頭，說道：「鐵兄，逍遙宮永遠欠你一份情，但人力難以回天，你可有什麼後事，需要本教替你効勞的麼？」

鐵羽含淚無語，只用手吃力的指一指黑鳳凰。

逍遙太子道：「鐵兄放心吧，我們回宮之後，一定將實情呈報宮主，絕不會爲難這位姑娘。」

鐵羽頷首，眼中流露出無限感激。

花貞貞知道他已不行了，哭道：「你們西方魔教神通廣大，難道就沒有靈丹，可以救救他麼？」

花翎也哀求道：「只要能救鐵大哥的命，任何代價我們都願意。」

逍遙太子黯然搖頭，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鐵大俠守信守義，全始全終，正是脫去臭皮囊，返回極樂天的時候，你們也不必太難過了。」

花翎兄妹聽了逍遙太子這話，更加哭得死去活來。

可是，過了好半晌，却見鐵羽雖然已如風中殘燭，那最後一口氣，竟在喉嚨裏打轉，緊握着小薇的手，久久無法嚥氣瞑目。

虎長老變然道：「鐵大俠元神不肯離竅，必是有什麼重大心事尚未了結，你們知道那是什麼心事嗎？」

衆人惶然相顧，都說不出原因。

花翎突然道：「我知道，鐵大哥一定是放心不下小薇。」

花貞貞哭道：「鐵大哥，小薇跟在我身邊，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鐵羽無法開口，仍然緊握小薇的手不放。

哈圖心中一動，低聲道：「郡主，以老奴猜想，鐵少爺一定是……是……」

花貞貞道：「是什麼？你快說呀！」

哈圖道：「鐵少爺始終無法確定小薇姑娘是不是他的親生骨肉，老奴猜想，他多半是爲這件事耿耿在心，無法瞑目。」

花貞貞恍然大悟，道：「不錯，一定是爲這件事。」

花翎道：「可是，如今白玉蓮巳經死了，這秘密還有誰會知道呢？」

逍遙太子在旁聽見，連忙接口道：「若是爲了這件事，本教倒可以効勞。」

花貞貞道：「你有什麼方法？」

逍遙太子說道：「本教有『滴血認親』之法，只須取一碗淸水，將鐵大俠和這位小薇姑娘的手臂，各刺破少許，滴血於碗中，若是嫡親骨肉，血水便卽溶而爲一，不然，便各不相溶。」

花貞貞急命取碗尋水，依言行事。

花翎突然低聲道：「妹妹，你眞要行『滴血認親』的事？」

花貞貞道：「這是唯一解開鐵大哥心事的辦法，當然要試。」

花翎道：「可是，你有沒有想到，萬一血水不溶，豈不是讓鐵大哥遺恨於九泉，也使小薇含愧於人世？」

花貞貞一楞，竟無以爲答。

哈圖輕輕道：「不妨，我們可以私下先行試試，如果血水相溶，再告訴鐵少爺。」

花貞貞想了想，哽聲說道：「也只好這樣了。」

不多久，碗和水都取到了。

花貞貞親手替鐵羽刺臂滴血，又默默向上蒼祝禱，然後再替小薇刺血。

她心中有太多的期望，也揉合着無限感傷，持針的手，不禁劇然的發抖，幾乎無法刺破小薇的臂膀。

可是，當她低頭視察水碗中的兩滴鮮血自然溶爲一處，却不由喜極而泣，忙將水碗捧去鐵羽面前，流着眼淚道：「鐵大哥，你看，小薇眞是你的嫡親骨肉……」

她的話還沒說完，鐵羽喉中巳「嘶」然有聲，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在場的人，都不覺淚如雨下。

不知什麼時候，曙色巳透出雲端，山谷中雲霧漸昇，重又掩蓋了整座峽谷。

霧，遮蓋了谷中景物，也遮蓋了一切美和醜。

曙色中的人，更有無盡的悲哀和傷痛。

只有鐵羽的臉上一片安詳——在這紛擾的塵世裏，他巳經再也沒有遺憾了。

（全文完）

驚魂六記故事

血鸚鵡（大結局）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風與血奴被困石窟，李大娘突在窟頂口上現身，方知李大娘以李代桃僵之法，將韋七娘僞裝成自己代死，王風欲躍出地窟拚命，奈窟底距地面達四丈，非王風功力所及，此際，四面石壁滲出黑油，壁上風燈亦有黑油滲入，黑油遇火卽焚，形成四面火壁，王風與昏迷中的血奴束手無策，李大娘見火勢已成，大笑着離去，火勢蔓延迅速，王風奮力擺脫地底三十多塊石板，承疊上石床上，抱着血奴登上石板，當他正欲試試躍出石窟圍欄，突聽有熟悉呼聲，叫着他的名字，那絕不是李大娘，但，又是什麼人——

無邊珠寶劫

王風整個人都呆住了！

也不知多久，他突然將手伸出，伸向旁邊的那張石榻。

灼熱的火焰尖針般燒痛了他的肌膚。

他趕緊縮手！

是眞的火燄，絕不是幻覺！

他看看被火燒痛了的手，又看看出現在石牢上面那隻血紅的鸚鵡，猛一聲怪叫——

「血鸚鵡！」

聲音嘶啞而急促，完全不像是他的聲音。

他面上的表情更就是見鬼一樣！

× × ×

血鸚鵡笑了，就像人一樣在笑。

笑聲中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邪惡，說不出的妖異，更彷彿帶着譏諷。

王風還沒有忘記這種笑聲！

他更沒有忘記第一次看見這隻血鸚鵡，第一次聽到這種笑聲的時候，鐵恨枯葉般在他的面前倒下墳頭！枯葉般萎縮！

鳥雖然沒有人那麼容易辨認，他却敢肯定立在石牢上面的那隻血紅的鸚鵡就是他第一次所見到的血鸚鵡。

一樣的顏色，一樣的形狀，一樣的笑聲，就連說話的語氣也是一樣。

他絕不相信還有第二隻這樣的鸚鵡！

× × ×

笑聲忽停下，血鸚鵡的嘴裏吐出了人聲。

牠就像人一樣的說話——

「你大概想不到我竟會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出現。」

這聲音與呼喚「王風」兩字那聲音完全相同，方才呼喚王風的顯然也就是牠。

一段鸚鵡謎

王風灼痛的手忽覺的冰冷。

他全身都已冰冷。石牢刹那彷彿變成了冰窖，灼熱的火燄彷彿都成了森冷的寒冰。

他的嘴唇已發白，不住在顫抖。

並不是害怕，只是事情的發生，實在太突然！

突然得使他根本不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根本不能夠排除那種恐怖的感覺。

他猛一咬牙大聲道：「你眞的是那隻血鸚鵡？」

血鸚鵡道：「本來就是的。」

王風道：「爲什麼你竟會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出現？」

血鸚鵡道：「因爲你在這個時候有難，在這個地方遇難。」

王風道：「聽你這樣說，你似乎眞的是一隻通靈的魔鳥。」

血鸚鵡道：「聽你的口氣，你却好像並不高興見到我。」

王風道：「誰說不高興，我高興得簡直要跳起五丈。」

血鸚鵡道：「就只是五丈？」

王風道：「只要我能够跳高五丈，我已經可以離開這個要命的石牢，火牢！」

血鸚鵡道：「你想離開？」

王風道：「不想的是瘋子。」

血鸚鵡道：「我知道你絕不是瘋子。」

王風道：「如果是瘋子我就絕不會還記得你欠我兩個願望這件事。」

血鸚鵡說道：「你現在，就想要那兩個願望？」

王風道：「想極了。」

血鸚鵡道：「你的第一個願望是什麼？」

王風立時歎了一口氣，道：「現在我反而懷疑你到底是一隻靈鳥還是一隻呆鳥了。」

血鸚鵡道：「你的第一個願望莫非就是要趕快離開這個要命的地方？」

王風道：「越快就越好。」

血鸚鵡說道：「我這就讓你得到這一個願望。」

這句話說完，一條繩子迅速的從石牢的出口垂下。

王風不由又呆木當場。

× × ×

血鸚鵡每隔七年就降臨人間一次，每一次都帶來三個願望。

只要你是第一個看見牠，牠就會讓你得到那三個願望。

無論怎樣的願望都能够實現。

這顯然並不祗是一個傳說。

王風非獨一再看見血鸚鵡，而且他的願望一提出，馬上就得以實現。

他握住了那條垂下來的繩子。

是眞的繩子！

他不由一聲怪叫，俯身一手抱起了血奴，握着繩子的那隻手反而鬆開，雙脚就旋卽一點地，身形如飛鳥般高飛！

這下子火蛇已然在地上流竄，四面的石壁已然變成了火壁！

烈火魔爪般從四壁伸出，彷彿要攫住王風，將他吞滅在牢中，濃烟更使他們淚水直流，幾乎睜不開眼睛。

一飛兩丈，他空出的手再伸開又抓住了繩子，那身形往下一沉，借力又飛起！

第二次飛起，他的人已連同血奴飛出了石牢！

這最後的一次飛高，他的身形簡直就像是箭一樣！

他担心出口的周圍有幾把魔刀在準備向他的身上招呼！

他也已準備挨幾刀的了！

身形飛起時，他空出的手已然抽出了他一向用來跟人拚命的那支短劍！

他這如箭般射出的身形居然嚇了那隻血鸚鵡一跳！

「呱」一聲，那隻血鸚鵡就像是被人發覺追打的小偷一樣，趕緊飛起來！

血紅的羽毛霍的展開，牠就像一團火燄，飛入了空中！

× × ×

石牢的所在赫然是一個天井，左右是廂房，前後各有一道月洞門。

石牢出口的四邊有一條深長的凹槽，槽中有可以升降的鐵枝。

一塊嵌着石塊的鐵板正在出口的一旁。

鐵板的下面却裝着滑輪。

當鐵板滑回石牢上面之後，這地方只是一個晾衣晒榖用的石板天井，誰也想不到下面竟有一座石牢，火牢！

× × ×

已近拂曉，未到拂曉。

黑夜已逝去，天色仍蒼茫。

天上還有星，還有月。

月却已遠在天邊。

朝霧從遠山吹來，整個莊院都在霧中。

天井中同樣淡霧迷離。

油烟石牢中湧出，淡霧彷彿已變成濃霧。

血鸚鵡一飛丈外，落在丈外月洞門上的瓦脊。

王風的身子亦幾乎同時飛鳥般一折，在石牢出口旁邊的石板落下。

他左手緊抱着血奴，右手緊緊握着那支短

劍！

他隨時都已準備拚命！

尺許的短劍中閃着寒芒，他的眼瞳同樣在閃着寒芒，就像天上寥落的晨星。

× × ×

疏星淒清，烟霧迷離。

烟霧中靜靜的站着一個人。

這個人身上的衣服沾滿了泥土灰塵，却仍可以分辨得出那是一襲官服。

官服象徵官家的威嚴。

這個人的面上那裏還有絲毫威嚴之色。

一種說不出，却又可以感覺得到的倦意佈滿了他整個身子。

在他的面上有的只是落寞。

這落寞之中，却又彷彿透着一種深沉的悲痛。

這個人赫然就是附近百里官階最高的安子豪！

鸚鵡樓那一夜之後，他就像烟霧一樣在這個千安鎮消失。

現在他却又出現在這天井的烟霧之中。

這之前他到底去了什麼地方？現在又爲什麼竟會在這裏出現？

× × ×

一個人倒在安子豪的脚下。

紅色的衣裳，雪白的肌膚，美麗的面龐，窈窕的身裁。

李大娘！

安子豪的目光並沒有在李大娘動人的身子之上。

他正在望着王風。

那條繩子赫然握在他的手中！

× × ×

王風一出了石牢就發覺石牢出口的旁邊站着一個人。

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個人竟是安子豪。

那剎那他的眼中充滿了敵意！

他却幾乎立即認出了安子豪。

滿眼的敵意變成滿眼的疑惑，他瞪着安子豪手中的繩，就連面上也充滿了疑惑的神色。

兩個人都沒有開口。

一種難言的靜寂蘊斥天地之間。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王風吁了一口氣，終於開口道：「安子豪！」

安子豪淡然應道：「王風！」

王風道：「我實在想不到是你。」

安子豪道：「很多事情你都想不到。」

王風道：「救我的是你還是鸚鵡？」

安子豪道：「是鸚鵡，也是我。」

王風道：「是鸚鵡叫你來的？」

安子豪道：「是。」

王風瞪着他，道：「方才的說話並不是出自你口中？」

× × ×

「難道你這也分辨不出？」

這一次回答的絕不是安子豪的聲音。

安子豪並未開口。

語聲是從王風的後面傳來。

怪異而奇特的語聲，彷彿帶着某種妖異與邪惡，王風已並不陌生。

他應聲回頭，瞪着立在那邊月洞門上的血鸚鵡。

他只有苦笑。

血鸚鵡即時又說道：「你不是早已相信十萬鬼魔，十萬滴魔血，滴成了一隻鸚鵡的這傳說？」

王風苦笑道：「我不相信也不能。」

血鸚鵡道：「能！」

王風不由的一怔。

他怔怔的瞪着那隻血鸚鵡，忍不住叫道：「你不就是那隻血鸚鵡，不就是在說人話？」

血鸚鵡道：「你再聽清楚！」

「呱」一聲，牠突然展翼，飛離了月洞門上面的瓦脊，飛向安子豪。

× × ×

「你再聽清楚！」

又一聲。

一樣的語聲，一樣的說話。

血鸚鵡已飛離月洞門，飛向安子豪，說話語聲却沒有隨牠飛走。

說話語聲仍是在那邊的月洞門傳來。

王風瞪着月洞門那邊，脫口道：「誰？」

一個人應聲從月洞門轉入。

殭屍！

冷漠的臉龐，殘酷的眼神，標槍一樣挺直的身軀。

月洞門外走入來的那個人赫然是鐵恨！

「鐵手無情」鐵恨！

× × ×

鐵恨死了已不止十天，屍體已變成殭屍！

現在他却不是殭屍那樣子一步一跳的進來，而是常人一樣的緩步進入。

王風當場目定口呆！

× × ×

鐵恨一直走到王風的面前才停下脚步。

他看着王風，冷漠的臉龐已變的溫暖，殘酷的眼神亦變的柔和。

王風却由心寒了出來。

就連他的語聲也起顫抖。

「你到底是人還是殭屍？」

鐵恨沒有回答，伸手握着王風的手。

王風竟由得這殭屍將自己的手握住。

手溫暖，鐵恨的眼中亦彷彿湧出了熱淚，開口道：「風兄，抱歉騙了你這麼久。」

王風聽的很清楚，這的確是鐵恨的聲音。

他肯定眼前的鐵恨一定是一個人，絕不是一隻殭屍。

殭屍的手絕不會溫暖，殭屍也絕不會說人話。

叮噹的一聲他手中的短劍突然脫手墮地，他反手握住了鐵恨的手，道：「鐵兄，怎麼你還沒有死？」

他的語聲又變得急速而嘶啞，一面的激動之色。

鐵恨居然笑了起來，道：「你難道很想我變成殭屍？」

他並不是一個喜歡笑的人，對於王風他却好像有着很大的好感。

王風却歎了一口氣，沙啞着聲音道：「你快快告訴我整件事的眞相，否則你這位風兄悶只怕也要悶死了！」

鐵恨點頭道：「我一定會告訴你整件事的眞相！」

兩個人相握的手緩緩鬆開。

鐵恨負手踱了一個圈，仰天吁了一口氣，緩緩道：「在我看見你殺入七海山莊，誅除海龍王這個惡賊之時，我已經知道，你是一個正義的劍客，本來，早就想告訴你事實，不想瞞你。」

王風的目光跟着他轉動，立即接了口，道：「爲什麼你又要瞞我？」

鐵恨道：「因爲早在四年前，我們就已經發誓不再信任任何人！」

王風道：「你們？」

鐵恨解釋道：「我們是包括十三個人。」

王風道：「那十三個人？」

鐵恨道：「十二個血奴，一個公主。」

王風一愕道：「公主！」

鐵恨目光落向王風懷中的血奴，道：「公

主就是你現在抱着的血奴。」

王風又是一愕，目光一落，道：「你說她是個公主？」

鐵恨道：「眞正的公主！」

王風抱着血奴的那隻手立時好像軟了，啞聲道：「那十二個血奴又是——」

鐵恨截口道：「是鸚鵡的部屬。」

王風道：「鸚鵡呢？」

鐵恨的目光轉落在燃燒中的石牢，道：「鸚鵡本來是王府的侍衞統領，與我們一齊負責魔王的安全！」

王風追問道：「你口中的王府到底是什麼王府？」

鐵恨一字一頓的說道：「太平安樂富貴王府！」

王風驚問道：「魔王豈非就——就是太平安樂富貴王？」

鐵恨肅容道：「是！」

王風一個頭幾乎變成兩個。

鐵恨雖然告訴他這些，他仍是一頭霧水。

他想想，道：「血奴不是十三個？」

鐵恨道：「本來是十三個。」

王風道：「還有的一個怎樣了！」

鐵恨道：「變了一個叛徒，鸚鵡不會再要這種部屬，我們也不會再認這種兄弟！」

王風道：「他是那一個？」

鐵恨恨聲道：「老蚵虫！」

王風「哦」一聲，說道：「你也是一個血奴？」

鐵恨頷首道：「我排行第八。」

安子豪即時插口道：「我排行第六！」

王風轉頭望着他，歎息道：「看來我的確很多事情都想不到。」

安子豪道：「其他的血奴你也見過幾個的了。」

王風道：「哦？」

安子豪道：「韋七娘，甘老頭，蕭百草，郭易，不是都已跟你見過面？」

王風脫口道：「郭易，蕭百草也是十三個血奴之一？」

安子豪道：「是！」

王風搖搖頭，回顧鐵恨道：「蕭百草既然是你的兄弟，當然不肯劏開你的肚子。」

鐵恨道：「我既然沒有變成屍體，他當然沒有要劏我的必要。」

王風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幾眼，道：「實在不明白。」

鐵恨道：「不明白我爲什麼死而復生？」

王風道：「你是我親自送入衙門的驗屍室的，在我的感覺中，當時你絕不可能是一個活人。」

鐵恨道：「感覺，並不能肯定一個人的死活！」

王風道：「可是一出了驗屍室，你便給釘入了棺材，到你變做殭屍出現爲止，其間最少有七八天，一個人七八天不進食，不飲水，就算本來是一個活人只怕也得變做死人。」

他又搖搖頭，道：「何況那七八天我都在棺材左右，你却在棺材裏面全無作動，甚至全無聲息，這件事如何解釋。」

鐵恨忽問道：「你有沒有聽說過世上有一種叫做瑜伽術的武功？」

王風沉吟了一下道：「那好像並不是中原的武功。」

鐵恨道：「並不是。」

王風道：「據我所知好像是源自西域。」

鐵恨點頭道：「是西域密宗的一種內功心法，嚴格來說根本不能够叫做一種武功。」

王風道：「這與你的死亡有何關係？」

鐵恨說道：「我由五歲開始，就已經苦練瑜伽。」

王風道：「這是說你是一個瑜伽高手。」

鐵恨道：「可以這樣說。」

王風搖搖頭，他仍不明白。

鐵恨亦知道還不能够使他明白，隨即解釋道：「不少人認爲瑜伽是一種魔術，這因爲一個人苦練瑜伽，一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無論體質抑或肌能都迥異常人，既能够忍受常人不能够忍受的痛苦，也能够做出很多常人不能够做出的舉止，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王風靜靜的聽着。

鐵恨又道：「假死是其中的一種！」

這句話仍是從他的口中說出來，接着的一句就不是了。

他接道：「腹語亦是其中的一種！」

接着的這句話赫然是從他的身體內傳出來的！

他的嘴唇緊緊的閉着，腹部也不見起伏，可是說話分明是來自他的腹中。

腹語！

語聲怪異而奇特，彷彿帶着某種詭異與邪惡，不就是血鸚鵡說話的聲音？

王風不由自主的一聲呻吟！

鐵恨旋即回復本來的語聲，嘴唇翕動道：「你所聽到的鸚鵡說話只是我利用腹部所發出的聲音。」

王風點頭。

鐵恨接着又道：「你所見我的伏屍墳頭，其實只是我整個人進入假死的狀態。」

王風只有點頭。

鐵恨道：「在假死期間，我無須進食任何東西，甚至不必用口鼻呼吸，全身都僵硬，却仍有少許知覺。」

王風忍不住問道：「你爲什麼要在我的面前裝死？」

鐵恨道：「因爲當時我正被人監視，已被迫的不能不裝死來應付！」

王風追問道：「那是什麼人？」

鐵恨道：「萬通！」

王風一愕道：「我記得這個人好像是毒劍常笑的十三個手下之一。」

鐵恨道：「你沒有記錯。」

王風沉默了下去。

他默默的思索了一會，歎了一口氣，道：「你能否將整件事情由始至終詳細的給我說個清楚明白？」

鐵恨道：「能！」

王風反而奇怪道：「現在你怎麼又答應的這樣爽快？」

鐵恨看着他，緩緩道：「因爲我們每一個現在都已將你當做朋友！」

一頓他又道：「如果還瞞你，我們又怎能過意得去？」

王風道：「你那還不趕快跟我說？」

「這得從七年多前說起！」鐵恨仰天長歎道：「七年多前我們還遠在西域，還沒有臣服當今天子。」

× × ×

「我們有自己的國家，有自己的國王！

「我們的國家信奉魔教，『天魔波旬』是我們最尊敬的魔神，我們更尊敬我們的國王，是以我們一向都稱呼我們的國王『魔王』，這其實是一個尊敬的稱呼！

「十萬神魔，十萬滴魔血化成一隻血鸚鵡，本是魔教的一個傳說，傳說中的魔王原是『天魔波旬』，我們既然尊稱我們的國王『魔王』，自然就將負責我王安全的侍衞統領稱爲『血鸚鵡』，將統領屬下的十三個心腹侍衞，稱爲『血奴』，這種稱呼，只是在我們的國家中傳流！

「雖則我們的國家信奉魔教，我們的國民却熱愛和平，國家更富有，所以我們的國家又叫做太平安樂富貴國，我們的國王又叫做太平安樂富貴王！

「當今天子威震四方，諸國臣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王向來心儀天朝文明，是以亦不例外，臣服當今天子座下，同時東入中土，設府天南，當今天子也就名之爲太平王府，尊我王爲太平安樂富貴王！

「我們的國民並沒有反對這件事，深宮中却有一個人對於這件事深表不滿，那是我們國王最寵愛的四個姬子之一，也即是現在的李大娘！」

× × ×

語聲陡頓，鐵恨的目光利箭般射向倒臥在地上的李大娘，接又道：「她原是隣近一個部落民族的女王，却並非部落眞正的王位繼承人，之所以能夠成爲女王，全是由於她的妖媚手段，而她之所以不惜下嫁我王，則因爲看中我王的財富。」

王風插口道：「這段婚姻並不是太平王的主意？」

鐵恨搖頭道：「是我王提出來的，最初雖然出於她有意無意之間的暗示，但到後來，我王已被她的美色迷惑，非娶她不可。」

他一聲輕歎，道：「她貴爲王妃，獲賜多珍，却並不滿足，因爲她目的一直就是在我們的國庫藏寶，當時隨同她進宮的還有她的心腹侍女與及她族中的十三把魔刀，這些人手下都有幾下子，可是那十三把魔刀都被安排在外宮，內宮禁衞森嚴，鸚鵡與我們十三個血奴的武功更在他們之上，他們並不敢輕舉妄動！」

王風道：「好像李大娘那種人即使還未到手，私下想必已將你們國庫藏寶視爲己有。」

鐵恨點頭道：「是以我王的東入中土，設府天南，她最是反對，因爲我王非獨帶去了庫藏珠寶的大半，還準備將其中的部份奉獻當今天子，用以表示我國的尊敬，誠懇，與及體面，這更是她最難以忍受的事情。」

王風道：「她當然亦沒有你們的辦法。」

鐵恨道：「在我們入住太平王府之後，她就有辦法了。」

王風道：「哦！」

鐵恨道：「也虧她想得出那麼毒辣的辦法，某夜她竟用她那雙魔眼控制了我王的意志，寫下了一封通敵的書信，內容明顯的表示出我王的東來是另有用意，表面上臣服，私下與當朝的外敵暗通消息，準備在南方招兵買馬，一待時機成熟便裏應外合，傾覆當朝的天下！」

王風道：「一封信我看似乎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鐵恨微哂道：「却是我王的親筆，這倒還罷了，信上還有我王的掌印，與及我王私用的四個章蓋，絕不可能是假冒。」

王風道：「這到底不是事實，兩下一對質，始終會水落石出。」

「政治的黑暗！還不是你們江湖人所能夠了解。」鐵恨搖頭道：「外敵正所謂爲恐天下不亂，一對質，沒有也會說成有，而朝中不少大臣，對我王心存顧忌，到時亦難保不落井下石，那一來就不止我王的性命堪虞，我國的國民只怕亦成問題！」

這一點王風倒不難理解。

鐵恨接道：「我王回復理智的時候，亦知道事態嚴重，他很想將信奪回，只可惜信已送出，就連他的性命亦已在李大娘的手中，李大娘旋即召集她的手下！」

王風道：「當時，你們是必亦覺察事態有異？」

鐵恨點點頭，道：「我們却已不能夠加以阻止。」

王風頷首道：「你們當然得兼顧太平王的安全。」

鐵恨道：「她露出本來面目之後，跟着就說出她的企圖。」

王風道：「她要王府庫藏的珠寶？」

鐵恨道：「所有的珠寶！」

王風道：「這個女人的胃口倒眞不小。」

鐵恨道：「還不止這樣簡單。」

王風道：「哦？」

鐵恨道：「她還要我王發誓，永遠不將此事揭露，永不再追究此事，然後才將我王放回，將那封信交出！」

王風道：「她也算小心，如果此事公開，即使你們不追究，最低限度綠林的朋友也會紛紛找到她頭上。」

鐵恨道：「沒有幾分聰明，幾分胆識，她也不敢打這個主意。」

王風道：「她就不怕太平王出言反悔？」

鐵恨一正面色道：「我們國家向重信義，我們的國王更就是一言九鼎！」

他一頓，接又道：「一國之君，言出無信，如何治國家，如何服國民？」

王風道：「恕我失言。」

鐵恨道：「不知不罪。」

王風轉回話題，道：「太平王結果如何應付？」

鐵恨道：「我王不能不接受她的條件。」

王風道：「因爲那封信？」

鐵恨道：「要不是那封信已經送出，以我王的行事作風，是必死也不肯受她威脅，而我王一死，她們一夥亦難以倖免！」

「太平王一死，你們再沒有顧慮，恨怒之下自必然痛下殺手！」王風接問道：「那封信到底送到什麼地方？」

鐵恨道：「不知道，據她說是經已安排送交朝中的一個大臣，她方面一有問題，那封信就會落在那大臣的手中。」

王風道：「她說的可是事實？」

鐵恨道：「就不是事實我們也要當做事實，我們不能以十萬國民的性命來冒這個險。」

王風道：「太平王就爲了十萬國民的生命忍辱偷生，答應了李大娘的條件。」

鐵恨面上露出了尊敬之色，道：「是！」

王風道：「事情到這個地步，豈非就已經了結？」

鐵恨道：「那裏有這麼簡單？」

王風試探着問道：「可是那些珠寶發生了問題？」

鐵恨點頭道：「那些珠寶之中有部份是準備獻給當今天子，珠寶的名稱，數量，甚至於形式，早已做好了記錄，在我們未進中土之前，便已遣使送入京城，呈與當今天子，我們若將之全給了李大娘，無疑就是犯了欺君大罪，更何況我王東入中土，誰都知道帶來了無數奇珍異寶，一進入中土竟變了一無所有，這件事你說應該如何解釋？如何交代？」

王風目光一閃道：「是不是這個原因，你們安排了血鸚鵡的出現！」

鐵恨道：「這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王風「哦」一聲，沉默了下去。

鐵恨道：「整件事情由始至終都是秘密進行，我們方面除了我們的國王之外，知道這件事情參與這個行動的有侍衞統領鸚鵡，我們十三個血奴，王后與國王至愛的三個王妃，寶庫的八個護衞，王府總管郭繁，與及他的外甥金翼。」

語聲忽一頓，他面色一沉，道：「這金翼自幼父母雙亡，十歲時就已開始寄養郭繁家中，郭繁一輩子就祇得一個兒子郭蘭人，却是個白痴，所以對於這個外甥特別寵愛，而這個金翼也有幾分小聰明，更懂人意思，也實在是郭繁的一個好帮手，壞就壞在有些貪財，這一點郭繁雖然多少感覺得到，祇以爲人之常情，並沒有加以糾正。」

王風插口道：「對於這個金翼你說得如此詳細，莫非在他方面又出了什麼問題？」

鐵恨點點頭，道：「那時正好是七月，我們就選定七月望日進行這件事情。」

王風道：「七月十五的確是一個適當的日子。」

× × ×

「修行記」上面有這樣的記錄：「七月中元日，地官降下，定人間善惡，道士於是日夜誦經，餓鬼囚徒亦得解脫。」

七月十五也就是鬼節。

鬼節也就是鬼門關大開的日子。

在這個日子進行與妖魔鬼怪有關的事情，的確是最適當不過。

也就在這一日的晚上，鸚鵡，十三血奴與寶庫的八個護衞，總管郭繁與及他的外甥金翼在李大娘親臨之下貪夜將太平王府寶庫之中的如山珠寶完全搬走。

所有的珠寶在清點過之後，放進二十個箱子之內，在極度秘密的安排之下，經由王府的後門送出，臨時停放在附近一間早已準備好的莊院裏面。

到了第二日，郭繁就宣佈了這件事。

由於其他人都被蒙在鼓裏，整個王府都爲之轟動。

太平王按照規矩，請來了當地的官員捕吏，他們當然不能夠找出什麼。

失竊的珠寶之中，有部份是貢品，當地的官員知道事情關係重大，不敢敷衍塞責，嚴令手下加緊偵查，限日破案。

這件案嫌疑最大的自然就是王府的總管郭繁。

因爲寶庫一共有十三重門戶，所有的鑰匙都由他掌管，寶庫的門戶並無被破壞的痕跡，唯一能夠進入寶庫將裏面的珠寶一夜之內搬走的只有他一個人！

儘管他是太平王的連襟，又是太平王的親信，但案情嚴重，當地的官員亦只有追查到他的頭上，他也知道脫不了關係，準備以死來表示清白。

就在當天傍晚他將自己鎖在房間之內，將一支匕首刺入了胸膛！

這當然也是計劃之中的一個步驟。

匕首刺入胸膛，郭繁就衝了出來，佯言他遇上了血鸚鵡，已得到血鸚鵡的三個願望，並已將他的第一個願望向血鸚鵡提出。

他的第一個願望就是要血鸚鵡將那批失竊的珠寶找回來。

這件事王府中的人都是半信半疑。

他們雖然知道在自己的國家有這種傳說，到底沒有遇過那種事情。

他們更從來沒有見過血鸚鵡。

正在查案的官員更不肯相信，太平王也就在那時告訴了他們那個傳說。

他們也就當是一個傳說。

到了第二天早上，侍衞統領鸚鵡就帶着十三個血奴與及金翼將那些珠寶從那個莊院搬到太平王府門外。

他們都經過易容改裝，鸚鵡就化裝成一個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佯言是陰曹地府中的判官，因爲手下拘魂索命的鬼卒昨夜拘錯了一個人的魂魄，說死的本來是另一個人，却拘走了郭繁的獨生子郭蘭人，所以特地去找來那些珠寶作爲補償。

他們都有一身很好的武功，即使左右手各托一箱珠寶，也一樣能夠高來高去，加上神針韋七娘出神入化的易容術，判官鬼卒簡直就活靈活現，震驚了在場的所有人！

放下了珠寶之後，他們旋即就在韋七娘施放的烟霧中離開！

當時天色還未盡白，朝霧淒迷，儘管濃了一些也不會使人起疑，金翼的輕功雖然不大好，但在兩個血奴的帮助之下亦如飛鳥般輕捷，鬼魅般在烟霧之中消失，到那些官差上前之時，那邊的地方就只剩下二十箱珠寶。

那的確就是太平王府寶庫神秘失竊的全部珠寶。

郭繁清點過之後，太平王亦小心檢視過了一遍，那非獨一件不缺，且完全完整無損，在場的官差捕吏與及王府的侍衞隨從等人看在眼內，都不由揑了一手冷汗。

他們本來都還有疑惑，那下子都已相信將那些珠寶送來的是鬼不是人。

絕對沒有人去冒那麼大的危險，將太平王府寶庫所有的珠寶偷掉又當面送回來，那已不是一種玩笑。

太平王府更不是一個開玩笑的地方！

那些珠寶在太平王過目之後立即送進寶庫鎖上，同去的官差捕吏參觀過了寶庫的設計，都無不認爲沒有鑰匙，根本不可能進入寶庫之內。

他們只有承認那是鬼神的惡作劇，他們只担心那個自稱來自陰曹地府的判官所說是否事實，如果是事實，郭繁的獨生子郭蘭人的生命安全便大成問題的了。

其中最憂慮的自然就是做父親的郭繁。

他表現得坐立不安，這倒只是表現給別人看，事實他心裏確非難受，雖則他知道白痴的郭蘭人活在這世上無論對什麼人，甚至在郭蘭人自己本身來說也是一種痛苦，雖則他早已打算犧牲郭蘭人的性命，畢竟是自己骨肉。

太平王自然早就已下令搜尋郭蘭人行踪。

搜遍了整個王府，他們都找不到郭蘭人，官差捕吏正準備出外搜尋，郭蘭人的屍體就給人送回來了！

郭蘭人死得很恐怖，也很嚇人，據講是失足墮水淹死，這一點不難看得出來。

所有不知內情的人看到了郭蘭人的屍體，都不由心胆俱寒。

郭蘭人的死非獨證明了判官的說話，更證明了他們方才所見到的絕不是人。

是鬼！

× × ×

「郭蘭人是不是眞的死了？」王風忍不住打斷了鐵恨的話。

鐵恨搖搖頭，道：「並不是。」

王風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鐵恨道：「我們強使他陷入假死狀態，再由李大娘用特殊的藥物處理過他的肌膚，使他呈現出被淹死的樣子，由於他本來就是一個白痴，幾已沒有個人的意志，所以我們的使他假死，並沒有多大的困難。」

王風道：「我相信你們有這種本領。」

鐵恨道：「我們也只是要他暫時假死，因爲我們還要他復活，藉以表現血鸚鵡的魔力，使這件事看來更眞實。」

王風會意道：「血鸚鵡每次降臨人間都帶來三個願望，郭繁只用去一個，還有兩個願望，他既只得郭蘭人一個兒子，第二個願望在情在理都應該是向血鸚鵡要回他兒子的性命！」

鐵恨頷首道：「應該是如此，每一個人也都是這樣想，所以沒有人離開，都等在大堂周圍，這正合我們心意，因爲我們已安排好血鸚鵡的出現，正需要他們見證！」

王風的目光不由的轉向那已停落在安子豪

肩頭上的血鸚鵡，道：「這隻血鸚鵡到底是什麼來歷？」

鐵恨的目光亦轉了過去，道：「這本來是我們的侍衛統領蓄養的一頭異種鸚鵡，但經過修剪染畫之後，與原來的樣子已大有不同，却與我們的國家古來流傳下來的畫圖所描繪的完全符合。」

王風歎了一口氣。

現在他終於知道這隻血鸚鵡眞正秘密。

這隻血鸚鵡只是一隻異種鸚鵡，並非魔血所化成，却已不下兩次使的他驚心動魄。

他忽然記起了鐵恨曾經說過的幾句話。

——那也因爲世人的愚昧無知，所以才會有這種故事。

——有竊案就一定有主謀，就算世上眞的有妖魔鬼怪，也不會來偷竊人間的珠寶。

他只有歎氣。

鐵恨接下去：「在郭蘭人將要甦醒的時候，我們就放出了那隻血鸚鵡！」

× × ×

夜更深，風更急。

雨暴風狂。

血鸚鵡終於在王府的大堂中出現，就像是一團火燄。

郭繁斷聲叫出了他的第二個希望。

也沒有多久，大堂中突然响起了敲打的聲音。

聲音正是從棺材之中傳出，接着就有人在棺材中大聲呼叫，叫人將他放出來。

那正是郭蘭人的聲音！

他雖然是一個白痴，亦知道有所謂恐懼。

棺材中一片漆黑，就連坐起來都不能做得到，他當然想人放他出來。

所有人都幾乎被這種聲音嚇的暈倒，郭繁却聽的心都快要裂開兩邊，他衝了出去。

太平王與李大娘這位王妃連忙在左右拉住他。

李大娘是作態，太平王却是眞的想將他拉住。

絕不是因爲事情神秘恐怖，怕他被魔祟，只因爲郭繁一出去就是死路一條！

這亦是他們計劃之中的一個步驟。

太平王却並未能夠將郭繁拉住。

李大娘立即拔出了一把短刀，一刀將郭繁刺死！

這一陣的躭擱，郭蘭人已然在棺材之內死亡。

棺材雖不是密封，郭蘭人却非獨智能，無論在精神抑或在體力方面都比較衰弱，那片刻的驚慌已足以使他心胆俱裂。

那正好是郭繁氣絕斃命之時，看來簡直就像是他的人一死，願望亦失效，他的兒子便不能復生。

那些珠寶亦同時再次神秘失踪！

× × ×

王風道：「人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廳堂之時，你們就再次進入寶庫搬走那些珠寶？」

鐵恨道：「我們的計劃正是這樣！」

王風道：「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計劃，郭繁父子的死亡，使得事情更具說服力，不過能夠不死却是更好。」

鐵恨道：「沒有人希望看見這種死亡。」

王風忽問道：「郭繁是自願還是被迫？」

鐵恨道：「這個計劃是他提出的。」

王風道：「哦？」

鐵恨道：「在想出這個計劃之時，他已決定了犧牲。」

王風沉吟道：「太平王平日對待他一定很好。」

鐵恨道：「對我們，以至全國的百姓也是一樣，因此我們每一個人都甘願爲他効死！」

他隨即補充一句，道：「例外當然也是有的！」

王風道：「珠寶既全部到手，李大娘自應心滿意足，事情也應了結了。」

鐵恨道：「這才是開始。」他一聲歎息。「當時雖然風狂雨暴，寶庫的八個護衛，亦盡所能掩護我們離開王府，但爲了安全起見，我們還是以個人最大的努力，最快的行動，將那珠寶再次搬到那個莊院，誰都沒有時間理會他人，一直到了那個莊院將箱子放下，才兼顧其他，因爲大家都相信參與這件事的每一個人都不會打那些珠寶的主意。」

王風道：「事實却有人在打那些珠寶的主意？」

鐵恨歎息道：「是。」

王風道：「那個人莫非就是金翼？」

他面色一寒，道：「鸚鵡與我們十三個血奴全都到了，却仍不見他，我們都知道他雙臂有千斤之力，雖然托着兩箱珠寶亦能夠奔走如飛，是以祗會比我們早到，沒有可能遲遲不見人，當時就感到有些不妙，留下了一人看守，其他的分頭外出搜尋。」

王風道：「你們沒有找到他？」

鐵恨道：「並沒有，却在第二日頭上，我們知道城東當夜發生了一件罕見的刼殺案，被刼殺的是一個車把式，一家大小無一生還，家中的東西却仍齊齊整整，只是不見了這家人仗以爲生的一輪馬車，有人認爲是仇殺，我們却知道不是，因爲在事發前一日的中午，曾有人向附近的一間店舖打聽那裏才可以找到一輛馬車，店舖中的一個伙計當時就介紹了那一個車把式，而根據那個伙計的描述，向他打聽的那個人無疑就是金翼！」

王風道：「看來，他是早就決定那麼做的了。」

他連隨又問：「就少了兩箱，還有十八箱珠寶，李大娘怎麼還不滿足？」

鐵恨道：「如果失去的那兩箱珠寶不是二十箱珠寶之中最名貴的兩箱，我相信她已肯罷休，只可惜就連她一心要得到的王府五寶也是在那兩個箱子之內。」

王風說道：「她要你們將那兩箱珠寶找回來？」

鐵恨微喟道：「她甚至認爲是我們暗中做的手脚，要將我們的國王扣押起來，一直到那兩箱珠寶到手才放人。」

王風道：「這口氣你們嚥不嚥得下？」

鐵恨道：「嚥不下，所以我們私底下商量好準備先將我們的國王從她的手中搶回來，才與她再說條件，我們就決定次日正午用膳之際喬裝下人採取行動，誰知道她竟然先得消息，在我們進入寢宮之時，她人已不在，我王亦給她帶走。」

王風道：「是誰給她的消息？」

鐵恨恨聲道：「老蚰虫。」

王風道：「他本來是你們的兄弟……」

鐵恨道：「當時在他的心中却就只知道有一個李大娘。」

王風詫聲道：「他是李大娘的什麼人？」

鐵恨道：「什麼人也不是。」

王風道：「那他的背叛……」

鐵恨道：「是因爲他已被李大娘的美色所迷惑，已成了李大娘的肉體的俘虜，已不能自拔！」

王風道：「你們當時是怎樣發現？」

鐵恨道：「到我們發現，已是三年之後的事情。」

他轉過話題，道：「當時我們雖然找不到她的人，却找到她留下的一封信，她說已知道

我們所說的是事實，但無論如何，一定要我們將珠寶找回來，她也知我們初入中土，並不熟識中土的地方，所以特別給我們三年限期，三年之後的七月望日，在王府向她交待。」

王風道：「你們當時有沒有再搜查她的踪跡？」

鐵恨道：「在信末他雖已警告我們要爲太平王的安全設想，不要追踪她，我們還是忍不住追下去。」

王風道：「追到了沒有？」

鐵恨道：「我們先搜索那個莊院，發覺她所有手下已經離開，珠寶亦帶走，就分爲五批，一批留在王府應變，四批分從四個方向追踪，鸚鵡與甘老頭的一批終於在城北十里的江邊找到了他們，其時他們正在一艘大船之上，鸚鵡說服她，准許他侍候在王左右！」

王風道：「鸚鵡的武功如何？」

鐵恨道：「在我們之上。」

王風奇怪道：「李大娘怎會被這樣的一個人追隨在左右？」

鐵恨的神情忽變的悲痛，道：「因爲鸚鵡接受了她的條件，金針刺穴，散去了一身的內功！」

王風輕歎道：「好一個忠心的鸚鵡。」

他隨又問道：「甘老頭當時又怎樣了？」

鐵恨道：「他本想同去，可是被鸚鵡喝止，最後只有帶着悲痛的心情，將這個消息帶回王府。」

王風忽然想起了什麼，道：「不是說郭繁死後，寶庫的護衛全都自殺謝罪？殺他的那位王妃不到三天就發了痴，太平王心痛他的愛妃又心痛他的珠寶，也變成了一個白痴？」

鐵恨道：「那個太平王與王妃現在仍活在太平王府。」

王風道：「他們並不是眞正的太平王與李大娘？」

鐵恨道：「他們是我們十三個血奴之中的一個與及他的妻子，我們的國王與及李大娘這個王妃的失踪無論如何是不能夠給外人知道，唯有用這個辦法，不過韋七娘的易容術儘管出神入化，一個國王並不是輕易冒充得來，他要接見很多的官員，甚至不久之後要北上面謁當今天子，只有裝痴才可以避免這些事情。」

王風道：「就裝痴相信也並不易。」

鐵恨道：「所以他們要深居簡出，極盡小心才掩飾過去，但饒是如此，仍然立即被一個人看破了。」

王風道：「誰？」

鐵恨道：「我們的公主，我王唯一的女兒——血奴。」

王風道：「她眞的叫做血奴？」

鐵恨道：「她喜歡這個名字。」

王風道：「這件事其實應該讓她知道。」

鐵恨道：「我們之所以掩瞞，是怕她年少氣盛，一時沉不住氣，闖出禍來。」

血奴的脾氣怎樣，王風已並不陌生，道：「她知道之後怎樣？」

鐵恨道：「大出我們意料之外，她問清楚我們之後，只是哭了一會子，然後就要我們准許她參與行動，盡快將金翼與及那兩箱珠寶找回來。」

王風道：「你們當然不能不答應。」

× ×

鐵恨他們也根本不能拒絕。

血奴並不是什麼人，是他們的公主，他們的少主人。

除了易容頂替太平王那個血奴之外，其他十二個血奴與及那位血奴公主立即分頭出動。

他們到處追尋金翼的下落，鐵恨甚至重金買下了一個捕頭的職位，間接地利用官府的力量。

三年過去了，鐵恨的努力，使他成爲六扇門中的四大名捕之一。

他恨的是亂臣賊子，盜匪小人，如落在他的手中，他絕不留情。

江湖上的朋友，於是都稱呼他爲「鐵手無情」。

那三年之中，被他偵破的案件，死在他手下的盜賊已不知多少。

連天子都知道了有他這個人，下旨要他追查太平王府這件案。

鬼神的傳說畢竟難以令人信服，朝中不少人始終在懷疑，天子亦沒有例外。

鐵恨這樣賣力，其實是有他的原因。

這是由於他認爲金翼一定會將那些珠寶出賣，正當的珠寶商人大都不會買入來歷不明的珠寶，金翼遲早都會找到那些買賣賊贓的人的頭上，那種人終日與賊匪打交道，除非替金翼守秘，否則一露口風自必然有盜匪打金翼的主意，那種人無疑大都守口如瓶，但亦有例外，說不定自己亦動起金翼的腦筋來。

這一來，金翼便如何武勇，覬覦他那些珠寶的盜匪縱使都被他擊退，不敢再犯他，亦必然繼續監視，等待下手的機會，甚至召集其他的同道。

是以鐵恨從盜匪這方面着手。

他的推測居然沒有錯誤，到了第三年，終於從落在他手中的一個採花賊的口裏知道了金翼的下落。

金翼雖然知道應該改姓埋名，却不懂得易容化裝。

那個採花賊原是覬覦金翼那些珠寶的盜匪之中的一個，他原是去找兩個有本領的助手，路上瞧上了一戶人家的姑娘，夜裏去採花，誰知道就遇上了鐵恨。

他知道鐵恨的手段，在鐵恨準備殺他之時，趕緊說出這個消息，希望用這個消息來換取他的生命。

鐵恨結果還是要殺他。

他痛恨盜匪，更痛恨出賣朋友的人。

然後他召集各人，日夜趕程前往金翼藏匿的地方。

他們到了繁華的揚州。

金翼實在是一個聰明人，他走到揚州這種熱鬧的地方，非獨不易被人察覺，更易將珠寶賣出去。

不過最聰明却是不要將那些珠寶賣出。

也許他亦已考慮到這方面，可惜無論怎樣的聰明人，生活一成問題，往往就變得不大聰明的了。

× ×

鐵恨道：「我們趕到揚州的那天晚上，覬覦那些珠寶的賊匪恰又展開行動，這一次他們一共來了九個人，都是高手，金翼力殺三人，結果還是死在亂刀之下，剩下那六個賊匪正將那些珠寶搜出，我們十二個人就到了。」

王風道：「二對一，他們當然不是你們的對手。」

鐵恨道：「我們殺了他們五個人，賠上一個兄弟的性命，結果還是走脫了一個。」

王風道：「是誰有這麼好的本領？」

鐵恨道：「滿天飛。」

王風道：「據我們所知，他一向是獨來獨往。」

鐵恨道：「偶然也會例外的。」

王風道：「這個人暗器輕功都不簡單。」

鐵恨道：「所以他能夠擊斃我們的一個兄弟逃去。」

王風道：「那些珠寶如此應該是回到你們手中的了。」

鐵恨道：「其中的一部份已被賣掉，幸好賣給什麼人他都有記錄。」

王風道：「你們於是去找那些人，結果又怎樣？」

鐵恨道：「得回一半，其餘的一半已被再次賣出。」

王風道：「得回的那一半你們是用錢買回來還是用强搶回來？」

鐵恨道：「搶回來，我們根本沒有那麼多的錢買。」

王風道：「你們於是追下去？」

鐵恨道：「六個追下去，其他的五個趕回王府，因爲三年的限期已經到了。」

王風忽然道：「你們加上血奴應該是十三個人，就算死去了一個，應該還有十二個。」

鐵恨道：「那三年之中，我們之中的一個離開王府之後，就不知所踪。」

王風道：「老蝈虫？」

鐵恨道：「就是他！」

他一頓又道：「我們回到王府的時候，李大娘並不見人，只來了她的一個手下，帶來她的一封信，着我們將珠寶送到這個平安鎭。」

王風道：「哦？」

鐵恨道：「我們來到平安鎭，就見到了老蝈虫，那時我們才知道他的反叛。」

王風道：「那是四年之前的事情？」

鐵恨道：「由那時開始，我們就發誓不再相信任何人。」

王風歎了一口氣。「這個莊院當時已經建好了。」

鐵恨道：「當時我們就是在這個莊院會見李大娘，希望她收下我們尋回的那些珠寶之後就滿足，就放人，可是她堅持要得回全部的珠寶。」

王風道：「也許當時太平王已經不在人間，她根本無法將人交出，却又知道如果不與你們聯絡，你們勢必起疑，憑你們的本領，遲早必然會找到她的行踪，所以，只有如期會見你們。」

鐵恨冷笑道：「也許當時她就已知道我們根本沒有可能尋回全部的珠寶。」

王風道：「失去的兩箱珠寶到底包括什麼珠寶在內，難道沒有記錄？」

鐵恨道：「沒有，我們手上只有王府一份總錄，郭繁也就是根據那份總錄淸點珠寶。」

王風道：「對於失去的那兩箱珠寶，你們到底以什麼做準則？是金翼那份出賣珠寶的記錄？」

鐵恨道：「還有李大娘對照那份總錄之後給我們的一份記錄。」

王風道：「這兩份記錄能够作準？」

鐵恨道：「原則上李大娘那份應該可以作準。」

王風道：「金翼那份呢？」

鐵恨道：「在他的記錄，只賣出王府五寶之一的『辟毒珠』，可是在他剩下來的珠寶之內却沒有其他的四寶在內。」

王風道：「李大娘給你們的那份失物名單却有那其他的四寶？」

鐵恨道：「有，是以，我們想到滿天飛可能順手牽羊，要不是，就是金翼的記錄並不完整。」

王風道：「王府的五寶未必就是全都放在那兩個箱子之中。」

鐵恨點點頭。

王風道：「那顆辟毒珠後來不是蕭百草在郭易的大腿內側剖出來？」

鐵恨道：「金翼賣出去的那顆辟毒珠一再易手，落在二龍山黑白雙煞的手上，郭易追到二龍山，格殺黑白雙煞，取回辟毒珠，自己亦中了雙煞的毒藥暗器，他一來爲了療傷，二來恐怕再次失去那顆辟毒珠，所以剖開大腿的肌肉，將那顆辟毒珠藏在裏頭。」

王風道：「哦？」

鐵恨道：「可惜他想到將那辟毒珠放入大腿內側之際，已不是時候，毒已進入了他的血脈，那顆辟毒珠雖然還能够幫助他活下去，他却已只得半條人命，如果將那顆辟毒珠取出來，就連那半條人命都保不住了，我們當然不忍心這樣做，反正其他的珠寶都仍未尋回，所以我們決定在尋回全部珠寶之後，才要那顆辟毒珠……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就算不忍心也要忍心的了。」

他忽的歎息一聲，道：「可惜他根本不能等到那個時候，你在墓地見到他之時，已是他油盡燈枯之際，所以他替自己準備了棺材之後，就放出信鴿，通知在附近衙門的蕭百草。」

王風道：「信鴿？」

鐵恨道：「就是你所見那種脖子上繫着響鈴的怪鳥，那種鴿子原產於我國，是以形狀與一般的鴿子有些不同，再經我們的修飾，更見得怪異的了。」

王風道：「原來這樣子。」

鐵恨道：「當時我恰好走過附近，接下信鴿馬上就趕去墓地，在我未到之時你已經先到了，他只當你是官府中人，再加上他這個人天生就是古古怪怪的性格，索性就跟你說起故事來。」

王風苦笑。

鐵恨道：「當時我對你亦有些懷疑，所以索性也跟他胡謅下去。」

王風苦笑道：「你爲了要取回那顆辟毒珠，自然要將他搬回衙門解剖。」

鐵恨道：「那點小手術還用不到蕭百草，我將他搬回衙門只因爲你死跟在左右。」

王風道：「我這個人的好奇心有時實在大得很，當時我想你簡直就將我當做官府的密探看待了。」

鐵恨道：「差不多。」

王風道：「隨後在衙門驗屍房的意外出現的那隻信鴿又是什麼一回事？」

鐵恨道：「那是蕭百草暗中放出，好教我有藉口將你與萬通引到我們安排血鸚鵡出現的地方，目睹我在血鸚鵡的笑聲中倒下。」

王風道：「當時萬通已在外窺伺？」

鐵恨道：「是。」

王風道：「爲什麼你要選擇那個時候裝死呢？」

鐵恨道：「在我們進入衙門之時，因爲手續上需要，我是不是曾經離開你一段時間？」

王風道：「是。」

鐵恨道：「那一段時間之內，除了見過當日的押司之外，我還見過蕭百草，告訴他這件事，他却告訴我一件更嚴重的事。」

王風道：「什麼事？」

鐵恨道：「常笑已懷疑到我頭上，並且派人暗中追踪我。」

王風道：「他何以對你起疑？」

鐵恨道：「因爲滿天飛，我們打從揚州一路找尋他，到了順天府，本來很接近的了，可是他却在順天府做案失手被擒，押入了順天府的大牢，我們知道了這個消息，爲了要知道那一夜他有沒有在揚州帶走部份珠寶，只有追進去。」

王風道：「你是天下四大名捕之一，進牢找他問話還不簡單？」

鐵恨恨聽道：「我追問了三天三夜，甚至在他的身上下了毒藥，聲明他不將實情供出必死，可是，到了他毒發身亡也只是問出了一方寶玉。」

王風道：「也許他就只是取走了那一方寶玉。」

鐵恨點頭道：「也許。」

王風道：「據我們所知順天府大牢，警衞森嚴，你在牢中將犯人毒死只怕很成問題。」

鐵恨道：「所以我說他七日之前已經中毒，七日之前他還在牢外。」

王風道：「獄吏相信你的說話？」

鐵恨道：「覺衞森嚴的牢獄未必就特別着重犯人的死活。」

王風道：「你爲什麼一連三天三夜追問一個犯人，相信總要向上面申報。」

鐵恨道：「這都是無可避免，就因爲滿天飛與太平王府庫藏珠寶的失竊有關，而我又是奉旨調查這件案，所以才能够順利進入大牢私行審問。」

他又是一聲歎息，道：「常笑其時已奉命暗中調查，知道了這件事又豈會不趕到順天府，以他的行事作風，一定會從新檢驗滿天飛的屍體！」

王風說道：「他想必發現了什麼可疑的地方。」

鐵恨微喟道：「我想就是了，否則他不會從那時開始就複查我所有的行動，更着人追踪我。」

王風道：「因此你裝死？」

鐵恨道：「我的裝死其實還有第二個原因，那才是主要的原因。」

他接道：「在同一時間，我們的兩個兄弟找到了另外一批被列入李大娘那份記錄的珠寶，却發現那些珠寶並不是來自金翼，是賣自另外一個人，他們找到了那個人，赫然是李大娘的一個心腹手下，他雖然以死守口，我們已知道蹊蹺，再加上常笑的人已經追近，所以決定將常笑引入平安鎭，讓他與李大娘拚一個死活，他們一拚上，武三爺是必伺機發動，我們就乘亂混入這個莊院，搜索我王與鸚鵡。」

王風道：「你們早已知道武三爺在覬覦那些珠寶？」

鐵恨道：「多少已猜到，因爲我們已摸淸他的底子，好像他那樣的一個大强盜，絕不會無聊到走來這個小鎭跟李大娘爭土地。」

王風想起了武三爺的說話，道：「李大娘那些外出變賣珠寶的手下也有一個落在他的手中。」

鐵恨並不懷疑王風的說話。

王風想了想，又道：「譚門三霸天想必也抓住了李大娘的一個手下，所以才會跑到這裏來。」

鐵恨道：「哦？」

王風轉又問道：「殺他們的，究竟是什麼人？」

安子豪一旁應聲道：「我！」

王風一怔道：「常笑那些手下的驗屍結果是眞的了？」

安子豪道：「不中亦不遠。」

王風道：「你好强的手力，竟用三塊石頭就擊碎了他們的膝蓋。」

安子豪道：「我練的是密宗金剛指力。」

王風道：「你殺他們是因爲他們要踢那副棺材？」

安子豪道：「他們一脚踢出，力道何只百斤，鐵恨假死之中，不能運氣護體，若是給他們一脚踢碎棺材，就不死也不成了。」

王風道：「長街上李大娘那個手下又是死在什麼人手中？」

安子豪道：「武三爺的手下。」

他瞟了一眼鐵恨，道：「化屍散並非我們才有。」

王風亦望着鐵恨，道：「萬通却一定在你手下屍化的了。」

鐵恨道：「不殺他不成，因爲在他伸手入棺材打算取去我口啣的辟毒珠，被我用七星針刺入他的手指之時，他已知道我未死，如果不殺他，我假死的秘密就會被揭露！」

他一聲冷笑，道：「常笑的手下沒有一個是好東西，這些年下來也不知枉殺了多少人，我早就想將他們除去。」

他接又一聲冷笑。「安子豪手下那個捕快却是被嚇死，他財迷心竅，扶了萬通到樓下，轉頭又上來，伸手來拿那顆辟毒珠，猛見我棺材裏坐起來，就嚇的心胆俱裂！」

王風道：「你是什麼時候，假死中甦醒過來？」

鐵恨道：「棺材震動的時候，我從假死中甦醒，一定要活動一下手脚！」

王風苦笑一聲，道：「當時我幾乎沒有給你嚇死。」

鐵恨道：「我也聽到了你的聲音，知道你在棺材的上面，本想出棺材與你細說分明，蕭百草一句說話，你就不惜爲朋友如此跋涉，我相信自己絕對沒有看錯，好像你這種人決非常笑一夥。」

王風道：「你有這自信？」

鐵恨道：「否則在你中毒發狂奔出鸚鵡樓，倒在亂葬崗之時，我不會將僅有的一顆解毒丹放入你的口裏！」

王風一怔道：「是你救了我。」

鐵恨道：「是，當時，我還想待你醒來與你說話，可是一想還不是時機，所以就先自離開。」

王風道：「看來你眞的早已對我信任。」

鐵恨說道：「李大娘也是，所以她着人給你那張地圖與及鎖匙，好讓你進來這個莊院保護血奴，以便她幫助我們搜尋我王與鸚鵡的所在。」

王風道：「我亦已想到，那可能是她給我的。」

他接道：「在鸚鵡樓中你既想與我細說分明，後來又何以打消此念？」

鐵恨道：「因爲常時我聽到有人走來。」

王風點點頭，他沒有忘記棺材停止震動之後，萬通就帶着兩個捕快闖入。

鐵恨道：「你現在都明白了？」

王風道：「只有一點不明白。」

鐵恨道：「那一點？」

王風說道：「血奴怎會留在鸚鵡樓這些地方？」

鐵恨道：「她負責將我們找到的珠寶交給李大娘，李大娘却又不歡迎她住在這個莊院，所以他只有住在鸚鵡樓。」

王風搖搖頭，還是不明白。

鐵恨道：「我們都是男人，有那一種女人經常有男人找他而不被人懷疑？」

王風總算明白。

那一種女人就是妓女。

妓女豈非就應該住在妓院？

鐵恨道：「也許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可是她認爲那麼最好。」

王風輕歎道：「她實在是一個好女兒。」

鐵恨道：「本來就是的。」

王風道：「宋媽媽眞的是她的奶媽？」

鐵恨說道：「不是，她其實是李大娘的奶媽。」

王風道：「她留在血奴身邊還是爲了監視血奴。」

鐵恨道：「主要是爲了將血奴到手的那些珠寶轉給李大娘。」

王風道：「何必這樣子麻煩？」

鐵恨道：「因爲李大娘當時已發覺武三爺

眞正的用意並不是只在與她爭氣，與她爭奪土地，莊院的周圍，全都在武三爺的監視之中，所以到後來，為了安全起見，甚至轉由安子豪來做。」

這也就是安子豪與李大娘往來的秘密。

王風沉默了下去。

鐵恨反問道：「還有什麼不明白？」

王風搖頭道：「沒有了。」

一個聲音卽時從他的懷中响起：「你難道已知道我佯裝魔祟之時，怎會變成那麼可怕的樣子？」

這當然就是血奴的聲音。

她已又甦醒過來。

她一面哀傷，神態仍安詳。

王風看着她，道：「我還不清楚，不過我已猜測得到你也是一個瑜伽高手。」

血奴道：「還不是高手，只是已能够控制全身肌肉，隨意做出自己要做的動作，要變的表情。」

她說着從王風懷中站直了身子，走到火牢的面前。

火燄已隨同濃烟牢中冒出。

她看着熾烈的火燄，眼中，又再流下了眼淚。

王風的目光也落在火燄之上，道：「太平王鸚鵡兩人的骨身在牢中……」

血奴悲笑道：「死在烈火中古來在我們來說就是一種榮幸。」

王風趕緊走前去幾步。

血奴聽得脚步聲，回頭看了他一眼，道：「你放心，我不會跳進火牢中。」

王風點點頭，他知道血奴是一個堅强的女孩子，她說過不會就不會。

他轉顧安子豪脚下的李大娘，道：「你們準備將她怎樣？」

血奴一字一頓道：「投入這火牢之中！」

王風道：「那封信……」

鐵恨截口道：「我們國家所有的國民，向來就不在乎自己的生命，隨時都準備為我們的國王効死，我王已死，我們生又何妨，死又何妨。」

安子豪接口說道：「更何況，那封信上面所說的我們私通的外敵，在今年的六月已向當朝臣服？」

王風道：「這是說那封信已經沒有多大作用的了。」

安子豪道：「也許本來就沒有那封信，只是李大娘的詭……」

「詭」字下面的「計」字還未出口，安子豪的語聲就突然斷下！

王風血奴鐵恨同時瞠目結舌。

一把鋒利的匕首，正抵在安子豪的咽喉之上！

森冷的双鋒封住了安子豪的語聲。

匕首正握在李大娘的手中，她本來倒在地上，現在却已站起來！

她冷笑，美麗的容顏已轉變的猙獰，道：「這次是你說對了，本來就沒有那封信！」

安子豪一個字都說不出來，面色似也被匕首上森冷的寒氣凍的蒼白。

李大娘冷笑接道：「可惜你這一次所點的穴道並沒有你這一次的推測那麼準確！」

血奴鐵恨不約而同搶前了一步。

李大娘連隨喝叫道：「再上前我立卽殺死他！」

血奴厲聲道：「放開他！」

李大娘說道：「答應我的條件，我就放開他！」

血奴道：「你還有什麼條件！」

李大娘道：「你們四個人，發誓不得殺我，由得我離開！」

安子豪冷笑道：「你在做夢！」

他雖然給匕首抵住咽喉，語聲仍很堅定。

李大娘道：「你難道不怕死？」

安子豪道：「早在七年前，我就準備死的了！」

看他的樣子，就準備拚命！

李大娘不禁有些慌了，握着匕首的右手已在顫動。

顫動的刀鋒割開了安子豪咽喉的肌膚，血流下！

觸目的鮮血，血奴鐵恨眼都已瞪大，只恨的咬牙切齒！

王風卽時一聲大喝，道：「我們答應不殺你！」

李大娘還未接口，安子豪已嘶聲道：「我死也不肯答應……」

王風打斷了他的說話，道：「你們若還是當我朋友，這一次就聽我的！」

安子豪那裏肯依，正要說什麼，那邊鐵恨忽然開聲道：「好，這一次我們聽你！」

連鐵恨都答應，安子豪血奴不由都呆住。

鐵恨隨卽道：「由現在開始，你替我們來做主。」

安子豪破口大罵：「你瘋了！」

鐵恨道：「沒有這種事，若是你還認我這兄弟，你就聽我的說話！」

安子豪的眼淚已流下。

他閉上咀巴。

李大娘瞪着王風，道：「你眞的答應？」

王風道：「我們那一個要殺你，都不得好死！」

李大娘這才鬆過口氣，她收起了匕首，放開了安子豪。

鐵恨厲聲道：「滾！」

李大娘並沒有滾，扭動着腰肢，施施然離開。

安子豪牙齦咬的出血，怒瞪着鐵恨。

血奴也瞪着鐵恨。

鐵恨却瞪着王風。

王風突然一步橫跨，攔住李大娘的去路。

李大娘面色一變，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王風道：「我很想提醒你一件事。」

李大娘道：「什麼事？」

王風道：「我方才是說我們那一個殺你，都不得好死，並非說我們那一個殺你，全都不得好死。」

李大娘顫聲道：「你……」

王風道：「我這個人本來就不會好死！」

李大娘面色都青白了，失聲道：「你要殺我？」

王風笑笑道：「你的心腸這麼毒，若是留你在世上，以後也不知會害死多少人，不殺你怎成！」

李大娘面色更白，厲喝道：「你敢！」

她的語氣雖然兇惡，語聲却已絃索一樣顫抖。

王風道：「這世上，還沒有我不敢做的事情！」

他連隨一步迫前！

「你眞的這樣狠心！」李大娘的眼中閃起了淚光。

王風瞪着她的眼，道：「這一次我不會再上你當的了！」

這句話出口，他眼前就見紅影一閃，旋卽就聽到了李大娘一聲慘叫！

悽厲已極的一聲慘叫，驚破寂靜的空氣！

紅影這刹那已落在李大娘的手中，赫然就是那隻血紅色的鸚鵡！

一聲恐怖的鸚鵡啼聲旋卽在李大娘的手中爆發，鸚鵡同時已被李大娘握碎，激開了一蓬血水！

血水從李大娘的手中滴下。

她的眼亦滴下了血水，却不是鳥血，是人血！

她的血！

她的一雙眼睛已只剩下一雙血洞，動人的一雙眼瞳就抓在鸚鵡的一雙銳利的鳥爪中！

血奴王風鐵恨不由的目定口呆。

安子豪亦不例外，顯然他亦不知道一直溫溫順順的停留在他肩上的鸚鵡怎會在這時候撲擊李大娘，抓去李大娘的一雙眼珠！

李大娘更就不知道！

鸚鵡本來並不是殘忍的鳥類，長久由人飼養的鸚鵡更不會飛去抓人的眼珠。

莫非牠原就是來自奇濃嘉嘉普？

莫非這就是魔王的咒詛？鸚鵡的報復？

天地間刹時彷彿寒冷起來！

突來的寒意尖針般刺入了王風血奴四人的骨髓，四人忽然覺得自己的手足已冰冷，整個身子彷彿都冰冷！

他們呆呆的瞪着眼睛。

李大娘也在瞪着眼睛，沒有眼珠的眼睛！

血泉水一樣湧出！

她再次嘶叫，聲音夜梟般恐怖，她的面容更恐怖如同惡鬼！

她一步一步退後，退向烈燄飛揚的那個火牢！

已感到火的酷熱，她還要後退！

又一聲悽厲已極的慘叫，她窈窕的身子突然飛起，飛鳥般投向飛揚的烈燄！

沒有人阻止，王風血奴四人全身都似已麻木。

飛揚的烈燄刹那吞滅了李大娘的身子，吞滅了她手中的鸚鵡！

蓬一聲火燄突然高升！

黃金一樣顏色的火燄彷彿變成了鮮紅！

鮮紅得就像鮮血！

× × ×

天終於變了。

漫長邪惡的黑夜終於消逝。

陽光從東方升起來，斜照入濃烟滾滾的這個天井。

溫暖的陽光似已驅去呆立在天井中王風血奴四人身上的寒冷感覺，四人的眼睛終於不再凝結，一轉又一轉，彼此相望了一眼。

王風忽然舉起了脚步。

血奴立卽叫住他：「你要去那裏？」

王風道：「不知道。」

「我希望你能够留下來。」血奴看着他，眼瞳中彷彿多了一些什麼。

王風知道那是什麼，血奴的說話也已說得很明顯。

他却搖搖頭，道：「我不能够留下來，因為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血奴盯緊他，道：「你不能够留下來我可以跟你離開。」她咬咬咀唇，又道：「你兩次救了我的性命，我一定要報答你。」

她的話說得更明顯。

王風好像聽不懂，他還是搖了搖頭，道：「我不要任何人的報答，也不要任何人跟在左右。」

他舉步走了出去。

血奴嘶聲道：「你怎麼這樣狠心！」

王風沒有回答，也沒有回頭。

血奴的眼淚不禁流下。

她所受的委屈已實在太多。

王風聽到了她的哭聲，他終於回頭，却是望着鐵恨，道：「那一天我跟郭易在墓地上說話的時候，你是不是早就已在一旁？」

鐵恨微喟道：「是。」

王風又問道：「你有沒有聽到，我那個故事？」

鐵恨道：「有。」

王風說道：「你能不能替我告訴她那個故事？」

鐵恨尙未回答，血奴已忍不住叫道：「是什麼故事？」

王風凄然一笑道：「是屬於我的故事，雖然沒有血鸚鵡的故事那麼美麗，那麼迷人，却是眞的！」

他再次舉起脚步。

血奴舉步正想追上去，却已被鐵恨拉住了她的手！

她沒有掙扎，眼淚又流下。

鐵恨的眼中也好像有淚光。

王風的眼中呢？

誰都看不到他的眼，他的臉。

這一次他再沒有回頭。

× × ×

風在吹，吹起了漫天烟霧。

王風消失在風中，烟中，霧中。

× × ×

風吹下了一片落葉，落在鐵恨的脚前。

鐵恨的目光不覺落在葉上。

看着那一片落葉，他忽然想到王風。

他俯下半身，正想將那一片落葉撿起來，可是他的手還未落下，又是一陣風，將那一片落葉吹走了。

他的手呆在那裏，眉宇間忽然多了一股莫名的悲哀。

無可奈何的悲哀。

落葉又何嘗願意被風吹走？但風吹來之時却又無可奈何。

王風的生命豈非就正如這風中的落葉？

無可奈何。

天下間豈非多的是這種無可奈何的悲哀！

（驚魂六記第一記終，請留意第二記「吸血蛾」下期刊出。）

下期預告

驚魂六記故事之二

「吸血蛾」

古龍・新著

晶瑩如碧玉的美麗飛蛾竟然是吸血的殺人魔鬼，吸血蛾飛走之時，被襲擊的人亦不能再生存，體內血液全都被吸乾，這本來是絕對沒有可能發生的事情，却偏偏一再發生，青年劍客常護花為了替被害的朋友復仇，匹馬南下，與千萬隻吸血蛾展開生死戰！

遊俠傳奇故事

朱　羽·文
盧　令·圖

無絃琴（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裘勝三陰謀掠奪葉百慶十萬大洋的詭計，早爲葉百慶所洞悉，但狡猾的葉百慶表面裝得毫不知情，暗裏却派出從未露面的堂弟葉百堯橫掃一脚，將方雨時和裘麗雲制服，挾爲人質，要裘勝三分給他一半油水，裘勝三格於形勢，表面答允，暗裏又另佈詭謀。葉百慶僞把田地平賣給猴皮老四，暗派葉百堯往放倒猴皮老四，同時把田據搶奪回來，裘勝三雖曾預料葉百慶會出此毒着，派方雨時去通知春蘭提防，但還是遲了一步，猴皮老四慘死在廳房的椅子上，田契也被一掠而空——

錢財難買命

到這個時候，春蘭還沒有喊叫哭鬧，她眞够冷靜的，兩道銳利的目光不停地東瞧西瞧着，她突然發現猴皮老四手裏拿着一樣東西。

現在，她打了第三個寒噤，這個寒噤幾乎將她的一身骨頭抖散。春蘭轉身就跑，直奔前院，一口氣跑進那間小廳。

方雨時那雙眼睛何等銳利，一看春蘭的神色就知道出了事情，連忙問道：「怎麼啦？」

「四爺被殺了。」

方雨時吃驚的程度簡直難以形容，所謂葉莊要派人殺害猴皮老四的說法是他們揑造出來的，目的是要利用猴皮老四手底下的人手佈成一個聲東擊西的架勢，怎麼會「巧」上了呢？

他輕輕地問：「怎麼死的？」

「頸子上一刀。」

「葉莊的動作好快呀！」

「不是葉莊，是無絃琴。」

無絃琴？方雨時差點笑出聲來，無絃琴是咱們這一夥耍的花樣呀！那有什麼無絃琴？

「春蘭，妳怎麼知道是無絃琴？」

「四爺手裏拿着一架小巧的無絃琴嘛！」

方雨時知道這是葉莊要的把戲了，現炒現賣，還眞有一套。葉莊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幹掉猴皮老四呢？想到這裏，方雨時的心頭突然一動，連忙問道：「妳知不知，丟了什麼東西沒有？」

「放貴重東西的五斗櫃被撬開了，丟了什麼我還沒有看。」春蘭抓住方雨時的手臂，緊張地問：「我該怎麼辦呢？」

「春蘭，以四爺突然重病的理由送走客人，關起大門，暫時不要聲張。」方雨時邊說邊站了起來。

正義不憐香

「你要上那兒去？」

「我要去辦點緊要的事。」

「不行，留我在這裏，我會怕，我跟你一起走。」

「春蘭，如果妳跟我一道走，罪名可就落在妳的頭上了啦！串通情夫，謀殺本夫，這個罪名妳受不了呀！」

「那……你什麼時候再來？」

「辦完了事我會來看妳。」

離開賭館，方雨時的脚下特別快，他要儘快將這個消息告訴裘勝三，葉莊在重壓之下還派人出來殺害猴皮老四，其中必有緣故。

× × ×

這個消息傳到裘勝三耳中時，的確使他嚇了一跳，送消息的人是他的孫女兒裘麗雲；這個時候也只有她才能够順利無阻地進入葉莊。

「爺爺！」裘麗雲又加上了補充：「雨時告訴我猴皮老四被殺的消息之後，我還去證實了一件事，猴皮老四跟葉莊訂的那張買賣田地的契約文書也不見了。」

「哦？」裘勝三那兩道眉毛又挑了起來。

「爺爺！你想想看，那才幾個錢，葉莊都不惜殺人謀財，何況我們要的是十萬大洋？」

「雲兒！別慌！葉莊拿什麼對抗我們這一股龐大的力量？」

「爺爺！」裘麗雲口氣很大地說：「我慌什麼呀？我只是想提醒提醒爺爺而已。」

「雲兒，不過妳的提醒也的確管用，讓爺爺發現了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

「百泰，百堯實際上就是葉百慶的爪牙，所謂打算謀奪他們堂兄財產的說法，完全是亂

人耳目的手法，這一點非常重要。哼！幸好他們沉不住氣在猴皮老四那裏先動了手，要不然咱們今晚還眞會上當。」

裘麗雲道：「爺爺！咱們現在該如何對付，想好了嗎？」

「雲兒！別急，爺爺可得好生想想，反正還有足够的時間讓咱們重新佈署。」

就在他們祖孫在共商對策的同時，葉百慶也正氣喘吁吁地站在他堂兄面前，聽候訓示。

「百泰！快坐！」葉百慶對自己的堂弟倒是表現得非常親切。「可把你累壞啦！」

「那裏，我只剛才跑來見莊主的時候跑得太急了一點。一切都遵照莊主的指示辦妥，這是賣田的契約文書。」葉百泰邊說邊將文書遞了過去。

葉百慶看也沒看，就將文書撕碎，同時誇讚着說：「百堯眞能幹，還順利嗎？」

「還算順利，不過百堯有點躭心。」

「担心什麼？」

「他在動手的時候，剛好方雨時也在賭館，我回莊的時候，聽說裘麗雲先一步也從縣裏趕了來，她一定是向她爺爺報消息的。」

「哦？」葉百慶微微一楞。

「莊主！裘勝三可是老江湖，稍有一點蛛絲馬跡被他發現，就可能被他看出全局，那就不大好對付了。」

葉百慶只不過發了一會兒楞，轉眼又笑了：「百泰！你儘管放心，任他千算萬算，也擋不了我屈指一算，他們今晚非栽觔斗不可。百泰！百堯目前跟你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嗎？」

「當然。」

「那就好……」葉百慶招招手，當葉百泰將腦袋瓜子湊過去時，他又開始低聲密授計議了。葉百泰的神色原本有些緊張，在聽了葉莊主的錦囊妙計之後，笑容逐漸在臉上漾開了，挑起大拇指，諂媚地說：「莊主！不是我捧您，您只要轉一個圈，就够他們想三天三夜啦！沒話說，姓裘的就好像孫悟空闖出了南天門——除了栽觔斗還是栽觔斗。」

「百泰！快去辦正事吧！別在這兒磨嘴皮子啦！」

葉百慶原想逗逗樂子，如今一見葉百慶扳着臉，那還敢喘聲大氣，口裏連連應着是，倒退着走了出去。

他先去車棚，選了一輛大車，然後將閒雜人等摒退，只留下兩個心腹，在車軸，車輪上動了一番手脚。

等這輛大車拉到廣場上，面對木柵子門放妥時，裘勝三也來到了面前，他沉着臉問：「內管事！莊子上有多少可用的莊丁？」

葉百泰輕聲地答：「不瞞老爺子說，人是不少，可是管用的却不多，而且，莊主不打算動武，昨兒個不是已經跟老爺子回明了嗎？」

「內管事！」裘勝三的臉色仍是沉着的。「說句良心話，十萬大洋並不是小數目，就這麼輕而易舉地讓無絃琴拿走了，實在讓人心不甘，情不願……」

「老爺子！莊主已經放出話來了，如果老爺子能一舉將無絃琴拿下，那當然是最好，這十萬大洋有一半是老爺子您的。如果拿不下無絃琴，老爺子最好還是不要輕舉妄動，免得惹來永無止盡的麻煩。」

裘勝三道：「請回報莊主，只要無絃琴露面，裘某就有辦法將他一舉殲滅。問題是怕他不出面，到時候，這輛大車放行的時候最好由我來決定。」

葉百泰前後左右看看，然後將腦袋湊了過去，聲音輕得不能再輕：「老爺子！這左右都沒有人，您說這些冠冕堂皇的話幹什麼呀？」

裘勝三沒有回答他的話，却招手向車廂內，指了一指。

葉百泰的眼眶中立刻出現一連串的問號。

裘勝三低聲說：「車廂內有人。」

「那怎麼可能？」

「你瞧瞧吧！」

葉百泰揚手將後面的一塊遮板拉了下來，沒錯，的確有一個人蜷曲在車廂裏面。只不過，那人已喝得酩酊大醉，別說他們兩人在說話，就是敲鑼打鼓，那人也未必醒得過來。

酒氣薰人，根本用不着再細看，不過，葉百泰還是狠狠地踢了那人一脚，那人翻了一個身，口中唔咿一聲，又睡着了。

葉百泰吐了一口唾涎，氣呼呼地說：「晦氣！是一頭醉貓！」

「害我說了許多廢話，」裘勝三突語氣一轉：「葉兄！大洋跟錢票什麼時候裝上車？」

「時辰快到，才裝上車。」

「拖車的馬匹呢？」

葉百泰道：「已經準備好了。」

「爲了不使莊主犯疑，爲了使你能夠繼續在葉莊混下去，我想到了一個最妥善的辦法，車子一動之後，我，我的孫女兒，三人三騎一起追出去。找一個隱秘地方，咱們把錢分妥，你回來，我們也跟着回來，向莊主謝罪之後再離去，這樣莊主就不會懷疑了。」

「裘老爺子！您的吩咐咱們還不依嗎？只是，百堯還另有意見。」

「哦！他怎麼說？」

「待會兒由我向秦飛羽當面點交現洋和錢票，只交五萬，其中有五萬錢票我會玩弄一個手法藏起來，這樣我們就沒有什麼牽扯了，你們拉着大車走人，又何必來來去去的，那有多麻煩？」

裘勝三很緩慢地問：「你是要我們跟隨這輛裝錢的大車一走了之？」

「是呀！」

「那樣，葉莊主豈不是會疑心？」

葉百泰道：「莊主就是有點犯疑，也不會說什麼的。」

「可是別人會說呀！我裘勝三的一世英名就賣在這五萬塊大洋上，未免太便宜了吧！」

「那麼，老爺子的意思是……？」

「五萬塊錢票揣在你身上，沒問題，不過，咱們裝腔作勢去追這輛大車的時候，你也要去，這樣看起來就不會有私弊，別人也就不會說閑話。」

葉百泰深深吸了一口氣，良久，才將這口氣徐徐吐出，看神色，他是答應了，事實上他卻是用力一搖頭：「我認爲用不着來這一套。」

裘勝三竟然沒有過份勉強，點點頭說：「好吧！一切依照葉兄的吩咐，就這麼辦吧！」

他說完之後，就向他所居住的別院走去。

葉百泰凝視着他的背影，喃喃地說：「老狐狸！我才不上你的當哩！」

突然，那個醉漢自地上一躍而起，這倒使得葉百泰嚇了一跳，放眼一看，那醉漢的面貌好熟，再一細看，原來是他的弟弟葉百堯。

「是你呀！」

「是我，」葉百堯神色間並沒是絲毫得意。「剛才我試探了一下，裘勝三也不含糊，警覺性非常高，看樣子，咱們還不大容易將他們打倒。」

「哦！」葉百泰面露驚色，他顯然對他的弟弟的話非常信服。

葉百堯又繼續解釋說：「我們犯了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

「猴皮老四那邊動手太早。」

「百堯！因爲要利用『無絃琴』的名號，所以非得在這個時候動手不可，如果不是剛才

方雨時在賭館中，就不會有這個漏子。」

「哥哥！我們最好把情況仔細衡量一下之後，再重新佈署。」

「百堯！有人過來了。」

夜色很黯，廣場上只有一支火炬，葉百堯毫不困難地就遁入了暗中。

來人是裘麗雲，她很客氣地說：「對不起！葉管事！我爺爺請你去一趟。」

「哦！有什麼事嗎？」

「還有點很緊要的事要跟你商量。」

葉百泰自然不能說不去，而且，他相信裘勝三在此時此地還不會玩出什麼花樣來。

他在前，裘麗雲在後，穿過庭院，進入廂房，却不見裘勝三。

葉百泰剛剛一楞，旁邊一隻手已閃電抓向他的咽喉，這種鎖喉手法非常惡毒，別說葉百泰不會武功，就算他會，他也躲不掉。

「爺爺！」裘麗雲嗓門壓得低低的，語氣却很急促：「留他一命。」

「有此必要？」

「絕對有此必要，因爲大筆欵子是由他經手收藏的，即使葉莊主，也不見得知道藏在何處。」

裘勝三曾經說過，凡事他都聽孫女兒的，這倒不是假話。鎖喉的手並沒有加大壓力，另一隻手却不輕不重地在葉百泰的後腦處拍了一下。一刹那之間，葉百泰就已經昏昏沉沉地躺到床底下去了。

裘勝三飛快地一揮手，疾聲說：「雲兒！開始第二步吧！」

裘麗雲一聲不響地走出了這座別院，離開別院之後，她並沒有穿門越戶，而是翻越牆垣，輕巧無聲地來到了後院。

有幾個丫頭正在廊下歇涼，驀見有人出現在眼前，都嚇了一跳，大夥兒都紛紛驚問：「什麼人？」

「怎麼啦，嚇着了嗎？」裘麗雲笑容可掬的。「我是裘姑娘呀！」

丫頭們有的見過，有的聽說過，心情立刻平定下來，和和氣氣地問道：「裘姑娘！有什麼事嗎？」

「我來看看少莊主呀！」

「我帶姑娘去。」立刻有一個丫頭自告奮勇地趨前帶路。

葉明飛老老實實地躺在床上，一個僕童在床旁揮扇爲他驅熱，裘麗雲一到床前，他就打從心眼裏涼快起來了：「裘姑娘！看到妳眞是高興極了。」

「眞的麼？」裘麗雲搬張櫈子在床邊坐下，伸手把僕童手裏的扇子接了過來。

「哎呀！」葉明飛頓感受寵若驚。「這怎麼敢當！」

裘麗雲却沒有理他的話兒，轉過頭去說：「你們都出去，隨便那個去請莊主夫人來一趟，我有要緊的話兒要跟她說。」

那僕童和丫頭都立刻退了出去。

不旋踵間，夫人聞訊來了，但她所看的情況完全和下人所報的不同。葉明飛躺在床上，裘麗雲坐在旁邊，她手裏拿着一把匕首，鋒利的刀尖抵在葉明飛的咽喉上。

葉夫人差點沒有嚇暈倒，她結結巴巴地問道：「姑娘！這是怎麼回事呀？」

裘麗雲冷冷地說：「夫人，如果不想使妳的兒子受傷害，妳就乖乖地照我的話去作。」

「姑娘儘管吩咐，我……一定照辦。」

「把二道門封鎖起來，任何人不許出去也不許任何人進來，有人敲門也不准開。後院中我已經埋伏了不少人，有任何動靜都瞞不了我，如不照我的話去作，妳該知有什麼後果。」

「春香！快去！快去！」葉夫人連連地揮手。「快去把二道門關起來，任何人也不許出去。」

那丫頭跑得可快，一溜烟似的跑了出去。

後面有變，前面似乎並不知道，至少葉百慶還在打他的如意算盤。

他待在他的臥房裏，事實上，此地已經變成了他的密室，四週早就佈置了好幾枝快槍，埋伏了槍手。

葉百堯坐在他的對面，他用手指沾着茶水，在桌上畫了一條彎彎曲曲的綫，然後再加一個圈，輕輕地說：「就在這裏動手。」

「百堯！你千萬不要低估對方的力量，要就是不動，一動就必須斬草除根，不然，後患無窮。」

葉百堯說：「莊主，你放心，我已有了巧妙的安排。」

「百堯，我對你絕對信得過，在大路上，絕不能輕易動槍，槍聲一響，縣裏保安隊就會來尋根問底，那可麻煩……」

「莊主，我也算是個江湖人物，要打倒裘老頭，就憑眞本事，絕不會動槍，動洋槍火炮還算什麼英雄好漢？莊主，你等着瞧！」

葉百慶老氣橫秋地說：「本來嘛，十萬塊大洋算什麼呀，不過，此例絕不可開，以後凡是江湖道上的誰不想來打個秋風，那怎麼應付得了？百堯！咱們葉莊能不能過關，全看你的啦！」

「莊主你瞧着，這關是鐵定闖過去啦！」

正說到這裏，外面突然有人高聲大叫：「稟報莊主，那位秦先生請你到大廳答話。」

「好，我就去。」葉百慶站了起來，同時向葉百堯打了一個眼色。

秦飛羽眞有本事，竟然在大廳中坐了一天，而且還是精神抖擻的，毫無疲憊之態。

「秦先生！」葉百慶很恭敬地拱拱手。

秦飛羽也站起來拱手回禮：「葉莊主，時候差不多了，那筆欵子該當面點清，裝上大車啦！」

「好！好！」葉百慶連連地點頭答應，同時揚聲向站在身後的人吩咐：「快請內管事。」

葉百慶的態度非常從容，一聲令下之後，立刻在秦飛羽面前坐了下來。

不過，他的從容之色在一瞬間就消失了，因爲去傳呼內管事的下人帶回來了令人震驚的消息：「內管事不見了。」

「找找看，他也許在那兒歇着。」

再去找，而且加派了好幾個人手，其結果仍然一樣——不見葉百泰的蹤影。

「秦先生！」葉百慶此刻雖然已經開始心慌，但是臉上還是勉强擠出了一絲笑容。「請稍坐，敝莊的財務一向由內管事掌管，一時沒有找到，我去看看。」

秦飛羽始終表示得很有風度，說：「請！請！」

葉百慶一回到臥房，就和葉百堯碰了頭，其實，後者早已進入情況，他反而先說話：「莊主，差不多的地方我都看過了，都沒有見到百泰……」

「只怕有變。」葉百慶神色凝重地說。

「莊主，只有別院還沒有搜過。」

「百堯你去試探一下，反正你們已有了來往，記住，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輕舉妄動。」

「放心，我會忍耐。」

「百堯，我仍然在這裏等你的消息。」

「好！我會很快就回來。」

葉百堯當然不能明來明去，故作神秘的自暗處越牆而過，進入了堂屋，正好裘勝三自內房掀簾而出，二人正好來了一個面面相對。

「咦！」裘勝三似乎是顯得非常意外。「你怎麼也來啦？葉莊門禁森嚴，你又怎麼進來

的呢？」

「老爺子！」葉百堯故作凝重語氣：「情況好像有點不妙哩！」

「哦？」裘勝三微微一楞，他們二人的表演都非常出色，不愧是老江湖。

「家兄不見了。」

「令兄不見了，那怎麼可能？」

「老爺子，這是千眞萬確的事，您大概還不知道家兄的失踪有多大影響吧？所有的錢財都由他掌管，誤了咱們的大計啦！」

「也許是葉莊主玩弄的詭計吧？」

葉百堯道：「不會，他也在四處找尋家兄呀！」

「你又怎知道他不是故作姿態？」

「老爺子！咱們別研究情況，該怎辦？」

裘勝三冷笑着說：「百堯老弟！如果你有耐性的話，你就等着瞧，葉莊主少不了咱們一個子兒。」

「眞的嗎？」

「我裘勝三這麼一大把年紀，難道還會誆你？」

葉百堯已經軋出了苗頭，百泰的失蹤與裘勝三絕對有關，而這姓裘的老狐狸還可能佈下了一個極爲陰險的局勢。他不再說什麼，立刻離開了別院，剛與葉百慶碰頭，關上房門，還沒有說話，就有人來敲門。

「誰？」

「莊主！有緊急情況向您報告。」

葉百慶開了門站在門口問：「什麼事？」

來人是莊子裏一個莊丁，他很緊張地說：「莊主！後院有人摸進去，將夫人和少莊主都制住了，現在二道門已經關死，不能出入。」

葉百慶的臉色變得更凝重了，他輕輕聲問他的堂弟：「百堯，你看這件事……？」

葉百堯的回答脫口而出：「姓裘的在弄詭計。」

「沒錯？」

「絕不會錯，剛才我去，沒有見着裘家丫頭，控制後院的一定是她。」

「百泰呢？」

「當然也是被姓裘的制住了。」

葉百慶的臉色現在已經由白轉青，他沉聲問：「你單挑裘勝三，勝算多少？」

「零。」

葉百慶情急地：「什麼？你一點信心都沒有？」

「莊主！你想想看，後院那麼多人的性命都抓在裘老頭的手裏，其中又有夫人及明飛在內，我就是能一舉擊倒他，但我眞能放手一擊嗎？」

葉百慶一句話也沒有再說，顯然是無話可說。良久，他才緩緩發話：「百堯，再去試試看，就說百泰沒找到前，我是分文無有，因爲錢財都由百泰掌管收藏，探探姓裘的反應。」

葉百堯明知此去沒有什麼結果，還是硬着頭皮到了裘勝三的房裏。

裘勝三穩如泰山，面上浮現着微笑，連連點頭呼坐，似乎對葉百堯的來意早已摸得一清二楚。

「老爺子！」葉百堯故作焦頭爛額狀。「百泰這一不見踪影，莊主可抓瞎啦，他是從來不管錢的，一個子兒也拿不出來啊！」

「百堯老弟，你放心，葉百慶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不到黃河心不死，如今是沒到時候，一旦到了節骨眼兒上，他連壓箱底的錢都會拿出來。」

「裘老爺子，有件事我本想問問您，又怕您會錯了意，發脾氣。」

「沒關係，你問吧！」

「有人說，看見百泰到您這兒來，沒看見他出去。」

「哦？」裘勝三臉上浮現了一股獰笑，「你是說，他在我這兒？」

「他當然不在您這兒，瞧，這裏能藏得下一個人嗎？」

「誰說藏不下？你瞧瞧帳子後面。」

葉百堯眞的去看帳子後面，那後面還眞有一個人，那人的確是葉百泰，仰躺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老爺子……他……他死了嗎？」

「沒有。」

「那麼……？」

裘勝三的鎖喉手法出現了，快得出奇，葉百堯幾乎沒有閃避的餘地，但他並沒有下毒手，只是不鬆不緊地剛好使葉百堯不能動彈。

「百堯老弟！聽清楚：你這副好身手不是三天，兩天練成的，毀了實在可惜。」葉百堯只有點頭的份兒，縱使有話，他也說不出。

「去告訴葉百慶，這許多年來他橫征暴歛，魚肉鄉民，也着實撈了不少，分幾個花花也不爲過，本來，我不想挑明的，大家心頭有數，以後還有個見面的餘地。如今逼上了，沒法子，十萬塊大洋，立刻給我裝上車，慢一點，後院就要宰人。」

葉百堯除了點頭還是點頭。

「百堯老弟！你跟你哥哥唱的這齣戲，倒很精采，我差一點上了當，不過，你們火候不够，露了馬脚，輸了要服，栽了要認，別再玩花樣，老老實實照我的話去辦，咱們拿錢走人，從此天下太平。」說到這裏，裘勝三突地將手一鬆。

葉百堯雖然脫開了控制，却依然像木頭人似地站在那裏，裘勝三在一出手之下就控制了他的生死，即使沒有傷到他，祇是這樣，也把他嚇掉了魂。

裘勝三拍拍手，似乎葉百堯的咽喉間的骯髒氣味沾在他手上使他很不舒服，然後緩緩地說：「百堯老弟！去吧！大車在等着。告訴葉莊主，不管地窖子裏藏了多少大洋，我只要十萬塊。多一塊不要，少一塊不行。」

「老爺子！我提醒您一下，您在江湖上的名聲實在不小，爲了這十萬塊大洋而傳騰天下，這值得嗎？」

「百堯老弟！不必爲我担心，我有把握，葉莊主絕不會宣揚這件事。」

「何以見得？」

「如果他宣揚這件事，就會有不少人如法泡製，使他招架不住。」

「老爺子！您說得不錯，問題是：人在氣憤之下，不會考慮到後果。」

「那麼，你又有什麼主意呢？」

「老爺子！說老實話，錢，是小事，這是面子問題，您打個對折，拿五萬，就譬如你送我們哥兒倆五萬，老爺子！您眞等着這點錢買米下鍋嗎？」

裘勝三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哼！錢，我也不在乎，但我一定要維持我言出必行的鐵律，十萬，一塊兒也不能少，你快些找葉莊主拿錢來吧。」

「好！我可以從中斡旋，不過，我有一點請求，請老爺子務必答應。」

「說說看。」

「後院那邊請您鬆鬆勁兒，不然，葉莊主心裏就沒有安全感。」

「不行！」裘勝三回答得斬釘截鐵。「明飛是他的命，如果沒有那一着奇兵，此刻葉莊之內還會如此平靜嗎？」

「老爺子！難道你還怕？」

「不是怕，是不想費勁兒，我是來拿錢的，不是來打架，更不是來玩藝兒的。」裘勝三

已經開始不耐煩了。「百堯老弟！快去傳話吧！如果你還在這兒喋喋不休，我就認為你有什麼陰謀了。」

「好！我去，我立刻就去。」葉百堯再也不作停留，飛快地離開了別院。

情況急轉直下，顯然出乎葉百慶的意料之外，但他並不想就此俯首稱臣，猶圖作一次全力反擊。

他沉吟着，盤算着，葉百堯心焦地等待。

「百堯！我準備用快槍。」

「莊主！槍聲可能引來保安隊。」

「那不要緊，我們可以說，莊子外面發現了散匪，不得不鳴槍示警。」

「後院那邊呢？」

「派一個槍法準確的，爬上屋頂，掀開瓦片，瞄好了，給他一槍，槍聲一響，別院中也開始行動，不管姓裘的有多厲害，他的血肉之軀還擋不了洋槍子兒。」

「莊主，有一個問題，你可曾想到？」

「什麼問題？」

「他們有六個人，只有三個在莊內，另外三個在縣裏，你將這三個人殲滅，那三個人勢必要報復，那是相當的可怕呀！」

葉百慶又開始沉吟了，情況很緊急，但他並不顯得慌亂，由此可見，他是一個老謀深算的人。「百堯！除了放手一擊之外，再無別路，就決定這樣辦，你召集快槍手，我去派人搬大洋裝車……」

「為什麼還要……？」

「百堯！你一到這種節骨眼上就顯得不够冷靜了，這是障眼法呀！」

儘管葉百慶對他自己的安排充滿了信心，但是葉百堯卻不以為然，他在江湖道上混了不少年，深深了解江湖中人睚眦必報的性格，葉百慶的語氣雖急促，他站在那兒卻沒有動。

葉百慶不禁瞪眼了：「百堯！你還呆在這兒發什麼楞？快去呀！」

「莊主！這個行動太激烈，也太冒險，您還要多思，多想，然後再作決定。」

「百堯，該想的我早就想過了，江湖道上沒秘密，今天發生的事，明天就盡人皆知，到時候你也來，他也來，包管教人煩透了心，還保不了不出事，既然如此，不如現在就擺出强硬姿態，闖上一闖，不管怎麼樣，先將姓裘的老傢伙躺下，他的手下要報仇，是以後的事，再說。」

葉百堯知道拗不過去了，只得依照莊主的吩咐去作。

莊子裏有一支快槍隊，有十幾支嶄新的快慢槍，由於槍子兒來源不易，平日裏大夥兒很少練靶，而且這帮人是由錢風統領，葉百堯平日根本就不在葉莊露面，這些槍手當中誰準，誰不準，他根本就沒有底兒。他現在所憑藉的是他自己眼睛的觀察，以及那些槍手們的推薦，先選出了一個名叫「不二響」的神射手。據說他不拘是打野獸，還是射敵人，都是一槍打倒，絕對用不到響第二槍的。

葉百堯先向不二響說明情況，根據判斷，在後院中弄詭的一定是裘麗雲，後院有不少人，能够如此安靜，也必然是因為她一出手就控制了葉明飛。

「不二響！你知道少爺住那間房嗎？」

「知道。」

「找一個最暗的地方翻進後院，然後上房頂，揭瓦片，一定有人制住了少爺，瞄着他的腦袋瓜子就是一槍。」

「您放心，誤不了事。」那漢子倒是充滿信心。

對付裘勝三，葉百堯根本就不必挑選了，他叫他們潛伏在別院四週，後院一響槍，裘勝三必露面，大夥兒就舉槍猛轟，十幾支槍，碰巧也會碰上一顆槍子兒。

不二響的確是個人物，十來歲就跟着哥哥在江湖上鬼混，他曾學過傳統的武功，後來他接受了新觀念，開始練洋槍，得到了「不二響」的英名。在葉莊他是老人，有好幾年的歷史，他熟門熟路，毫無困難地進了後院，也毫無困難地上了房頂。

不二響脚下很輕，葉莊的房舍建造得又非常結實，他走在上面一點聲響也沒有，地點選妥了，他開始揭瓦片，很快地，他就看到了燈光。再放眼細看，葉明飛躺在床上，他的兩手被綑在床欄杆上，嘴裏塞着布，房裏除他之外，再也沒有別人。

不二響發楞了，這跟原先的猜想完全不同；偌大一座後院，上那兒去找敵踪呀？

他匐伏在屋脊上，不知該進該退，就在這個時候他突然覺得有人貼近，快得比一眨眼還要快，他還來不及反應，犀利的刀尖已經抵上了後頸窩。不二響右手是往前伸着的，槍在手裏，那沒錯，但是他結果想以手裏的槍來對付敵人，那是不可能的。

他只是微微偏過頭來，想看看敵人是誰，這一點倒是沒錯，就是花不溜啾的裘麗雲。

裘麗雲半跪半蹲着，是一個很好使刀的姿態，她的右手只要稍稍往下沉，利刀就會穿喉而過，「不二響」也就變成了「無一聲」。

裘麗雲握刀的右手並沒有向下沉，很明顯，她如果一上來就動手，不二響來不及跟她打照面就已經成為閻王爺的座上客了。

「兄弟！」裘麗雲老氣橫秋地說：「打個商量，怎麼樣？」

不二響雖然是條漢子，却也是個混混兒，他知道什麼時候充英雄，什麼時候應該裝羊，因此，回起話來挺爽氣：「姑娘妳吩咐吧？」

「怎麼？葉莊主又悔啦？」

「姑娘！妳這一問，我可回不了話，咱們拿錢看莊護院，教幹什麼就幹什麼，別的一概不知。」

「前面的情況怎麼樣？」

「姑娘！妳這話問得太廣，太闊，我還是沒法子回答，你一條一條地問，知道的就老實地回答，不知道的就幌腦袋瓜兒。」

裘麗雲道：「好！有個姓秦的，在等着拿錢，大車已經備好了，就停在柵子門口，現在他怎麼樣了？」

「他已經上了大車，一箱箱的現大洋也正在往大車上裝。」

「哦？葉莊主既然準備交錢了，幹嗎又在暗中動起傢伙來了呢？」

不二响道：「交錢是幌子，想混矇裘老爺子的眼睛。」

「裘老爺子現在怎麼樣？」

「他還待在別院裏。」

「葉莊主打算如何對付他？」

「有十幾支快慢槍侍候着，我這裏一響槍，他們那邊就動手，裘老爺子雖然有一身好武功，也擋不了十幾支快慢槍的圍攻啊！」

「哼！你把我爺爺看得那麼簡單？如那麼不濟事，咱們還敢出來走腿闖道找利市嗎？」

「姑娘說得是！」

「兄弟！你說，我該怎麼處置你？」

「姑娘！你看着辦，若是手下留情，給我留下個吃飯的傢伙我就感激不盡啦！」

「兄弟！有一個說法，凡是看莊護院的都該死，你認為這句話對嗎？」

「凡是看莊護院的都該死？為什麼？」

「因為凡是看莊護院的大都在江湖上作惡多端，積案如山，官府追捕，仇家死釘，無路可走了，才暫時找個棲身之所來避避鋒頭，我

沒說錯吧？」

不二響悶不吭聲，他似在暗暗盤算自己的命運。他不吭聲，裘麗雲卻繼續說下去：「兄弟！看你挺爽氣，我倒想留你一命，不過，你得為我辦一樁事。」

「姑娘妳吩咐。」

「用你手裏的槍，瞄準下面床上的少莊主，給他一槍，轟穿他的腦袋。」

「姑娘！這可使不得呀！」

「為什麼？」

「姑娘！我這邊一響槍，前面就同時開火，裘老爺子可罩不住呀！妳最少也得想法子跟他通聲消息，讓他避一避呀？」

「兄弟！你可是太嫩了，洋槍火炮的確無情，不過那得看對付什麼人，拿快槍對付我爺爺，可不管用。」

不二響道：「難道說，裘老爺子練過金鐘罩，鐵布衫，槍子兒射不進去嗎？」

「不是射不進去，是槍手根本看不見他的影兒。」

「哦！」不二響又發楞了。

「兄弟！老實告訴你吧！我爺爺現在根本就不在別院，他早就到葉莊主房裏去了，打蛇打頭，擒賊擒王，這點竅門咱們還不懂嗎？」

不二響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漢子，現在他也禁不住打個寒噤，心裏頭暗暗嘀咕：葉莊主！你只够資格作個土豪劣紳，欺壓鄉民，魚肉百姓，你去惹這種江湖惡客幹嗎呀？傾家蕩產事小，只怕你全家還要遭到殺身之禍哩！

「兄弟！放槍吧！」裘麗雲語氣冰冷無情地說：「別指望我會大發慈悲，像葉明飛這種小[illegible]，平日裏游手好閒，欺善怕惡，專門喜歡調戲良家婦女，這種人難道還不該死嗎？」

「姑娘！就算少莊主罪該萬死，也輪不到我來當劊子手呀！」

「兄弟！」裘麗雲的語氣更森冷了：「我可沒時間跟你閒磨牙，你若是再跟我拖延，我只有用刀子封住你的話啦！」

「唉！」不二響嘆了一口氣，嘀嘀咕咕地說：「少莊主！可別怪我，這都是命，你認了吧！」

× × ×

葉百慶待在他的臥房裏，心情的緊張自然是達到了極點，不過，他仍然期望於快槍手能够擊倒敵人，挽回危局；他知道敵人很强，但他也了解洋槍火器的威力，恐怕還沒有一個人能够躲過。房裏沒有點燈，葉百慶靜靜地坐在一個角落裏，這時，葉百堯摸了進來，他大概是怕引起誤會，所以在沒有進門之前，就先輕輕地喊了一聲：「莊主！」

「百堯！外面怎麼樣？」葉百慶的語氣很急迫。

「一切都安排好了。」

「怎麼還沒有聽見響動呀？」

「後院一響槍，前面就圍攻，我看裘勝三這一回是逃不掉啦！」

葉百慶說：「裘勝三確實在別院裏嗎？」

「那不會有錯，莊主！你儘管安心，我担心的倒是後院那邊。」

「後院怎麼樣？」

「我派了一個神射手翻牆進去，差不多有十分鐘了，還沒有消息，這……實在太久了一點。」

「百堯，我可先告訴你，明飛是咱們葉家的根，可千萬出不得差錯……」

「莊主，這一層您倒不必顧慮，他們要錢，不要命，詐財不打刦，要不然幹嗎還來這麼一大堆名堂，兜了那麼多的圈子？」

葉百慶沒有接下去，誰也不知道他此刻心裏在想些什麼。

就在這沉靜的片刻，一聲槍響終於從後院傳來，夜深人靜，聽來格外清晰。

「莊主！」葉百堯喜孜孜地說：「得手了，得手了！少莊主那邊您可以放心啦！」

「前面怎麼還沒有動槍？」

「那得等裘勝三露頭呀！他只要一露角，他那顆腦袋瓜子就稀爛了。」

突然，就在他們身邊響起一個陰冷的聲音：「可惜你們的主意打錯了！」

這不是裘勝三嗎？他什麼時候來的呀？

不管他們心裏如何想，而他們的反應却是相同的，呆若木鷄，一動也沒有動。

「葉莊主！」裘勝三的聲音響了起來：「本來結局不是這樣的，咱們拿錢走路，你仍然幹你的土皇帝，可惜你想不開，逼得咱們掀了底牌，裘勝三的名字只賣十萬大洋，這未免太便宜了一點。」

葉百慶自然聽得出話中的絃外之音，他是個軟硬都能來得的人物，連忙低聲哀求：「老爺子，您息息怒，就算我作錯了什麼事，您也得多多包涵，您儘管帶着錢上路，就算是我送您的一份程儀，事後咱們絕對不漏半個字，您如果聽到一點風聲，您再回頭來燒我的莊子，放我的血，這總該行了吧！」

裘勝三冷冷地說：「我沒那種工夫跑來又跑去，跑去又跑來。」

葉百堯這時才放膽開了口：「裘老爺子，以您的意思，打算怎麼了結這樁事呢？」

「有四個人絕不能活着。」

「那四個人是誰？」

裘勝三道：「你們三兄弟還有你兒子。」

葉百慶的反應很冷靜，他畢竟經過大風大浪，如果裘勝三宣佈這個決定，那就表示他早有成算，不但勢在必行，而且是一行必成。在這種情況下，他就必須冷靜了，唯有冷靜才能找出一綫生機。

葉百堯雖然在裘勝三前狠不起來，但是在面對死亡威脅時，也會奮力一搏。但他一見葉百慶非常冷靜，他也就沒有蠢動的打算了。

許久之後，才響起葉百慶的聲音：「江湖道上的人物標榜的是一個義字，傷其父，不傷其子，未免太過絕了吧！」

「這是你自己造成的惡果，與我無關。」

「老爺子，你這樣說太難令人信服了。」

「葉莊主！」裘勝三的語氣很堅定，一聽就知道他不是在虛聲恫嚇，「事到如今已無法挽回，現在，你們快些決定，想怎樣死法。」

自己決定要殺別人，還要別人選擇死法，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仁慈，其實是非常的殘忍，裘勝三的作法也未免太過份了。

「老爺子，困獸之鬥是非常可怕的。」葉百慶也不甘示弱，其實，此時已不容示弱。

葉百堯也跟着補充了一句：「老爺子，你已經贏了，又何必逼人太甚？」

裘勝三以極為輕鄙的口氣問道：「難道你們除了束手就戮之外，還有反撲的力量嗎？」

葉百堯以很堅定的口氣說：「老爺子，你不要輕估葉莊的實力，不然你會後悔。」

「我從來不作後悔的事，如果你們不選擇死法，就由我來決定了。」

葉百慶急忙說：「老爺子，根本不必弄到這種出人命的地步，我甘心送錢，不說二話，你還有什麼可挑剔的？你拿了錢，還要殺人，這豈不是太過份了嗎？這那裏像是一個有名望的老江湖？」

「你罵够了嗎？」

「這不是罵，老爺子，我希望你再作考慮，如你眞要這麼幹，恐怕會落個兩敗俱傷。」

「你在威脅我？」

「不是威脅，是實情，葉莊不是任人欺侮

的窩囊廢，狗被打急了，也會反過身來咬你一口。」

「葉莊主，我問你，剛才後院響槍，是怎麼回事？」

「不知道呀！」

葉百堯也緊接着說：「我正想去看看，老爺子您又來了，所以……所以……」

「葉百堯，最好不要賣弄你的口舌，剛才槍一響，就聽到你很高興地說，得手了！得手了！這是怎麼回事？」

葉百堯立刻啞口無言，他當時說這句話的時候並沒有想到房裏還有第三者。

葉百堯這一發楞，等於是不打自招，葉百慶畢竟老辣得多，連忙加以解釋：「老爺子！你誤會了，剛才我們談的是另一種事，跟後院的槍響完全不相干。」

「那麼，後院響槍又是怎麼回事呢？」

「那恐怕是巧合吧！」

「葉莊主！我們也不必閒磨牙了！索性敞開來談吧！」裘勝三獰笑着說：「槍一響，你們一定以爲我的孫女兒麗雲完蛋，是不是？只怕這着棋我下得比你們還要狠，槍下喪命的是少莊主葉明飛，他也是該死的其中之一，葉莊主，你兒子超前領路，你還等什麼？」

「你說什麼？」葉百慶的聲音顫抖着，他全身的力量似乎在這一瞬間消失了。

「葉莊主！你還要我說多少遍，剛才那一槍響，死的是你的兒子，絕非我的孫女兒。」

「哼！」葉百堯的精神突然振作起來：「裘勝三！你那套唬人的把戲已經玩了這麼久，還不膩嗎？死的是裘麗雲，是我安排的，那絕對錯不了。」

「誰說我死了？」門口一個冷冷的聲音，那不是裘麗雲是誰？

就在這一瞬間，葉百慶發動了攻擊，原來他也是個會家子，一動，就快如閃電，只見他右手飛快地搗向裘勝三的小腹，任誰也看得出，那絕不是拳招，一定是手中有什麼武器。

不錯，他的右手已經套上了一個帶刺的鋼環。幾乎同時，葉百堯的攻擊也到，裘麗雲當然要前撲相助，卻被她爺爺一聲大喝阻止了。

就在裘勝三大喝出口之際，他的雙手也同時出動，好陰狠的鎖喉手法，竟然能左右開弓，以一對二。

沒有呼叫，沒有掙扎，葉百慶與葉百堯在頃刻之間就雙雙死於非命。

裘勝三拍拍手，似乎在一拍之後，所有的血腥和罪孽都拍掉了。

「爺爺！」裘麗雲疾聲說：「我們走！」

「外面的情況怎麼樣？」

「十萬大洋已經裝上了車。」

「跟我來。」裘勝三領先竄了出去，廣場上很靜，快槍手都埋伏在別院中，沒有命令誰也不敢擅離一步。

祖孫二人一前一後地竄向柵木邊，只是略一揮手，把門的人就躺下了。

開柵門，放吊橋，動作快速而俐落，時間配合得也恰到好處，一陣奔雷般的蹄聲貫耳傳來，須臾到了莊前。

三人三騎，後面還牽着兩匹拉車的騾子。方雨時一躍而下，疾聲問道：「老爺子！怎麼樣？」

「妥了，快套車！」

別以爲那位武生只會唱戲，套車的手法來得快，三下，兩下，就將兩匹騾子套上了車轅。裘麗雲權充車夫，登上車座，一揮長鞭，大車就飛快地駛出了葉莊。

葉莊主沒有發動追擊，因爲這時候已經沒有發號施令的人了。雖然碉樓上的瞭望者，以及散佈黑暗處的莊丁都一個個親眼目睹，但實際上發生了什麼情況，他們一點兒也不知情。

裘麗雲駕車，裘勝三與秦飛羽押車，吳星葵，紫菱玉，方雨時三匹快馬隨後，快如閃電般疾馳，向正北方奔去。

秦飛羽有些阿諛地說：「老爺子！雖然費了好些手脚，咱們畢竟還是沒有落空。」

「唉！」裘勝三竟然沉重地嘆了一口氣：「結果和咱們早先的構想完全不同，十萬塊大洋却要埋葬我的一世英名，想想眞不合算。」

「老爺子！這年頭江湖路已經愈來愈窄啦！英名値什麼？有錢才是正格的呀！」

「唉！」裘勝三又是一聲長嘆，却沒有再說話。看來，他即使不同意秦飛羽的說法也得勉强同意。車馬奔馳的速度都很快，轉眼就到了老疙瘩開設的野舖子門口，這時，大車右邊的後輪突然脫軸而飛，車身立刻傾斜，拖車的騾子在一陣嘶鳴之後，終於停了下來。

車廂中的裘勝三立刻飛身躍出，後面的三匹馬也勒韁停下。裘勝三揮手吩咐：「快來查看，野舖子裏面有沒有埋伏。」二男一女三個年輕人立刻飛躍下馬，撲進了野舖子。

野舖子無壁，無門，經營的人是早來晚歸，此刻舖子裏面連半個鬼影也沒有。

現場四週也經過嚴密搜查，裘勝三認定安全無虞後，這才開始檢查大車的損壞程度。一看，才發現有人事先動了手脚，車輪才會脫軸而飛。

裘勝三問道：「要多久可以修好？」

方雨時說：「頓飯工夫就修好。」

裘勝三沉聲下令：「那麼快點動工，星葵帮忙，麗雲和菱玉在四週逡行戒備。飛羽！你累了一天，跟我到野舖子裏面去歇會兒。」

天很黯，夜很靜，這一帮刦財的歹徒看來已經是狡計得售，心滿意足了。眞的嗎？只怕未必吧？

天亮之後，老頭兒就帶着伙計，挑着茶水，餅乾，茶葉蛋之類來到野舖子開始他一天的買賣，老遠他就看到路中間有一輛傾斜的大車，兩匹騾子，三匹馬。

再走近一看，嚇了老頭兒一跳，車子底下躺着兩具男屍，都是年輕小伙子，舖子裏還有兩具屍首，那老頭子他還認得出來，不是那天被錢風三請四請的裘什麼三嗎？另一具屍首約莫四十多歲，生得細皮白肉的。

不多一會兒，附近草叢中又發現了兩具年輕女屍，其中一具老頭兒還認得出來，就是那個裘什麼三的孫女兒。

這六個人的死法都是一樣——被一根細細的琴弦勒死的，老頭兒眞不敢相信，這麼細的琴弦竟能勒得死人。在一張桌子上放着一架六弦琴，但是琴上却沒有半根弦，任誰都想得到，那六根琴弦都拿去當作絞繩用了。因此這架六弦琴也就變成了無弦琴。

縣裏也發生了一件令人驚訝的事，百善堂在清晨收到了一筆十萬元的鉅大捐欵，指明作爲造橋的費用，捐欵人赫然是葉莊主葉百慶。

許許多多繪聲繪影的故事開始在許多不同的嘴中說出來，他們只有一點說不通，聽說葉莊主在半夜就遇害了，他怎麼能在清晨去捐這筆鉅欵呢？難道……難道什麼呢？你慢慢去想吧！

（全文完）

預告

遊俠傳奇故事「沙漠風雲」 朱羽著

下期刊出 敬請留意